

米 丁 著
沈志遠 譯

歷史唯物論

(冊上)

生活書店發行



10511111

MG
B03
19

歷史唯物論

李平水 · M
北京師範大學



3 2173 3069 9

44806

目錄 (上册)

第一章 辯證唯物論與唯物史觀	一
第一節 歷史唯物論與哲學和政治底統一	一
第二節 唯物史觀底基本要點	七
第三節 歷史唯物論——科學理論、方法、行動底指導	二七
第四節 歷史唯物論、舊的機械唯物論及布爾喬亞社會學之本質	二六
第五節 歷史唯物論與歷史唯心論的鬥爭	三七
A 普列漢諾夫和歷史唯物論	三三
B 列寧和歷史唯物論	三五
C 歷史唯物論在現階段兩條陣線鬥爭中的任務	三六
第二章 社會經濟形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七

第一節	社會經濟形態底概念	七
第二節	自然和社會·勞動過程	六
第三節	生產力	一三
第四節	技術在生產力發展中的作用：科學和技術	一七
第五節	勞動力底作用及生產諸關係	一四
第六節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辯證法	一七
第三章	資本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	一九〇
第一節	兩個經濟體系和前資本主義諸經濟形態	一九〇
第二節	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與帝國主義	二三
第三節	過渡時期之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組織之發展	二四
第四節	社會主義經濟之基本特徵及社會主義底低級形態和高級形態	二七

第四章 階級與國家論.....二九二

第一節 階級和社會鬥爭論.....二九五

第二節 階級和國家.....三〇五

第三節 階級與國家之發生及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三〇四

第四節 資本主義社會內的基本階級及其歷史的發展.....三二三

第五節 資本主義下的過渡階級.....三一九

 A 大土地所有者.....三五九

 B 小資產階級與農民底分化（農村資產階級和雇農階級）.....三三一

 C 知識分子和其他社會集團.....三六六

第六節 勞工階級底社會鬥爭及其形式.....三〇八

第七節 布爾喬亞國家.....三五三

第八節 評各派國家觀.....三五七

第九節 帝國主義時代底社會鬥爭……………三六六

第十節 反馬克思派的階級論……………三九〇

第五章 為社會鬥爭之最高階段的勞工專政……………三九四

第一節 勞工專政——社會革命底基本問題……………三九四

第二節 勞工專政和蘇維埃國家……………四〇二

第三節 勞工專政和勞工國家民主制底發展……………四二二

第四節 社會鬥爭底新形式及鎮壓資產階級底反抗……………四三七

第五節 勞工階級與農民底關係……………四四五

第六節 勞工專政與社會主義建設……………四五一

第七節 階級消滅底問題……………四六五

第一章 辯證唯物論與唯物史觀

第一節 歷史唯物論與哲學和政治底統一

馬克思主義哲學底特點，在於它澈底而完整地實行革命理論和革命實踐底統一，這樣的統一，是布爾喬亞哲學從來不會做到，而且也永遠不能做到的。照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底意見，哲學的抽象理論，就其本身講，是沒有甚麼價值的。照馬氏底說法，只有在我們革命地改變世界的過程中，我們底哲學思想惟底現實性，它底力量，纔能被我們認識。舊的唯物哲學在這方面的不澈底性，它底不完滿性和片面性，是要馬克思和恩格斯繼續加深和發展哲學的唯物論，藉哲學的唯物論之應用於人類社會及其歷史底認識，以達到唯物論之澈底的發展。

1

馬恩二氏所引導和列寧所繼續發展的歷史唯物論，是科學思想之偉大的收穫，它給了勞工集團一個強有力的認識和鬥爭底工具。恩格斯寫道：「由於兩種發見，即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這一資本主義生

產底秘密底發見，社會主義就變成科學的了。」

只有在一種條件之下，我們纔能正確地估定和理解唯物史觀底全部革命的意義。這種條件就是在馬列主義底哲學和它底歷史理論之間，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之間所存在的內部的、不可分裂的聯繫和統一性被我們揭露出來的時候。布爾喬亞的「馬克思批駁者」和跟他們「鼻孔出氣的各式各樣的機會主義者，把他們批判底鎗鋒，準對着這一極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底原則，這是不足為奇的。以柏恩斯、坦道流人為代表的舊的修正主義，在這個問題上的行動是很公開的。他直截了當地反對「反叛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他公然否認歷史發展之物質的必然性，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必然性。他把史的唯物論了解為布爾喬亞社會「和平進化」底理論，在這種進化過程中，一切都是「運動」的，目的是虛無的。

現代社會民主主義底理論祖師考茨基，雖然很久就完全叛變了馬克思主義（實際上他也從來沒有成爲一個澈底的馬克思主義者），卻還怕羞似地用各種馬克思主義的語調來掩飾他自己。考茨基告訴人家說，他是堅決地擁護唯物論，擁護唯物史觀的。他承認，「史的唯物論是應用於歷史的唯物論。」認爲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探討真理時，是以一定的哲學爲根據的。但是考茨基很狡猾地把全部哲學的唯物論簡化爲方法了。而且他把歷史認識底「方法」跟哲學的世界觀分裂開來，他得出結論來說，唯

物史觀是跟唯物論的哲學沒有聯繫的。照考茨基底說法，「它（唯物史觀——譯者）跟一切應用辯證唯物論底方法的世界觀都可以和協共容，或者至少它跟它們沒有不相容的矛盾」（考茨基著唯物史觀卷一）。換句話說，歷史唯物論，除了與它不相容的那種哲學以外，跟任何哲學都可以和協共容的！

這裏考茨基走上了他底修正主義的難兄難弟——奧多·鮑威、麥克司·亞德勒、弗列德里赫·亞德勒、華倫德爾·波格唐諾夫等人底立場，不過他走上這樣的立場比較得遲了一點而他底態度也比較得含糊一點罷了。他底「先進的」難兄難弟們，在二十五年以前就已經聲明馬克思底歷史唯物論不需要任何「粗笨的」、「玄學式的」、「陳腐的」哲學的唯物論，馬克思底歷史學說是跟康德主義、馬赫主義、實證主義和倫理的社會主義完全「相融和」的。俄國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斯特魯威、布爾迦科夫、貝加埃夫、杜幹·巴郎諾夫斯基（發展中的俄國資本主義之公開的擁護者）等人，也認為馬克思底歷史學說和經濟學說跟唯物論哲學沒有連繫，於是他們就替這種學說尋找「新的哲學基礎」，他們所找到的「哲學基礎」便是康德主義。

考茨基分裂了宇宙觀和方法底統一性，而我們知道，這種統一性正是辯證唯物論哲學底特點，而且從頭到尾地貫徹着唯物的歷史觀。

脫離了現實歷史而獨立的哲學的抽象觀，當然沒有絲毫價值的。這種抽象觀念，必然要歸結到經院主義、神祕主義和唯心論上面的。然而即使馬克思底歷史學說，假如我們把它脫離哲學基礎，脫離唯物辯證法而孤立起來的話，也就立刻失去了它一切哲學的和革命的深刻意義。這樣它就變成歷史中許多布爾喬亞實證主義形式之一種，變成所謂「經濟的唯物論」(Economic Materialism)了。經濟的唯物論是標本式的布爾喬亞理論，它跟別種布爾喬亞理論的區別僅在於它特別重視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各種「因素」中的「經濟因素」底意義。同時，這種理論家往往純粹唯心地了解着經濟本身之發展。

這樣一種被修正主義者閹割過的「馬克思主義」自然是資產階級所絕不畏懼的，因而亦極爲樂於接受。站在「經濟的」歷史觀之上的，現在有不少的布爾喬亞「客觀的」歷史家和經濟學家。他們「接受」馬克思底經濟理論，同時有條件地「接受」他底歷史學說。他們甚至還有承認現社會中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的意思。但是他們沒有把他們底「馬克思主義」推演到下面一個重要的結論上去，即承認一切階級的不平等之歷史的過渡性(暫時性)，承認引導到無階級社會、到階級消滅的勞工階級專政。單單一個「經濟的」唯物論是不會承認這些的；這裏就需要革命的唯物辯證法。

史的唯物論便是辯證法唯物論之應用於社會底認識，它是哲學的唯物論之運用於社會生活底

認識而以改變此種生活爲目的。只要注意一下馬克思所說的纏在唯物史觀面前的基本任務，我們就馬上會發見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底統一性，發見它們中間的直接的和不可分裂的連繫。這個基本任務，馬氏底說話，是「根據社會存在說明社會意識。」關於這一點，列寧曾經寫道：「唯物論一般地總是承認客觀地實在的存在（物質）是離人類底意識、感覺、經驗等等而獨立的。史的唯物論認定社會生活（即社會存在——譯者）離人類底社會意識而獨立存在。在這裏和在那裏（按係指在哲學的唯物論和歷史的唯物論中——譯者）意識總只是存在底反映；說得好些，是它底近乎正確的（理想地精確的）反映，從這一馬克思主義底哲學，用一塊純鋼鑄成的哲學中，不可以割去任何一個基本的原素，任何一個重要的部分，假使我們不脫離客觀真理，不落到布爾喬亞反動謬說底圈套中去的話」（列寧全集卷十三，頁二六七）。

假使我們在運用唯物論於歷史時，從唯物的反映論底貫徹上退後一步的話，那末我們就容易落入布爾喬亞歷史科學底泥潭中去。但是假使我們在研究客觀的、離意識而獨立的社會發展進程時，忘記了革命的辯證法的話，我們也就陷在同樣的泥潭中而不能自拔。在客體與主體之間，在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之間，在它們歷史的發展中，存在着辯證的相互關係。社會意識反映着社會存在，並從社會存在中說明

它自己。然而這種意識在社會存在底發展中所起的倒也不是消極的作用。社會意識給社會存在底發展以反作用，而社會意識愈正確地反映社會發展底客觀法則，它底這種作用就愈大。把握住客觀的、辯社會意識而獨立的社會存在底辯證法，以便藉助於社會意識藉助於先進的革命階級底階級意識而盡可能明顯地、正確地、批判地反作用於社會發展底進程，以便確定自己的階級立場，確定自己在爲着歷史發展進程而作的鬥爭中的任務，——這便是馬克思和列寧所看到的歷史唯物論底基本任務。他們所看到的辯證的唯物論者和庸俗的歷史的客觀主義者之間的基本區別，也就在這裏。

在國際孟塞維主義的理論家底想像中，歷史唯物論往往變成了宿命論（*Determinism*），變成了客觀的、不可避免的、鐵面無情的歷史發展進程之被動的紀事冊了。他們完全抽象地設想着歷史發展之客觀的、必然的進程；他們離開了實在的階級關係，忽略了社會爭鬥這一（仿馬克思底語調）最偉大的歷史的動力，去設想歷史發展底必然進程。於是這些諷刺畫式的（意即歪曲的——譯者）「馬克思主義者」底大學教授式的客觀主義就此形成了。在口頭上他們揚言在對歷史發展底評估中，站在客觀的、「不感情用事的」、「超階級的觀點上，可是實際上他們卻統統是布爾喬亞情緒和志趣底表達者。

歷史唯物論恰限考茨基、亞德勒和其他一切資產集團底理論食客們所提倡以「修整」歷史唯

物論的那種「客觀主義的」、「超階級的」、「非黨派的」、「非政治化的」理論最不相像的。馬克思主義視唯物史觀爲行動的理論，這一理論底表達者，在現代的社會爭鬥中是站着一定的階級的，黨派的立場的，歷史唯物論從頭到底是一種階級的、黨派的理論。歷史唯物論跟勞工階級底宇宙觀，跟唯物的辯證法、跟社會爭鬥和勞工革命底理論，不可分離地連繫着，即跟科學社會主義底學說不可分離地聯繫着。把唯物史觀劃分爲幾部分，接受其中的某幾部分而拋棄另幾部分——只有糊塗分子和折衷論者會這樣幹。因此，在正確的理解之下的歷史唯物論，是布爾喬亞社會科學所絕對不能接受的，在機體上是跟它不相容而且敵視的。史的唯物論不能與它底革命的內容相分離；假使跟勞工階級底政治鬥爭，失去了密切的連繫，它就成爲不可思議的東西了。史的唯物論由於它底高級的、嚴格的科學性而成爲社會科學底高級的收穫；這種高級的和嚴格的科學性跟革命性底聯合——而且這是歷史學說本身內部和不可分離地存在着的聯合——這便是它底不可克服的、引人注意的力量。

第二節 唯物史觀底基本要點

我們先要極簡略地講一講唯物史觀底一些最重要的特徵，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著作中充分予

以發揮的那些特點。

人們有時往往把歷史唯物論看作只是馬克思底經濟研究一種底結果，或是只從著名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底出現上去探求它（史的唯物論——譯者）底產生——這是完全不對的。歷史唯物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克服了所有馬克思主義底三大來源——古典派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空想社會主義——之後所形成的有組織的和完整的科學理論。在所有這三個來源中，未來的唯物史觀底各個原素都進行了歷史的準備。我們後面要講到，它是在舊唯物論關於社會環境底作用的學說中，在黑格爾歷史哲學和法理哲學底某些原素中，在古典派經濟學者論勞動為財富之來源的學說中，在空想社會主義者對於社會矛盾和社會鬥爭的思想中，——是在這幾種學說中形成起來的。

但是所有這些哲學的、歷史的、經濟的以及社會的理論，都只是歷史過程底個別方面而已。這些理論或學說，都祇供給了生的原料，它沒有能夠把這些原料提高到科學系統化底階段。阻礙執行這一任務的原因，是存在於這些理論或學說之布爾喬亞和小布爾喬亞的本性。它們不能澈底地貫徹唯物論，阻礙了上述任務底實現，在它們底唯物論中，保持着唯心的歷史觀底成份；同時，在那些學說中又缺乏社會關係底辯證觀，它們不把社會關係看作變化的、流動的、歷史的組織。舊的歷史哲學和古典派的政治經濟學，在

基本上持着承認人類具有某種永久的不變的「本質」之觀點；他們認為這種本質就是各個人底要求和利益，是「脫離」社會的布爾喬亞的個人；他們以為各個人均與其他許許多多個人結成條約關係，這樣就形成了「公民」的社會。他們只有「單獨的個人和公民社會」底觀念（馬克思語）。他們只限於觀察個人行動底思想的動機，而不進一步地研究這些思想在社會生產條件中的物質的根源；在較好的場合，舊的唯物論者也只說到一般的「人民」在歷史上表現行動的「國民」以及「人種」等等。

過去一切歷史理論底基本缺點，就在於它們不知道站到真正科學的系統化底正確道路上去。第一，它們不知道抓住社會發展中的客觀規律性；不知道在物質的生產條件中揭露那些激起個人活動的思想動機底客觀根源。第二，這些理論家不知道從個人行動底觀點提高到羣衆行動，整個社會階級行動底觀點上去。舊的歷史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底這一切缺點，是由於當時資產階級所處經濟地位底種種特點和由這些特點所決定的宇宙觀使然的。所以那時必須堅決地批判地克服舊的直觀的唯物論和舊的唯心的歷史哲學。只有辯證法唯物論底哲學，新的先進階級，勞工階級底哲學，纔有能力做到這一步。馬克思主義領受了和批判地改造了一切過去社會學說底最高的成績，把社會的理論跟勞工階級底革命實踐連繫了起來，這樣它就將舊的歷史和社會學提高到「科學底階段」上了。馬克思主義指示了「到歷史

之科學的研究底道路，」它把歷史看作一個統一的、有規律的、異常多方面的和矛盾性極複雜的過程。

馬克思和恩格斯底歷史唯物論，首先對於自然和社會底關係問題給了一個正確的辯證的解答。他們首先需要消除唯心論者和主觀主義思想家所造成的自然和社會底分裂狀態：『把自然和社會看作兩個各自獨立的事物，以為人不是歷史的自然現象，他自身並沒有天生的、自然的歷史』（見馬恩二氏論費爾巴赫，或文存卷一）。但同時也需要消滅過去那種自然主義地觀察人類社會把社會跟自然界跟物理現象、生物現象同等觀察的辦法——需要消滅為舊的機械唯物論所特具的那些見解。我們必須指明自然和社會底統一性，同時要正確地估量到社會生活底一切特殊性和它底有別於自然界的發展法則。提出和發展這一正確的原則的，就是馬克思主義。人類之顯著的「本質」已被揭露出來——『社會諸關係之綜合』（馬氏語）：『一定的具體地歷史的生產關係之綜合』這是人類真正的本質。跟一切其他自然界相區別的社會生活之質的特點，被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見於社會的勞動過程中，交替更迭的生產方式中；這些生產方式底更迭，是由於勞動力和生產手段結合性質底變化而發生的。受社會條件限制的物質生產，生產力發展底程度，在人們物質生活底生產過程中所形成的和跟物質生產力發展底某一階段相適應的諸種生產關係之綜合，而且是在一切過去敵對的、階級的諸關係底長期歷史中形成起

來的諸種生產關係之綜合——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據以理解一切社會之結構及其發展法則的那個最主要的、有決定意義的基本點，就是他們所根據的社會基礎。這樣，他們就劃出了社會生活底經濟內容和它底政治和意識形態之間的區別，劃出了社會底經濟結構，它底實在的基礎和設立在這基礎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及被它（按係指經濟基礎而言——譯者）所決定的社會意識形態之間的區別。馬克思有一個極著名的唯物論的論綱中寫道：「物質生活底生產方式，決定着社會的、政治的和一般精神的生活過程。並非人們底意識決定他們底生活，而是相反，社會的生活決定他們底意識。」（馬氏著：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着重點著者加。」）

講到社會的時候，馬克思特別有力地指明社會形成和發展底每一階段底歷史性，並且指出下面的一種必要：即不但應把社會看作人類歷史底統一體，而且應從它（社會——譯者）底具體的定性上，在它發展底每個特殊的歷史階段上去觀察它。馬氏寫道：「諸種生產關係綜合起來，就形成所謂社會關係社會——而且是一定的，歷史的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與其他社會不同的特殊性的社會。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布爾喬亞社會——這些便是這樣的生產關係底綜合；在這幾種生產關係底綜合中，每一種同時都表示着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馬氏著：僱用勞動與資本「着重點著者加。」）

社會經濟形態 (Socially-economic Formation) 這一概念，是歷史唯物論 (即唯物史觀) 底基本概念。它解決了爲唯心史觀和庸俗的機械唯物史觀所不能克服的那些困難。它指示了社會現象之客觀的、科學的概括化 (Generalization) 底道路，指示了找尋歷史過程之物質基礎的道路。它容許吾人確定任何社會與自然之特殊的區別，社會生活之質的特殊性和歷史發展進程底規律性。這一唯物史觀底基本概念，不從空洞的討論「一般的」社會開始，而把特殊的、歷史上一定的生產關係體系之研究，提到一等重要的地位上去。社會經濟形態底概念，容許吾人揭露出人們思想動機底真實根源，它指出這種根源是在人們物質的實踐中，看出社會意識形態是社會生活底反映。這樣，歷史唯物論就予吾人以說明歷史發展中個人底意識和意志所能起的真實作用之可能。

但是這樣只執行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面前所置的任務底一部分。當馬恩二氏把他們底唯物論的綱要，應用於現代的矛盾社會並應用於它以前的各種經濟形態底研究時，他們在這些社會底發展中發見了一種規律性，這就是社會鬥爭 (即在一一定的生產關係中處於對立地位的諸社會階級間的鬥爭——譯者) 底規律性。社會鬥爭論，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是階級社會中社會研究底領導原則。各個人底意志、興趣和行動，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爲是由一大羣人——階級——底社會生活條件來決定的。這種個人

底志趣和行動，他們認為應當歸結到社會階級底行動上去，歸結到階級——剝削的和被剝削的階級——底行動和爭鬥上去，這些階級，各以其在生產關係體系中所處地位之不同，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盡作用之不同而互相區別。

一切過去的社會史，除原始共產時代外，都是階級鬥爭底歷史。一切具有矛盾結構的社會經濟形態，都是一定形式的生產關係底體系，這種體系底歷史的發展規律性是建築在階級矛盾之上的；它具有階級的內容，而是在階級底運動和鬥爭中實現出來的。階級間的矛盾便是歷史底動力，這種矛盾存在於現存生產關係組織中的統治階級和被它剝削的生產者階級之間，後者是最巨大的生產力。上述諸經濟形態之內部的矛盾，不可避免地要達到這樣的地步：『物質的生產力，在它發展底某一階段上，跟現存的生產關係發生了矛盾，或者，假使用個法律上的術語來說，跟現存的財產關係發生了矛盾，在這些關係內，它們（指生產力——譯者）到現在一直在作用着的。這些關係，由生產力發展底形式變成了它們底鎖鏈，那時就到了社會革命底時代了。』（馬著，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社會階級形態之一般的發展法則，社會革命底法則，就是這樣地被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開發和證實了。他倆慎重地研究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之特殊的經濟結構和推動它發展的矛盾的規律性；這樣

的研究，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闡明了不斷增大的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間的衝突底必然性，在資本主義之下解決它底社會生產和個人佔有之間的基本矛盾的不可能性。馬恩二氏就藉此而從理論上證實了勞工社會革命和勞工集團專政之歷史的規律性；在這一專政期間，仍進行着社會的鬥爭並完成徹底消滅階級底歷史任務。這樣，從馬恩二氏底唯物史觀就產生了科學社會主義底學說。

馬恩二氏尚在他們論費爾巴赫的早期著作中就寫過道：『在我們看來，科學社會主義並不是應予確定的狀態，也不是吾人應據以設想現實的一種理想。我們稱社會主義為一消滅現狀之實在的運動。這一運動底條件，發生於現在存在於現實中的各種前提……』『歷史底動力不是批判而是革命』（馬恩文存卷一，頁二二三——二二七）社會主義革命底學說，是唯物史觀之必要的組成部分和產生於唯物史觀的必然的結論——這種學說精密地貫徹着馬恩二氏底一切著作，從德國的觀念形態和共產主義宣言這兩部書起的一切著作。關於革命的學說，也整個兒地貫徹於前面引用過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著名的文句。馬氏在其資本論中所發揮的全部經濟學說，也是建築在唯物史觀之上的。在資本論中，馬氏根據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之研究提出了，闡明唯物論的方法底全部力量的任務；說明資本主義發展底規律性和從理論上證實資本主義死滅之客觀必然性的任務。

照馬克思底說法，經濟基礎上的變革，必然引起法律政治和思想的全部上層建築底改變。馬克思主義嚴格地區別生產條件中的物質的變革和這一衝突在政治和意識形式上的反映。他主張不根據意識去判斷革命的時代，而是相反，應根據物質生活矛盾去說明意識本身。從這些物質生活底矛盾中，歷史地發生出社會主義的意識——被剝削的勞工階級心理中關於勞工社會革命的意識。人類提出這一任務來，照馬克思底意見，只是當解答這一任務所必需的物質條件業已具備的時候，或者至少當它們（指上述之物質條件——譯者）已處產生過程中的時候」（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然而假若把馬氏這一原則當作宿命論的意思去了解它的話，那就大錯而特錯了。假若照孟塞維克底精神，過分估低了政治鬥爭和社會意識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而去解釋上面這一個馬克思底原則，那是完全不正確的。馬克思不止一次地指出政治在歷史中所起的異常重要的作用，因為它是「經濟之集中的表現」啊。馬克思還有一句格言也是大衆共聞的。就是：「當觀念爲大衆把握住的時候，它就變成物質的力量。」恩格斯在他許許多多書札中，孜孜不倦地說明上層建築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常常加於經濟的那種反作用底意義。

馬克思主義在其發展中必須予資產階級的折衷主義的「歷史發展底多種因素」論以嚴厲的批

判根據這一理論，以為不論經濟、政治的「因素」思想的「因素」和種族的「因素」，個個都是在這個歷史發展中有同等作用的。馬恩二氏會說明經濟必然性底意義，這一必然性歸根結蒂地說，決定着政治的和觀念形態的發展底性質並「開拓了通過一大羣歷史的偶然事件的道路。」（恩格斯語）然而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運用於歷史的唯物論，跟偏面的、狹窄的「經濟的唯物論」毫無相同之點，因為「經濟的唯物論」是純粹機械地、單方面地了解上層建築對於經濟「因素」的依賴關係的。同時，馬克思主義跟孟塞維克式的、宿命觀的「生產力」論，亦無相似之處，後者認為政治組織和社會意識只是生產條件發展底被動的產物。為要達到革命底勝利，必需要各種客觀的和主觀的前提，革命的社會集團需要有一個澈底革命底認識，需要組織一個革命的政黨。

所以馬克思主義並不否認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像俄國民粹派主觀主義者所設想一樣；相反的，它對個人底作用恰恰給了一個正確的估計。馬克思主義消除了神道說教的「意志自由」論，常常把個人看作某一階級底成員，後者處於一定的物質條件中，且為一定的階級利益所指揮。但同時它並不忘記「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馬氏語）。每個個別的人，在他自己的行動中不但可能自發地，亦且可能自覺地參加到歷史必然性底發展中去——促進這種必然性底發展，確定自己在革命過程中的作用。（現

存諸生產關係底界限即在這一過程中被突破的，加速或遲緩歷史的發展。人能够自覺地參加於歷史必然性底發展過程，只有當他正確地認識了這種發展底法則，這種必然性底法則的時候。個別的人所加於社會發展的反作用之實現程度，是隨他個人的行動限一定的階級和政黨底行動的連繫程度而定的；這些階級間的鬥爭，把歷史推向前進。

「自由是被認識了的必然」——恩格斯這一論綱，是唯物史觀這種科學的社會革命論中的基本論綱。

第三節 歷史唯物論——科學理論方法行動底指導

在我們闡明了唯物史觀底基本特徵之後，解決別的問題也就比較容易了。所謂史的唯物論，究竟應當怎樣去了解它呢？一講到歷史中的唯物論時，我們所意會的，顯然已經是馬列派的辯證唯物論哲學底一般基本原理底具體化了。當然，我們一分鐘也不應當忘記，哲學的唯物論必需要「建築到頂」，要發揮到底的；在這點意思上說，史的唯物論便是馬列主義哲學本身之必要的組成部分。但同時史的唯物論是辯證唯物論對於歷史之特殊的運用，同樣的，我們也把它運用到自然底研究上去。在另一方面，很明顯的，

我們不可以把史的唯物論解釋爲馬恩二氏在共產主義宣言中所發揮的科學社會主義理想一種和由此產生的革命戰術和策略底基本原理一種。然而只要拿馬克思論現代布爾喬亞社會的唯物的基本綱要來澈底地考察一下，我們就會理解科學社會主義底理論和革命爭鬥底策略——這是「唯物論底必要的方面」(列寧語)，一切經院主義式的、極端的劃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歷史理論和政治鬥爭底綱領之間的區別，只會阻礙我們了解澈底的辯證法唯物論宇宙觀底各方面和各組成部分之有機的統一性。但爲獲得一個關於馬列主義哲學底一般基礎——唯物史觀和科學社會主義——間所存在的連繫和統一性的正確觀念計，闡明史的唯物論這一種科學理論和科學方法底特點，是極端重要的。

然則要問究竟史的唯物論——歷史、社會的認識底科學理論或科學方法、社會科學的方法論——是什麼東西呢？關於這個問題，在今日蘇聯底作品中，表現着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有一派作家認爲歷史唯物論首先是一種理論——他們底意思是說，它是闡明關於社會和社會發展法則的一般學說的理論。這一觀點表現得最顯明的，是布哈林。照布哈林底意見，歷史唯物論「是論社會及其發展法則之一的學說，也就是社會學……說。它(歷史唯物論)是解釋歷史的方法，這一點，無論如何沒有消去它底社會學理論的意義。」「社會學是社會科學中之最一般的(抽象的)……」(布氏著：歷史唯物論頁十二。)

我們後面還要回過來講「社會學」問題的，不過我們現在已經不難看出，在上述布哈林關於歷史唯物論底對象所持的那些見解中，充分地表現着布氏底機械論觀點所特有的「一般的社會學說」和社會發展底具體法則之間的分裂。布哈林很明白地劃分從理論本身講的理論（即一般的理論）和當作「歷史方法」看的理論之間的區別，劃分「抽象的」歷史唯物論和「具體的」歷史（就是社會學的理論檢討所需用的「材料」）之間的區別。這樣了解下的歷史唯物論，就變成各種抽象的理論前提底綜合體，而這些理論前提是「自外地」隸屬於具體的歷史現象的。

另一派在外觀上極端相反而實際上卻很接近於前一種觀點的，就是孟塞維化唯心論底觀點。這一派對於歷史唯物論的見解，是只把它解作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只把它解作種種抽象的邏輯或社會認識底「辯證法」。例如照孟塞維化唯心論底健將之一卡列夫底意見（他底意見與機械論的觀點相反）在歷史唯物論中，我們應當「提出它底方法論的和歷史的內容。跟唯物辯證法——這種一般的方法論和自然底辯證法——並存的我們還有歷史唯物論，歷史底辯證法，它是社會科學底方法論……」。『歷史唯物論底任務在於檢·定·我們所應藉其幫助以研究歷史的·那·些·前·提·』這，照卡列夫底意見，就是歷史唯物論底「方法論的內容」。再依照這種觀點說，歷史唯物論之「歷史的內容」則在於『歷史唯物論

研究各種社會形式之各種不同的法則，但是連繫這些法則的一般法則，還是它們底轉變，它們底輪替和這種輪替底研究方法。」（卡列夫著，歷史唯物論之科學一文。）

上面我們所引證的那位作者（指卡列夫——譯者）這裏他所根據的是考茨基底舊著作。考茨基在過去的著作中實際上也發揮過這樣的見解。但是這不是說，考茨基和孟塞維化唯心論者底這種觀點跟真正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觀有什麼共同之點。我們在這種觀點中看出了最抽象的「方法論化」和對於歷史過程底各種形式和現象之顯明的經驗論見解底特種結合。這樣的見解使以後考茨基達到了悲哀的結局，依據庸俗的實證主義和鄙陋的經驗主義底精神，把對每一時代底歷史特殊性底理解的唯宇宙觀跟「方法」相脫離了。孟塞維化的唯心論也具有這樣的傾向，這是很可注意的。

恰恰在卡列夫對於歷史唯物論底對象的解釋中，極顯著地表現着折衷論的觀點：他一方面把歷史唯物論這種科學底形式和內容脫離開來，對於「在形式上這一科學是甚麼」的問題之抽象的「方法論化」不經過「歷史唯物論底內容」底分析而進行其「方法論化」（意即視歷史唯物論為一般的抽象的方法論——譯者），把歷史唯物論解釋成諸種空洞的抽象觀念和理論前提底體系；另一方面，他完全用經驗論的和庸俗實證論的態度去研究和理解各個社會形態底歷史的規律性。

上述兩種觀點，都是講到歷史唯物論底本身對象——各種社會經濟形態之歷史的發展過程——的。在前一種場合，布哈林用抽象的，由他預先製定的「一般的社會」底公式，去代替真實的歷史過程底研究——各種特殊的，互有質的區別的社會形態底研究。在後一種場合，即在孟塞維化唯心論者底觀念中，根本沒有注意到歷史唯物論是論社會歷史發展之統一的，完整的，一般的理論。他們觀念中只有一些預先定下的抽象的前提，一些互相區別的，形式各異的社會現象。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所謂社會科學的「方法」，就完全失去了它底物質的，具體歷史的基礎。在歷史唯物論底對象問題上，機械論的和孟塞維化唯心論的見解底全部區別，祇有以下一點：在布哈林底觀念中，他底一般的社會學說是不變的，預先製定好的一種標度，被他機械地應用到歷史上去；孟塞維化的唯心論者則把馬克思主義底歷史理論盡行溶解於「方法」中，他們把布哈林所倡的「一般法則」變為同樣抽象的諸邏輯範疇之綜合體，他們以為我們只是用這些邏輯範疇去研究各種社會形式底特殊法則的。機械論者也好，孟塞維化的唯心論者也好，他們底觀念中都沒有社會發展底歷史過程這回事。

機械論者布哈林把他底論「一般社會」的學說——即如著名的社會均衡論——應用於帝國主義時期和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他把勞工階級底「組織」傾向看作「有組織資本主義」

之繼續發展；他老是在同一的市場法則底作用上著思索而不了解這兩個時期底質的區別。孟塞維化唯心論者則用空洞的「方法論」上的抽象探討去代替帝國主義底發展和過渡時期中諸種經濟成份底相互關係之具體的研究。因此，一講到帝國主義和過渡時期底特殊性時，他們是經驗論地、主觀主義地了解着這些特殊性的；他們認為帝國主義底經濟是「進步」的，而視社會主義建設為集體主義「理想」底實現等等。

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於他們所發揚的唯物史觀底對象問題，早已給了一切重要的指示。在他們底歷史唯物論底根基上，置放着他們澈底倡導的唯物的反映論和辯證的聯繫觀，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般與特殊間所存在的連繫底辯證觀念。恩格斯講到歷史唯物論的時候，他不僅稱它為研究底方法，並且稱它為「歷史的宇宙觀」，「唯物的歷史論」。他着重地指出宇宙觀與方法之不可分裂的統一，指出歷史唯物論中方法與理論之不可分裂的統一。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曾跟機械論者和孟塞維化唯心論者所進行的歷史、唯物論與歷史底對立做過鬥爭，跟他們底某些抽象的邏輯定則與具體的歷史「唯物論」底對立做過鬥爭。在馬恩列諸人看來，邏輯的研究常常總是同一歷史底反映，不過只是它底概括化的反映而已，因此它是依照那些表現真實的歷史發展過程的法則而被修正過的。

恩格斯曾經說過，馬克思發見了人類歷史底運動法則，人類歷史底發展法則。馬氏在其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闡明的一般的「唯物的方法基礎」只是歷史運動底一般的物質法則之反映而已。這些方法基礎並不是「社會科學中之最抽象的」不是布哈林派的「社會學」也不是「歷史唯物論之法則和範疇底體系」（卡列夫語）。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從最一般和最基本的標徵上，闡述了各種社會形態之自然歷史的過程，即有規律的過程，這樣也就說明了它們底發展和輪替底基本法則。這樣，馬克思已經給了一個科學的社會歷史發展論。說明各種社會形式之史的發展過程，闡明它們底內部法則——必然地決定由一種社會形式到另一種更高形式的轉變的那些法則；揭示這種各方面的和矛盾的過程之客觀的規律性；從基本要點上把握住離社會意識而獨立的社會發展之客觀的辯證法——這些便是歷史唯物論對象內容。正是根據這點意思，列寧便稱歷史唯物論為「十分完整的和有組織的科學理論，它說明了社會生活底一種形態，如何由於生產力發展底結果而發展到另一種更高的形態」（列寧著，馬克思主義底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一文）。

歷史的唯物論——首先是唯物的歷史論（恩格斯語），它在一般的和基本的要點上反映着這種社會形態之歷史的發展過程，揭露着在階級社會內這種發展底矛盾性。然而歷史唯物論並不因此而變

爲抽象的，「超歷史的」歷史哲學的發展公式：對於這種抽象公式，一切民族不管它們底具體的歷史條件如何，都得宿命式地遵循着，而在解決一切歷史問題時，這種公式又可以當作唯一鑰鑰似地到處「應用」的。馬克思很堅決地反對一切空洞的歷史的公式主義，反對像布哈林底「社會學」中所提倡的那種「一般的社會學說」。社會底發展總是具體的，它把一般的現象跟各個歷史階段底特點結合起來。馬克思所發見的人類歷史底一般的運動法則，照恩格斯底解說，是說一切歷史事件底終極原因，應當從由生產力高度之變化而引起的生產和交換方式底改變中，從表現階級社會底內部社會矛盾的階級鬥爭中去探求的——這一條歷史運動底一般法則，在各個不同的社會形態中得到各種不同的具體表現。只有根據某一社會形態（封建形態、資本主義形態等等）底一定的歷史發展條件之具體的研究，而不是根據一種論「一般社會」的一般理論，我們纔能了解這一社會組織之質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便是「一般的歷史運動法則在那些不同的社會形態上之特殊的表現。史的唯物論所研究的對象，總是在一定的社會發展底歷史階段上的社會。」

只有根據辯證唯物的認識論，我們纔能了解歷史唯物論如何變成社會現象底研究方法，變成社會科學底方法論。歷史唯物論這一種科學的理論，反映着諸種社會形態之自然歷史的發展過程，同時又反

映着這種人類歷史運動之最一般的法則——這一實際過程之精確的定則。這樣一來，歷史唯物論也就變成了方法論的理論，變成「討論社會科學中的方法的理論」（列寧語）——給我人以「解釋歷史之唯一科學的方法」的理論（列寧語）。這一種方法論的原則，是在於指出某一社會形態之物質的生產關係是全部歷史發展之真實的物質基礎（請參閱列寧所著之何謂人民之友？一書）。因此，根據這種方法論的原則，每一社會的歷史事件都可以用歷史唯物論去解釋它和闡明它，假若我們把這種事件當作跟一定的歷史的生產關係形態和這些生產關係底發展相連繫的現象來解釋的話，這樣，每一個歷史的現象就成爲一定的社會經濟形態之有機的組成部分，而我們就得在這一社會經濟形態底運動過程中去研究它。

由此就很明白，「一般」適用的，抽象的社會方法論是沒有的；歷史唯物論底方法是具體的，它被吾人所研究的各種社會規律性之特殊性所決定的。在這點意思上說，歷史唯物論和具體的歷史並不是被萬里長城隔絕開來的；同樣的，它跟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也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隔離着。歷史唯物論並不是從具體歷史中抽出來的空虛的「抽象理論」，而是反映具體的歷史發展過程的歷史科學本身之哲學的理論和方法論的重要的內容。在這一點上就表現着在歷史唯物論這一

理論中，存在着被馬克思主義所確定的邏輯和歷史、哲學和歷史之間的不可分裂的連繫。歷史唯物論底任務既在於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和其他社會形態中的諸生產關係之內部的連繫，那末它就成為政治經濟學底方法論基礎了。

階級社會之具體的歷史的研究，是要揭露出盤在一定的社會生活之歷史形態底根基上的那些內部矛盾和階級衝突來。然而歷史的唯物論不應，我們已經說過，限於單純的「客觀的」指出這些矛盾存在。史的唯物論應當在某一社會形態底發展法則本身中，揭露和闡明它底必然毀滅底法則，並從理論上證明它被另一个新的社會形態所代替的必然性。它應當指明越出某種生產關係界限以外的必然性，闡明先進階級為擁護新的社會形態而奮鬥的任務。簡單地說，史的唯物論應當成為革命行動底指導。史的唯物論是上述一切要點底統一體，這些要點就是歷史發展底理論，社會研究底方法，革命行動底指導，社會鬥爭底理論，始終是階級社會範圍內社會研究和革命實踐之經常的指針。

第四節 歷史唯物論、舊的機械唯物論及布爾喬亞社會學之本質

像歷史唯物論這樣的一種唯一正確的、科學的和革命的馬列主義的歷史觀，並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這種歷史觀是馬克思主義在過去和現在不斷地跟現代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譯者）中種類極複雜的布爾喬亞修正主義理論作鬥爭的結果。

那些理論反映着現代資產集團和小資產集團底利益和情緒；那些理論反映着由於資本主義之轉變到它底最後的帝國主義階段而引起的資產階級地位上的變化，資產階級法西斯主義化底過程，小資產階級底矛盾地位和兩重性，這兩個社會階級對於工人運動的思想影響，勞工階級爲保持自己理論之觀念的純潔性而作的鬥爭。在蘇聯境界以內所發展的理論鬥爭，表現着勞工階級專政制之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底地位特殊性和勞工階級爲保障自己思想的領導權而作的鬥爭。在帝國主義和勞工革命時代具有一切特點的殘酷的社會鬥爭——這便是歸根結蒂地決定理論鬥爭之性質的根本條件；歷史的唯物論現在正跟各種形式的布爾喬亞社會學的實證主義、機械唯物論和自然主義、主觀主義、馬赫主義、以及康德式的和黑格爾式的唯心論，進行着這樣的理論鬥爭，正跟在蘇聯環境中，革命政黨本身隊伍中所發出的上述一切與吾人敵對的歷史觀念進行這樣的理論鬥爭。

然而這些歷史理論底方法論根源，卻也不僅依存於現在，同時亦依存於過去——是產生於布爾喬

亞理論思想底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把現代布爾喬亞理論跟舊的歷史哲學和社會學做一比較，我們就可更顯明地暴露出它們底一望而知的反科學性，它們理論根據底殘破性和腐爛的布爾喬亞理論思想底全部歷史的渣滓性。

這裏所講的，首先是指一切機械唯物論底表現，是指現代歷史科學和經濟科學中的所謂自然主義和布爾喬亞社會學說。現代的機械唯物論和自然主義，在它底理論的過去時期，曾發展到了十七和十八世紀布爾喬亞啟蒙派哲學家底見解。但是舊時的和現代的機械論，在它們對於歷史的運用上，卻有着重大的區別，這種區別是由布爾喬亞社會發展中的兩個歷史階段底根本區別來決定的。

舊的機械唯物論體現着正在成熟和勝利中的布爾喬亞革命底觀念形態。代表當時正在蒸蒸日上底資產者階級底世界觀。它站在當時的社會科學成績底最高峰。它想要證實資產階級所必需的歷史改造底革命理論。爲着這個，它對於所有舊的封建特權，一切過去所存在的社會和國家底形式，一切傳統的觀念，都給以無情的理性批判。但是因爲這種舊的機械唯物論是「在下」的唯物論，即在自然界研究範圍內的唯物論，所以它——費爾巴赫底唯物論也包括在內——依然是「在上的唯心論」（恩格斯語），就是說在社會和社會歷史底了解中，它依然是唯心論。舊的機械唯物論者底封建制批判，是爲着擁

護理性而作的批判，是出發於人底真實的、理性的、本質底觀念的批判。舊的唯物論既不容納發展底觀念，它對於社會生活條件的理解，自然不會達到辯證法的觀點，把這種條件看作改變着的、歷史的產物。在舊的唯物論者看來，封建的不公平和偏見，是因人們頭腦迷誤而發生的，背離人類生存之永久不變的自然法則的醜陋傾向。反之，布爾喬亞的個體及其一切志趣和利益，在他們看來，卻是社會制度之自然的、天生於人的特性底一種理性的體現。

人是社會環境底產物，是決定他底見解和行動的各種組織和教育底環境條件底產物——這點是舊的唯物論者很懂得的。霍爾巴赫（Holbach）說過，「使人們變成壞人的不是自然，而是我們底制度使他們這樣的。」根據這一點，唯物論者的哲學家就得出一個革命的結論來說：必先改變社會環境底條件，以便把人訓練成爲良善的和正確地了解自己利益的。正確了解下的利益——這便是，照舊唯物論者底意見，社會道德、人類道德行爲底自然基礎。人類要求享樂的自然傾向，他底自愛的傾向——但這不是指狹義的個人傾向，而是指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必須相符合的意思而言的——這是赫爾維齊（Holzschu）（學說之唯物論的出發點。然而這幾位哲學家（都是十八世紀法蘭西唯物論者——譯者）關於如何能改變和應如何改變這種社會環境的問題，卻都沒有明確的觀念。他們把一切都希望屬之於理

性底勝利，而看不見在封建社會底歷史的現實本身中那些內在的力量和矛盾，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必然要引起社會革命的那些內在力量和矛盾。所以他們怎麼也不能解決外界的社會環境在歷史中所起的作用和「理性的」社會意見底作用（即人底行動）之間的矛盾，而這種矛盾，在辯證法唯物論的社會生活觀中，卻就不存在了。

跟這個缺點有密切連繫的還有一個，同樣重大的，使舊的機械唯物論底觀點跟辯證唯物論發生極大區別的缺點。舊的唯物論者不了解那些存在於社會生活而與自然界相區別的特別的質的特殊性。他們看不見社會生活過程中人與人之間所創造而賦予社會生活以質的特殊性的那些新的特殊連繫。他們不了解，「人底本質」就是諸社會關係之綜合連同存在於每種形態底社會關係的一些特殊的發展規律性。因此他們往往用自然主義的眼光去觀察社會，以為社會是許多個人底單純的機械的集合體，它底組織是可以照政府底意志或依據「社會條約」依據法律協定來改變的。他們只能夠照馬克思底說法，達到關於個別的自利的個人觀念，以為這些個人可以根據布爾喬亞法理、法律條約而聯合成為「公民社會」。這一種舊的機械論者底自然主義，卻在當時誕生中的布爾喬亞社會——自由競爭和布爾喬亞「平等」底社會——底組織中有它底深刻的階級根源。舊的機械唯物論者所設的「自然人」實質

上並非別的，只是在理論上所表現的布爾喬亞個人主義，也就是商品所有者底代名詞而已。

最後，舊唯物論者底第三個並非不重要的缺點（費爾巴赫也有這個缺點），就是他們底哲學底直觀主義性。他們把社會現實只「當作客體底形式，直觀底形式」去領悟，而不把它當作感覺的人類行動底形式、實踐底形式去理解。他們只是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去說明世界，而不了解改變世界底任務。他們不知道人底行動和環境底改變可以相配合，而這種配合是在革命的實踐過程中達到的。

哲學的唯物論發展中的下面一個階段——辯證唯物論——完全克服了舊機械唯物論觀念中的所有這些缺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底歷史唯物論，確定了社會關係之歷史的變遷性和社會關係發展之客觀的規律性。史的唯物論着重地指出社會生活和指揮社會生活的諸法則在它與自然界比較上的質的特殊性。它使歷史的理論變成歷史的革命實踐底反映和勞動大眾革命行動底指導。

舊機械唯物論底錯誤，完全是當時（十七、八世紀）社會發展和科學認識底水平所決定的。但同時舊機械論者所提倡的「正確了解下的利益」和人為社會環境之產物等學說，無疑地在社會思想發展中起着極端重要的革命作用。馬克思曾經指出過，十八世紀法蘭西唯物論促進了空想社會主義——傅利埃（Fourier）、奧溫（Owen）等人底社會主義——底繼續發展。

十九世紀初空想社會主義所根據的出發點，也就是法蘭西唯物論者所提倡的關於社會環境對人的教育意義，關於正確了解下的利益，關於個人和社會利益底配合等等的理論。但是除封建社會和布爾喬亞社會間的矛盾而外，空想社會主義還揭發了一種新的矛盾——舊機械唯物論者所理想的布爾喬亞社會本身內部的矛盾。

這些空想社會主義者，在歷史和政治底理論領域內，也像舊機械唯物論者一樣地是唯心論者。他們並不會以一個新階級——勞工階級——代表底資格出現，他們依然是跟從前一樣的啟蒙學者；他們在地上爲着全人類底利益而確定（固定）理性和正義底統治。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是一種絕對的真理，這種真理是迷途的人類所應開拓的。但是這些空想社會主義者已經感覺到布爾喬亞社會之階級的區別和矛盾。天才的傅利埃很技巧地諷刺過布爾喬亞社會的關係，他理解到布爾喬亞「文明」底全部矛盾性。另一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Saint Simon）還要純機械論地解釋一切現象，他根據引力底法則（Law of Gravitation），藉此建立研討社會的實證科學、社會的生理學。但是他把布爾喬亞革命已看作資產者反抗封建主的社會鬥爭過程，看作由軍國主義和文學過渡到「實業主義」和實證科學的轉變過程。照他底意見，政治應當成爲「論生產的科學」。在封建復興時代（基佐、明尼埃、梯埃爾）

等人統治時代）有些法國布爾喬亞歷史家底見解，是聖西門關於布爾喬亞革命底階級內容和資產者集團在這一革命中的作用的見解底繼續發展。由此可知，舊機械唯物論底革命傳統，促進了空想社會主義中關於社會集團與社會鬥爭爲歷史動力的學說底形成。

可是舊機械唯物論底革命作用，也就盡於此了。在工業資產階級底勝利達到以後，這一社會集團就已開始提出了新的任務——鞏固和維護它所建造的資本主義制度。它想從理論上證實「和平進步」底必然性以對抗新出現於歷史舞臺的勞工階級底革命傾向。企圖實現這種目的的，便是新的「實證的」社會學——布爾喬亞的社會學。實證主義社會學底首創人孔德（Auguste Comte）已經公開地表達了這些目的。孔氏稱這種社會學爲論人類社會之秩序和進步的科學。他想從理論上證實沒有「秩序的」「進步」之不可能，而所謂「秩序」他認爲就是社會「和諧」生存之諸條件。晚近的，並且最「左傾」的社會學的理論家（如科華列夫斯基）也用差不多同樣的觀念了解布爾喬亞社會學底任務。

最鄙陋的實證主義，厭忌一切「廣泛的假設」，即厭忌一切廣大的哲學的概論，以爲經驗主義的社會科學「本身就是哲學」的那種觀念——這些便是布爾喬亞社會學方法底特質。物理學、生物學和生理學諸領域內一切最新的發見，都完全證實了辯證法唯物論底先見並促進了它底繼續發展，而布爾喬

亞社會學卻依然貫徹着機械論、自然主義和歷史唯心論底各種觀念。

首先應當指出，支配着布爾喬亞社會學的，是抽象的、反歷史觀的關於「一般」社會和社會法則的觀念，同時社會底運動和生存條件底各種「公式」是純布爾喬亞的「理想社會」觀底反映。布爾喬亞社會學家對於辯證法的發展和由一社會形態過渡到另一形態的突變底觀念，是完全茫然的：他們以為社會底發展只是和平的、安靜的、逐漸的進化，而現代的布爾喬亞社會便是社會發展底最高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往後可能做的只是相當的改良。布爾喬亞社會學家不願意或不知道提出社會發展底首要基礎——社會底經濟結構——來，因而他們只好說這種發展有許多多的「因素」。他們委實怕談改變社會底經濟基礎問題，這種懼怕的心理迫得布爾喬亞社會學對於社會進化本身也只好唯心地去了解它：他們解釋這種進化為法理觀念、科學和精神「文明」底「進步」。布爾喬亞社會學完全不了解社會生活底質的特殊性，不了解社會諸關係及其發展規律性底質的特殊性。因此它就很容易地用包括自然和社會底一切現象的一般公式（例如斯賓塞(Spencer)底「總合」公式和「區分」公式）或物理的和生物的比喻去代替社會形態底各種特殊法則底研究。

這種自然主義的社會發展法則究竟有何種階級意義？——這一點社會學中的所謂「有機派」表

現得特別明顯（孔德、斯賓塞即屬於這一派）。有機學派底代表，把社會看作生物的機體，在這一機體中，它底各個機官——即各個階級的人們——間存在「有機性的」分工：一個階級的人必須做工，另一階級當作社會之「頭腦」的人，則必須統治、指揮等。由此就得出階級協作底觀念，階級利益一致與「和諧」底觀念，及在一切社會中階級區別底必然性底觀念來了。

另一學派——很明顯的布爾喬亞社會學派，就是所謂「社會的達爾文主義」。布爾喬亞社會學家，根據他們不正確了解下的達爾文學說，企圖證明現代社會中鬥爭和競爭底不可避免。照他們底見解，種族間、民族間、社會階級間的鬥爭，其結果只是促成「汰弱留強」底局面，即犧牲比較弱小的民族和社會階級而保存經濟上比較「適應」的民族和社會集團。這樣說來，資產階級底奴役勞工階級就變成神聖的事情，而且這種奴役或剝削底現象就成爲永久不變的社會生活法則了。

布爾喬亞社會學底基本觀念，就是維護「秩序」，保持布爾喬亞社會底均衡，闡明社會「和諧」生存底條件。布爾喬亞社會學總是用它底「客觀主義」，它底非政治立場，它底「超越階級矛盾」的旨趣來招搖撞騙，蒙蔽耳目，表示自已持着「純科學」的「絕無偏心」的社會生活觀，以對抗歷史唯物論底「偏面性」。然而現代社會學底這一種似是而非的「客觀主義」，怎麼也隱藏不了充滿着它（社會學）

的布爾喬亞的階級內容，後者使社會學成爲階級性、黨派性的科學，——布爾喬亞性的科學。

布爾喬亞社會學底觀念，對於小布爾喬亞「社會主義者」甚至對於自命爲馬克思主義者的一些理論家，也發生極大的影響，這是不足爲奇的。譬如民粹派底主觀主義社會學就是一個例子。對於這一派社會學，當它在俄國初期發展起來的時候，馬克思主義者曾經跟它做過不少的鬥爭，後來它纔被揭破爲「社會革命」派富農集團的意識形態之方法論基礎了。列寧在何謂人民之友？一書中指出一種非辯證法的社會觀，就是把社會當作許多個體之機械的集合看的那種社會觀；它使民粹派發生一種「照社會底意志」或「照指揮者底意志」有改變社會之可能的觀念。主觀派社會學家把社會發展底目的，跟它底發展原因之客觀的研究分離開來，他們很抽象地理解這種發展，把它解作精神的「進步」。他們極度過分地估重了「批判思想的」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

下面我們還要講到，歷史發展觀中的機械主義和自然主義底成分，像普列漢諾夫這樣的理論家也不是完全沒有的。現代社會法西主義，則完全全處於布爾喬亞社會學底觀念影響之下。孔諾夫底社會學，考茨基亞德勒等人底「唯物史觀」，裝着批判布爾喬亞社會學的姿态，實際上仍背誦着布爾喬亞社會學底一切基本原则，只不過罩着一襲馬克思主義的術語底外套罷了。考茨基公然把社會達爾文主義

搬到他底歷史觀中去，依照他自己特創的「辯證法」，把社會發展過程看成生物的「適應」過程。庸俗的進化論和關於社會保持自身均衡之必要性的那種機械論觀念，貫穿着考茨基底全部思想。考茨基在社會解說中的自然主義，他底不了解社會形態底學說，是跟他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展底估量中的唯心論，跟他對「所有權」等等的康德主義的觀念相結合的。跟這些觀念相適應的，還有考茨基在哲學和歷史底相互關係底理解中的實證主義和他底「客觀主義」——實際上藉以掩蓋他底社會法西主義的資本主義無限發展論和他對共產主義的仇視態度的「客觀主義」。通過波格唐諾夫底機械的同時又唯心的理論而傳達到蘇聯作品中去的同樣的布爾喬亞社會學底基本觀念——社會均衡論、階級協作論等，——在布哈林底機械論社會學中，在右翼機會主義者底「客觀主義的」方法論。在另一方面，主觀派社會學底唯心論，它底分裂政治的適當性和客觀的歷史研究，它底「英雄」崇拜主義，它底主觀主義和主意論（Voluntarism），則在反動的托洛茨基主義和「左翼」機會主義中復活起來了。

第五節 歷史唯物論與歷史唯心論的鬥爭

歷史唯物論應當與社會歷史科學中一切機械論底表現作不妥協的鬥爭，因為機械論是現階段理

論陣線上一個主要的危險傾向，然而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有一分鐘放鬆對另一條危險的理論陣線的注意，——這條陣線就是歷史唯物論之唯心的修正底陣線。

歷史中的唯心論，是歷史唯物論之基本的、永遠不共戴天的死敵；唯物史觀就在跟這一敵人的堅強不屈的鬥爭中形成起來的。在西歐、布爾喬亞歷史科學和經濟科學中，直到如今唯心論依然居於統治的地位。它是現代社會法西主義的理論家底各種學說底基礎。即在蘇聯的理論作品中，也還沒有克服唯心論底影響。無論在哲學中，在政治經濟學中或在歷史科學中，都表現着這樣的影響。孟塞維化唯心論底方法論，便是這種表現之一，這是我們以後要講到的。托洛茨基主義和「左翼」機會主義底歷史觀中，唯心論也佔着重要的位置。跟馬赫主義的鬥爭，特別跟波格唐諾夫底見解、跟波氏對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和經濟理論的歪曲所進行的鬥爭，在波爾塞維主義底發展中起着極大的作用。列寧昭示了波格唐諾夫底歷史觀底全部唯心論。然而在政治經濟學、文化理論、藝術、宗教諸領域中波格唐諾夫底思想影響，即在蘇聯條件之下也還是表現着的，而且迄今尚無完全克服。現在我們要來講一講兩種基本的唯心論思潮。歷史唯物論應當特別注意於這兩種思潮底搗破：社會歷史科學中的新康德主義和新黑格爾主義，這兩種思潮底搗破。在蘇聯，它們表現為馬克思主義底兩種唯心的修正形態。這兩種思潮，我們以後自會相信，

在勞工階級專政制條件之下，是採取非常精巧地含糊化的形式表現着的。

當今的新康德派和新黑格爾學派，在他們底社會科學方法論中，是以他們底先人康德和黑格爾底哲學為根據的。可是新舊康德主義和黑格爾主義間的區別，也許比新舊機械論之間的區別要奪目得多。這是布爾喬亞社會底意識形態發展中的兩個完全不同的階段。

康德底歷史哲學著作和黑格爾底歷史哲學是反映着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德國布爾喬亞革命之複雜的、曲折的發展道路的。康德底社會學說和他底世界歷史觀，跟他底全部學說一樣，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稱之為「德意志的法蘭西革命論」（見馬恩二氏著神聖的家族）。在康德底歷史唯心論中，表現着在半封建德意志底條件之下正在誕生的德國資產階級底觀念形態；在當時這樣的一個德國，資產階級常動搖於對布爾喬亞革命的同情和對革命暴力的懼怕二者之間。康德底道德學說就反映了這種兩重性；而且這種兩重性底印子還留在他底全部哲學上：康德把「自由」底世界跟「必然」底世界脫離開來，把社會跟其餘的自然界脫離開來，照康德底見解，使人與其他動物相區別的道德意識，是一種先天的東西，它是人生來就有的。他認為道德的理想高懸於現實之上。而與任何社會條件都沒有什麼關係。世界歷史底發展，被康德設想為人類脫離原始的自然生活狀態的出路（在那種原始狀態中，人是一憑

情慾和本能活動的，)同時也是法理社會和國家底順次發展。康德底社會歷史論——這不是歷史「必然性」底發展，而是人類在自己「自由」底覺悟中的理性的進步，人類生來就有的道德特性底發展；這是否定一切暴力，否定被壓迫者底一切革命權利的和平的改良道路！

黑格爾底歷史哲學是德國的資產階級和德國布爾喬亞革命發展中的一個比較成熟的階段底反映。黑格爾想用他底唯心的辯證法去克服康德底分裂自然和歷史的見解。可是黑格爾是企圖在唯心論的基礎上克服這一分裂的。他宣稱自然和歷史（指社會——譯者）二者都是絕對精神發展底階段；世界歷史底目的和歷史事件底內部聯繫，被他宣佈為絕對觀念底實現。照黑氏底意見，例如在希臘底歷史中，歷史的「理性」表現為「優美的個性」云云。家庭、公民社會、國家——這，照黑格爾底意思，是世界歷史必需經過的三大階段。國家是世界理性和自由之高級的體現；在黑格爾看來，它站在社會之上並決定公民社會之發展，即決定經濟關係之發展。這一種高級的國家理想，在黑格爾底哲學體系中，得到了一個奇怪的歷史的體現：說這樣的理想國家便是半封建的普魯士帝國！

這裏很顯明地表現着支配黑格爾歷史哲學的政治妥協底精神，表現着他底動搖於布爾喬亞革命和封建反動之間。

然而應當指出，黑格爾底歷史哲學，除了這些唯心的和反動的原素和違背着這些原素外，它還包含了不少在某種程度內促進唯物史觀之形成的一些深刻的原理。首先應當指出，黑格爾着重地說到了經濟對於歷史發展的意義，指明了實踐和技術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和勞動工具底意義，他把『全世界歷史底地理基礎』提到了頭一位。特別重要的，就是他關於歷史問題之極深刻的辯證法的提法，——他把歷史解作一種完整的和有規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許多『細小力量』底奮鬥產生了不受個人意志之支配的歷史事件，黑格爾底一個著名的原則——『一切現實的都是理性，一切理性的都是現實的』在當時也並沒有像現今許多黑格爾批評家所判定的那種反動的意味，這些批評家以為黑氏這一原則只是普魯士君主專制主義之哲學的辯護。照黑格爾底觀點是說：凡是歷史地現實的，都是歷史地必然的。照這樣的意思去了解，前面的一個黑格爾底口號就具有完全不同的、革命的意義了。這個口號底用意並不在於號召人們來保持現存制度，而是相反的，在於要求改變黑格爾時代底『不合理性的』——即『非現實的』——社會制度而擁護一新的、歷史地必然的制度。

唯物史觀是在跟黑格爾底唯心史觀的鬥爭中成長起來，強大起來的。它克服了以歷史現象之幻想的連繫去代替它們底現實的連繫的那種舊的歷史哲學，不論這種幻想的連繫取什麼理性的和道德的

「進步」底形式也好，或取什麼「絕對觀念」底發展形式也好，這都是一樣的。但是馬克思主義從來不會忘記舊的歷史哲學在當時所起的積極的歷史作用。馬克思主義對於社會科學中的現今的康德主義和黑格爾主義，卻完全另一種態度了。現代新康德主義底特點在於它在社會理論中表現得特別明顯的唯心論，這種學說（即新康德主義——譯者）在今日便起着極反動的、敵視革命大眾的作用。它反映着帝國主義時期布爾喬亞理論思想底衰落和腐潰，它表現着資產階級拒絕承認歷史規律性之存在的意向，因為承認了歷史的規律性，就會得出布爾喬亞社會必然崩壞底結論來的！

首先要指出，新康德主義有一個特點，就是它澈底地把邏輯的認識形式跟具體的歷史現實分裂開來。新康德主義者把布爾喬亞的社會生活形式——布爾喬亞所有權、布爾喬亞法律、布爾喬亞國家——看作某些永久的、先天的、邏輯的「範疇」。譬如照斯且姆勒（Stammler）底見解，布爾喬亞法律是「調節」一切經濟「物質」、一切經濟活動的永久的必需的形式。在布爾喬亞政、治經濟學中，現代的「社會學」派（斯多茨曼、彼德利等人）把社會的形式，跟它底物質的內容分裂開來，它只從一種社會形式中抽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底法則來，同時它把這一「形式」解作商品所有者在市場上的合法的交易。依照最著名的新康德派——溫德彭、列克爾特、麥克斯·威勃和俄國的彼特魯謝夫斯基——底歷史理論，

歷史底研究應當和自然底研究根本不同。自然現象可以用「總合的」方法，即概括的方法來研究；我們用引起這些現象的各種原因底觀點去研究它們，藉說明自然發展法則底方法去研究它們。可是在歷史中，照新康德主義者底意見，只適用「個別研究的」方法。因為，他們說，歷史事件那樣的複雜，這一件跟那一件的相互區別是那樣的，我們絕對不能確定任何事件底重複而得出歷史的法則來的。所以對於這些歷史的事件，我們只能把它們描寫出來，而且只能一個管一個地描寫，分別地指出使一事件與其他事件相區別的那些特徵。新康德派底觀察社會生活底現象，只是從那些高級的道德價值和目的，從那些文化觀念底觀點出發的；他們認為歷史的現象便是那些文化觀念底體現。這樣看來，新康德主義者完全否認歷史的法則，並以對個別的互相隔離的歷史事件之經驗主義式的「描寫」為滿足。他們用歷史和社會之倫理觀的評估來替代因果觀的研究。

邏輯和歷史底分裂，社會形式和物質內容底分裂，社會和自然底分裂，一般的歷史規律性和歷史的特殊個別性底分裂——所有這些都是現代新康德主義之社會的和歷史的方法論底特點，是跟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直接相反的。新康德主義老早就成為馬克思主義底一切布爾喬亞批判家底基本的方法論武器，特別是社會法西主義的理論家底方法論武器了。假使考茨基企圖證明所有襍底感覺是先天的，

那末「左翼」社會機會主義者麥克斯·亞德勒則宣佈人類生活底社會形式——他底「社會性」——是永久的。先天的邏輯範疇，亞德勒依照康德主義的觀點解釋社會生活，底特點是某種人類天生的形式，它跟其他全部自然界極端對立的。修正主義者華倫德爾（Yorlinder）認為必需給科學社會主義以「倫理的」基礎。修正主義的理論家特別注意於「駁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矛盾底必然尖銳化和不可調和性底學說。俄國的布爾喬亞思想家（斯特魯威之流）也很努力於這樣的「駁斥」，他們所根據的就是康德主義的認識論和歷史理論，他們想把社會的矛盾都解作經濟和法權底矛盾。

然而新康德主義把資產階級底理論思想引導到了難以前進的絕路；於是，為便於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作鬥爭計，布爾喬亞思想家就不得不轉過來做復活死者的工作，——這一次他們要進行復與黑格爾主義底「事業」了。現代布爾喬亞理論家所採取於黑格爾的，顯然是黑氏哲學底反動方面，是他底唯心論，——他底視歷史為精神過程的歷史觀，視布爾喬亞國家為「理性的」有機體的那種觀念。現今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家則企圖從黑格爾底這些觀念中找出資產階級公開專政觀念，民族國家主義觀念底「同調」來。

新黑格爾主義底社會學說底中心點就是民族觀念。它認為民族是一個社會的整體。這一觀念是跟

以民族爲許多人底總和的機械論觀念相對抗的。民族是一個整體：在這整體中，階級「被移去了」。照現代新黑格爾主義的法西主義的思想家底意見，民族是包括特殊的一般。民族主義被判定爲超空間和時間的永久的必然的範疇。新黑格爾主義的民族主義之重要的特徵是它底所謂「國家性」——赫勒、秦梯爾、斯班、賓德等人底觀點即如此。——國家處於今日法西民族主義觀念底中心地位。依照法西民族主義來說，國家是最高的道德觀念，它站在文化、宗教等等以上。資本主義思想家轉變爲「國家主義」思想家，這一個轉變是頗堪注目的。當公開的法西蒂蒂專政到來的時候，布爾喬亞的文化和文明已經不能起「民族之本質」底作用了。現代新黑格爾主義底讚美「民族國家」無非只是法西主義國家底哲學根據罷了。

應當指出，像這樣的布爾喬亞社會歷史科學爲着自身的階級目的而「利用」黑格爾的一種現象，已經老早就發生了的——它底發生，還在十九世紀中葉，所謂右翼黑格爾主義，就是這種現象底表現。俄國的布爾喬亞歷史科學（如齊吉林〔Chicherin〕、沙洛維埃夫〔Soloviev〕諸人，即其代表）也會接受了黑格爾底歷史理論，特別接受他底發展三階段——家庭、社會和國家——底學說和關於歷史發展中國家之首要作用的學說。俄國的布爾喬亞歷史學家會借助於黑格爾底學說，來替他們底超階級作用底學

說打定哲學基礎在他們看來，似乎專制政府在俄國底發展中歷史地盡了上述的作用（即超階級的作用——譯者）。他們用俄國發展底地理條件底特點來證明專制政府底「作用」；他們說這種「作用」在於捍衛俄國的平原邊境，使免受外敵——游牧民族——底襲擊。這些歷史家以為用這樣的方法可以「證明」在過去的俄國沒有階級矛盾底存在，而在現在則有階級協作之必要。這種貴族氣的歷史理論，我們以後還要講到，對於普列漢諾夫底見解給了強大的影響。普列漢諾夫根據俄國發展之地理的特點，來辯護他自己的國防論和階級協作論；關於這兩種理論，我們以後還要講到的。托洛茨基底俄國歷史發展觀，也帶有這樣的見解。

黑格爾主義對於修正主義的影響，在拉薩爾（Lasalle）底著作中就已經表現出來了。大家都知道，拉薩爾是正統的黑格爾主義者，他純粹唯心地解釋歷史、法律和國家底發展問題，同時他又是一切未來的妥協派之思想的先驅。現代的社會法西主義者，雖然是遲了一點，可是他們也已開始在黑格爾的唯心論中尋找理論的支柱。例如考茨基自己承認，他底精神過程的辯證法觀（即視辯證法為精神過程的觀念——譯者），其對於黑格爾比對於馬克思接近得多。孔諾夫拿黑格爾底國家觀——視國家為「高級有機體」的觀念，去對抗馬克思主義。照孔諾夫底意見，國家「衰亡」是根本談不到的。「左翼」機會主

義者科爾塞 (Korsch) 和他底同派人，把辯證法限制於社會生活底解釋，因為，他們說，只有社會具有意識，而辯證的發展只存在於有意識的地方。

在蘇聯底現實條件之下，歷史唯心論是表現於盧賓底孟塞維主義的康德學說，表現於德波林派底孟塞維化的唯心論（這在基本上是馬克思主義之黑格爾式的修正）和托洛茨基主義底歷史觀念。關於最後一種觀念，我們以後還要反復加以檢討。

A、普列漢諾夫和歷史唯物論

唯物史觀之革命的本質，在第二國際理論家底作品中，遭受了根本的曲解，這是我們已經可以相信的。他們完全沒有理解馬克思底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學說，沒有理解這種學說跟社會鬥爭論和勞工階級的社會革命論之不可分離的連繫。他們把歷史唯物論解釋成爲歷史的客觀主義，成爲機械的社會發展論，成爲歷史的宿命論。

有名的孟塞維主義的「生產力論」向來是流行頗廣的。社會法西主義的理論家把生產力底發展解釋成爲一些死的生產手段底自動的生長；他們認爲勞工階級底政治鬥爭和它底意識形態是宿命地被這種生長所決定的；它們（勞工底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譯者）不過是生產手段發展之被動的

產物而已，這樣，社會法西主義者完全抹煞了革命的社會階級積極參加於決定歷史發展進程的偉大作用，而專事宣傳「在生產力尚未「成熟」之時，勞工階級必須耐心等待」的「理論。」同時，這些理論家又申述現代資本主義尚能予生產力以廣大發展底可能！那末爲着勞工社會革命底勝利，究竟需要怎樣的生產力水平呢？關於這個問題，蘇漢諾夫和考茨基只是教人家去猜想。國際孟塞維主義底這種直觀的、抽象的歷史唯物論和歷史發展法則底理解，往後就使社會法西主義的理論家達到了純粹唯心的解釋：例如考茨基（我們以後還要詳加說明）到後來把物質生產力底發展解釋成精神過程：人類知識底發展過程。同時，他又竭力縮小真實的歷史發展法則（即馬克思所確定的那些法則）之歷史的作用範圍。這就是指社會鬥爭和革命底法則而言。他特別對帝國主義和勞工革命時代防止這種法則底作用。

在第二國際底理論家中間，普列漢諾夫佔有特別的地位。在闡明和捍衛歷史唯物論而反抗主觀派社會學、斯特魯威主義等等底「批判」方面，普列漢諾夫有過相當的功績。像普氏所著的史的一元觀底發展問題。他底反對斯特魯威的論文和其他許多作品——在這一點上都有着重大的歷史意義。

在歷史唯物論方面普列漢諾夫底主要功績在於他在自己著作中說明了，而且很充分地說明了馬克思主義底規律性的發展——根據過去一切哲學和社會學理論之歷史的發展而說明馬克思主義之

規律性的發展，普列漢諾夫在他底唯物論史綱一書中，已經提到了關於馬克思主義底歷史前人的問題，提到了它在法蘭西唯物論中，在德意志唯心哲學中和在空想社會主義中開始形成的問題。同樣的問題，普氏在他底史的一元觀中也會提出過而且詳細地發揮過。同時普氏又說明了馬克思底歷史理論跟他底哲學、哲學的唯物論和革命的辯證法的密切的連繫。這一點在當時對於辯證法唯物論哲學底宣傳，曾經有過極重大的意義。在這方面，普列漢諾夫要比第二國際底其他理論家，要比布爾喬亞和小布爾喬亞的馬克思歷史學說底解釋者高明得多（後者給馬克思底歷史學說以庸俗的解釋，把它理解作「經濟的唯物論」了。）

普列漢諾夫指出，「經濟的唯物論」認定一切其他社會生活底因素都受着經濟因素底支配，但同時經濟本身底發展則由人類觀念或社會需求底發展所促成的，——這樣的理論實際上仍然是同一歷史唯心論底形態之一。普列漢諾夫跟一般庸俗主義的學者相反，他在這些比較優良的著作中，着重地指出社會生活和社會意識之辯證的一致，指出歷史過程中必然和自由之辯證的相互關係，——這裏他一方面進行着跟歷史宿命論的鬥爭，另一方面又進行着跟米哈羅夫斯基這一派民粹派底主觀主義的鬥爭。普列漢諾夫遵照着馬克思底一些著名的原則，他指出一切經濟發展底基本原因，應當從社會生產力



底發展中去尋找。

然而在上面所提到的一切問題上，普列漢諾夫都有着脫離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缺點。只有在列寧底著作中，我們纔能找到真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見解和這些見解底適應於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的繼續發展。不過普列漢諾夫指明了馬克思歷史理論之哲學的意義，他底歷史的功績是無可懷疑的。

在普氏這些早期的著作中，他表示相當的瞭解唯物史觀和勞工階級政治鬥爭之間的連繫。在他一本早期的小冊子——在俄國馬克思主義發展中盡了一定作用的小冊子，社會主義和政治鬥爭中，以後在一些批判斯特魯威的論文中，指明了社會鬥爭論對於唯物史觀的意義。他指出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社會的矛盾並不遲鈍化。像斯特魯威這流人所希望的一樣，而是不斷地尖銳化。可是在一八九四年，正如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所指示，在他底在國家問題上批判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中，已經表現着機會主義和鄙陋見地。普列漢諾夫在許多論文中對康德主義和馬赫主義的批判，縱然有許多重大的缺點，在當時卻也有它很大的意義。最後，普列漢諾夫在藝術論和藝術史上的研究，在宗教信仰史上的研究，有好些他所提出的原則，直到現在還在某種程度內保持着他底意義。雖然他對於這些領域（指藝術論

等等——譯者）的見解無論如何不配稱為徹底的馬克思主義底見解。

對於普列漢諾夫底歷史唯物論底理解，我們必須用批判的眼光去觀察的。像卡列夫這一流孟憲維化唯心論底代表所設想，以為假使普列漢諾夫在哲學上是犯了錯誤的，那末在唯物史觀領域內對他卻無可非難了，——這樣的設想，是不正確的。假若我們照這樣的見解來評估普氏，那末我們就走上了分裂唯物史觀與哲學，分裂唯物史觀與政治的道路了。普列漢諾夫底哲學錯誤和他底政治的機會主義，不能不在他對社會和歷史的理論觀念上得到強烈的反映，而且實際上也已經有了這樣的反映。

我們首先看到普列漢諾夫沒有具體的整個的社會發展觀，不把社會發展看作活的歷史情景。普列漢諾夫把歷史唯物論了解為「一般的」社會學，它與社會生活之直接的歷史的研究沒有連繫；因此，他底解釋社會，不從社會發展底具體階段上去解釋，不從一定的歷史階段上去觀察社會的。因為這樣，所以普氏極端地劃分社會學和歷史，或照他自己的說法，劃分社會發展底「代數」和它底「算術」底界限。我們看不到普列漢諾夫了解歷史發展中的「一般」、「特殊」和「單個」三者間的辯證的互相滲透和互相連繫，然而我們知道，只有在把握住這種辯證的連繫底條件之下，我們纔能克服康德主義對於「一般的」社會學和具體的歷史底分裂觀念。在普列漢諾夫底社會觀中，我們看不到馬克思底論社會

經濟形態的學說，看不到論社會生產機體——有特殊的發生和發展法則的社會生產機體——的學說。因此，對於社會發展中它底內部規律性底作用，普列漢諾夫沒有充分正確的理解；同時，對於這些內部規律性跟環繞社會生活的地理環境底外部條件底關係，他也沒有充分的理解。

普列漢諾夫對於歷史唯物論的見解底這種「色彩」，這種「路線」，在他一些早期的著作中就已經表現出來了。當普氏寫那些著作的時候，他基本上還是站着徹底的革命立場的。我們只要把普氏底一篇論文黑格爾逝世底六十週年跟列寧關於黑格爾歷史哲學的那些意見作一比較，我們就會明白這兩種「馬克思主義色彩」，普列漢諾夫自己所用的名詞之間的重大區別。列寧在黑格爾學說中所看到的最重要的原素，就是黑氏關於研究社會底態度的「問題底提法」，他底理解歷史發展為「活的歷史底情景」，揭露歷史形態底內部辯證法，闡明實踐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可是普列漢諾夫卻只找出黑格爾底唯物的歷史事件觀底個別的例子來，找出黑格爾對於歷史事件之經濟的解釋來。普氏把全部基本的注意力，都用之於黑格爾的「全世界歷史的地理基礎」。

普氏即在其比較優良的著作史的一元觀中，對於外部的地理環境及其對社會生活之影響，亦給予過分重大的意義。普氏說過，我們人類底祖先，由於地理環境底某些特質，纔能升高知力發展底水平而開

始製造工具。在往後的社會歷史發展中，「只有同一環境底某些特質」能够予人類製造工具之能力以推進底可能。關於這一點，普列漢諾夫申述道：「在生產力底歷史發展過程中，我們應當把人類「製造工具」底能力首先看作一種固定的量，而把使用這種能力底周圍外界的條件則看作經常變動的量。」固然，普列漢諾夫在往後的解釋中，竭力企圖避免孟德斯鳩這一類「地理的」唯物論者底自然主義的機械論的觀點。他表示，「雖然歸根結蒂地說，社會組織是由地理環境底各種特質來決定的，但是某種社會關係一經發生之後，它底繼續發展是依照它自己內部的法則」來進行的，而人對地理環境的依賴關係就由直接的關係「變為間接的」了。可是普列漢諾夫底總結論是這樣：「地理環境向人們保證生產力發展底或多或少的可能，同時又多少有力地推動它們上歷史運動底道路。」（普氏著史的一元觀底發展問題，頁一〇九、一八七和二二八。）

很明顯的，這裏普列漢諾夫犯了一個根本的錯誤：我們可以說這是普列漢諾夫底「地理傾向」。他忘記了：假若人類「製造工具」的能力也可以當作「固定量」看的，就是說，這種能力在歷史發展底各個階段上都存在的話，那末這種「製造工具」的能力同時也就是隨生產力底發展而變動的一個量。在另一方面，外部地理環境底條件對於某一個國家卻是可以相對地比較固定些和不變動些。

普列漢諾夫過分重視外部地理條件底作用，把它們當作歷史發展底基本原因看——這一觀念，在他底馬克思主義底基本問題一書中，有着更確定的表現，關於這一點我們以後還要講到。這種觀念普氏在歷史觀中所表現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底原素完全相和諧。譬如說，普氏確定馬克思主義底界說為「社會的達爾文主義」這就是說，他了解馬克思主義為被應用於社會的達爾文學說——關於生物底生存競爭和它們適應外界生存條件的學說。（按即「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底學說——譯者）這樣一來，普列漢諾夫就忽略了社會發展之質的特殊性而把自然主義和生物主義帶到自己的社會觀裏面去了。

達爾文底動物自然機官發展論和馬克思底社會人底人為機官——他底勞動工具——發展論，雖然可以做相當的比擬（有相當的類似性）——關於這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指出過的。然而我們卻不能機械地把達爾文主義轉移到社會科學中來，不能忘記了社會生活之質的特殊性。同時還應當記住，在達爾文底學說中，特別在他底一些信徒們底理論中，在「生存競爭」底理論中，充分地反映着布爾喬亞社會底觀念。布爾喬亞社會學了解「社會達爾文主義」為肯定在任何人類社會中競爭和鬥爭之不可避免的一種學說；根據這種學說，在這樣的競爭或鬥爭中取得勝利的，是最「適應」於外部條件

和最強有力的社會集團。這樣一來，布爾喬亞社會學家就把資本主義的競爭和資產者（即強者和「更適應」者）對無產者的剝削看成永古長存的現象了。然而對於社會底發展，我們不應把它看作它對外部地理環境條件之消極的適應，而應把它看作改造自然之積極的過程，看作社會內部發展底過程；這種內部的發展，在階級社會條件之下就表現為社會鬥爭底規律性。

普列漢諾夫式的社會學底抽象性，使他沒有了解歷史發展各個階段之質的特殊性底可能。普列漢諾夫底歷史發展觀——把歷史發展解作社會對外部地理條件的適應過程的那種見解——所產出的結論是社會發展中消失了內部的規律性，歷史中階級底作用和社會鬥爭底意義完全被抹煞了。普列漢諾夫底歷史觀底「費爾巴赫式的」直觀性，決定地抽去了歷史唯物論之革命的內容。

假如從普列漢諾夫對全部歷史過程之不正確的解釋和他底政治機會主義、孟塞維主義的有機的連繫上及觀察的話，那末他這種不正確的解釋就特別顯著了。普列漢諾夫底這些錯誤，表現於他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問題中所提供的有名的「五項公式」在這個公式中，普氏簡單地闡明了他自己的歷史觀和歷史過程中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觀。普氏說：「假使我們簡單而扼要地表述馬克思、恩格斯對於出名的「社會基礎」和同樣出名的「上層建築」底關係的見解，那末就可以得出以下幾個要點來：（一）

生產力底狀況，(二)生產力所決定的經濟關係；(三)在現存經濟基礎上生長着的社會政治組織；(四)一部分直接決定於經濟一部分決定於生長在經濟上的社會政治組織的社會人底心理；(五)反映這種心理底特質的各種意識形態」(見普氏著馬克思主義底基本問題，或普氏全集卷十八，頁二三一)。

普列漢諾夫底這一公式，雖然可以相當地用通俗化底動機去解釋它，然而它顯然帶着機械論的性質；歷史唯物論底各個範疇——生產力、生產關係、社會政治組織等等——在普氏底公式中表現為一個一個疊置着的「階層」，而忽略了它們底統一性和它們在具體的歷史現實中的相互作用。譬如說，這裏沒有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相互關係底正確的理解，沒有關於生產關係底社會質地、在生產力發展中所盡的作用底理解。歸根結蒂這種公式主義所產生的結果是孟塞維主義的生產力論；把生產力看成某種獨立的、自動發展的、在地理環境影響之下的因素。在普列漢諾夫底公式中，完全沒有提到階級和社會鬥爭，也沒有提到它們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在這一公式中，馬克思主義論國家為階級擄取之工具及其對於經濟的反作用的基本原理，也被隱匿起來了。這裏沒有社會鬥爭論這一部社會研究底指針，沒有關於社會革命的學說，自然也更沒有從承認社會鬥爭達到承認勞工階級專政、承認階級消滅的觀念。在這樣解釋之下的普列漢諾夫的唯物史觀，自然是資產階級所能完全接受的。所以今日那些開始「認

「馬克思主義的布爾喬亞大學教授們，每每喜歡採用普列漢諾夫底這一公式，這不是無因的呀。」

在普列漢諾夫底公式中，又沒有關於社會意識、階級意識形態對於歷史發展所盡的積極作用之辯證的理解。照普氏底意見，意識形態決定於社會心理底特性，它是社會心理之被動的產物。在一篇反對列寧底小冊子做什麼？的論文，工人階級和社會民主派的知識分子中，普列漢諾夫發揮了同樣的見解，在那裏這種見解表現得更爲顯著，他把它應用到政治問題上去了。在那裏，他不但極簡化地解釋了列寧底意思——說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底理論思想是離自發的工人運動而獨立發生的那種意義，而且又不正確地了解工人運動發展中自覺性和自發性之間的相互關係，同時對於革命理論底作用，又顯然估計不足。例如，普氏認爲「在社會發展底某一階段上」(？)工人們自己會走到社會主義，布爾喬亞的意識形態對於他們是不會發生影響的！

在普列漢諾夫底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底估量中，也有他在社會形態問題中的錯誤之政治的表現。抽象的公式主義阻礙他了解俄國革命底全部質的特殊性，和它與其他早期布爾喬亞革命底區別。普列漢諾夫發揮着關於一九〇五年革命底布爾喬亞性和勞工階級必須幫助資產階級的那種孟塞維克形式邏輯的真理，他甚至連革命底動力問題都沒有提到，——沒有提到勞工集團在這一革命中的領導作

用和農民底革命作用，農民革命底兩條可能的道路和由布爾喬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問題。普列漢諾夫底抹煞社會鬥爭，使他終於得出各階級必須團結合作以保衛國家而禦外侮的結論來。這種觀念在理論上的表現就是他在俄國社會思想史巨著中所發揮的超階級的俄國專制論。到了帝國主義大戰時期，普氏底這種忽略社會鬥爭的立場，產生了他底康德主義的道德論，產生了他和亞克雪洛德共同發揮的關於實現「法律和道德之簡單法則」的見解。

除這一切以外，我們還必須補充一點，就是在唯物史觀方面，普列漢諾夫對於修正主義者的批判，不但常站在錯誤的立場上去進行，而且在這一批判中他又往往對修正主義者實行極大的讓步。例如普列漢諾夫甚至連斯特魯威底歷史客觀主義都不加以批判而且不知道揭露它底康德主義的根源。

普列漢諾夫底唯物史觀之抽象的學院主義性，使他在許多重要的問題上大大地接近於布爾喬亞「實證主義」的社會學。在上述種種普列漢諾夫底觀點中，我們可以發見後來發展成爲右翼機會主義底機械論社會學和托洛茨基主義底歷史理論和孟塞維化唯心論的那些錯誤底萌芽。

B 列寧和歷史唯物論

第二國際底理論家，甚至比較優良的理論家，都是歪曲馬克思主義的。因爲有這種歪曲列寧在歷史

唯物論底創造和發揚中的作用，就具有特別的意義。列寧的唯物史觀，是在不斷的政治和思想的鬥爭中發展和鍛鍊成功的。列寧會跟民粹派底唯心論，跟康德、德、主義、斯、特、魯、派底歷史觀，跟國際的和俄國的孟、塞維主義之歷史的理論和實踐，跟波、格、唐、諾、夫底馬、赫主義，普、列、漢、諾、夫底機會主義，考、茨、基、式的中央主義，托、洛、茨、基底歷史主觀主義，盧、森、堡和其他「左翼」社會民主派底唯心論和機械論以及布、哈、林底社會學的經院主義……跟這許許多多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列、寧都做過劇烈的鬥爭。唯其如此，所以他不僅對於俄國的，而且對於國際的波、爾、塞維主義，都有着特別重大的意義。

列寧把唯物史觀擡高到了新的、更高的階段。列寧加深、發展和確定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那些基本原理，把它們應用於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底時代，同時他又補充地揭示了這些原理底極豐富的哲學內容，和它們對於勞工集團政治鬥爭的直接意義。在列寧看來，歷史唯物論是哲學唯物論之進一步的「加深和發展」，是「它底發展到底」，是「唯物論底澈底繼續，唯物論底應用於社會現象底領域內」。在他看來，歷史唯物論是應用於歷史的唯物反映論。列寧說：「正像人底認識反映着不依賴他而存在的自然界……發展着的物質……一樣，人底社會的認識，即各種哲學的、宗教的和政治等等的見解和學說，也反映着社會底經濟組織」（見列寧著馬、克、思主義底三個泉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同時，列

『認定馬克思主義底歷史理論是歷史社會形式本身的內部辯證法底反映，是社會經濟形態之自然歷史的發展過程。這是『到科學的歷史研究之路，即把歷史看作統一的、有規律的、方面極複雜而極矛盾的過程。』

然而列寧認為重要的卻並不限於歷史底研究，而是要從歷史研究中得出一個全世界歷史所指示我們的結論來。這個結論就是社會鬥爭（即階級社會階級間的鬥爭）論。歷史唯物論之全部重大的政治意義，照列寧底說法，是發生於『歷史唯物論頭一次給我們以自然歷史的精確性研究大衆生活底社會條件和改變這些條件的可能。』這樣，從歷史唯物論直接產生了勞動大衆底社會鬥爭底策略；『在每一個發展底階段上，在每一個時候，勞工階級底策略應當估計到這一客觀的、不可避免的、人類歷史底辯證法。』（列寧全集卷十八。）列寧觀念中的歷史唯物論，並不是抽象的社會學「一般」，它是勞工階級底鬥爭策略底理論的方法論的基礎。

列寧與普列漢諾夫同時，甚至比他還早一些起來跟民粹派的社會學作鬥爭（列寧底何謂人民之友？比普氏底史的一元觀出版得早點）；列寧與普列漢諾夫相反，他一起來就馬上站著歷史唯物論底立場進行兩條戰線上的鬥爭。他不但跟民粹派底歷史主義（即歷史唯心論）做鬥爭，而且又跟歷

史客觀主義、跟斯·特魯薩主義、「合法」馬克思主義等思潮做鬥爭，揭露後者底布爾喬亞性和它底康德主義的方法論根源。普列漢諾夫對歷史發展問題的觀察是抽象的，學院主義式的，列寧則相反，他特別着重歷史唯物論底階級的黨派性，着重它底一切基本原理底政治內容。列寧嚴格地指出了唯物論者跟斯·特魯薩式的歷史客觀主義者的根本區別。

在列寧底早期著作何謂人民之友？一書中，列寧就已集中注意於歷史唯物論底一切基本概念並且把它們密切地連繫起來，這些基本概念就是社會經濟形態底概念，社會鬥爭底理論和科學社會主義革命底學說。關於馬克思主義底社會經濟形態論，社會生產「機體」底產生、動作和發展底特殊法則論，列寧給了一個最完滿的辯證法的說明。社會經濟形態底概念，在列寧底各種著作中，立刻暴露了一切政治的、革命的意義。列寧主義對於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底法則和特殊道路的正确理解，列寧底確定布爾喬亞革命和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底根本區別，列寧底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性底學說，他底帝國主義論，他底布爾喬亞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學說，以及列寧對過渡時期經濟性質的解釋，……所有這一切列寧主義的觀念和學說，都是以社會經濟形態底觀念為出發點的。

假使說列寧所發揚的社會經濟形態底觀念，使我們有可能把握住歷史發展底客觀邏輯和這一發

展底規律性，那末列寧底社會鬥爭論就幫助我們明瞭先進階級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在這一革命階級決定積集着的諸社會關係底性質時的作用。列寧闡明了階級社會中每種歷史規律性底階級內容，說明「管理」這種規律性的是那個階級，一貫地運用社會鬥爭底理論作為社會研究底領導原則。

列寧底階級定義具有異常重大的方法論的意義。它容許我們把階級社會底一切範疇聯繫成一個整體。在列寧對斯特魯威、普列漢諾夫、托洛茨基、波格唐諾夫、布哈林等的批判中，他孜孜不倦地着重地指出歷史唯物論底一切基本範疇底階級的內容，這些範疇就是：生產力、生產關係、國家、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列寧揭露了生產力底階級內容和革命的勞工階級在生產力發展中的作用；他指明了階級社會底「生產關係底範圍內」的社會矛盾，以及在這種社會內一切意識形態底階級性。列寧論勞工運動發展中的自發性和自覺性的學說，他關於革命理論在勞工階級底階級意識發展中的重大作用的學說，——這便是思想鬥爭（社會鬥爭底一種特殊的形式）底全部意義底理論基礎。列寧的各個社會階級和社會集團底分析，即對勞工階級、農民大眾、知識分子集團等等底分析，也一樣地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中的新元素了。列寧關於土地問題的著作，他關於民族問題所發揮的深刻的見解和他對盧森堡等人底錯誤之批判，對於歷史唯物論底發展，也有着不小的意義。

列寧對俄國資本主義發展之科學的階級觀的分析和他對帝國主義時代的研究，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也有異常重大的意義。列寧闡明了革命的政黨在革命道路底決定中可能發生的偉大作用。關於政黨的學說，關於它底組織和它跟勞工階級之關係的學說，關於政黨的鬥爭策略的學說，照列寧底意見，都是歷史唯物論之必要的部分，沒有這些部分，歷史唯物論就變成『半途性的、偏面性的、屍骸般的』（列寧語）東西了。列寧底革命學說，論革命底客觀和主觀因素的學說，完全確定了列寧在歷史唯物論各項問題中所進行的兩條陣線上的鬥爭底正確性。列寧關於革命理論問題，關於革命底前提，它底動力和它發展底階段的理論，予一切歷史主義主義（例如托洛茨基的見解）和一切客觀主義的歷史和平「進化」論以疼痛的打擊。列寧底革命論，極明白地闡明了歷史唯物論底一切有決定意義的問題，這樣他就也闡明了這一黨派性的戰鬥理論底真實意義。

歷史唯物論，馬克思和恩格斯底戰鬥的思想武器，在列寧底著作中重新復活起來了：它變成以活的具體的政治現實做它底血和肉的理论了。歷史觀中的列寧的辯證法，給我們以歷史過程底客觀邏輯之最深刻的觀念，同時它又給我們以在每一歷史階段上決定勞工階級及其黨底作用和任務的可能。這真，列寧是完完全全遵照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定的道路進行的。然而，我們前面已經指明，列寧並不以簡

單的背誦馬恩兩氏底歷史宇宙觀底諸項基本原則爲滿足的。他闡明了、補充了和進一步地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唯物史觀，他給唯物史觀底一切基本問題以最深刻的、最周密的、適應新的歷史時代的解說。列寧添加到歷史唯物論中去的新的元素，有如：列寧底社會經濟形態論。他關於社會鬥爭形式底分析，他底國家論，他底自發性和自覺性底關於黨底作用的理論，民族問題底理論以及普羅文化發展和文化革命底理論等。這種新的理論，是在列寧研究帝國主義時代、研究勞工社會革命底道路和過渡時期底諸條件底過程中，被他添加到歷史唯物論裏面去的。列寧底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論，布爾喬亞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底理論，勞工階級專政底學說，關於工人和農民兩大社會階級底相互關係的理論和一個國家內可能建設社會主義論，——在這點意思上，這些都是決定列寧主義爲歷史唯物論發展中之新階段的特別重要的元素。

假使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底哲學前提和它底一切組成部分——哲學的唯物論辯證法，它底經濟理論等——跟它底一種（雖然這是極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唯物史觀相等同起來，那顯然是不對的。然而歷史唯物論本身，歷史過程底辯證法——論社會形態和社會鬥爭等的學說——在上述一切問題底解決中無疑地起着最直接的作用。

列寧理解中的歷史唯物論，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他把歷史唯物論了解爲勞工專政之理論和策略。底方法論基礎，了解爲一個國家可能建設社會主義之理論根據。關於過渡時期的全部理論，是從馬克思的社會經濟形態觀和它們底發生和發展底特殊法則觀中直接產生出來的。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列寧闡明了馬克思分析之全部嚴格的科學的精確性，後者研究共產主義社會之產生和發展底諸條件。這個社會是繼資本主義之後，經過社會革命和勞工專政而達到的。列寧拿這樣一種嚴格的科學的分析作爲勞工專政時代底經濟和政治底研究基礎。在勞工專政條件之下，列寧研究了諸經濟成份和社會階級底相互關係，這些經濟成份底變化，這些社會階級和它們底相互關係底變化。在同一唯物史觀底基礎上，列寧估計到經濟和政治之辯證的相互關係，他建立了他底適應於過渡時期的國家新形式的學說和關於勞工階級國家在新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的學說。

列寧對於托洛茨基底主義的不斷革命論和蘇漢諾夫在勞工革命前提成熟問題上的見解的批判，對於歷史唯物論底研究，是有異常重大之意義的。從理論上闡明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之可能的見解並從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律中演引出這種見解來，列寧跟托洛茨基底冒險主義和主意識相反；同時也跟蘇漢諾夫（他主張「首先」需要一定的（？）生產力底水平）底孟塞維主義的死公式相反，

他昭示我以歷史過程之真實的辯證法。列寧向蘇漢諾夫證明着：世界歷史底統一性和一般的規律性，絕對不是解釋一切國家都須遵照一種方式發展之必然性，這一種歷史發展過程底統一性和一般的規律性是跟它底多方面性和矛盾性完全不相衝突的。列寧指示出來，各個國家底歷史的發展，在世界歷史發展底總路線中加進了它自己的質的特殊性——或者是在形式上，或者是在這種發展底程序上。

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者不了解馬克思主義中的決定元素——它底革命的辯證法。根據辯證法底思想，「在全部世界歷史發展底總規律性之下，絕對不排除，而是相反，要求個別的發展區域，這種個別的發展區域或在發展底形式上或在它底程序上是具有各自的特個的。」（列寧語。）照列寧底說法，俄國應當表現着某種特殊性，自然這種特殊性是依存於世界發展之總路線的，然而它使俄國底革命跟一切過去西歐國家底革命相區別；在由西歐到東方國家的變遷中，它表現出一些局部的新事物來。列寧批判這些機會主義者「迂腐」，他們斷定說俄國沒有「社會主義之客觀的經濟的前提」，列寧抗議而發問道：「假如完全沒有出路的面面，十倍地激起了工人和農民大眾底力量，使我們有可能走上與一切其他西歐國家不同的創造文明的道路，試問這是不是算改變了世界歷史發展底總路線呢？這是不是算改變了參加世界歷史之總進程的每個國家底諸基本階級之基本的相互關係呢？」

列寧做了一個結論，這個結論在某種意味上完成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底唯物史觀。

「假使爲着創造社會主義需要一定的文化水準（雖然誰也不能說這種「一定的文化水準」的話，那末爲什麼我們不可以先開始用革命的手段爭取這種一定的水準所需要的先決條件，然後再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基礎之上向前趕上別的民族」（全集卷十八，論我國革命一文。）

○ 歷史唯物論在現階段兩條陣線鬥爭中的任務

現代革命政團底任務在於根據列寧的歷史的方法論並連繫着在我們面前的社會主義建設和世界革命底迫切問題，而繼續發展歷史唯物論這一系列的事業。

這一重大的任務，已爲列寧底一個最優秀的信徒斯大林（Joseph Vassilievitch）所實現了。斯大林對於現代資本主義底矛盾和建設社會主義底規律性的分析，對於由可能轉變爲歷史的現實的問題，對於列寧底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底根據問題，在跟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和右翼機會主義作無情的鬥爭底過程中，對於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全盤集體化和消滅富農階級諸問題，對於生產力發展條件（即斯氏所提出的六大歷史條件）底問題，關於歷史現時期中的技術底作用和步入社會主義時期等等的問題，——對於這一切問題，斯大林都給了唯物辯證法及其繼續發展底極出色的模範。斯氏會

經說過：「誰要是不了解這種歷史過程底辯證法，他底馬克思主義就宣告破產。」這是斯氏在闡明反對「左」右翼機會主義的兩條陣線的鬥爭任務時說的。

在歷史理論底領域以內，這兩條陣線就表現為：一方面是修正派的客觀主義和機械論的社會學，另一方面是托洛茨基之唯心的主觀主義和孟塞維化的唯心論。

歷史的客觀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跟勞工階級底社會鬥爭脫離開來，閹割了它底革命的黨派的内容，並且把它轉變為經院主義的「教條」——這種歷史客觀主義之最顯著的表現就是李亞沙諾夫（Л. Я. Шаповалов）底歷史著作。李氏後來終於變成了革命底叛徒。

在理論陣線底各個領域內——在歷史、政治經濟學、文學、法理等等領域內——過去所舉行的討論指示出來，歷史唯物論底兩種修正形式，在許多特殊問題中都有它們底理論的表現。正確的帝國主義觀，一九〇五年革命底理解，關於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問題，關於農奴封土制問題，關於過渡時期中變動着的諸階級相互關係底理解，關於過渡時期中的經濟範疇，關於意識形態底問題，關於藝術領域內的思想鬥爭，關於普羅列塔利亞文化發展問題，以及最後關於布爾塞維主義底歷史任務和它跟機會主義、中央主義、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左派」鬥爭的問題，——所有這一切問題都是有一等重大的政治實踐之

意義的。在這種條件之下，爲着馬列主義的唯物史觀而作的兩條陣線的鬥爭，變成擁護勞工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底總路線底理論基礎而進行的總鬥爭中極重要的一部分了。

布哈林底一般的機械論觀念，使他在歷史唯物論領域內發表出爲布爾喬亞社會學所特有的許多原理來，這是我們曾經指出過的。首先，布哈林公然無批判地濫用「社會學」這個名詞，把它應用於歷史唯物論，完全忘記了它（即布爾喬亞社會學）跟實證主義和布爾喬亞「客觀主義」的連繫，同時也忘記了它在現時的階級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布氏在他底社會學概念中藏着同樣布爾喬亞社會學的內容。列寧曾寫到「布哈林底「社會學」的經院學說，」他說應當「社會學」底概念上加一個諷刺性的引號。歷史唯物論之深刻的哲學和政治的內容，被布哈林的社會學粗暴地歪曲了。這種社會學，顯然是機械論的而且包含着不可知論底原素。

我們已曾指明，布哈林持着抽象的社會觀和社會法則觀底觀點，在他觀念中只有「社會一般」

（*Society "in general"*）社會經濟形態底概念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是跟他底機械論觀念不相融合的；在他底機械論觀念中，根本把各個社會形式之質的特殊性抹煞了。社會學這一種抽象的論社會的科學，布哈林把它與歷史說脫離開來了，這樣，這種社會學就變成了某種經院主義的、幻想的「公式」一切

社會及其發展必須依照這一「公式」建立起來。此外，布哈林缺乏關於社會關係之與自然有別的特殊點底認識，這也是與整個抽象的社會學底觀念相一致的。布哈林是自然主義地觀察着社會，他把社會看成「自然狀態中」的「諸元素之綜合」。他純粹機械地了解人們對於生產的關係，——把這種關係看作他們在空間中、生產工具間的機械的「配置」。由此就產生布哈林底「技術的」社會階級觀，輕視它們底政治作用和社會鬥爭底意義；他底一切右傾機會主義的見解底整個體系，也就產生於此的。

布哈林在一切著作中所宣揚的基本觀念就是用機械的均衡論代替唯物辯證法。這一基本觀念應用到社會上去時，就成爲把物理的、機械的、力學的等等規律性轉移到社會上去的那種舊的布爾喬亞思想之新形式了。布哈林把歷史的發展設想爲由社會底一種穩定的均衡狀態轉變到另一種新基礎下的穩定的均衡狀態之轉變過程了。外部的均衡條件——自然和社會底均衡——决定着社會內部的均衡。外部環境底變遷——這便是歷史發展底原因。布哈林像布爾喬亞社會學者一樣，他所根據的出發點也是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中所特具的那種比例性和趨向於均衡的傾向；他不正確地了解着這一趨向均衡的傾向底相對性，而且不正確地把它應用到社會上來，連過渡時期底經濟也在內。布哈林關於社會再生產底內部法則沒有明確的觀念，關於蘇聯經濟之質的特殊性，計劃底意義，提高社會主義建設速度的意

義，都沒有明確的觀念。

布哈林主張無論如何要保持蘇聯工業各個部門間的均衡，保持城市工業和農村經濟間的均衡，蘇聯經濟底社會主義成份和資本主義成份間的均衡——根據這種主張，布哈林就得出了一「必須填平曲塘」這一著名的口號，得出了農村經濟中「任其自然」的政策以及機會主義的、消費性的工農「聯合」觀等等。

機械唯物論之類似的表現，我們在政治經濟學中（孔恩、培桑諾夫、阿亨華爾德等）和歷史中（斯列澄可夫、杜勃羅夫斯基）都可以遇見的。右傾機會主義是以機械論的「社會學」當作它底最重要的方法論基礎的；不過同時亦當指出，機械論在某種程度內又滋養着「左翼」的機會主義。「社會學」上的機械論為公然敵視勞工階級的破壞黨人（如康德拉基埃夫、巴沙洛夫、格羅曼等人）所同情，這當然是不足為奇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則和資本主義的比例性之機械的應用於蘇聯經濟和赫赫有名的「均衡」論，當然是極稱他們（蘇聯的反革命破壞者）底心意的！

我們在許多場合上已經說過，機械的方法論跟歷史的唯心論，密切地交編着而且傾向於這種唯心論。我們可以拿民粹派的主觀社會學為例，來考察這一點。布哈林底機械論的社會學不但自身包含着康

德主義的唯心論底元素，而且除此以外它還很接近於波格唐諾夫所創導的社會發展的「組織論」。波格唐諾夫底馬赫主義，我們已經說過，在他底歷史思想中也得到很顯著的表現。波格唐諾夫把社會生活和社會意識等同起來，他因此視歷史發展為一種「組織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組織者」的階級底意識起着極重要的作用。同時，波格唐諾夫底歷史唯心論是依據他底機械的均衡論；波格唐諾夫又提出自然和社會之「力的均衡」底必要性，視歷史發展為「社會選擇」底過程等等。這種唯心論和機械論底結合，在波格唐諾夫底「普羅列塔利亞文化論」（這種理論又為布哈林所發展）上，在他底經濟發展觀上、價值論上、藝術論上、歷史觀上、宗教觀上、文字上及其他直到如今還遺留着波格唐諾夫的影響的各種特殊的理論領域上，都得到充分明白的反映。歷史觀念中的機械方法和唯心論之特殊的結合，我們在新機械論者——亞克雪洛德（特別關於倫理問題和藝術理論問題）、沙拉皮揚諾夫、華爾耶塞等人——底作品中，也可以碰見的。

可是在蘇聯社會科學中跟唯心論作積極的鬥爭，本身對於今日的歷史唯物論，仍然具有異常重大之意義的。

假使在布爾喬亞西歐底條件之下，馬克思主義當與布爾喬亞和社會法西主義的歷史理論中的毫

不掩飾的唯心論表現做鬥爭，那末在勞工專政的蘇聯底條件之下，唯心論就不得不採取比較很隱蔽的模糊的形式來進行它底活動，它往往還戴着「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底假面具呢！所以在這種條件之下，要揭破唯心論的思潮並跟這種思潮作鬥爭是比較得很困難的。例如新康德主義很技巧地表現於孟塞維克破壞黨人盧賓的經濟著作上。盧賓在其勞動價值論大綱中，把價值底社會形式跟它底物質內容脫離開來，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分裂開來，從交換形式中劃出了經濟的規律性，——所有這些爲布爾喬亞「社會學」學派所固有的特點，在盧賓底方法論中找到了它們底隱庇所，直到比較很遲的時候，它們纔遭遇了應受的打擊。

黑格爾式的抽象的唯心論觀點，則在孟塞維化唯心論底代表們底社會觀和歷史觀上，得到充分的反映，他們忽視歷史唯物論爲一完整之理論——反映社會諸形態之發展過程的完整理論，而把它解釋爲抽象的「方法論」了。在他們底觀念中，歷史唯物論之邏輯的形式支配着它底物質的、具體歷史的內容。同時，他們對於唯物史觀之真正具體的問題，則絲毫不加注意。所有這些，使孟塞維化唯心論者康德主義式地隔絕社會形式和物質內容，按照康德主義者列克爾特（Meierort）底精神去了解社會形態的「特殊性」和它們底特殊法則，和積極地擁護和暗中傳佈盧賓的社會形式底「內在」發展論這種

康德主義的思想。

因此，在歷史和社會理論底各種問題中，揭破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盧賓主義、李亞沙諾夫主義、德波林主義等等，是現今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唯物史觀的鬥爭中所提出來的最急迫的任務之一。

托洛茨基主義底歷史觀和托洛茨基底全部方法論，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掩飾得不高明的唯心論和機械論之折中主義的結合。這裏，在歷史唯物論底托洛茨基的曲解中，發生主要作用的還是唯心論——主觀主義和主意識（Voluntarism），就是說，對客觀條件估計不足，不了解歷史發展底具體階段，抽象的公式主義，主觀主義地「跳越」個別的歷史階段，企圖依靠行政的官僚主義的自由行動作為執行社會經濟政策的根本手段，過分估計領袖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而反輕視了羣衆底力量。托洛茨基把歷史必然性發展底全部進程看成「諸種偶然性之選擇」，托洛茨基把勞工革命底歷史簡化為「領袖」底行動，視為自己個人天才底表現。托洛茨基所集中注意的，不是勞工階級，不是勞工的政黨，不是大眾，而只是單單一個「領導的力量」。在托洛茨基底超階級的俄國專制論中，也貫徹着唯心論；在那個理論中，他大體上運用着普列漢諾夫式的俄國歷史發展底公式。他底「工人國家」底抽象觀念，又是貫穿着唯心論的；托氏在一九〇五和一九二一年的職工會問題的討論中提出這一抽象觀念時，他顯然忽略

了農民問題和勞工專政與農民的互相關係問題。在托洛茨基的「超工業化」計劃中和他底社會主義文化和布爾喬亞文化底抽象的對立中，也表現着同樣的唯心論，同時他還根本否定了普羅文化之歷史的戰鬥作用。

除此以外，在托洛茨基主義之歷史的和經濟的觀念中，我們又可發見庸俗機械論底觀點：不了解馬克思主義底哲學和歷史理論之間的連繫，而把馬克思主義解作「社會的達爾文主義」；發揮宿命論式的孟塞維主義的生產力發展論，而把生產力簡化為技術一種；把階級矛盾和階級剝削這一類概念，從資本主義底環境機械地遷移到過渡時期底工人和農民兩大社會階級底相互關係中去，認為社會主義發展底內部力量完全依靠外部力量，依靠世界革命底力量來決定的那種見解，由此而產生對於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底可能性的不相信。認為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性之作用業已削弱等等。

凡此種種見解和理論，都是以庸俗的機械論做它們底方法論基礎的。

歷史的主觀主義和唯心論，再加上它們與機械論的結合，這是大戰以前時期的「左翼」社會民主派（如盧森堡、派爾、扶斯）社會方法論底特質，同時又是今日「左翼」社會民主黨人和西歐托洛茨基主義者（科爾賓等人）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現階段上的「左傾」機會主義者所特有的方法論上的

特質。

蘇聯底步入社會主義底時期，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建築底完成，當局底決定建設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之偉大的歷史任務，——在這樣一個歷史時期內，我們面前提出了歷史唯物論領域內的極重大的理論任務，這個歷史時期，把我們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理論底一切問題的理解，提到新的高度了。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底發展，第二屆五年計劃時期內消滅階級底任務，勞工國家之今後的任務，勞工政黨之歷史的作用，城市與鄉村對立形勢之消滅，技術改造底任務，創造消滅勞心與勞力之對立的前提等等，——關於這種種一切的問題，都應從歷史唯物論上得到正確的解答，並且在對這些問題作解答的過程中，應當跟歷史理論問題中各種各樣的機會主義作不妥協的鬥爭。

第二章 社會經濟形態 · 生產力與生

產關係

第一節 社會經濟形態底概念

一切布爾喬亞社會歷史科學，在它底各個發展階段上，其特質就在它不會和不顧客觀地、唯物地觀察社會，同時又不會和不願了解內在於社會而使它與其他自然界相區別的那些特殊的發展法則。

在布爾喬亞和小布爾喬亞社會學家和歷史家底觀念中，社會生活之客觀的、唯物的、不依賴人底理想動機而獨立的基礎——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完全不存在的。布爾喬亞科學不能够在異常複雜的社會現象中劃分出重要的和不重要的現象來，指明出發展底基本動力來——揭露那被社會底政治的和觀念的形態所遮蔽着的社會經濟本質。過去的哲學家 and 社會學家，往往把他們對全部社會生活的研究限制於社會底政治和法權形式底研究，同時，他們解釋國家和法權底形式，是某些人類觀念底產物。布

爾喬亞科學，一般地總是認定意識、理想、動機和目的底存在，是社會跟其他全部自然的唯一的區別。它根本看不到人與入底社會關係之質的特殊性，看不到社會發展底特殊法則。在布爾喬亞社會學中，祇存在着各個別的人和這些個人底目的、觀念、企圖；它以為人們是靠意識底幫助纔結成相互關係的，同時也就形成了社會。布爾喬亞科學是從各個單獨的個人和他底意識中發去了解社會生活之性質的。組成社會的人們，被布爾喬亞社會學者設想為個別的、互不依賴的「平權的」一個人。布爾喬亞社會學並沒有把這些個人看成歷史上一定的社會關係底成員，他們不知道實際上確定每一個人之性質和特性的，正是這種社會關係，他們因而就沒有把這些個人看成社會階級底成員。布爾喬亞社會學家觀察社會的態度是個人主義的和自然主義的（即生物學觀的）他們作為研究社會之出發點的人，在他們底理解中，是一個自然界的實體，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實體。他們認為人類具有天生的性質和志趣，而這種性質和志趣是「一般」人所具備的天性，然而實際上這正是現代資產者底思想啊。

在這樣一種研究社會生活的態度之下，布爾喬亞社會學者往往把社會跟國家和法權等同起來，這不足為奇的。費希特和黑格爾會稱公民社會為「需要和理性底國家」就是說，認為社會是隸屬於國家的下級形態。現代布爾喬亞科學也正是遵照這一政治的和法權的社會觀來下社會底定義的。有名的

德國法律家和俄國斯特魯威布爾迪科夫等人底啟發者斯坦姆勒 (Stammeler) 認為社會生活底基本標徵在於它裏面存在着法律的調節。照斯坦姆勒底意見，在社會中我們應當把它底「物質」經濟和法律區別開來；這裏，斯坦姆勒把經濟了解為生產底技術，把法律了解為社會生活底「形式」。照他底意見，法律就是維繫人與人底關係和「調節」歷史發展之性質和目的的工具。

現代布爾喬亞法西主義的理論家，固然想把社會解釋成爲一個整體，想了解人與人底社會關係，但是他們也在法律和道德的力量和理想中，在非地上的精神力量中，在上帝中，找尋這種關係所由產生的原因。例如經濟學者斯多爾茨曼，「社會學派」經濟學底代表，他認為社會的調節就是「基本道德力量之實體的積集」是「道德理想之積集」。法西主義的社會學者斯班，也認為「經濟是精神生活之外部的表現形式」；照他底意見，社會這一個整體，是因「創造的，激起生命的力量」而發生的，是由神的實體底火花所引起的。

毫無疑義的，社會歷史與自然發展底重大區別之一，是在於歷史中存在着人底活動，人底意識作用。人們爲各種信念所推動，他們規定出一定的目的來進行活動。凡是刺激起人底行動的一切，都必須經過他們底頭腦，同時又反作用於他們底意志。但是這一種情形，意思並不是表示人們底理想動機和目的在

這裏是基本的，並不是表示它們決定了客觀的社會關係、歷史發展底法則。

在歷史上在我們以前的一切世代中，在各種矛盾的社會形態中，向來不會有過對於社會發展底物質條件和客觀法則之正確的理解，各個個人和階級底志趨都互相衝突着，沒有統一的計劃使它們一致起來。所以，各個入底意識、道德的理想，以至於法律標準，對於社會發展底進程，都祇有不很大的反作用。只有勞工階級底社會革命使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成爲可能，這種建設是根據社會物質條件之深切的認識，根據實現勞工專政底計劃與新社會發展底客觀法則之一致來進行的。歷史唯物論跟一切布爾喬亞唯心的社會學相反，它指明了不受意識支配而獨立的社會關係之客觀的、物質的根源，藉此以說明國家和法律標準底發生，人類的目的和意向底發生，它們都是不依賴「理想的原素」而獨立發生的；同時它又說明人類意識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革命的社會階級手中革命理論底作用和意義，以及各種社會歷史條件中所發生的那些變化。

布爾喬亞社會學說底自然主義、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其社會根源是在布爾喬亞社會本身的組織中。隨着商品資本主義生產和自由競爭底發展，商品所有者個人就解除了過去那種自然的連繫——人跟氏族和公社的連繫。這樣，個人似乎離別的許多人而獨立了，他們都以「自由的」、「平等的」、「商品所

有者底資格，與他對立着。因此，布爾喬亞科學是以個別的個人爲出發點的。——是從他底願望、興趣和他們所追求的目的出發的。實際上他們所說的這些個人，都是布爾喬亞性的個人和他們底階級利益和布爾喬亞的理想。在這一階級基礎上，產生了一切所謂十八世紀底「魯濱遜主義」——即布爾喬亞經濟學者關於社會的一種觀念，依照這種觀念，以爲某一單獨的獵人和漁夫脫離了其他許多人底社會而進行勞作的。布爾喬亞經濟學者集中注意去研究的，只是激起這種單獨個人之行動的那些動機和志趣，研究社會時，從主觀主義見解和個別資產者底自利主義要求出發的那種嘗試，在一切晚近布爾喬亞社會科學中都保持着的，例如布爾喬亞經濟學底心理的「奧大利」學派，便是一個顯明的實例。

馬克思說：「在布爾喬亞社會中，社會關係底各種不同的形式，對於各個人只表現爲實現他私人目的的手段，表現爲外部的必然性。然而產生這種觀點——互相隔離着的個人底觀點——的時代，恰正是最發展的社會連繫底時代」（見政治經濟學批判）現今的法西主義者已不能閉起眼睛來裝着不看見這些連繫底存在，然而，我們已經指出過，他們仍然在上帝的意志中找尋這些連繫底解釋！

跟布爾喬亞科學底個人主義、自然主義和主觀主義有不可分裂之連繫的，還有一個特徵——就是布爾喬亞社會觀底極端抽象性。「什麼是社會？」「什麼是社會過程？」——布爾喬亞歷史家和社

會學家這樣發問着，可是他們用關於人底「本質」關於人底「本性」的討論來解答這些問題，這些從布爾喬亞社會條件中產生出來的論斷，照他們底意見，應當對於一切歷史時代，對於一切民族有着一般的、永久的、不變的意義。這樣，他們把社會關係和社會組織底法則跟一般的自然法則看成同樣的東西了。布爾喬亞科學不去研究真實的、歷史的、變遷着的社會聯繫和關係，而把一切歷史的區別都包括到一般的人類法則中去了。照馬克思底說法，社會的生產被布爾喬亞經濟學者設想成爲「自然界底永久法則範圍中的例外了，這種自然法則是不依賴社會歷史的。他們在遇到適當機會之時，企圖把布爾喬亞的社會關係看成社會底永久不變的自然法則……」（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

小布爾喬亞的社會學家也在那裏談什麼「社會一般」、「人底一般本性」等。有名的民粹派思想家米哈羅夫斯基（Mikhailovsky, N. K.）認爲探討「社會一般」和「人底一般本性」是他底主觀主義社會學底最重大的任務。他認爲研究社會時，我人必須說明使「人類天性的要求」能夠得到滿足的那些條件。民粹派認爲這樣理想的社會生活就是舊時的農民公社，他們沒有注意到這種公社跟族長社會的經濟、跟封建的社會關係之歷史的連繫，也沒有看到這種公社之隨資本主義之發展而解體。

現代社會法西主義在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說底歪曲中，與這些布爾喬亞和小布爾喬亞的立場，相距

也不甚透。如考茨基，在社會底理解中，姑着顯然折中主義的、實際上同樣主觀主義和自然主義的立場，只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和詞句來稍稍加以掩飾罷了。考茨基開始就把人分爲三種實質：自利的實質，亦即自然的實質；社會的實質，和性的實質。考茨基完全隔絕地觀察這些「人性」底每一方面底發展法則。他不看見社會生活過程中這一切原素之實在的統一，也不知道它們底統一在每一歷史階段上的特殊性是由一定的社會關係來決定的。恰恰相反，考茨基以爲社會關係不過是社會本能底表現，這些本能在動物界中就已發生了；他解釋社會聯繫爲社會成員之意志與思惟底結合。在考氏所著唯物史觀一書中寫道：「社會底重要聯繫，最初是由社會本能來造成的，而且在社會成員底利益上，思想上和意志上都相符合的。從那在習慣中所固定的「意志底統一」發展了法律家底法理。考茨基跟斯坦姆勒爭論中所持的意見，只是考茨基以爲社會構造底基礎不是立法的標準而是習慣，「習慣的法律。」然而實質上他所持的社會觀是跟斯坦姆勒一樣的反唯物論的。布爾喬亞法律的社會觀。例如考茨基說明人類社會底原始狀態是「民主」而不是「專制」，在這裏考茨基想藉此把他底純粹布爾喬亞的觀念，布爾喬亞民主和布爾喬亞法權之永久性和不變性底觀念拖了出來，以便對抗爲它所仇視的勞工階級的專政。

馬克思主義堅決地駁斥布爾喬亞的主觀主義和它底先天觀的、抽象教條主義的「社會一般」底

講論，假如我們以個體爲出發點，以組成社會的各「個人」爲出發點，那末任何正確的社會觀都得不到。同樣的，假如我們像康德主義者那樣完全放棄研究社會生活之客觀的、不依賴意識而獨立的法則，我們也就得不到社會生活之正確的認識。我們應當估計到每一歷史現象底一切具體的特點。但是，列寧指示說，我們同時還應當把「一般科學的反復性標準」應用到社會關係上去，而這樣的應用於社會學，是布爾喬亞主觀主義者所拒絕的，可是這種反復性底標準使我們有綜合歷史現象之可能，有揭露個人意向之社會基礎的可能。爲了這個目的，馬克思主義就從一切社會關係底總體中，特別劃出生產關係來，指明生產關係是客觀的社會基礎，是社會底經濟結構。馬克思底出發點不是個別的個人，不是許多的人，而是爲社會關係所決定的物質的生產。然而個別的個人在生產過程中相互間發生的生產關係不是永久的，也不是生產關係「一般」(productive relations "in general")。在社會現象中我們發見了反復性和非反復性之辯證的統一。社會關係跟着生產力底發展而變化，同時社會生活底法則則跟着這些關係底變化而變化，因而社會底全部性質也就隨之而改變了。社會常常具有一定的質的特殊性，總常常是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馬克思說過：「諸種生產關係，整個地說形成了所謂社會關係，形成了社會，而且是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特殊的、它所獨有的性質的社會。古代社會、布爾喬亞社會

就是這樣的生產關係底集合體，這些生產關係底集合體底每一種，同時都表示着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特殊的階段。」（馬氏著，雇用勞動與資本。）

這樣，馬克思和恩格斯駁斥了布爾喬亞教條主義的「社會一般」底定義，而創造了社會經濟形態底概念；所謂社會經濟形態底概念，就是處於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底概念。他們視社會經濟形態底發展和更替爲自然歷史的過程，這就是說，這種過程底發生是按照必然的規律性的，而且到今日爲止，它像自然現象一樣，是不受人類意識底支配而獨立發生的。布爾喬亞學者所設想的互相隔絕的、單獨的個人底思想，不但不能給一個關於社會生產關係之正確的觀念，而且自身還得從布爾喬亞社會底生產關係中去找解釋。馬克思會着重地指出，人不僅是「社會的動物」（亞歷斯多德早就這樣設想了），而且是在社會中纔能個別生存着的。但是由獨立的、「平等的」商品生產者所組成的布爾喬亞生產關係並不是永久的，也不是理想的，它們是歷史的、暫時的組織。

關於「什麼是社會？」這個問題，列寧對於俄國民粹派底先天觀的抽象論調，做了極嚴烈的批判。列寧質問民粹派說：「你們連一個社會形態也沒有研究，特別是你們甚至連這一概念都沒有規定，試問你們從那裏得來關於社會和進步的概念呢？」列寧又指出道：「這樣的方法，只會被英國商人資產者觀

念或俄國民派底庸俗社會主義理想家底社會觀利用去，再不會發生多一點的作用。」列寧認為馬克思最偉大的功績就在於「馬克思從事實底分析開始，而不從最後的結論開始，他從個別的歷史上一一定的社會關係底研究入手，而不從「這些社會關係一般地講來是什麼」這個一般的理論問題底研究入手。」（見何謂人民之友？）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所下的社會底定義，徹頭徹尾地貫徹着歷史主義（或作歷史觀）。它同時又是應用唯物的宇宙觀和方法底一個模範。在每一社會經濟形態底研究中，馬克思主義所拿定的出發點是一定的取得生活資料的方法，或者照馬克思底說法，是一定的物質生活底生產方式（the mode of production of material life）。一定的社會性的生產，是物質的生產，是物質的生活資料底生產，即為維持人類生存所必需的物質資料——食物、衣着、住所等等；沒有這些東西，人類社會本身底存在就成為不可想像了。這些必需的生活資料和為它們底延續生產所必需的生產工具之生產與再生產，形成了現存人類社會底物質生活，它底全部精神生活底首要條件和物質基礎。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發見的人類歷史底運動和發展底總法則。

但是我們上面已經指出，物質生活底生產方式不是永遠一樣的；它們跟着生產力水平底變化而變

化，這種生產力底水平，在社會發展底一定的歷史階段上，有着一定的高度。隨着社會生產力底變化和增長，物質生活之歷史上一定的生產方式和與它相適應的，每一種特殊的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關係，也就發生變化。在這種生產關係中，人們在物質生活底生產過程中互相對立着。這些物質的，歷史上一定的社會關係，是在生產過程中形成起來的，而且直到今日爲止，向來是不依賴人們底社會意識而形成的。這些基本的社會關係（即生產關係）恰恰適應着內在每一社會形態的各種特殊的發展法則和運動法則。

歷史地變動着的，歷史上一定的生產關係底體系，一定的經濟組織——這就是每一社會經濟形態之客觀的，物質的基礎。生產關係——不是各個人底關係，而是參加生產過程的一大羣人底關係。在矛盾的階級社會中，生產的物質的關係——這是在歷史上一定的生產體系中地位各不相同，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各不相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作用又各不相同的諸社會集團底關係。這就是說，它們各不相同的地位使一個社會集團可以佔取另一個社會集團底勞動。這是諸社會階級間的關係。

「物質生活底生產方式，——馬克思寫道，——決定着社會、政治和精神一般的生活過程。」取得生活資料的方法和跟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底總合，是研究社會生活時的出發點。但是作爲社會基礎的經

濟組織，還不能代表社會經濟形態全部概念。照列寧底說話，馬克思所以能描寫出「某種社會形態底活的景象」來，所以能說明資本主義形態「爲活的社會形態——有着各方面的生活，有着存在於生產關係的階級矛盾之事實的社會的表現，有着維護資本階級統治的布爾喬亞政治的上層建築，有着自由平等的布爾喬亞觀念，有着布爾喬亞的家庭關係」（列寧全集卷一）是因為他不限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底分析，而還要在這副骨骼上充實以血和肉，研究適應着這種生產關係的政治和思想的上層建築。只有在社會底經濟基礎和適應着它的上層建築（政治的和觀念的形式底上層建築）之具體的統一中，每一種社會經濟形態纔成爲一個整體，成爲一個活的「社會生產的機體」（馬克思語）

（一）生產方式和與它相應的諸生產關係之總合，爲社會組織之物質的基礎；（二）社會之辯證法的定義，常常處於一定的歷史階段上的社會，在每一歷史階段上，它具有一定的特殊的發展法則；在階級社會底條件之下，有它底一定的階級組織；（三）形成活的社會生產機體的社會生活各方面底內部具體的統一——基礎和上層建築底統一——所有這些，就是馬克思、列寧的社會經濟形態觀底主要特徵。馬克思的社會理論中，從頭到尾貫徹着唯物辯證法，後者是這種社會理論底方法論基礎。列寧極簡單地解釋道，「拿住一個一切人類社會生活之基本的事實作爲出發點，這個事實就是取得生活資料的方法；它

連繫着在這種生活資料取得方式影響之下所結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在這些關係（馬克思稱之爲生產關係）底體系中指出穿着政治法律形式和某種社會思想之外套的社會基礎。每一個這樣的生產關係底體系，依照馬克思底理論，都是特殊的社會機體，它有它底產生、動作和過渡到更高形式、轉變到另一種社會機體的特殊法則。（列寧全集卷二）

這樣看來，社會經濟形態是社會底經濟形成底整個的歷史時代（馬氏語），它底發展底一定的歷史階段，一種活的社會生產的機體。例如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布爾喬亞生產的階級關係，布爾喬亞國家和法律，布爾喬亞意識形態。在社會經濟形態和經濟組織之間，不可以放一個等號的。一定的生產關係底總合，社會底經濟結構，無疑地是社會形態之物質的基礎，因而也是它底最重要的標徵，列寧有時用「經濟組織」這個名詞來代替社會形態底經濟結構。然而社會經濟形態底概念，並不祇包括經濟結構一種東西。列寧在他論糧食稅那篇著名的論文中指出，在過渡時期經濟中有五種經濟組織或經濟成份（指革命後的蘇聯——譯者）其中的一部分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是表示在當時的蘇聯並沒有完整的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形態，而是表示存在着這兩種形態底鬥爭。一部分經濟成份本身尚不能形成任何一個歷史形態（例如列寧所指出的特種國家資本主義底形態）底物質基

礎，或者可能跟各種不同的經濟形態（小商品生產，自然經濟的生產）底發展相連繫着。

經濟組織底概念，某種生產關係形式底概念，就其內容言，是一個比社會形態底概念更貧乏的概念。歷史上社會經濟形態底數目是比較得有限的。我們知道只有原始社會，古代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可是馬克思主義卻知道有更多的經濟組織（指各種生產關係形式而言），它們或者成爲過去的社會形態之經濟結構底殘餘（例如過渡時期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或者成爲新社會形態底胚胎，或者成爲比較複雜的經濟結構（例如商品生產）底各個原素，或者亦可成爲某一社會形態（例如農奴制這種封建主義形態）發展中的各個階段。有的時候，各種經濟組織同時共存在一種社會形態中，不過它們必須受着一種統治的或領導的經濟組織底支配。例如，今日有許多國家，封建關係底殘餘往往跟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形式交編着，跟帝國主義剝削形式交編着（日本即其一例）。

爲着正確的理解馬、列主義的社會形態論，還須提出重要的原則，就是歷史的形態形成進步的社會發展階段——從較低的進步到較高的階段。馬克思說到「社會底經濟組成之進步的時代」，列寧則着重地指出「社會形態產生變動和過渡到更高的形式，轉變爲別一個社會的機體」。歷史唯物論所研究的不是個別的、零散的、互相隔離的社會形態，而是「諸社會形態之自然歷史的發展過程」，歷史唯物論

照列寧底說法，「說明了如何從一種社會生活底形態發展出另一種更高的形態來，例如從農奴制發展出資本主義來」（列寧著，馬克思主義底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

從一種形態到另一種形態的發展，從社會底低級形態到高級形態的轉變，社會形態之進步的發展過程，社會發展底歷史階段——這樣就形成了歷史過程底一致——人類社會發展底總進程和它底特殊的、歷史上一定的形式。我們不能把社會形態底概念跟各種具體的社會形態底運動、發展分離開來；社會形態不可在它們底運動和發展以外去研究的。

因此列寧嚴格地區別在這種社會形態底運動中的兩個要素：第一是從一種形態轉變為另一種形態、從一種形式過渡到另一種更高的形式之質的突變；第二是同一社會形態底發展過程，然而在這一個社會形態、這一生產關係底體系底一切基本徵候都保持着的時期以內，我們還得研究它底各個發展底階段。為資本主義之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並不是個別的特殊社會形態，而祇是資本主義形態發展底最後階段。同樣的，農奴制並不是與封建主義有區別的一種獨立的社會形態，而只是封建關係發展底特殊形式。

在另一方面，重要的是不要混合各種社會經濟形態底法則和特點，不要把一種社會形態底法則機

械地轉移到另一形態上去，不要用抽象的，「一般的」社會底定義去抹煞各個社會形態之特殊的特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當堅持兩條陣線上戰鬥的立場。我們不要忘記，每一個社會形態——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布爾喬亞社會——是一般的人類歷史發展中實地上特殊的，同時又進步的階段。在每一個社會經濟形態底特殊法則中，雖然它們有着很深刻的質的區別，卻表現着歷史過程底統一和連繫，表現着歷史運動之一般的唯物的法則，這種法則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底序文中所闡明了的。

機械論者實質上完全不了解社會經濟形態這一個概念。波格唐諾夫曾經說過三種「基本的經濟模型」，說過「分散的自然經濟」，「交換經濟」和集體主義，他完全忽略了社會形態在生產方式和階級相互關係上的質的特殊性。布哈林站在他底社會學的經院主義底立場，解說社會為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作用底最廣大的體系，把它解說為社會「一般」，擦去了各個社會形態底特殊法則之間的界限。雖然他有的時候也談到社會形態，但是他沒有給它們以真實的、具體的、階級的分析，為研究階級社會所必需的分析。布爾喬亞社會，過渡時期經濟，社會主義社會——所有這一切各不相同的經濟組織和這些經濟組織底總合，照布哈林底意思，都只是「社會體系和環境底均衡」之一般法則之各種不同的表現。照布氏底意見，這些一般的法則是表現於人羣之不同的「配置」（在空間和時間中）。布哈林為想證實他

這一個社會均衡底理論，就援引資本主義生產底各個領域趨向於均衡的傾向，作為左證。布哈林忘記了一點：這種傾向，照馬克思底意見，只是「對於這一均衡經常破壞的反作用」，而是資本主義法則底自發性。使然的，而且只有靠自發的力量，纔能保持暫時的穩定。布哈林還把這個傾向（即自發地趨向於均衡的那種傾向——譯者）轉移到蘇聯的過渡時期。經濟底發展上去，把它當作這種經濟底基本法則了。不理解馬克思、列寧的社會經濟形態底學說，是布哈林所擁護的右傾機會主義底全部思想體系底出發點之一。

普萊奧、布拉順斯基在他底新經濟一書中，也走着同一的道路——機械地混合資本主義和過渡時期底規律性之道路。新經濟這本書是托洛茨基主義之經濟的綱領。普氏在那部「偉著」中，說明了「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底法則」，他認為這跟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相類同的，它（「社會主義底原始積累」）也要靠剝削農民的方法來達到的。

然而我們必須着重地指明，在階級社會中，論社會形態的學說是跟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鬥爭論和社會革命論不可分離地連繫着的。馬克思和列寧所說的社會生產的機體，與植物和動物的機體絕無相同之點。布爾喬亞社會學底有機學派往往竭力誇大動植物有機體之「和諧的」組織，他們每每根據這種

「和諧性」來解釋階級社會中各個階級利益底調和與職能底統一。

列寧曾經指出，在布哈林底過渡時期之經濟一書中，「社會體系」、「社會形態」——這些都是不充分的具體的，假使沒有階級和階級社會底概念的話，階級社會形態底發展底規律性，就是社會鬥爭底規律性。所以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底發展法則同時又是它底必然崩潰底法則。這些法則促進這一社會形態內部矛盾之發展和尖銳化，使它們變成不可調和的矛盾。因此它們促成社會革命，使現存社會形態變為另一個社會機體。

不論右翼機會主義者或托洛茨基主義者都不了解過渡時期經濟之質的特殊性——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殊性——不了解過渡時期階級關係之特殊性和發展規律底特殊性（這種規律已經不是自發地調節着，而是由日益發展的計劃性調節着的。）

社會經濟形態理解中的機械論錯誤之極顯著的表現，就在馬克思主義歷史陣線上的討論中；這裏是指的杜勃羅夫斯基 (Dubrovsky) 和其他歷史家關於農奴制、關於蘇聯經濟性質等問題所發表的言論。杜勃羅夫斯基按照人們在技術生產過程中的「配置」劃分為九種社會經濟形態，同時，他把族長經濟、農奴制、「小生產者經濟」和過渡時期經濟，都看作特殊的社會經濟形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

經濟形態之「不正確的了解，使杜勃羅夫斯基歪曲了社會鬥爭底理論，並得出了許多政治上不正確的機會主義的結論來。杜勃羅夫斯基不把農奴制了解為封建的經濟組織所特有的形式，而把它了解為完全特殊的一種社會經濟形態。依照他底理論來說，在封建制度之下農民是自由的，他們在公共的土地上工作，也有積累底可能；可是杜氏認為在農奴制之下，同樣一個農民就完全依賴着土地佔有者，他替這個土地佔有者耕作而把自己的剩餘生產品送給土地佔有者。

杜勃羅夫斯基底錯誤在於他忘記了階級底關係，大地主和農民底關係，這種關係是建立在地主底佔有土地和他們加於農民的超經濟的迫索之上的，——這樣的社會關係在封建制和在農奴制之下是完全一樣的，杜勃羅夫斯基只是機械地根據外部的徵候——技術生產過程中的人們不同的作用和不用的「配置」在當時那次歷史的討論中已經弄清楚，杜勃羅夫斯基底這種錯誤，使他得到了下面一個概念：俄國的農民，在半農奴制（這是革命前的狀態）之下，沒有絲毫積累底可能。這個錯誤又引導他去否認俄國布爾喬亞革命底兩條道路，純孟塞維主義式的否認俄國農民發展之美國農戶式的道路，以及設想十月革命為頭一次在俄國農村中開闢資本主義道路的革命。杜勃羅夫斯基把蘇聯過渡時期的經濟理解為獨立的經濟形態，這種觀念也是同樣地毫無根據的。這樣的見解，抹煞了蘇聯經濟底過渡性，抹

煞了它裏面資本主義成份和社會主義成份底鬥爭，也抹煞了我們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而作的鬥爭底意義，杜勃羅夫斯基又說：「大農村經濟之純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在過渡時期中是不適當的。」這樣我們看到，關於社會經濟形態的學說之不正確的理解，使杜勃羅夫斯基得出了各種機會主義觀念底整個體系來。

對於馬、列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發展的學說底曲解，也是孟塞維化的唯心論底一個特點。首先應當指出，孟塞維化唯心論者在其機械論批判中所竭力着重申述的一點，社會形態底概念，在他們理解中是帶着抽象邏輯的和唯心的性質的；他們不從實在的歷史發展和變遷中去觀察社會形態。例如照盧波爾（孟塞維化唯心論者之一——譯者）底意見，「社會底具體概念跟方法論上的（！）發展概念配合起來，就得出社會形態底運動，而且是進步的運動」（盧氏著，列寧和哲學，一〇五頁。）

這裏我們見到了一個抽象的「方法論化」底顯著的模範，唯心地以概念、抽象「前提」之邏輯的運動來代替社會形態之物質的運動和發展。德波林、卡列夫、盧波爾等人是常常用這樣的邏輯概念去應付歷史發展底各種具體問題的。孟塞維化唯心論者，正跟機械論者一樣，他們不了解社會發展中一般和特殊之辯證的統一。不過兩派中間有一點區別的：機械論者在「社會一般」底法則中擦去了各個社會

形態底這種特殊法期之質的特性，相反的，孟塞維化唯心論者則忘記了社會發展之一般的唯物的法則和全部歷史過程底連繫性和統一性，他們只看見個別的、互相分離的社會形態及其特殊的法則，他們在社會生活底研究中，把特殊的與一般的對立起來，忘記了特殊跟一般之不可分裂的連繫，忘記了每一社會形態是「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卡列夫對於社會下這樣一個唯心的定義，照他底說法，「馬克思的社會定義所講的不是社會一般，它所着重指出的不是一切時代所共同的而歸根結蒂對於實際的認識只有極有限的意義的徵候，它所着重指出的，恰恰是真正決定社會的那些特徵」（見歷史唯物論之科學）這樣一個關於社會特殊法則的唯心的觀念，抹煞了社會底物質生產的基礎，促成了對於社會發展過程的不能了解和由一個社會形態到另一個社會形態的轉變底不能了解。例如盧波爾把蘇聯底過渡時期經濟看成一種特殊的社會經濟形態（見盧著，列寧和哲學，頁一一七。）孟塞維化唯心論者是狹窄地經驗主義地解說社會底概念，他們根據各個社會形態底特殊徵質，作為給社會下定義的出發點；他們主張把所有這些特徵都包括到社會底一般定義中去。譬如盧波爾就把社會底概念跟階級社會底概念看作同一東西了。照他底說法，「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定義應當是包羅一切的，但是應當內部包含着生產的階級關係底概念和通過一些關係的一切個別的現象」（盧著，論右傾之理論根源問題）

孟塞維化唯心論者又傾向於重視社會發展中的漸變性：他們借用了「社會變形」這一個布爾喬亞概念，用它來代替矛盾的社會發展底辯證法，並分裂了經濟基礎和政治上层建築在這種社會形態發展中之具體的統一。德波林向庸俗的進化論進了一步。照德波林底說法，歷史的唯物論「指示出一種社會組織如何變形為另一種更高的形態」。照德波林底意見，帝國主義在政治關係上說是反動的，「在經濟關係上卻是一種進步底表現」。因為在帝國主義時代，「生產變成日益社會化了」而在這一基礎上，自由競爭「就被壟斷所代替了」。德波林恰恰根據這一點意思而把帝國主義解釋成由舊的資本主義過渡到新的社會經濟形態了。然而照列寧底意思，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形態底最新階段，而壟斷之所以成為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它更高的組織，只是因為與壟斷並存的還有競爭，而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壟斷就產生了「許多特別尖銳和巨大的矛盾」。列寧的思想中這一種革命的內容完全被德波林割去了。

第二節 自然和社會·勞動過程

布爾喬亞社會科學對於社會關係底本質問題不會給一個正確的回答，這是前面已經說到了的。因為這樣，所以它關於自然和人類社會底相互關係，也不能持有一個正確的觀念。

在一派布爾喬亞理論中，我們看到它們把社會和自然抽象地等同起來。這派理論就是社會學中的自然主義和機械論。這派社會學把社會看成機械的混合體，看成許許多多人的軀體底總和，看成許多物理的、生理的、生物的特性底總合。他們把社會生活看作生物界底特殊場合了，看作一般動物所具有的社會本能之特殊表現了。

另外一派布爾喬亞社會學則持着公然唯心論的觀點，它把自然和社會抽象地區別開來，完全地分裂開來了。在這種場合，社會生活被想像為這樣的一種東西，即不能靠自然科學所依靠的那些一般概念來認識的一種東西。依照這派理論來說，他們不應當確定社會現象底原因；社會現象不受任何法則支配；我們對於這些現象，只能從「目的」底觀點上去觀察，從「道德責任」底價值上去觀察它們。這些便是新康德派和其他主觀主義者底見解。

馬克思主義確定了自然和社會之辯證的統一，就是說，包括它們底一切區別，包括社會現象之全部質的特殊性的一致。馬克思主義認定人羣底社會生活中存在着「一種特殊的質」地，這種質地是不能用物理學、生理學、生物學等等自然科學底觀念去認識它的。社會的人不是簡單地生物學觀點觀察之下的有機體，社會則並不是這些有機體底總合；跟人底自然方面比較起來，社會便是另一件新的東西了。我們只

有通過特殊的社會連繫和社會規律性底認識，總能認識社會生活；這種社會連繫和規律性只是內在於社會的，它們表現着社會底特殊性，跟其他全部自然界不相同的特殊性。但是馬克思主義同時又承認，人類底社會歷史生活底特殊連繫和法則是跟自然界底總法則相統一的，它們和這些總法則並不是絕對分裂的。這裏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應當是社會發展法則和原因之客觀的認識而不是主觀的「目的」和「價值」底估定。

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底統一是在社會勞動過程中實現出來的，這種過程就是人類全部歷史生活底基礎。馬克思說：「勞動首先是人類和自然間所進行的一種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類靠他自己的活動來決定，調節和統制他和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他自己以自然力量底資格來同自然底物質相對立。爲要取得適合於他自己生活需要的一定形式的自然物質，他就把那屬於他自己的軀體，自然的力量，手和足，頭腦和四肢都動作起來。靠着這一種動作去影響外界的自然並改變着它，他同時也改變了他自己的本性。」

在這一段經典式的文句中，馬克思指示出如何在自然底總法則基礎上在社會勞動過程中造成了社會生活之質的特殊點。這裏馬克思把勞動過程之一般的和簡單的要素指示出來了（這裏他關開

了任何社會生活形式底關係，而把勞動過程看作人類生活之永久的自然的條件。人類這個自然的實體，是跟「自然底物質」對立着的；他同樣的又是一種「自然底力量」被視為自然過程（物理的、化學的、生理的等等過程）的人類的勞動，是人類運用自己的自然機官的過程，是人類和其他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過程。換句話說，人類從自然界取得爲他底自然的生存所必需的物質。但是在這一人類與外界自然底物質交換過程中（這一過程是靠人底自然軀體底活動實現出來的），已經發生了人類勞動之質的特殊性；它跟其他全部自然界中所發生的，跟其他動物和植物的有機體界所發生的物質交換，有着極深刻的區別。

這種人類勞動之質的特殊性，就在人類底社會勞動是一個有意識的過程，是有一定目的方向的人類意志之表現。人類靠他自己的活動來「決定、調節和統制」人與自然間的物質交換。這種形式底勞動——這完全是人類所獨有的勞動形式——跟某種動物，如蜘蛛、螞蟻、蜜蜂等等底「勞動」行爲，有着重大的原則上的區別。照馬克思底說法，人類不但改變了自然所給他的物質形態，而且「他同時還實現了自己的有意識的目的；這種目的，像法則一樣，決定着他底行動底方法和性質，並支配着他底意志」（見馬氏全集，卷一，一五五頁）。

人類勞動底另一個質的區別，發生於人類和自然之辯證的關係：人類作用於「外界的自然並改變着它，同時它就改變了自己的本性。」這一人類「本性」底改變，首先就在於他底活動機關底改變，在於他創造了人爲的勞動工具。人類在勞動過程中利用着別的物體和自然力量底各種物理的、化學的、機械的性質，迫使它們發生作用。他把自然底事物跟自己的天生機關結合起來。土地、石頭、樹木、骨頭、金屬——都逐漸地成爲人類底勞動工具了，人類不但使用着自然直接給與的事物作爲生產手段（means of production），——人類還改變着自然事物底形式，使之適應於自己的活動並創造着新的勞動工具。馬克思指示道：「勞動工具底使用和創造，雖然某幾種動物也有的（取胚胎的形式），卻是人類勞動之特殊的特質。」馬克思認爲美國思想家弗蘭克林底見解——確定人是「製造工具的動物」（tool-making animal）底見解，——是正確的。人類創造了勞動工具，他把這些勞動工具當作自己的機關來跟其他全部自然界對立起來，並把它們使用到這件或那件自然事物、勞動對象上去。

人類活動底有目的性，勞動工具底使用和創造，——這便是人類勞動之最一般的特質。勞動工具底使用和創造，使得人類勞動除了自然方面以外，還有另一方面，即人類特有的社會的方面。除了人體各機關之物理的、機械的等等運動底自然過程以外，還有一種人類對於自己所創造和使用的勞動工具的關

係創造了新的、人爲的環境，在這種環境中進行着勞動的過程；創造了人與人類社會聯繫，社會的生產關係。

人不是單獨從事生產的；人底勞動總是在人羣社會中進行着的。人是社會的動物，人的生產常常是爲社會所決定的生產。生活在社會以外的孤獨人底生產——除了從前偶然有人飄泊到了無人居住的孤島上去那種極稀有的場合以外，——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人類的勞動歷史地發展着；勞動的職能日益複雜起來，隨着勞動工具底複雜化，同時發生着各個人羣集團間這些勞動職能底分配。所有這些，只有在社會中，在合作底場合之下，在人羣共同勞動底情形之下，纔有成爲事實的可能。人類的勞動常常是社會的勞動，但是它在一定的社會聯繫中，在一定的人與人類社會關係中進行着的。一切人類勞動底一般的特徵，就是人類底有意識、有目的的行動和一定的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底存在；這種特徵，在社會發展底每一歷史階段上都有着不同的表現，它每一次的表現都採取着歷史上一定的社會形式。人類社會生活，具有特殊社會的質地，它底歷史的定性。

這樣，在勞動發展底歷史過程中，發生和發展着勞動底社會方面。它跟勞動底自然方面互相貫穿着，但是在兩者（即社會方面與自然方面）底辯證的統一中，勞動底社會方面卻起着決定的作用。恩格斯

會舉原始人類底發展爲例，很明白地揭示了人類勞動底自然方面和社會方面底這種辯證的統一。恩格斯底說法，勞動是人類生存底第一個基本的條件，它是被人底衣、食、住等等各種自然要求所引起的。然而勞動在其發展過程中，給人以底自然本性（即「天性」——譯者）以反作用，促進人類這一生物形態底進化，促進他底自然要求底發展。恩格斯說，勞動「創造了人類自身。」以達爾文和他底信徒爲代表的現代生物學，確定了人類之動物的發生和發展，確定了由人猿進化爲人的發展，然而由猿到人的進化過程，恩格斯指示出來，絕對不是一個純粹的生物過程——人的機體「適應」自然環境的過程，像尋常布爾喬亞達爾文主義者所設想那樣。這一進化過程是跟人類勞動底發展同時發生，並且在人類勞動底直接影響之下發生的。譬如說，人底步行和只用腳來步行的習慣，只有當人底手有了其他的專門職務的時候纔會養成。恩格斯指示道：「手不僅是勞動底機官，而且也是勞動底產物。」只是由於勞動，由於手底適應於一切複雜的勞作和這些完善的本能底遺傳，人底手纔有今日的形式。勞動促進了人羣底團結，它促進了人類頭腦底發展，腦、手、言語機、官之共同的勞作促進了人類機體之繼續的發展。

勞動使原始人類社會與以前的人猿羣發生區別。原始動物的「勞動」形式帶着本能的性質。在原始人底勞動行爲中起基本作用的，是動物底自衛等等底本能，而不是預先確定好了的有意識的目的，原

始人類像其他動物一樣，只是野蠻地利用着自然，而沒有把自己的意志在其對自然的作用上表現出來。跟着勞動本身發展，人類底頭腦也發展起來，有意識，有目的和預先規定的人類行動，也發生出來了。這時的人，已能製造自己的勞動工具，並且把這些勞動工具施用於這些或那些的勞動對象上去了，唯心論的觀點，企圖用人類日益增長的需要來說明這一人類勞動底發展過程和勞動形式底改變。那末人類底需要爲什麼會發生和發展呢？這就不能解答了。實際上，並非需要底增長引起生產底變化，而是相反的，勞動形式底變化，生產中的變化引起了需要底增長。人類社會靠它有意識的活動改變着外界的自然，並在這一勞動底實踐過程中認識了自然，在這種勞動底實踐過程中，它不斷地碰到許許多多新的勞動工具，底製造材料，碰到許許多多人類勞動所施到的新的對象。這樣，勞動工具就變化起來和改良起來了；同時，跟着勞動工具底改變，又改變了人類勞動活動本身底性質，方法和形式，變更了「他自己的本性」。生產性質底改變，在人類中引起了新的需要，這些新的需要推動他去探求改良勞動工具的新方法。人類改變着外界自然，同時他又改變了「他自己的本性」，就是說，改變了那進行勞動過程的社會環境。這樣就是社會勞動過程底辯證法，它是全部人類歷史發展底基礎。

但是要問：在這種人類社會和自然之辯證的相互作用中，起決定作用的是什麼？——是外界自然的

地理環境呢，抑是人類社會本身底性質呢？這個問題，布爾喬亞社會學不能予以解答；而在馬克思主義者當中，也常常引起各種的糊塗觀念，他們往往演繹或那樣地歪曲着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過程觀。關於這個問題，布爾喬亞自然主義的和機械論的見解，形成了特殊的歷史社會學的思潮，這一思潮就稱爲地理的唯物論；它底最著名的代表就是十八世紀的孟德斯鳩，十九世紀的波克爾，拉特采爾，拉特郵，呵弗，密契尼科夫等人。這派社會學顯然過分估計了地理環境和一般自然環境對於社會發展和社會歷史發展底作用 and 意義。地理唯物論底方法論根源跟布爾喬亞宇宙觀底基礎有着不可分離的連繫。這種方法論根源應當從布爾喬亞的均衡論中去找尋，這一派布爾喬亞科學家認爲社會與自然之間存在着一種均衡底狀態，它決定了現存社會制度底「固定性」。這種觀念又密切地連繫着布爾喬亞思想家對達爾文學說之不正確的理解；他們把達爾文學說應用於社會，而把它當作社會對於自然之消極的適應解釋了。十八世紀法蘭西的啟蒙派學者孟德斯鳩就已提出過一個著名的原則，他說民族底歷史各有它自己的地理基礎。照孟德斯鳩底意見，每一民族底「法律精神」一定適應着一個國家底物理特質，它底氣候底特點和它底土壤底質地等等。

地理唯物論底比較晚近的代表，則詳細地發揮着這樣的一種觀點，說一國底土地、氣候、海洋、河流、山

脈等底位置、動植物底性質等，對於這個國家底人民生活、和歷史的特點，有着決定的影響。他們根據地理環境底條件，得出了某一民族接近農業、航海的自然「傾向」和他底「性格」。他底勤勞或「自然的」怠惰性來。

地理的唯物論，在自然與社會之間確定了一種均衡的狀態，在這種均衡局面之下，它認為在社會對自然條件的適應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正是環繞着社會的外界自然。全部歷史的發展，被地理唯物論者視為社會對於外界自然環境條件之逐漸的適應。在這樣的觀點之下，人類社會就被判定在這「適應」過程中僅起着純粹消極的作用了。現存的社會關係完全全依賴着外界環境底條件並為這些條件所決定。由此就得出結論來說，社會生活底法則也完全為外界自然底發展法則所決定；社會生活底諸法則，只有隨着外界自然環境底改變，纔會發生變化。

這一種把社會看成完全被動的、不變動的、同時又完全宿命論式地解釋社會發展底規律性的見解，是明顯的布爾喬亞見解。屬於這種見解的，除上面所說的以外，還有現今的社會法西主義底一派。例如孔諾夫底意見，社會勞動底技術跟自然條件有着極大的連繫（見孔氏著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社會與國家）。考茨基尚在他底早期著作中就已提出了他底均衡論。考氏認為自然界中各種動物和植物種類

之間存在着一種均衡底形勢，一種動物或植物底生存限別，種動物或植物底生存有着密切的關係；考茨基企圖在社會發展中也找出這種均衡底關係來。在倫理與唯物史觀（*Ethics and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一書中，考茨基根據這一見解，把人類社會中所發生的各種社會本能和動物界底各種生物本能看作同樣的東西了。在考氏晚近的許多著作中，則發揮了整個的社會適應自然的學說。歷史發展底全部過程被考氏解釋成社會有意識的適應（*Adjustment*）自然環境條件的過程。（參閱考氏底唯物史觀）

普列漢諾夫在歷史理論上，也犯了許多地理唯物論的錯誤，我們可以說普氏有着顯著的「地理傾向」，上面我們已經指出普氏在史的一元觀一書中過分誇大了地理環境底意義。在他底馬克思主義底基本問題中，他又公開地說：「地理環境底特性決定着生產力底發展；而生產力底發展，則又決定着經濟的，以及一切其他的社會關係……生產力底發展，歸根結蒂決定了一切社會關係底發展，而自身又被地理環境底特性所決定。」普列漢諾夫爲着證明這一原理計，就指出來說，地理環境底特性決定着供人使用，被人所生產以滿足人底需要的那些事物底性質；換句話說，地理環境底特性決定着勞動技術、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底性質。他又舉例證明道，在沒有金屬物的地方，原始人就不能跳出石器時代；海洋和江

河使人接近於很高的發展階段，同時也把人類分隔開來，使他們久處於很低的生產力發展階段上。

然而普列漢諾夫所舉的這些例子，不但不能證實他底基本原理，而且還跟他底基本原理相衝突的。我們知道地層內部正富藏着金屬的礦物，現在我們已不斷地在新的地方開發出來了。然而問題是在技術的可能性和促成此種尋覓、開發和利用金屬物之必要性的那些社會條件，而這種必要性，只有在某種生產力發展底階段上，只有在一定的生產關係之下，纔有產生的可能。大戰以前的俄國，就它所蘊藏的五金、煤等礦物底數量而言，顯然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可是到了今日，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在國內各地開發了大量的地層內和其他的天然富藏。至於講到海洋和江河底作用，則普列漢諾夫自己也說，它是靠人類生產力發展底水平來決定的。德涅普洛的建築和窩瓦河的建築等等都是最明顯的例子，可以證明新的社會條件改變了水流底性質和意義。這樣看來，歷史發展底基本原因不在於外部的地理條件（這些條件在很長久的歷史時期中並沒有多少變化），而在於社會發展之內部的規律性，在於生產關係之性質，在於生產力發展底水平；依靠這種水平底高下，人類在各個歷史階段上以不同的方式利用着地理環境底條件。

在馬赫主義者波格唐諾夫底「組織科學」中和以後在布哈林底歷史唯物論中，這種機械的社會

和外界自然底相互關係，有着完整的表現。布哈林批判過社會法西主義者孔諾夫用社會環境底特性去解釋社會發展底條件的那種錯誤傾向。布哈林與孔諾夫相反，他認為應當以社會底生產力做出發點。但是可惜照布哈林底理論，生產力本身是自然與社會之力的均衡底表現。布哈林對於人和自然之「物質交換」的理解，是十分機械的；他解釋這種「物質交換」就是由於人類消費了勞動精力之後，物質能力就從自然界內部傳達到社會中去了。（可參閱布氏著歷史唯物論，頁一一七。）布哈林堅持着「一種見解，以為社會對自然的適應便是積極的適應。可是依照他底理論，以為社會與自然間的「正的均衡」（*„Equilibrium with a Positive Sign“*），只是從自然中發出來的物質能力，超過人類底勞動消費的結果。換句話說，照布哈林底意思，歷史發展底動力，不是社會發展底內部規律性，而是自然環境底外部條件。

這樣看來，布哈林底有名的均衡論，實際上還是站在同一地理唯物論底立場上的。照他底意思，社會內部的「均衡」是依賴外部的均衡——「社會體系」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均衡——而存在的一種狀態。社會「穩固性」底破壞只有改變了外部環境之後，纔有可能。布哈林為着說明社會底「均衡」如何破壞（說是由於土地肥沃性底改變）而舉了許多例子，可是這些例子都只是證明布哈林底不了

解社會生活及其發展底內部法則底意義。

社會生產關係發展底「最後原因」應當從生產關係中去找，從生產關係發展底內部規律性中去找。我們認為這種發展底動力，在於社會的勞動過程底辯證法，在於生產力發展底程度和生產關係在每一歷史階段上的特殊的社會質地。這並不是說，自然環境底外部條件在社會發展中並不起任何的作用。要是這樣的話，我們就變成站在康德主義底立場，站在隔離自然和社會的唯心論立場上了。我們一分鐘也不應當忘記；人類社會在它底歷史發展中，是從自然界腹中跑出來的；人類底全部社會生活和作為它底基礎的勞動過程，是人類與自然底「物質交換」底表現；它也有它底自然的一方面——物理的、機械的等等方面；人類底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是被人類改變着和利用着的自然物體和自然力量。在這點意思上講，發生着社會生產過程的那個自然環境底意義實在是很重大的。然而在任何一種社會組織底發展中，在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經濟底發展中，在社會主義底建設中，這些勞動過程底自然條件，卻不能起決定的作用。

馬克思主義是根據着社會發展之內部和外部條件之辯證的統一，但是它指出內部條件在這裏起着決定的作用，所以我們必須以內部條件為根據，纔能正確地估定外部的自然環境條件底意義。只有在

最早的歷史發展階段上，自然支配着當時的原始人類，它迫使原始人類完全依靠着它。但是社會發展底階段愈高，經濟組織愈來愈複雜，那末人類所用來作為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的自然條件本身底性質，就愈不靠自然本身來決定，而愈要靠現存的經濟組織底特質來決定了。這樣，在這種自然和社會底辯證的統一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社會，而不是外界的自然。

譬如說，目前蘇聯勝利的社會主義所能解決的那些艱鉅的任務，如利用德涅普洛、窩瓦河、昂迦利等河流底水力，如庫士巴斯底創造，如棉產自給底鬥爭等等，在俄羅斯資本主義時代，是談也談不到的。社會生活決不去適應自然法則，而是相反的，它使自然條件來「適應」自己的需要，它促進了周圍自然環境底特性底改變，這樣一來自然法則就日益轉變為歷史的法則了。

現在社會法西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底歪曲，也表現着隔離自然和社會的那種唯心的嘗試。如麥克司、亞德勒、奧多、鮑威、「超左傾的」科爾塞以及考茨基等社會民主派的理論家，都持着這樣的見解（把社會跟自然脫離開來的見解）。考茨基對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觀念，就是一個證明。麥克司、亞德勒則認為「社會性」是人類精神生活底一種天生的特性，他就是依據這種特性來跟其他自然現象分區別的。在蘇聯的經濟著作中，這種隔離自然和社會的嘗試，是表現於孟塞維克、盧賓對馬克思主義之唯心

的修正。社會和自然底分裂，很明顯地表現於盧賓底唯心的社會勞動過程觀；盧賓在社會勞動過程中完全拋棄了勞動之自然的物理的方面。在社會和自然底相互關係底了解中，孟塞維化唯心論底代表們也具有同樣的唯心觀念，他們爲「社會形式」底運動所迷住，輕視了自然環境條件對於社會發展的意義；他們不了解人類勞動對於社會的決定的意義，不了解人類就是人類和自然底物質交換，例如盧波爾解說社會爲生產諸關係之總體時，他同時又認爲生產過程中人類勞動聯繫並不是生產諸關係之主要的基本的徵號，因而勞動也就不是人類社會底基礎了。盧波爾說蜜蜂、蜘蛛、螞蟻等動物羣中都有勞動聯繫的，他根本忘記了人類勞動之質的特殊性。（參閱盧氏著列寧與哲學）對於唯物社會觀底基本路線之各種不同的歪曲，表現得最顯著的，就在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學說上。

第三節 生產力

社會生產力這個概念，是歷史唯物論底最重要的概念；對這概念，若不加以充分分析，就不能得到關於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動力的確當的觀念。生產力底範疇是我們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底全部歷史和經濟的理論的一塊試金石。可是恰恰在生產力底問題上，直到現在我們甚至在馬克思主義的作品中還

可以找出許多的歪曲見解，由此可以證明馬克思主義之外還有「馬克思」主義底存在。

在生產力問題上，站着公開的修正主義路線的，還是大戰以前的國際孟塞維主義者；而現時社會法西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則用完全布爾喬亞的見解去觀察生產力底本性。有名的孟塞維克的「生產力」論，把生產力變成了一個偶像，變成了一個新的「神靈」。它把生產力底發展設想成爲不依賴社會底狀態，因而不依賴社會鬥爭和社會矛盾而完成的一種純粹自動的過程了。社會法西主義者常常藉口生產力發展尙未「充分」來「證實」社會主義革命尙未成熟。同時他們又往往把生產力底變動解作只是技術底進步。而對於資本主義所創造的技術本身之歷史的變動所必需的社會前提，卻完全不加以解釋。

考茨基在這個問題上向着純布爾喬亞的社會學說走近了一步。考茨基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遮蓋着，在生產力底理解中盡量地把迎合布爾喬亞心理的歷史唯心論拖進去，這樣就形成了完全配合資產者羣底「胃口」的特種「唯物」史觀。照考茨基底意見：「物質生產力底發展在它底基礎上只是自然認識底發展底另一表現。這樣看來，實在基礎——這一人類意識形態底物質基礎——之最深切的基礎就是精神過程——認識自然底過程。」（見考氏著唯物史觀。不過這裏還得指出，孟塞維化唯心論底代

表們也持這種抽象唯心的生產力觀，他們只說生產力「一般」的發展，而不估量到生產力發展底社會形式所起的積極作用，或是用生產力底「不平安性」來解釋它底發展底原因——請參閱梯而斯基、尼克曼等底作品。）

後面我們還要回過來重講考茨基底唯心觀念。現在順便要講一講外表上跟考氏相反的「一種生產力觀，就是現代機械論者所特具的觀念。布哈林認為「社會學底中心問題」就在於「生產力為甚麼被視為解釋一切的最後原因？」這一點，對於不解釋生產力本身變動原因的那種解答（即對上列問題的解答），布哈林顯然表示不滿，他主張給它一個機械的解答。照布哈林底意見：「生產力之所以決定社會的發展，是因為它表現着社會，這個一定的實在的總體和它底環境間的相互關係。而環境和體系間的相互關係是歸根結蒂決定任何體系底運動的一種力量。」換句話說，布哈林認為生產力發展底原因是環境（自然）與社會間之外部的矛盾，是環境底外部條件。他把生產力了解為「社會和自然底相互關係，社會所靠着生活的物質能力底數量」（見布氏著歷史唯物論問題底提法一文。）

在另一地方，布哈林以生產力底分析為出發點，但是把生產力底界說定為「社會底技術基礎」，「自然的技術機關」。在這個問題上，他又完全以均衡論為根據。照布哈林底意見，勞動生產率是表現從自然

中所汲取的物質能力底數量和所消費的勞動量之間的關係。從物質的組成部分底觀點來說，勞動生產率是依靠「生產手段底分量」和「勞動力底分量」來決定的，這兩種分量合起來便形成社會底物質生產力。但是因為生產手段「又決定着勞動力」（因為布哈林說人是「適應一機器的」）所以布哈林就得出結論來說：「社會和自然底相互關係之確實的標誌，是社會勞動工具底體系，即社會底技術。物質的生產力和社會勞動底生產率就表現在這種技術上。」（見歷史唯物論頁一二二—一二四。）

布哈林關於生產力發展底「原因」問題的抽象機械論的提法和他從生產力自身以外去尋找「原因」的那種嘗試，完全沒有估量到生產力之具體的社會內容和生產關係之具體歷史的結構在生產力發展中所起的那種作用。布哈林解釋生產力為「物質能力底數量」的那種說法並不是新的，也不是他特創的。布哈林只是採取新的形式來重復波格唐諾夫和其他馬赫主義者作品中所發揮的那種社會與自然底「能力平衡」論罷了。這一理論曾經遇到過列寧底激烈的批判。列寧特別駁把生產力底發展解作「能力」積疊的那種見解，同時他又反對把空洞的「能力」這個字眼應用到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論中去。列寧曾寫道：「馬克思給了一個十分確切的關於生產力概念的定義，並且研究了生產力發展底具體的過程。」馬赫主義者確定說，「生產力對於勞動過程執行着經濟的職能。」對於這一斷論，列寧

會加以嘲笑道：「這無異於說，生命力對於生活過程執行着生活的職能」（見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至於講到哈布林底觀念，列寧認爲他把生產力簡單地看作技術是錯誤的，他完全忘記了生產力概念之社會的內容。照列寧底意見，馬克思把機器歸屬於生產力。這並不是表示生產力和技術是等同的。

不論是把生產力底發展當作「認識過程」看的唯心論觀點也好，或把生產力簡化爲「技術」或「物質能力」底數量的機械論觀點也好，這些觀點都顯然表示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底曲解。這兩種見解都缺乏生產過程底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間的辯證的統一觀。它們都忽略了生產力概念之社會的和歷史的內容。「能力」這一個字眼，絲毫沒有表達出生產力概念——這一歷史唯物論底基本概念——之實際的社會的和歷史的內容來。

物質生產力底發展法則是全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之最深淵的基礎。恩格斯說過：「依照唯物的歷史觀說，歷史的決定要素歸根結蒂是直接生活資料底生產和再生產」（見家庭起源）。生產力底發展無非只是人類施於他們底物質生活底生產和再生產上的活動之物質的結果和社會內容底表現。但是人們一方面「發展着自己的生產力，即生活着」他們同時就發展了他們相互間的、一定的關係。（見馬克思致安能可夫函）生產力實際上表現着人類社會對於自然的關係。但是其所以能够成立這樣的

關係，只是因爲生產力底發展確定和開闢了歷史上一一定的社會本身底諸關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底早期著作中寫過：「在歷史中每一個階段上有着某種物質的結果，某種生產力底總和（馬氏寫道：歷史上所創造的人對自然的關係和人與人底相互關係。）」

生產力決不是表示社會和外界環境之「能力的平衡」，它總是表現着社會本身內部發展底每個一定的歷史階段，因而又表現着由此產生的社會對於外界自然之歷史地變動着的積極作用。所以抽象地提出生產力發展底原因問題而拋去了具體歷史的社會形式，這是根本錯誤的。歸入於生產力中的各個組成原素——技術，勞動力等等——之總體，在社會勞動本身過程中達到了它底統一和社會歷史的演變。生產底這些物質的和人的因素之歷史地一定的結合，開闢了社會勞動生產率之歷史上一一定的發展階段。

社會的生產力，就是用於社會底物質生活底生產和再生產及爲此所必需的勞動工具底生產和再生產的生產過程底一切原素底綜合。簡單而扼要地講，社會生產力就是物質資料底生產過程所必需的一切原素底綜合；這些原素就是生產工具（或勞動工具）、勞動力和勞動對象。生產力底狀態（即發展底程度——譯者）表現着勞動生產率底歷史地一定的發展階段，同時也就表現着「社會對於自然和

人們相互間之歷史地造成的關係。」在每一歷史階段上社會勞動生產率（生產力）底提高是靠什麼來決定的呢？關於這個問題，在經濟文件上，還在馬克思以前就已開展了廣泛的論戰。爲資本之辯護士的布爾喬亞經濟學者，把全部社會勞動生產率解說爲生產底物質要素，把它看成勞動工具，看成屬於資本家的技術。

空想社會主義者底見解，跟這類布爾喬亞經濟學者相反，他們認爲價值之唯一的來源是工人底勞動。但是他們從這裏卻得出了一個錯誤的結論，他們說全部勞動生產率可以用一種主觀的，人的生產因素來說明，即用工人們底技術、能力和智巧來說明的。馬克思曾批判到空想社會主義者底這種錯誤見地。他寫道：「勞動生產率發展底某階段就是我們所根據的出發點——這不但是工人底才具與能力，而且亦是勞動替自身所創造的那些物質的工具……這是真正基源的事物，是出發點，而這一基源是發展過程底結果」（見馬著剩餘價值論卷三。）在另一地方，馬克思關於決定社會勞動生產力的一切原素底全部複雜的綜合，給了一個比較詳密的估量。他寫道：「勞動生產力決定於許多複雜的條件，在這許多條件中有：工人底技術底平均程度，科學發展底水平和科學之技術的應用底水平，生產過程底社會組織，生產手段底分量和能力以及自然條件等」（見資本論卷一，頁六。）這樣看來，可知馬克思認爲生產手段和物

質工具是極重要的原素，但它們只是決定某一歷史階段底勞動生產率的諸種要素之一。

勞動生產率發展底一定的歷史階段之物質的表現就是生產力；它始終是生產過程之事物和人的（主觀的）因素之一致體——人類勞動力和生產手段底一致體。這是一切生產過程之必需的因素。它們必須結合起來，生產過程方纔有發生的可能。它們底各種不同的歷史的結合方式，決定着某類歷史地一定的生產方式（Mode of production）。馬克思說：『不論社會的生產形式如何，工人和生產手段永遠是它底因素，但是當它們在互相分離的狀態中各自存在着的時候，兩者之成爲它（即社會生產形式——譯者）底因素，祇是有可能性而已。爲了要生產開始，它們兩者必須結合起來。實現這種結合的特殊性質和方式，劃分着各個經濟的社會組織底時代』（資本論卷二，第一章，頁一〇。）

生產手段——技術、機器等等——本身尚不等於社會底生產力，它們只是未來的生產過程之可能的因素。只有活的勞動底火燄，纔把它們從死的變成活的。只有在生產過程中跟勞動力結合起來之後，這些物質的勞動工具就變成勞動生產率發展底真實因素——它底生產力了。但是假若把生產力解作人們本身底力量，他們底勞動力，他們底認識、技藝、能力，以及人們所表現的一切實踐力——這樣的看法也是不正確的。馬氏曾經批判唯心論者普魯東底見解道：『人們在生產力底選擇中是不自由的……一切

生產力都是被獲得的力量，是過去的行動底產物。這樣看來，可知生產力是人們實踐能力底產物，可是這種能力自身卻為人們所處的各種條件所限制，為過去所獲得的生產力，為從前已經存在的社會形式所限制；這種社會形式不是現在這些人所創造，而是過去歷代人所創造的」（見馬克思致安能可夫函）。

每一歷史階段上所有的過去歷代人底勞作底物質結果——如複雜的技術機關，一定的各種勞動條件、這種勞動底社會形式等——決定應用人類底新的世代底知識和能力的必需的環境。不看見活的勞動在生產力發展中的作用，就陷於純粹的技術主義、機械主義。忘記了應用勞動底物質條件，就踏上了唯心的歷史觀底立場，考茨基正是這樣做的。

生產手段跟活的勞動力的結合，發生於社會生產過程中。人的、主觀的生產因素——勞動力——在階級社會中常常具有一定的階級內容。這種情形使生產力成為社會的範疇。生產力底概念，並不是技術的概念，像布哈林所設想那樣。同時，布哈林解說生產力底概念為技術和經濟「交界的」範疇，這樣的見解仍然沒有把問題底實質表達出來。生產力這個概念，這個歷史唯物論底基本概念，是具備着一定的社會意義的。

然而單是這樣解說，對於生產力之正確的理解還是不夠的。照列寧底說話，馬克思不但對生產力發

展底概念給了一個確實的定義，而且也「研究了這一發展底具體的過程，」像一切的社會範疇一樣，生產力這一概念也是從頭到尾貫徹着歷史主義（Historicism）的。這個概念表現着人對自然的歷史地一定的關係和人與人相互間的關係。勞動力跟生產手段的結合並不採取「一般的」生產力底形式，而常常是具體的、歷史的，取各種不同的歷史形式的，每一次這樣的結合（即勞動力與生產手段底結合）都具有「特殊的性質和方式」的。生產力底發展並不是「一般的」離社會矛盾和社會鬥爭而獨立的某種技術過程，像機械論者所想像那樣；同時，它也不是人類認識、能力、技藝……底發展過程，像唯心論者所設想那樣。

我國（指蘇聯——譯者）的右翼機會主義者是以機械論見地出名的，他們在「發展生產力」底名義之下來實行其保護富農經濟底路線。他們完全忘記，這種生產力（指富農經濟底生產力——譯者）將不可避免地成爲資本主義底生產力，是鞏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生產力。物質生產力底狀況，它底發展底一定階段和形式，是跟歷史上一一定的社會形態，跟一定的階級和階級矛盾有着不可分離的連繫，離開了這一歷史的具體的連繫，我們就不能了解生產力底發展階段和形式。資本主義底生產力，封建形態底生產力，社會主義建設底生產力——這莫勞動力跟生產手段的每一次結合，都採取特殊的社會形式，

決定生產力底社會質地和發展道路的社會形式。「生產力水平」這一概念，在各種不同的經濟條件之下，各具有特殊的內容，同時生產力底增長，在資本主義，在過渡時期經濟等等底條件之下，也具有各種不同的性質。

蘇聯底過渡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在我們關於生產力學說的理解中，加添了許多新的原素，使生產力底理論更進一步地具體化起來，並將它提到更高的階段。自從俄國的政權轉移到了勞工集團手裏，實行了土地國有和全國工業命脈轉入勞工階級掌握中去以來，蘇維埃國家底生產力就具有新的社會主義的質地；這種生產力就變成社會主義發展底生產力了。恢復時期內社會主義經濟成份底領導作用，改造時期內社會主義成份底勝利，社會主義時期底開始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建設底完成，以及以完成社會主義的技術改進為任務的第二屆五年計劃，——所有這些，都是過渡時期經濟發展中的個別的階段，每一個新的階段，都加深和加強了這種生產力發展過程底新的社會內容。

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力底發展帶着自發的性質。在目前帝國主義階段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已經變成勞動生產率繼續向前發展底桎梏，而生產力對於束縛着它的諸生產關係的「叛亂」極明顯地在當前的世界經濟危機上表現出來。已經取得政權的勞工集團，提出有計劃的發展生產力和合理的利

用生產力以從事社會主義建設，作為自己的任務。尚在恢復時期內，中小國民經濟生產力底增長，就已密切地依賴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中的生產力底發展。社會主義的改造，使國民經濟底一切部門底生產力發展過程，愈趨愈甚地受社會主義計劃化底支配了。不論是農村經濟、手藝工業、或合作社等等，都在社會主義計劃化底支配之下了。還在一九一八年時，列寧已提出了下列的任務：（一）合理的分佈工業，務使各部門工業接近於原料出產地；……（二）最合理的集中和融合生產於一些最大的企業中；（三）盡量保證蘇維埃國家以獨立自給一切重要的原料品與工業品之可能；（四）特別注重工業和運輸底電氣化，應用電氣於農業；（五）解決燃料問題；（六）盡量地使用水力，普遍地應用風力和電力的發動機，特別是應用於農村經濟中。（見克爾齊尙諾夫斯基著蘇聯技術經濟改造計劃之基礎。）

這裏很容易看出，列寧從前所預定的有計劃的和合理的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底廣大的計劃，現在已被蘇聯當局完全實現出來了。所有重要的建設任務，如經濟底區域化、創造新的工業區域、工業企業之直接接近於原料產地和它們底合理的分佈，以及民族邊疆區域的工業化等等，——這些任務現在都已一一見諸實際了。許多巨大的工業企業，有的已經創立，有的正在創立中，這些工業「巨臂」集中着一切重要的生產——拖拉機、汽車等等，新式的工業聯合和極大規模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場（包括巨

大的耕作機站的)等,都在一一創辦起來,這樣蘇聯底生產力就聯合和集中起來,漸漸地解脫了資本主義世界底包圍,同時也就漸漸地實現了「一切重要的原料品和工業品底獨立自給」最近蘇聯當局十分鄭重地提出了創造社會主義社會技術基礎底問題,着重地指出了電氣化底意義,指出它是技術改造之極重要的原素,同時又指出機器製造業之領導的作用。

在蘇聯國民經濟中生產力底各個原素底意義,表現得非常具體而深刻。列寧早就向蘇聯底科學界提出研究自然的生產力底任務,探求新的原料產地底任務,以及研究水力,研究各種燃料和蘇聯境內一切其他由自然富藏所供給的動力來源。自然富藏之為社會主義建設底生產力發展底「勞動對象」在這些任務中得到了完滿的、正確的估量。全部國民經濟之技術的改造對於社會主義建設之重要性,是為蘇聯當局所緊緊地把握住的。「全國電氣化」廣泛地應用新式的動力,工業和農村經濟中應用新式的發動機——所有這些列寧所早早提出的任務,現在都已一一實現出來。例如全國範圍內大規模電站之創設,生產過程機械化之廣泛的實施,機器工業之發展,農村經濟之技術的改造等。斯大林也同樣着重地指出技術和運用技術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之異常重大的意義。

最後過渡時期中的勞動力問題,也有過極深刻的解說。過渡時期中的勞動力,是社會主義發展底生

產力之必要的和極重要的組成因素。這個問題就是關於工人和技術幹部底問題，關於社會主義的勞動組織底形式問題，也是最合理的（從社會主義計劃化底立場上說）利用和訓練勞動力量底問題。斯大林所提出的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六大條件，充分地說明了這個問題。按照斯大林底指示，運用社會主義計劃化底原則於勞動力量底問題，須實行下列六條件：（一）有組織地挑選工人來供給工業，以代替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那種勞動力量從鄉村到城市的自發流動底現象；（二）正確地分別工作人員底熟練程度，按照熟練程度規定工資等級；取消工資平等制，藉此使工作人員固定於企業中；（三）正確地組織勞動，正確地分配勞動力和嚴格地規定關於勞動者愛護機器的責任心，為實現計劃而奮鬥，為提高生產產品之質地而奮鬥；（四）創造生產技術的知識分子羣和勞工階級，有計劃地訓練高等的技術幹部人才；（五）利用和吸收舊的技術的知識分子羣；（六）施行經濟實成制（System of Business Accountability），創造工業內部積累和生產力繼續發展底條件。

在斯大林底六大條件中，勞動力量底問題固然居於社會主義建設底極重要的地位，但斯大林同時以具體的歷史的眼光來觀察這個問題，就是說，他從勞動力量跟技術改造過程，跟生產機械化底發展，跟社會主義的勞動組織，跟經濟實成制，跟社會主義式的生產關係——跟所有這一切條件的統一體上來觀察

勞動力問題的。所有這六大條件，對於歷史唯物論，對於馬、列主義的生產力發展過程觀，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第四節 技術在生產力發展中的作用：科學和技術

從我人反對單方面的、機械的、狹窄地「技術的」生產力觀的各種論見中，絕對不能得出荒謬的結論來。以為這種論見是表示技術在生產力發展中的作用是微渺的。

物質的生產手段，特別是勞動工具、技術，對於歷史發展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馬克思曾稱勞動工具為「社會人底生產機關」，稱它為「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底尺度，而且還是進行勞動過程的那些社會關係底指標」——這不是無因的。每一社會形態，總適應着一定的技術基礎，而各個經濟時代底區別，「不發生於所生產的是什麼，而發生於怎樣生產，用那些勞動工具來生產」（見資本論卷一，頁一五一）。

首先，馬克思從來不會把技術過程跟簡單的機械過程等同起來，也從來不把技術跟人底機械的「配置」等同起來；他不把機械科學跟社會的生產技術科學混同起來，雖然這兩種科學和它們底研究对象之間是存在着極密切的關係的。歷史主義是唯物辯證法底首要原則，馬克思底技術觀，也包含着這

種歷史主義。他注意到「技術科學底批判的歷史」，注意到社會人底生產機關底歷史。以手工業和手工工場爲生產基礎的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其特徵在於生產者跟某一生產部門底條件有着不可分離的連繫；在每一生產部門中，不斷地靠着它所特有的某種手藝的勞動工具進行着再生產；這裏，工人底技藝所盡的作用是很不小的。每一單獨的生產部門，「經驗地找着適應於它的技術組織，它很遲緩地改進這種技術組織，當它達到了某種熟練程度時，它就很快地把這種技術組織固定起來了。當某種適當的器械形式經驗地被找到的時候，工作的器具也就固定起來了；這種工作器具，有時一代一代地傳用下去，有經過千年而不改變的。」這裏每一個手工生產部門中的技術生產過程底特殊性，要求勞動者經過長期的學習，纔能從學徒擢升爲手工業的師傅。因此每個個別的手工業部門對於別的部門就變成一種「祕訣」了。這種祕密之膜，直到布爾喬亞社會時代，纔被大工業發展從技術過程方面揭去。馬氏說過：「大工業底原則——任何生產過程（就其本身來觀察，尤其是跟人底手無甚關係的）分解爲幾個組成部分——造成了現代的工藝技術科學。看起來似乎零散的，缺乏內部連繫的和凝固不變的社會生產過程底形式，已經分解成爲自覺地、有計劃的、有系統地劃分着（依人們所希望的有益的效果來劃分）的自然科學底應用部門。」

「同樣的，工藥科學開拓了不多的幾種基本的運動形式，在這些形式中，不變地活動着全部人體底生產動作，不論人們所使用的器具種類如何複雜，——又完全像機械學一樣，那怕機器底構造如何複雜，終究離不了這麼一種情形，就是所有它們都是一些單純的機械工具之經常的重復。現代的工業從來不把現存的生產過程底形式看作和解作最完成的形式。所以它底技術基礎是革命的，可是在從前的一切生產方式中，這種基礎實質上卻是保守的。」（資本論卷一，頁四八七。）

上面所引用的這一段文字，把技術學底歷史發展過程之所有內部的辯證法都完全揭露出來了。在工藝技術科學面前所擔着的任務是最大限度地使技術的生產過程合理化，使這種過程中自覺地、有計劃地應用着自然科學底各種新發明的原理。爲着這一點，照資本論著者底意思，必須把全部技術過程劃分成爲幾個最一般、最基础和必要的運動形式，這些運動形式底劃分是無關於勞動者底技藝的（像一個勞動者使用許多種工具的那種情形）。然而自覺的科學的應用技術，並不發生於一定的階級關係以外，並不發生於一定的社會形式所造成的各種條件以外的。只是到了資本主義發展底時代，這樣的應用技術纔有可能，因爲那時已有各種各樣種類複雜的勞動形式，同時又發展着用一般的社會必需勞動來測量一切具體勞動的那種觀念，再則那時機器已經出現而技術過程脫離勞動者底手藝底直接影響。

的那種獨立性也已增大起來。資本主義經濟底矛盾——資產者和勞工階級之間的經濟鬥爭，資本家相互間的競爭——所有這一切條件，要求在資本主義發展時代日益改良勞動工具和技術過程，盡量脫離勞動者底手藝而獨立。因此在每一個別的資本主義企業中的技術組織底自覺性和計劃性就愈趨愈發展了；可是這種自覺性和計劃性卻是跟着整個布爾喬亞社會經濟發展底自覺性之增長而增長的。

由於上述的情形，所以蒸蒸日上的資產者羣必須經常地變更、改進和革命化他們底生產工具，這就成為發展中的布爾喬亞社會底特點，它跟一切過去保守的生產方式都不同的。在現今資本主義腐潰底條件之下，技術底應用就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因為在資本主義底腐潰時代，技術底發展表現着停滯的趨勢，它不能再像資本主義青春時代那樣一日千里地向前發展了。到了這時，只有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工階級纔成為技術繼續進歩底體現者。

講到技術這一個社會生產力底原素時，我們不能忘記技術和一定的歷史經濟條件之間所存在的經常的連繫，不能忘記工人對於勞動工具的某種關係，也就是說，不能忘記在勞動手段底定義中所包含的「歷史的原素」（馬氏用語）。在這種關係上講，技術也成為歷史的範疇了。馬克思曾指出，最複雜的機器也只是「一些單純的（即初步的、原始的或基本的——譯者）機械工具之重複」而已。然而他卻

又反對布爾喬亞作者們把機器簡捷地解說爲「複雜的器具」或把手工業的器具解說爲「簡單的機器」就是說，只限於用一般的機械學的術語而不估計到機器之歷史的特性——馬克思是反對這種見解的，但同時他認爲只根據在現有場合中何者爲動力：人底手呢抑是自然底、水底、蒸汽等等底力量呢？這一點來劃分機器和器具底區別，這也是不對的。

機器跟歷史上在它以前的手工業器具的實在區別，照資本論著者底說法，是在於機器底執行機關，即所謂「工作機」上所發生的那種根本的變化。在這種工作機中，改變着技術製作底本身過程——排除從前施於這種製作上的人類勞動。馬克思着重地指出了機器底定義中的這一歷史的原素，但同時認爲普魯東這一類小布爾喬亞唯心論者把技術跟經濟相等同的觀點是不正確的。普魯東式的唯心論者把機器當作經濟的範疇，當作某種勞動職能底「綜合」看，他們認爲機器代替了過去的社會分工。馬克思鄭重地指明，「利用機器底方式跟機器本身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必須把現代生產底技術跟這種技術之資本主義的應用方式區別開來。機器出現以後，社會分工不但不消滅，像普魯東所幻想那樣，而且反而更加強化（精細化）了。此外，我們還須嚴格地區別發生於一個作坊、工廠、企業內部的技術分工和在整個社會內所發生的社會分工。當我們講到應用機器底方式——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應用機

器底方式——的時候，我們意念中所指的，不僅是那種爲應用的勞動工具之性質所決定的技術的方法，而且是根據各個社會階級間生產手段之不同分配方式而發生的社會的渾黎照馬氏底說法，「機器之難以成爲經濟的範疇，正如拉着犁兒的耕牛一樣。」（見哲學之貧困）布爾喬亞社會底經濟範疇，表示着資本主義的佔有關係——這種關係是自發地，不受參加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一切人員底意識之支配而獨立形成起來的。而資本主義底技術——在布爾喬亞生產方式向上發展底歷史階段上會不斷地革命化過的生產技術——表現了每一個別企業中生產過程底社會化和每一個別資本家應用勞動工具之日益增進的自發性和有計劃性。

馬克思主義所加於勞動工具底定義中的歷史的原素，就在於勞動工具常被視爲表現着歷史地變更着的、積極的、自覺的人對自然的關係。社會人底生產機關，在它歷史的發展中跟人類勞動力底歷史的發展進程有着不可分裂的連繫：它們（指生產機關——譯者）是人類勞動力在每一歷史階段上的發展水平和生產率底尺度。所以技術在社會生產力發展中的作用是極大的。

關於促進社會勞動生產率發展的各種因素，馬克思曾在一處地方歷史如下：第一，勞動底自然條件；第二，社會生產力方面不斷增進的改良，如生產底擴大，資本底集中，勞動底聯合和分工，使用機器和改善

化學等等的生產方法、科學的發見和發明（見工資價格和利潤。）我們現在可以知道，在勞動生產率底這一切自然的和社會的條件底發展中，技術是佔着特別重要的地位的。

先拿自然條件來說罷。關於自然條件對於社會發展的意義，我們已在上面約略說過。這樣的自然條件首先就是勞作的人自身底「本性」，如勞作者所屬的一定的種族、民族性等等。照布爾喬亞學者底意見，這種種族或民族性對於勞作者底勤勞性和勞動強度有着決定的作用。但是實際的歷史經驗完全推翻了這種純粹布爾喬亞帝國主義的理論，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人自身底「本性」——種族等等的特性本身是受經濟條件之支配的，它們是跟着經濟底變化而變化的。世界上沒有絕對「勤勞的」民族和人種，同樣的，也沒有絕對「懶惰的」民族和人種。資本主義工業底發展破壞了東方民族底衰頹性和頑固性，把黃種、黑種等等有色人種的勞動者轉變為跟他們底白色弟兄們一樣的無產者羣了。今日蘇聯底社會主義建設，更顯著地轉變了高加索、西伯利亞、中亞細亞等地的落後民族底生活，它在全蘇聯各地都造成了勞工階級底民族幹部，到處都實施着農業集體化底政策，到處都實施着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隊制底勞動組織形式。很明顯的，人種、民族性等等底區別對於勞動生產率的影響是極細微的。

至於講到外部的自然條件，即環繞着人的自然環境底條件的話，那末我們可以把它們劃分為兩大

類：一類是作為人類生存資料的自然財富，例如土地底肥沃性之類；另一類是作為勞動工具的自然財富，例如水力、煤礦、五金、森林等等。我們已經說過，土地底肥沃性和其他作為生存資料的自然財富，只有在農藝發展底低級階段上能夠起着決定的作用，那時的技術水平是極度低的。農藝逐漸發展起來之後自然的生產力——如動物底力量、水力、風力、蒸氣力等——就發生比較重要的作用了。照馬氏底說法，土地是「勞動工具之最初的庫棧」，那時的勞動工具係由石塊、木梢製成，後來則由金屬製成。

無疑的，在自然生產力被人類社會利用着的時候，它們對於社會勞動生產率底發展起着反作用：水力、氣力等等底使用大大地增加了勞動生產品底數量並促進了生產過程底加速。但是自然的生產力祇是一種可能的生產力：土地、河水、蒸氣等，自身不能與勞動生產率發展以任何影響。馬克思會指出道，土地底「發生勞動工具底作用，是以其他的工具和勞動力底高度發展為其進行條件的」（資本論卷一，頁一五三）。祇是當這些自然的生產力轉變成為勞動工具或勞動對象的時候，它們纔成為勞動生產率發展底因素。但是為要使自然所給與的勞動對象——樹木、煤礦、鐵礦、棉花等等——能夠加入生產過程起見，除一定的社會條件外，還需要從自然界取得這些勞動對象和把社會勞動施之於勞動對象的那種一定的技術可能性——換句話說，還需要一定的技術水平。

勞動對象——不論它是由自然直接供給的也好，或是被人類改變過的也好，只要它是採取原料形態的就是——總是一切勞動過程之必要的組成原素之一。因此，勞動對象底本性是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諸因素之一。但是我們已經知道，任何勞動對象能够起這樣的作用，只有當它們底技術的使用開始的時候。而且這種作用又是跟着技術使用底性質而變化的。製作底對象由木過渡到鐵，這一轉變是無疑地大大提高了原始人底勞動生產率，可是到了用現代的機器技術來採掘鐵礦的時候，這種勞動生產率自然又具有另一種性質和度量了。

關於技術和社會的「勞動結合和分工」底相互關係，即關於技術和經濟、技術和經濟關係（生產力發展底條件）底相互關係底問題，就比较複雜些了。但是，我們以下就要講到，這裏技術底意義還是很很大的。馬克思會稱勞動工具為進行勞動的那些社會關係底指標。他曾經說過，各個不同的經濟時代，是依它們所使用的勞動工具底性質而發生區別的。馬氏十分重視勞動工具底殘跡，指出後者對於研究早已消滅的社會經濟形態，具有極大的價值，他認為這種價值是跟骨骼殘跡對於研究早已滅絕的動物機體的價值一樣重大的，勞動工具是社會生產之骨骼的體系。馬氏說，手磨機給我人以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粉機則給與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

現代機械論者這樣了解馬克思底意思，他們以為社會經濟結構（或經濟組織）底性質是直接決定於勞動工具底性質的。機械論者完全依照呆板的「公式」來發表意見，他們說勞動工具決定技術的組織，社會底技術組織決定它底經濟結構。這種機械論的見解跟托洛茨基底唯心論觀點結合起來，就成為托氏否認蘇俄一國內可能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根據之一了。因為他鑒於俄國底技術很落後，認為在這種落後的技術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托洛茨基寫道：「靠農民的鋤頭和農民的瘦馬是不能創造大規模的農村經濟的。」但是我們不難看出，這樣的直接從生產工具底性質來決定經濟性質的見解，完全沒有明示吾人以經濟發展之質的特殊性，為經濟發展之基礎的各階級底相互關係，生產工具分配底性質及關於階級剝削等等底概念。同樣的，目前在蘇聯還在使用着的那些簡單的農民的農作工具，本身並不能表示蘇聯國營農場和集體農場中的生產關係底社會主義性，亦不能表示這些農場中所實施的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隊制底勞動組織形式。社會主義底發展，在最初一個時期，這裏（指國營農場和集體農場——譯者）可能表現於農民耕具之簡單的集合。

這裏 馬克思所發揮的實在的意思是說：每一歷史的生產方式，在它業已開展的形式上，是建立在一定的技術基礎之上的；這一技術基礎，在較早的社會發展底歷史階段上是創造不出來的，它在某種關係

上成爲某一社會底特徵。譬如說，蒸汽機是表示資本主義時代底特徵，而不是表示早已過去的封建制度之特徵的。同樣的道理，有計劃的全國電氣化只有在社會主義之下，在一切有決定意義的生產手段均歸社會公有的那種局面之下，纔有實現底可能，而在資本主義的私產制和資本主義競爭底條件之下，是不能完全實現的。只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說技術基礎決定着社會關係底性質，它是社會關係底指標。生產手段（或生產工具）決定着社會底勞動組織。當社會的技術發展達到了一定的成熟階段時，它就需要一定的社會形式，來促進技術底繼續發展。馬克思會舉工場（或作坊）爲例來指示我人：工場底技術性質（器具底類別等）是以社會分工底某種成熟程度爲前提的，可是它同時又反過來促進社會分工底繼續發展，例如它促進工人數量底增長和生產手段之日益變爲資本。

然而歷史的發展不是遵照機械的公式進行的，並不是必然要「首先」發生技術，「然後」纔發生爲技術所決定的經濟。每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在它底發生時期，常以舊社會形態內所存在的技術爲出發點的。新的生產方式底發展迫得它跟舊的技術組織發生矛盾；到新的生產方式創造出了與它適應的技術基礎的時候，這個矛盾纔被消滅。譬如在舊的手工業基礎上發生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之後，這種生產方式就跟封建的技術發生矛盾，到了工業革命時代由手工生產轉變爲機器生產之後，這種矛盾纔被

解決同樣的道理，在過渡時期中日益長大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在它發展到某一階段上就跟舊的，由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技術基礎發生了矛盾，因此就產生了一個必要的歷史任務：完成全部國民經濟底技術改造，不但要趕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而且還要追過最進步的資本主義的技術水平。這樣看來，不但技術「歸根結蒂」地是經濟組織底某種指標，不但技術基礎發展是經濟發展底條件，而且同時又是相反的，經濟組織底發展成爲技術發展底先行條件。經濟底發展自身也就是技術基礎發展底動力。在這裏，原因和結果辯證地交換着位置。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新的技術基礎建設變成了社會主義經濟本身底存在，鞏固和繼續發展之必要的條件。但是這種技術改造底完成，只是由於建設中的社會主義經濟底特性，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建築完成以後，纔變成可能的事情。

在分析機器發展史時，馬克思會明白地指示出經濟對於技術發展的影響和技術對於經濟發展的作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經鞏固起來之後，市場底需要和商品大量生產底必需性就跟着增長起來了。所以工業革命開始於機器之「執行」的機械作用，開始於這樣的技術革命，在這一革命中，從前的手工業器具在增加起來，複雜化起來，而許多工具則聯合而成爲一個發動機。資本家和工人底社會鬥爭底向前發展，給予技術發展以不斷的推動。這種鬥爭把機器轉變爲「資本家抑制工人們反抗的戰鬥工具」。

了，每一種技術上的新發明——例如自動的紡紗機，蒸汽機錘子等等——，其目的無不在以機器力代替工人底勞動力。這樣一來就引起了日益增大的失業軍隊伍中的激烈的競爭，同時資本家則藉此機會不斷地降低勞工大衆物質生活底水平。除工人羣中間的競爭外，資本家相互間也有激烈的競爭。這種競爭逼迫着資本家不斷地設法去改進他們底生產工具，藉此以達到暢銷商品，獲得厚利的目的。所有這一條件，促成技術過程不斷的機械化，促成勞動力逐漸從發動機、傳達機方面排除出來的局面。這樣，工人駕馭機器和管理機器底需要就減少了，服務於機器的工人底數量也縮減了。只有到了靠機器來組織機器生產的時候，資本主義的工業纔替它自己找到了『適當的技術基礎。』

機器底發展，到現代自動、連續、機械、底、體制，纔算達到了完美的地步，這裏勞動對象「順次地經過種種互相關連的過程，這些過程是由各種不同的、互相補充的工作底聯合來進行的」（見資本論卷一）。這樣，靠機器底力量來進行的勞動過程就變成不間斷的了。許多個別過程之不間斷的連繫，統治着整個工廠。在現階段上發展着的生產自動化、運轉機制、不間斷的工作——所有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合理化底產物。可是這裏技術的發展已經開始超過了資本主義私產制所容許的範圍。機械化和自動機化底繼續向前發展（即將全部工業組織在整個統一的技術過程之中），只有在全部生產手段轉變爲

社會公有的條件之下纔有可能。這樣看來，在資本主義底腹腔之內，新的社會組織、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之物質技術的前提，業已逐漸地成熟起來了。

所以在資本主義發展時期內，資本主義的私產制經常地改革着生產手段，可是到了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帝國主義底階段，它就產生了相反的結果——除現代先進的資本主義技術底巨大的成績以外，它同時促成了技術停滯底局面，促成了在資本主義限界以內沒有可能利用全部高度發展的生產力的局面，甚至於促成了有意識地毀滅一部分生產力的現象。列寧在帝國主義一書中舉了許多明顯的實例來證明現代資本主義之技術的腐潰狀態，例如某個工業部門中有了一種新發明，資本家恐怕使用之後生產力提得太高，商品過剩，無法推銷，價格過廉，利潤降低，所以寧願棄置不用。這樣，資本主義生產技術底發展就被阻滯住了。近幾年來，由於世界經濟危機底日益發展和深入，這種技術停滯和技術「反動」底傾向，暴露得更為特別地明顯。資產階級為要舉辦「社會工作」以便安插失業者羣，特別使用起簡單而笨重的鋤頭斧鏟來代替發動而強大的墾掘機、拖拉機、聯合耕種機等儘管大批地生產出來，可是多數農民經濟中始終是可望而不可及，買不起這些新式的農業機器來從事耕作。「打倒電氣化」底口號已經被提了出來，薛本格勒（Spencer, O.）這一流布爾喬亞哲學家已經在公開咒罵技術而頌揚人類之

歸復於自然了。在另一方面，蘇聯底社會主義經濟，使用着最進步的技術並把它跟社會主義的勞動組織結合起來，促成了社會勞動生產率空前的增大，打下了技術繼續發展底基礎，並解決資本主義所不能解決的各種繁重的技術任務。

這樣，我們知道經濟關係促進社會勞動生產率底發展，只有當它們（指經濟關係——譯者）跟社會技術維持密切的相互關係並靠技術底使用機能達到這種結果。科學在社會生產力發展中的作用，更可以表明這一點。馬克思會稱科學爲「一般的生產力」，藉此以別於直接參加生產過程的那種社會生產力。馬氏不止一次地着重指出科學的發見和發明對於生產力發展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照他底說法，一個工人底技術，在科學面前就失去了它底微乎其微的意義。但是爲要使科學成爲生產力發展之強大的因素，就必須把它技術地應用於生產過程中。這一種實情在每種科學勞作之上，打下了特殊的社會的印記，每一個這樣的印記都是決定於它所在的社會經濟組織的。

譬如說，對於一個商品生產者底社會，科學作品之具有生產性，只是因爲它參加了商品底生產。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之下科學的發見和發明，不可避免地要被資本家所佔有並適應着資本家底利益而被應用到生產技術上去。只有在社會主義經濟條件之下，科學底發展及其技術的應用（即將科學原理應

用到技術上去——譯者）纔能適合着最廣大的勞動民衆底利益而蓬勃地發展起來。所以在對於某種科學的發明之技術的應用沒有經濟的需要時，這種科學的發明本身對於生產力底發展是不會發生任何作用的。火藥和印刷在很古的時代就已經有人發明了。然而它們在當時卻沒有什麼產業上的意義。蒸汽機底發明是在十七世紀之末，然在十八世紀末以前，它底存在本身並沒有引起任何的工業革命。只是日益增長的商業底需要，纔促成了早已被科學發見的蒸汽特性之技術的應用。只有社會主義，纔替「全國電氣化」替熱力方法之廣泛的應用，替地下的煤氣傳導法等創造了必要的條件。簡單地說，科學的發明只有在時間上跟一般的運動相符合的時候，它纔能對生產力底發展起着極大的作用。

恩格斯在他某一封書信中寫道：「假使說技術大部分要靠科學發展底狀況的話，那末反過來也可以說，科學更有賴於技術底發展狀況和需要」（見恩氏致斯泰肯堡函，一八九四年作。）這裏恩格斯指出了科學和技術在其發展過程中的相互依賴的關係，這種關係是極端重要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認為必須着重地指出某些科學發明之特別的重要性和革命的意義。恩格斯會稱全部人類歷史為「從機械運動變為熱度的實際發見過渡到從熱度變為機械運動的實際發見之歷史」（見恩氏著反杜林論）這意思就是說，從原始人類之火底發見，一直到現代蒸汽機底發生為止。科學的發見並不是立即地，也不

是常常直接地得到實際的應用的，然而這絲毫也沒有減少科學的發見的意義，縱然某一科學的發見沒有達到實際的應用，而它對於科學理論底發展卻具有異常重大的價值。例如馬友爾、克老西、鄔斯等人所發見的能力不減，對於技術繼續發展底整個過程，發生異常重大的意義。

但是歷史同時又告訴我們，科學發見和科學理論並不是某個學術發明家底創造天才之自由的產物，而是一切過去的技术狀況和經濟技術的需要所促成的。例如幾何學發生於測量土地的需要，是在土地私有權發展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全部水分測量學（多利切萊等所發見）是應十六、七世紀意大利劑山上水源之需要而產生的。在工作坊時代機器底偶然應用（非經常的應用）對於科學的發展也有過非常重大的意義。馬克思也曾說過，時計在科學發展中起着極大的作用，全部均衡運動底理論就以時計為根據的；同時，「時計又給我人以應用自動機於生產的初步思想。」製粉機在科學和技術發展中也具有同樣重大的意義。關於磨擦力的學說，數學方式底研究，——所有這些理論，在研究磨粉機之後，都發展起來了。

這樣，我們知道，技術底狀況，既是應用自然財富和自然力底條件，同時又是經濟爭鬥底強有力的武器，又是科學運動（發展）底體現者，最後又是施以人類勞動的那些事物底運動和發展底前行條件。技

術是人類勞動力發展中每一歷史階段底測定表，它是經濟繼續向前發展底前提。

在資本主義工業發展之初期，技術底急速發展和舊式手工業工具之被機器所代替，同時機器又排擠手藝勞動，——這些情形對於當時工人階級底生活地位，給與了極惡劣的影響。這樣就引起了當時工人反對機器的騷亂，產生了工人搗毀機器的運動，因為在當初的工人們看來，機器是他們直接的敵人！到現在，勞工階級已經知道現代的技術和它底資本主義式的應用，資本主義的經濟之間的區別了。生產過程底機械化在現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已經達到了驚人的記錄，創造出許許多多的新式機器來，排除着大批工人底手工勞動，玻璃工業中，建築事業中各種機器底發明，採掘煤礦底完全機械化，農業中拖拉機、聯合耕作機底普遍的使用——所有這些技術上的發明，能够使勞動生產率大大地發展起來，能够減低生產成本，許多倍地增加生產過程底速度。生產底機械化，能够大量地減少必需的工人數目。譬如說，現在有些資本主義的紡織工業底企業中，一個工人有管到一百架以上的織布機的工人看管機器的必要性和使用工人於生產過程的需要，又因生產過程自動化和不間斷運轉制底發展而日益減少。但是所有這一切偉大的技術上的成績，在不同的經濟組織之下——在資本主義和在社會主義之下——所產生的社會結果是完全不同的。

列寧論到拉姆沙在探煤方面的新發明技術時，曾發表意見道：「在資本主義之下，幾百萬探煤工人底勞動被「解放」出來之後，就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大批的失業，促成工人大眾境况惡化和生活貧乏化之極大的增長……」在社會主義之下，拉姆沙探煤方法底應用，也把幾百萬煤礦工人底勞動「解放」出來了，可是這「解放」底結果，就馬上可縮短一切工人底工作日，改善勞動條件而使之更加合於衛生等等（見列寧全集，卷十六，下冊）。關於工程師泰羅所發明的勞動制度，——這是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合理化之最高的成績，——列寧也指出它對於工人階級之惡劣的社會影響。他指示道：「所有這一切偉大的成績，都是背反着工人們底利益來實施的；它們以更大的壓力加之於工人大眾身上；而且這裏只限於一個工廠內部的合理化的分工。自然而然地會發生這樣一個疑問：全社會之內的分工狀況怎樣呢？……在全部社會生產中依然是無組織的混亂狀態，而且這種狀態還在不斷地發展着，其結果是經濟危機到了那時，平日積聚起來的財富（按係指商品而言——譯者）找不到購買者，幾千百萬的工人挨飢挨寒，找不到工作做……」可是在勞工社會革命勝利之後，在社會主義的勞動合理化條件之下，所產生的結果就完全不同了：「大生產、機器、鐵路、電話——所有這一切造成了幾百幾千個機會把有組織的工人底工作時間縮短四倍，同時把工人們底享受保證比現在增加四倍」（列寧全集，卷十二，下冊）。

同時列寧又指出在資本主義現階段上技術進步之內部的矛盾，這種技術的進步很奇妙地跟技術的反動、跟技術的停滯和腐蝕性互相交編着：「資本主義的野蠻實強於一切文明。不論你跑到那裏，你每走一步都可以碰到人類所能立即解決的各種任務。只不過被資本主義阻撓着，不得解決……它曾經解決了極艱難的技術任務，它也會實現了各種技術的改良——這樣就造成了幾百千萬人底貧乏和愚盲，屈指可數的幾個百萬豪富底吝嗇和保守……但是新的力量生長起來了。他們不顧一切地奪取了上層的地位。」（見列寧全集卷十六，下冊。）

上面這一段列寧所發揮的意見，表示列寧關於技術發展底兩條道路之天才的卓越的預見；這兩條道路之一就是目前碰到經濟危機之絕路的資本主義世界所走的道路，另一條路則是日益擴大其工業基礎的蘇聯社會主義所走的道路。在蘇聯底改造時期，建設中的社會主義底經濟跟革命前的俄國所遺留下來的落後的技術矛盾；這時它要求建立一個與自己相適應的技術基礎。所以，「在經濟改造時期，技術是決定一切的。」（斯大林語。）由此就產生了「學會技術」底口號——這是社會主義建設現階段上蘇聯當局所提出的一個基本口號。它指出第二屆五年計劃底基本的經濟任務是完成國民經濟底改造，為國民經濟底一切部門創造最新的技術基礎。」在最短期間，蘇聯在技術程度上就將趕上先進資本

主義的國家。吾人拿資本主義所創造的先進的技術跟社會主義的勞動組織結合起來，這樣，這種先進的技術就具有新的社會主義的質地。它對於工人階級產生了跟資本主義之下完全不同的社會影響：減輕他們底勞作，改善他們底物質境況。但是最先進的資本主義技術，要創造一個完全適應於社會主義的技術基礎，是還嫌不夠的。所以我們（蘇聯——譯者）還必須在技術關係上追過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創造新式技術底模範。『全國電氣化』就是新的技術組織底基礎，是社會主義社會關係底指標。

第五節 勞動力底作用及生產諸關係

不論社會生產技術底基礎有如何重大的意義，生產手段究竟還是「人類勞動力底尺度」。『活的勞動底物質因素』。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學說，克服了古典派政治經濟學底布爾喬亞狹窄性，它認為勞動是全部物質財富之唯一的泉源。馬克思說：『過去的勞動，不論是取生產手段底形態或取材料底形態，只有當它跟活的勞動力結合起來而作為後者底物質因素時，它在生產中纔會發生作用』（見馬恩文存卷一）。任何機器底生產率是拿機器代替人類勞動力的程度來測量的。

根據人類和其他自然底一致，馬克思闡明了從勞動力底自然方面過渡到它底社會方面之辯證。

的轉變。創造價值就是從勞動力轉變為勞動，勞動力首先就是改造成為人類機體的自然物質」（見資本論卷一）。勞動力首先就是人類機體底屬性，是他吸取自然物質底結果。假使我們純粹從勞動力底自然方面來考察時，那末勞動力之轉變為勞動，就是人類機體底自然力，它底生理能力和精神能力底表現。馬克思把勞動力和工作能力了解為「具體的有機物，活的人所有的生理的和精神的，能力底綜合。他把這些能力使用起來，當他生產某種使用價值的時候。」（同前。）從多種形式不同的勞動底生理方面來觀察時，它們都是人類機體底職能，都是「人的腦筋、神經、肌肉、五官等等底消費。」

假使我們不願脫離唯物論底立場的話，我們怎麼也不能否認勞動力底這種物質的、生理的、自然的基礎，像今日的新康德主義者盧賓那樣；只有新康德主義者盧賓，在他關於商品資本主義社會底「抽象勞動」的學說中完全排除了關於生理過程的觀念。不論生產勞動底具體形式如何，不論這種勞動所創造的使用價值是怎樣的，——在各種極不相同的具體勞動形式之間，總常常存在着某種物質的統一性。這種物質的統一性就是「人類的筋肉、神經、腦筋等等之生產的消費。」

除生理的能力外，人類的勞動力還是各種精神能力之一定的綜合，這些精神能力，在勞動過程中轉變成爲知力底消費，成爲心力勞動底消耗。假使我們以爲物質生產和物質生產力底總體中完全沒有人

底意識作用的，——這樣簡單化的物質生產觀是完全不正確的。勞動過程不祇是工人底肌肉力量底消費；它經常地附着工人對於機器的監察、某些知識和智力底運用；工人底技藝、技巧和他底生產的熟練程度便是這種知識和智力底表現。勞動愈熟練，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機器和別種生產手段愈複雜，則生產過程中工人底技術知識和技藝，跟他底直接的筋肉的生理的條件比較起來，就愈見其有更大的意義了。我們只要設想一下紡織工人、機械工人等底勞動，就可以知道爲心理和生理過程的勞動之全部的複雜性了。

但是每一個別的工人底才能和知識底質地和程度是怎樣來決定的呢？顯然是由現存的社會生產條件中的現存的社會環境，對於工人所提出的各種要求來決定的。然而這些要求和這些勞動條件，在原始社會、在中世紀時代和在資本主義之下，都是完全不同的。勞動力這一概念，決不是它底自然的、生理的基礎所能包括完盡的。人類勞動力常常在一定的社會形式中存在着，並在一定的社會形式中轉變爲勞動。決定勞動力及其物質和精神的消費的生理能力和精神能力，常常在勞動過程中取整個社會集團底生理能力和精神能力及其消費底形式表現出來，而組成這些社會集團的人羣，則均處於一定的社會關係中的。在階級社會中，參加生產過程的人類勞動力，常常表現爲一定的生產階級，這個階級跟與它在

利益上對立的，剝削它底勞動的非生產階級，保持着一定的生產關係。奴隸、農民、雇工工人——這幾種人都是階級社會底活的勞動力和它們最重要的生產工具。『在一切生產工具中，最大的生產力就要算革命階級自身』（見馬克思著哲學之貧困）。我國今日的機械論者往往忽略馬氏這一論綱，而列寧則賦與此論綱以極端重大的意義。

上述馬克思底論綱，把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生產力學說底真實的革命性明確有力地指明出來了。這一生產階級在一切生產工具中具有這樣巨大的意義，當然不能從狹窄的「數量的」意義上去理解它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相反的，我們看到不變資本（Constant Capital）——生產手段——比可變資本（Variable Capital）——勞動力——增長得更快的傾向。在蘇聯經濟底條件之下，最重要的任務是手工勞動底機械化，就是說要加強技術底作用，而減少工人勞動力之單純生理上的消費。道理是這樣的：要決定每一歷史階段上生產力成熟底程度，它底發展底高度，所必需估計到的，不僅是應用技術底水平，而且還是生產階級運用這種技術的程度，它底生產的熟練程度和社會勞動組織底性質。而對於後面這些條件底決定，各階級間的相互關係，階級榨取底形式和生產階級底階級意識底發展水平等，都具有很重要的意義。生產手段本身就是『勞動力發展底尺度』。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革命的衝突中起首要

作用的，也正是這個革命的生產階級

「革命分子之組織成爲階級，預先已經有舊社會腹中所能生產的那些生產力做它底先行條件」（馬著哲學之貧困）。這裏革命的被剝削階級底作用就在於它在自己的鬥爭中代表着一切反叛舊的生產方式的生產力原素。

在我們考察生產力時，我們不應把人類的勞動力跟它底技術的尺度（這種尺度就是生產手段）分裂開來，同樣的，也不應在運用技術底過程以外，在勞動力底應用技術以外來了解技術本身。同時，我們應當把生產力跟應用生產力底方法（或方式）區別開來，把生產力跟那些作爲生產力發展之形式的生產關係區別開來。關於生產階級在生產力發展中的地位問題，是跟生產力和發生社會生產過程的那些社會生產關係之相互關係問題，有不可分裂的連繫。因此，講到工人階級跟其他一切生產力原素比較上之首要作用時，假使我們從外表上，機械地把生產力底各個原素「比較」起來，並提出這樣的問題來：對於生產力底發展，甚麼比較「重要些」——生產手段呢抑是勞動力——這樣的做法就錯誤了。關於技術底歷史作用，勞動力底消費等等問題，我們並且不能純粹抽象地予以解答，即不能放棄對生產力發展之歷史上一一定的社會形式底分析和對每一生產力原素底具體作用底分析而予以解答。

馬克思說：「在生產底時候，人們不但對自然發生關係，而且自己相互間也發生關係。他們假使不採取某種方式結合起來以進行共同的活動，他們就不能生產。爲着要生產，人們就走進了一定的連繫和關係，而且只有靠這些社會連繫和關係底幫助，纔會產生人們對自然的影響。纔會有生產這回事」（見歷用勞動和資本）。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底序文中，馬克思估定人們在其生活底社會起點上即大家參加的那些社會關係，人們必須參加這些不受他們意志支配的一定的關係——馬克思估定這些關係爲生產關係，它們是跟物質生產力底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的。這些生產關係底總體就形成了社會底經濟結構」（或經濟組織）。

這裏馬克思給了我們爲理解生產關係底各種特徵所必需的一切重要的指示；經過這種生產關係底幫助，人們對自然的作用（或影響）纔實現出來。在這些生產關係中，最首要的就是爲「共同勞作和爲互相交換各自勞動生產物」而發生的那種關係，也就是說，表現於社會的合作和分工的那些社會關係，其次，這些社會關係總常常是歷史上一定的社會關係——不是永遠如此的，而是時時變化着和改動着的關係，在每一歷史的發展階段上，它們總表現着一種特殊的質地。

生產關係是物質的關係，是在不受意志支配而參加於它們的那些人羣底物質生活資料底生產中

形成起來的；它們表現着這些人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把這些關係看作社會底物質基礎，看作由這些社會關係底全部總體所形成的社會經濟組織。這些關係是適應着生產力發展底一定水平的關係，它們是跟着生產力底發展而變化的。

唯物辯證法就是上面我們闡述的馬克思主義的生產關係論底基礎。因此，順便討論一下生產關係底物質性及其歷史的一定性底問題是必要的。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遇到許多的錯誤和曲解。生產關係底物質性，被今日的社會法西主義者或是用種種方法來抹煞，或竟公然完全加以否認。例如「奧國派的馬克思主義者」麥克司、亞德勒，是企圖把馬克思和康德「結親」的人物，他了解人與人的社會聯繫爲心理的連繫，心理的相互作用。考茨基也竭力重視心理的「意志的」原素在生產關係形成中的意義。照考茨基底意見，生產關係之形成，是參加生產過程的人們底「強力意志底結果」，而創造生產關係的「意志」是人們底需要所產生的，而這些需要本身則又決定於社會生產力底發展（見考茨基著唯物史觀）。但是我們已經知道，考茨基是解說生產力底發展爲認識過程的。因此，照考氏底意見，認識底發展引起了人們底需要，而需要又產生了創造生產關係的「意志」。這樣一來，歷史唯物論被考茨基底布爾喬亞唯物論和意志論所代替了！

布哈林提出他機械的生產關係「物質性」底本質觀，來跟上述那種心理的生產關係觀相對峙。他認為「心理派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社會關係是人們心理的相互作用，這種理論是不合理的，所以他就設法找出他自己的駁論來反對「心理派」底論據。爲了這個，布哈林把生產關係解說成人們在空間和時間中底配置或分配。布氏發問道：「這種關係表現在何處呢？」他自己回答道：「是表現於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地位，正像時鐘機件中的每一個螺絲釘一樣。正因爲在空間，「在勞動的園地上」有這種一定的地位，由這種地位底「配置」、「分配」就造成了社會勞動的關係。」布哈林在別處地方又寫道：「對於生產關係，把它理解爲人們（把他們看作活的機器）在空間和時間中底勞動的配合。這些關係底體系所有的「心理作用」是跟行星同它們底太陽所結成的體系是一樣的。」（見布著歷史的唯物論）

布哈林底庸俗機械論的觀念在他對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相互關係底理解中也充分地反映着。我們已曾說明過，布哈林把生產力主要地歸結於技術，他認爲技術是自然與社會「均衡」之最精確的表現。照布哈林底意見，生產關係，這種人們在空間中的地位底配置，是完全決定於「技術」，決定於機器底體系，機器底結合，工廠底事物機關底組織的。布哈林說：「勞動工具底結合，社會的技術，決定着人們底

結合和關係，即是說，決定着社會的經濟。」這樣看來，「社會經濟」生產關係，被布哈林解說成「技術的結合」，解說成人們在技術過程中的地位配置了。技術是事物的機關，在這機關上「附貼」着經濟，後者形成爲同一技術過程之人的機關；照布哈林底說法，在這兩種機關間存在着「一種『均衡』狀態」。他說：「假使社會是存在着的，那末它必定是它底技術和它底經濟之一定的均衡，也就是它底勞動工具底總體和它底勞動組織間的均衡，它底生產的事物機關和它底生產的人的機關間的均衡。」（同前，頁一四六、一四八、一五二等等。）

布哈林在生產關係和生產關係跟生產力的連繫底解說中所持的機械論見地，在蘇聯的出版界中得到了繼續的發揮。即在孔恩、培桑諾夫、杜勃洛夫斯基等人底著作中，在他們對社會形態的理解中。這種機械論的見地，使機械論者把技術過程和它底社會形式混淆起來了。機械論者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平等」看待，認爲它們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底對象中一樣的「組成部分」。同時，機械論者又肯定生產關係是直接由現存的技術水平來決定的，把生產關係解說成人們之技術的配置。他們對於像商品資本主義社會底抽象勞動，這麼一個歷史經濟的範疇，也給予純粹生理學的和力學的解說。

跟機械論對抗的孟塞維化唯心論的歪曲馬克思主義的生產關係論，是表現於盧賓和他底信徒們

底著作中，盧賓底全部理論結構，從頭到尾貫穿着康德式的二元論。照盧賓底意見，正跟其他孟塞維克底意見一樣，歷史唯物論底基礎是「人與人的生產關係對於生產力發展的適應。」依據盧賓底理論，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我們必須區別「它底兩個不同的方面：技術方面和社會經濟方面；」他底意思是說，應當把由特殊的「社會工藝科學」所研究的生產力眼為政治經濟學之研究對象的生產關係區別開來。盧賓聲明道：「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不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底物質技術方面，而是它底社會的形式……生產技術，或生產力之歸入於馬克思經濟理論底研究範圍，只是當作前提來觀察的。」由此可知，盧賓把生產力跟技術看成一個東西，同時盧賓又把「社會的事物」和「物質的事物」分裂開來了。照這樣說來，社會形式是非物質的。這裏，我們要順便地指出來，盧賓底這種唯心的分裂物質生產和它底社會形式之關係，只是抄襲考茨基的：因為考茨基也把生產和生產關係劃分開來，他是根據資本主義生產底利益來劃分的。考茨基宣稱道：「生產底問題比之生產關係底問題更重要。所以我們應當促進資本主義經濟底復興……」

既然認為生產關係不是物質的關係，那末盧賓怎樣了解生產關係呢？照盧賓底意見，在商品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關係就是買賣關係，是平等的經濟主人間的關係。盧賓寫道：「人與人的這種生產關係之

綜合，並不是統一的聯結，成爲一體的體系……在商品經濟中，商品生產者祇跟不一定的市場維持着連繫；他（商品生產者——譯者）經過不斷的許許多多個別的合同買賣，纔把自己投入市場關係中去。」
盧賓把基本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階級剝削關係，看成簡單的商品交換了。他說：「不論是資本家，是雇用工人，或是土地所有人，他們都是形式上互不依賴的獨立的商品所有者。他們中間的直接生產關係，我們還得把它們確定下來（?!）並且這種關係一定是採取平常的商品所有者之間的關係底形式，採取買賣關係底形式……」（見盧賓馬克思價值論大綱）

這樣一來，盧賓把社會形式跟它底物質基礎，跟物質的生產過程分裂開來了。生產關係之階級的本質，亦被盧賓所忽略和抹煞了。社會的形式被孟塞維克盧賓完全看成交換的形式，看成合同的法權關係了。既是這樣，唯心論者盧賓，底完全抹煞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抽象勞動底生理方面，自然方面，而以爲抽象勞動中不包含「一絲一毫的物質」——這也就不稀奇了！

孟塞維克盧賓這種唯心的社會形式觀和分裂生產關係與生產力底見解，是現今孟塞維化唯心論者所贊助的。例如卡列夫，曾經表示擁護盧賓底見解，他說：「政治經濟學底研究對象就是在資本主義之下促進生產力發展，同時又跟生產力相矛盾的那些社會形式……假使我們對政治經濟學底對象下這

樣的定義，假使我們提出社會形式來作為政治經濟學底研究對象，能不能由此就得出結論，說我們已走上了唯心論底立場，完全除去了物質的要素，剷除了唯物史觀底基礎呢？在我以為這樣的說法是絕對不正確的……生產關係當然不是像自然事物那樣的物質的東西，但是生產關係同時也不是觀念的東西，它們是人與人的生產關係，這些人在生產過程中是採取一定的方式互相連繫着的」（見卡列夫論政治經濟學底對象問題一文，載一九二九年第五期馬克思主義旗幟之下雜誌。）

上面所引證的卡列夫底話，確確實實地在告訴我們說，孟塞維化唯心論者正像「心理派馬克思主義者」機械論者和新康德主義者一樣，也不了解生產關係底特殊的質地，並抹煞了關於生產關係底物質性底問題。亞德勒、考茨基、波格唐諾夫把生產關係解作人們心理上的相互作用，認為生產關係就是人們底意志關係。布哈林則解說生產關係底物質性就是人們在空間和時間中之機械的配置。至於盧賓底見解則跟一切新康德主義者底見解一樣，認為「社會的形式」是處於物質生產過程底界限以外的。卡列夫底意見，「社會生活底物質」，生產關係底「物質原素」，乃在於人們在生產過程中以一定的方式互相連繫着這一點，他以為說生產關係是「非觀念的」這句話也正是指的這點意思。換句話說，照卡列夫底意思，以為生產關係底「物質性」，祇在於它們是實在地，「取一定的方式」存在着，而不是存

在於觀念中。但是我們知道，對於這樣的見解是亞德勒、考茨基之流所都能完全同意的，要曉得一定的「心理的」、「意志的」聯繫也是實在地存在着的啊！

然而馬克思和列寧完全另一個樣子了解着生產關係底物質性而並不以它們底實際存在來解說這種物質性的。馬克思從來不把生產底「物質」內容和它底「社會」形式劃分開來。在馬克思底意思以為社會性的生產就是物質的生產。生產關係之特殊性，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底序文中已經十分明白地表達出來了；他指出人們在社會的物質生活底生產過程中參加了一定的生產關係，或者照馬氏底說法是「在社會生活底起點上」就加入了一定的生產關係，換句話說，這些「共同活動」底關係就是人們對於物質生產手段的關係，因此這些關係「是不受他們底意志所支配的」，相反的，物質生產底生產方式決定了精神生活底過程。列寧也同樣地指出了生產關係底這種特殊性；當他區別意識的社會關係和物質關係時，他指明物質的生產關係是「不經過人們底意識而形成起來的」。列寧曾經說過，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基本觀念「就在於社會關係可分為物質的和觀念的兩種。後者祇是前者底上層建築，前者是越過了人們底意志和意識而形成起來，成爲人類活動底形式，這種活動是人類維持生存所必要的」（見列寧全集卷一）在另一處地方列寧又着重地指出生產關係底體系發展中的客觀的規律性。

並指出「這些關係底根源是在物質生產底發展程度中」（見列寧著論卡爾·馬克思一文）

物質生活底生產過程，即為維持人類生活所需要的勞動過程和在這一過程中所形成的生產關係（決定人們底意識和意志的）發展底客觀規律性——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所見到的生產關係底物質性。由此就產生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相互關係。正如生產力並不是「純技術的」範疇而且也是社會的範疇，同樣的，生產關係，即生產力底「社會形式」也並不脫離物質技術的過程而獨立，像唯心論者所設想那樣。在另一方面，這些物質的生產關係也不能簡單地看成生產底技術組織或人們地位配置，像機械論者所設想的一樣。馬克思主義所持的觀點是技術過程和經濟過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辯證的統一底觀點，它指出兩者底等同，同時又指出它們底差異。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並不是「一般」生產，脫離了社會形式的生產。它所研究的是「社會的生產組織」，「人們在生產上的社會關係」（列寧）。但是馬克思主義不主張把生產力只當作社會形式底「技術前提」看；它常常是研究那作為某一社會形態底生產力發展之形式的生產關係的。

在生產關係考察中所發生的許多其他的問題，是關於這個範疇底具體性關於生產關係之歷史的。一定性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底解答，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曲解。這裏特別要講到矛盾的社會形態中

的生產關係底階級性問題。我們已經指出過，對於一個階級社會來說，社會形態底概念中必然應當包含着階級底相互關係和階級間的相互爭鬥。階級間的關係是建立在矛盾的生產方式之基礎上的。歷史上一定的階級剝削形式——奴隸制的、封建制的或資本主義的剝削形式——決定着歷史上一定的生產關係底形式，給它們以『特殊的社會的質地』（馬氏語）。

但是這裏可以遇到下面這種相反的意見。生產過程常常以一定的社會勞動組織爲前提，就是說：以一定的合作或分工底形式，以工程師和工人等之間的某種關係爲前提的。人們在生產過程中所參加的那些生產關係，在每一場合內，顯然應當是直接生產者底關係，一定的社會勞動組織形式關係。但是生產過程底組織大半是發生於生產底技術，它爲生產中所應用的勞動工具底性質所決定。『勞動工具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底尺度，而且也是裏面進行着勞動過程的那些生產關係底指標』（資本論卷一）。

馬克思在他哲學底貧困中發揮着同樣的思想：『勞動底組織和分配各有不同，這要看它所使用的工具來決定：手磨機所決定的分工形式是跟蒸汽磨粉機不同的。』還有最後一點，在致恩格斯的信裏面，馬克思簡直稱呼他底理論爲『以生產手段決定勞動組織的理論』。

布哈林根據着馬克思底這些論點，就想利用它們來替他自己的技術的生產關係觀——視生產關

係爲人們在空間和時間中地位底配置——辯護了。在布哈林底意思，以爲「生產關係底形式異常繁多而異常複雜，生產關係底一部分是由勞動關係底體系，由勞動人們底分工所形成的，而勞動人們底分工則決定於勞動工具底性質。」布哈林說：「社會分工是基本的生產關係之一。現代的分工是以甚麼做基礎的呢？我們不難看出，它是決定於現代的勞動工具，決定於機器和工具底性質、形態和配合，也就是說，決定於資本主義社會底技術體系。」布哈林舉現代的企業、工廠爲例，他說到現代的工廠內部如何精密的分工，指出這種分工底機器性，工人「配置」底精密的計算等等。這裏人們中間的關係完全決定於技術機器底系統、機器底配合、工廠底事物、機關底組織。據布哈林說，除了這一種生產關係以外還有另一種形式底生產關係——這就是幾個大的人羣集團間的關係，亦即階級關係。照布哈林底意思，各階級底區別是由它們在生產過程中的不同的作用來決定的。因此，階級的生產關係，在布哈林底觀念中，亦發生於生產底技術。「當技術發生變化的時候，社會底分工也跟着變化了；那時某種勞動職能在生產中消滅的消滅了，有的變成不重要了，而有些新的勞動職能則隨之而出現了。同時，階級底組合也跟着發生了變化。」（見歷史唯物論頁一五一——一五二。）這樣看來，依照布哈林底理論，生產關係底一切形式都發生於技術過程本身；它們都爲勞動工具底各種不同的性質，爲人們對於勞動工具所起的作用和所處的地位

所規定的。

這樣，布哈林把階級的生產關係解作直接產生於社會階級在生產過程中的技術功能或技術作用的關係。但是這樣他就忽略了階級的生產關係底重要的特徵——各階級間生產手段之不同的分配。看階級關係只是階級社會生產關係底「一部分」，布哈林就無論如何不能解說爲什麼階級關係會成爲生產方式和社會經濟組織底基礎的理由。在布哈林看來，工廠中工人間的「勞動關係」，中古代大地產中農奴間的「勞動關係」是與社會底階級組織無關而只是直接產生於技術過程的關係。這樣就完全不能使人明白，爲什麼在奴隸主社會和封建社會內差不多同樣的手工技術能夠產生不同的階級的生產關係呢！

原因是這樣的：布哈林講到勞動底分工時，他沒有確實地把全社會中的分工跟一個企業中的技術分工區別開來。而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時，恰恰明白地指出了這種區別。同時，布哈林不了解兩種分工在它們底發展過程中的辯證的相互關係。在個別的資本主義企業中的有計劃的技術分工和各個生產部門間的分工（在資本主義之下，這些生產部門間的關係是自發地，經過商品底交換而成立的——）這兩種分工底形態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社會的生產和私人的佔有間的矛盾——底

表現。這種和那種分工底根源是存在於社會底階級組織中，存在於階級的生產關係中。我們要劃分一個企業底勞動者之間的關係或商品所有者之間的關係和階級與階級間的關係之區別，但是這決不是生產關係之不同的「形態」或「部分」間的區別。這兩種關係是同一社會階級組織之不同的表現。所以勞動底社會組織，並不是什麼只依賴於「技術」而與階級的生產關係無關的東西。把勞動組織跟階級關係分裂開來，其結果就變成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極粗魯的歪曲。這樣的分裂促使布哈林得出了「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底理論，得出了站在勞工階級底觀點來說資本主義之下可能產生合理的勞動組織的那種錯誤的結論。從這一種機械論底見解出發，卡米業夫和季諾維埃夫否認蘇聯國有工業底社會主義性，他們認為這種國有工業中的勞動組織是「國家資本主義性的」……馬克思曾經指出，工廠實際上是表示社會的生產關係，它是一個經濟的範疇。但是當我們說到工廠底這點意義時，我們所說的不是「技術的」關係，不是工廠底「事物機關」，而是工廠底社會作用，為現代社會底階級組織所規定的社會作用。假如依照布哈林底意思來說，那末我們就會發生這樣一種觀念：工廠中的勞動組織，在它對社會階級組織的關係上說，是一種「中立」的東西了。

盧賓也持着類似的「超階級的」生產關係觀，不過方式稍有不同而已；這是我們根據前面的論述

所能判知的。照盧賓底意見，我們前面已經說過，資本主義社會底生產關係底本質，不在於雇用勞動之資本主義的剝削，而在於「商品所有者」之合同性的交換關係，而且這種關係還應當每一次確定起來的。

布哈林底機械論的錯誤在這個問題上是跟盧賓底唯心論的歪曲見解結起姻緣來了。他們兩人都根據馬克思底生產觀——馬氏認定生產是它底一切要素（即生產本身、分配、交換和消費）底完整的統一體，而這些要素則為這一致體之內的各個不同的方面。生產永遠包括着這一切要素，唯其如此，所以它纔成爲社會發展和社會研究之出發點。因此馬克思不脫離了生產手段底分配來觀察生產過程，同樣的，他也不把生產本身跟它底交換形式看成同樣的東西。照馬克思底意見，階級間的生產手段底分配，直接決定着社會勞動組織底性質。這種生產手段底分配，「第一是生產工具底分配，第二是社會成員按照不同的生產種類之分配（各個人佔有一定的生產關係。）生產品底分配，顯然是這種分配底結果，這種分配是包括在生產過程本身中，並且決定生產過程底組織。離開了生產過程中所包含的這種分配來觀察生產，這顯然是空洞的抽象觀念」（見政治經濟批判序文）。

在階級社會中，生產決不是一純粹的技術過程，「它是以階級間生產手段之不同的分配爲前提的。各階級底相互關係決定着社會勞動組織本身，決定着生產者之間的直接關係。產生於階級間生產手段

之歷史地一定的分配方式的社會勞動組織，自身反過來又促進現存生產手段底分配方式底重新「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雇用勞動和資本家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再生產的資本階級底佔有生產手段和工人階級對於生產手段的所有權底剝奪之基礎上的。階級間的這種生產手段底分配方式，規定着資本主義之下的社會分工，因而也規定着資本主義的勞動組織。很明白的，每一社會形態中的勞動組織底性質，總反映着歷史現階段上的生產力底發展水平的。在每一個別的企業中，勞動組織同時又決定於資本主義生產底技術水平。然而縱使在這一似乎「純技術的」過程上，還是帶着階級的社會組織之痕跡的。因為我們前面已經把資本主義的勞動合理化跟社會主義的勞動合理化劃分了區別，在這兩種過程中我們揭露出了完全不同的社會內容。我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底階級組織不容許它有合理地利用它自己所造成的全部巨大的生產技術的可能。

勞動組織決定於生產手段——馬克思底這一點思想，我們不能把它簡單化地來了解的。問題是不僅在於勞動工具所起的技術的作用，而尤其在於這些生產手段在各階級間的分配。在於為社會形態之基礎的生產方式。

假如說布哈林把他底生產關係觀放在超歷史和超階級的立場上，解說生產關係只是「技術」關

係的話，那末有些孟孟維化唯心論底代表卻站到另一個相反的極端上去了。在他們解說生產關係之意義時，他們只根據階級社會底發展中所特有的歷史上一定的社會關係。他們把階級和階級鬥爭看作一切社會之必然的標徵，把歷史發展底一切階段上的生產關係看作階級關係了。依照我們前面已經用過的盧波爾底定義，社會必須『包含生產的階級關係底概念。』可是我們知道，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底生產關係不會是階級間的關係，同時也不會建立在社會矛盾上的，雖然那時的生產關係依然是歷史上一定的生產者之間的關係，在生產手段社會有制之下的歷史上一定的社會勞動組織。

第六節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辯證法

生產力底狀況和生產關係底形式，無論在甚麼地方，總是整個發展着的社會形態、整個社會生產機體底組成部分。在社會經濟形態按照其內部法則而發展的過程中，在歷史上一定的生產關係底生產和再生產底過程中，表現着它們底生產力和跟這種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係之辯證的統一（*dialektische*）

(*unity*)

卡爾·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底扎要中，會簡括地表達他自己的意見道：「生產力（生產

手段)和生產關係兩概念底辯證法——這是應得確定界限的和不消滅實在區別的辯證法」(見政治經濟學批判序文)。

馬克思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相互關係底理解中，是以物質生產過程和它底社會形式之一致為出發點的。馬克思把每一生產方式看作它裏面的勞動過程和特殊的社會形式底統一體；這種勞動過程中的勞動，適當地用於各種使用價值之創造，它具有為一切歷史的社會形態所共同的性質；而在那種特殊的社會形式中，這種勞動過程在我們面前表現為某一歷史階段上的東西。因此，馬氏確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界說為：「社會關係和技術過程之結合。」照他底說法，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是人類生活底物質條件底生產過程，同時又是在歷史地特殊的經濟的生產關係中所發生的這些生產關係本身底生產和再生產過程……就是生產力底一定的社會經濟形式底生產和再生產」(見資本論第三卷下冊)。

我們當然不能像盧賓那一類唯心論者一樣，形而上地來了解馬克思所確定的勞動過程和這一過程底社會形式間的區別。只有盧賓這一派唯心論者纔把生產底社會形式跟物質生產完全脫離開來觀察的。這裏我們不應當看作兩個勞動過程，而只是一個統一的勞動過程，它受着某種統一的規律性底支

配；勞動過程「一般」脫離了它底特殊的社會形式的勞動過程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們也不能像機械論者一樣，忽略了根據馬克思的辯證法來確定的那種極端重要的方法論上的區別。歷史唯物論之觀察勞動過程，是從它底最一般的屬性上去觀察的；這些屬性在每一歷史階段中表現着人對自然的積極態度，表現着人類佔取和改造自然事物之必然性。例如農業勞動——不論它是由用木棍挖掘泥土的原始時代的野蠻人來完成的也好，由用犁鋤耕地的古代羅馬奴隸和中世紀的農奴來完成的也好，這一種勞動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徵，這些特徵決定它成爲這一種形式的具體勞動，農業的勞動。但同時馬克思主義在研究同一社會生產過程時，又注意到它底特殊的徵候；這些特殊的徵候，祇發生於社會生產之歷史上一定的發展階段，並表現着這一勞動過程中歷史上一定的人與·人·底·相·互·關·係。在某一生產方式中我們應當注意到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關·係·之·生·產·和·再·生·產·底·過·程，例如講工人底勞動的話，假使我們並不研究一個五金工人、紡織工人、採礦工人等等底勞動——創造各種不同的消費物品的勞動——底具體特性，而要從資本主義工人勞動之歷史的特徵上去研究它，這就是說，要研究轉變爲雇用勞動的勞動力，爲資本公司所購買和榨取的勞動力；也就是說，把工人勞動當作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的勞動來研究。

這種勞動過程之一般共同的徵候和它底特殊的社會歷史的形式之統一，是辯證的矛盾的統一。說

明勞動過程中這些內部的矛盾，在唯物史觀底理論中是有異常重大的意義的。根據這種內部矛盾底說明，就可以確定社會生產底發展——由低級形態顛變到高級形態而日益變成「真正社會化」的生產底發展——和這一生產過程之歷史地過渡的（即有歷史地時間性的——譯者）階級的矛盾的形式間的區別。由此就有可能確定發生於社會生產之高級的發展階段的勞動生產率和由這種勞動底階級剝削所造成的勞動生產率之間的區別。

勞動過程底這兩方面底一致，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辯證關係表現出來。從這種辯證關係上觀察生產力就是全部社會生產過程底內容、基礎，這種內容、這種基礎是表現人對自然的積極作用的生產能力及其諸因素底水平。生產關係就是同一生產過程之特殊的社會形式——人與人的關係底特殊形式。我們已經知道，內容和形式底發展中的一切統一，總是它們底互相貫穿、同時又互相排斥；也就是說，這兩個對立體之辯證的交互貫通和它們底相互鬥爭。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這並不是兩種獨立的、各自按照自身特有的法則發展着的力量或實體。生產力不是獨立地、自願自地、在跟它相應的生產關係以外存在着的。同時，生產關係我們也不應該把它當作擱在生產力之上的一種「上層建築」或次級「階層」來理解，像普列漢諾夫在他特創的「五層

公式」中所表示那樣。普氏底「五層公式」底頭兩層是：「(一)生產力底狀況；(二)決定於生產力狀況的經濟關係」等等（見普列漢諾夫著馬克思主義底基本問題）。發生於物質生產條件的歷史上一定的生產關係，表現給我們看，是一定的生產力狀況底社會形式；它們（指生產關係——譯者）表現着生產力本身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上的連繫和發展底法則。封建社會生產力底狀況之社會的表現，在於農奴制的勞動組織；資本主義之下生產手段和勞動力底結合，則表現於資本家所有的工廠和製造場上的社會生產底形式。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賦予過去時代遺留下來的生產力以新的社會主義的質地，改造這種生產力，它們就變成生產力繼續發展底推動機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最早的著作中已經指出生產方式跟人與人底一定的合作方式不可分裂地連繫着，「這種共同活動底方式本身，就是某種的生產力」（見馬恩文存卷一）。馬克思曾經說過，合作的勞動形式同時就是「新的生產力底創造，這種生產力，就其自身的本質上講，是一種羣衆的力量。」工場中的分工「形成一定的社會勞動底組織，同時又發展着新的社會的勞動生產力」（資本論卷一）。例如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制，是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底形式，但同時又造成了社會主義勞動底新的生產力。

因此我們不可以單從生產力底一般性上去觀察它底增長和發展，不可以單把它看作社會過程之

「自然的」不變的、「物質技術的」前提。不可以把這種生產力底發展看作離生產關係而自行獨立發展的東西。要知道生產力底發展實際上必然是取一定的生產關係底形式的。生產力底發展法則不能脫離歷史上一定的生產關係體系發展中的特殊的規律性。這裏並不存在着兩種平行的法則。爲一切經濟組織所共同的生產力底發展法則，就是歷史過程底基礎；但是我們不能把它當作一種抽象的前提（像布哈林所說的「勞動消費律」）跟它底特殊的表現形式相隔絕的抽象前提看。生產力發展底一般法則，在每一歷史的社會形態之下，總具有特殊的歷史的一定性；這種歷史的一定性是由內在於一定的生產關係之組織的特殊的發展法則所賦予的，它對於這種生產關係底組織，實具有決定的意義。每一種確定的生產方式，確定的社會形態，確定的社會生產機體底發展法則，同時包括和表現着生產力底發展和生產關係底發展。

我們不要把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間所發生的矛盾解說得太簡單，以爲這種矛盾就是生產力底獨立發展「超過」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底發展的意思。要是這樣解說的話，我們就陷於明顯的機械論立場——波格唐諾夫、布哈林和他們底信徒們底立場上了。照這樣的觀點，生產力就變成一種超階級的「一般」範疇，在歷史中由於不可知的原因而發展的範疇了。實際上，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力底發展

是完全被資本主義組織底內部法則所決定的。資本主義生產底基本矛盾，社會性的生產和私人的佔有間的矛盾，逼迫資產階級不斷地進行生產力底革命；這樣，生產力底發展就超出了資產階級所能利用的限度。但是下面兩種情形，都完全發生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內在法則的：一種是生產力底發展越出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可能被資產階級利用的範圍；另一種情形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發展到某一階段上變成了生產力發展底桎梏。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的生產『由於它自身的內在法則，不得不一方面發展它自己的生產力，勞斃它不是存在於有限的社會基礎上的生產，另一方面它卻終於只能在這一有限性的界限以內發展着。這就是經濟危機之最深刻的、內部的祕密原因，生產中所表現的矛盾底原因；資本主義的生產正是在這些矛盾中變動着的……』（馬氏著剩餘價值論卷三）。

我們不能機械地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分裂開來，並把生產關係看成被動的結果，看成生產力發展底產物。但是相反的見解也是完全不正確的：即說到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統一而忘記了它們底區別，它們底辯證法底界限。只有我們不忘記內容對於形式的優先地位，不忘記內容跟形式的鬥爭，只有我們不拿社會形式底發展去代替生產力內容底發展，——只有這樣，生產力發展底法則纔具有為歷史過程之基礎的一般意義。而盧賓這一派唯心論者恰恰在這一點上曲解了馬克思主義。孟塞維化唯心論底代表

們也在這一方面犯了毛病。

譬如，照卡列夫底意見（在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問題上，卡列夫是公然擁護盧賓的），「內容對於形式的某種優先地位，是指內容必先於一定的形式而存在；但在另一方面講，形式一經發生之後，就它對於內容的關係上說，它就不是被動的，在內容以外的東西，它自己有內在的發展邏輯，確定着它跟內容的辯證的相互作用，最後它又跟在這形式界限以內發展着的內容發生衝突。」這裏很容易看出，雖然卡列夫說到內容底「某種（？）優先地位」但是在他看來這種「優先地位」是純粹邏輯的，沒有物質性的。照卡列夫底說法，內容規定，同時又先於「一定的」形式，換句話說，生產力底運動，發生在同一生產關係底範圍中，在「一定的形式底界限以內。」這樣看來，在卡列夫底觀念中，沒有關於內容——生產力——之物質的、真正歷史的發展，這種發展在每一歷史階段上產生了新的生產關係底形式。生產方式，社會內容和社會形式之矛盾的統一，建立在它們底鬥爭上的統一——它底發展被卡列夫唯心地解作「社會形式發展底內在邏輯了。」為要說明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衝突，卡列夫首先提出了生產力「本身的發展邏輯。」然後又把生產力發展底邏輯置於社會形式底發展邏輯支配之下。照卡列夫底意見，這種生產力底發展，是「包括在社會形式底發展法則中的」（見卡氏著論政治經濟學底對象問題。）

這樣看來，假使機械論者把生產力底發展從生產關係底發展方面脫離開來，同時又把生產關係底發展「簡化爲」生產力底發展，那末盧賓這一類孟塞維克和孟塞維化唯心論者也一樣地持着生產力發展和生產關係發展底「兩重邏輯」底觀點。不過他們跟機械論者相反，他們是想把社會內容底發展簡化爲社會形式底發展，他們不了解內容和形式底統一，是相對的，而它們底「鬥爭倒是絕對的。」

我們必須集中注意於這些機械論的和唯心論的錯誤，以便獲得一個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展中的辯證的相互作用之正確的觀念。假如我們以爲這一發展過程底積極要素只是生產力，而把生產關係只看成被動的結果，在自身上反映那發展着的生產力之積極性的結果，——這樣看法就錯誤了。一切國際孟塞維克所宣揚的著名的生產力論，大致就可歸結到這一錯誤上去。例如照考茨基和其他社會法西主義理論家底意見，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底發生，只有作爲生產力高度發展之被動的結果纔有可能，而不能成爲勞工階級積極的革命鬥爭底結果。社會法西主義者既認定生產關係在歷史發展中只有被動的作用，那末他們自然不能了解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成爲過渡時期中生產力發展底形式之全部意義了。然而事實上生產關係在這一發展中是起着積極作用的。爲要使社會主義革命有發生的可能，生產力發展底某種程度（水平）是必需的。但是在勞工階級底革命過程中，在原有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之下可以

造成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那時這些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就變成生產力高度發展底前提，並且進一步地促進這些生產力更高度的發展。俄國十月革命底經驗就這樣告訴我們，列寧批判蘇漢諾夫（Sukhanov）底立場時也會特別着重地指出這一點來。這一歷史的辯證法，布哈林完全不了解，托洛茨基也完全不了解，布哈林提出口號說要「填平缺陷」（意即提高一般的生產力，使一切生產部門都平均發展，而保持各部門底均衡形勢——譯者），要「填平生產力底水平」，托洛茨基則用「左的」期望「世界革命」的調兒來，掩蓋同一孟塞維克的生產力論，他還提出了用剝削農民的手段以發展國家生產力的計劃。

在我們跟右傾機會主義的機械論見解作鬭爭，跟估低社會形式在生產發展中的作用的見解作鬭爭的時候，我們同時應當跟唯心地過分估量社會形式底積極作用的傾向作鬭爭，這一派唯心論把形式看作一種獨立自在的支配和「包含」內容之發展的東西，——前面我們已經揭露出來，持這種觀點的人就是孟塞維化唯心論者，同時這種觀點也是現今「左翼」機會主義所特有的。今日我國（指蘇聯——譯者）的「左翼」機會主義者，迷惑於農業集體化底誇大數字而忘記了下面一點：我國生產關係之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依靠着生產品水平和質地之繼續提高，依靠着技術的改造，集體農場之組織的經濟的

鞏固幹部底培養等等。孟憲維化、唯心論者和那些「左傾」分子，同樣地把生產關係底發展跟生產力底發展脫離開來了。社會形式底積極性，實際上是由於社會內容和社會形式是整個的統一的生產方式之內容和形式，它們受着這種生產方式發展底內部規律性底支配。爲要正確地了解歷史上一定的生產關係底積極作用，就必須以現存的生產方式之社會的階級的內容爲觀察底出發點。只有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內部規律底階級性爲根據，我們纔能了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爲什麼在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中起着積極作用；只有理解了過渡時期中生產力之新的社會內容，生產力發展底任務和條件和革命的工人階級在這種發展中的作用——只有理解了這些，我們纔能說明我國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底積極作用。

在階級社會底範圍內，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辯證法，只有在下列的條件之下纔能正確地闡解明白：就是我們要把階級的矛盾當作研究底出發點，因爲這種矛盾貫穿着整個的矛盾，社會底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全部結構。要不是這樣的話，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發展底某一階段上的矛盾和衝突底階級本質就不會明顯，而這種矛盾和衝突恰正是全部歷史發展底動力。在每一矛盾的社會形態中，當它發展到某一歷史階段時，它底生產關係就由生產力發展底形式轉變爲它們（生產力——譯者）底枷鎖了。生產

力在某一發展階段上跟生產關係的矛盾，這種矛盾表現為階級的矛盾，這種矛盾發展到了衝突底尖銳點，內容跟形式底鬥爭，舊的社會形式拋棄和內容底改造，質量新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底新質量底產生——這就是階級社會最普遍的社會革命底法則，是馬克思主義底歷史理論底基礎。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底序言中，馬克思自己這樣闡明這一法則道：「社會底物質生產力，在它發展底某一階段上，跟現存的生產關係發生了矛盾，或者，用法律的口語來說，跟財產關係發生了矛盾。在這時以前，它們（生產力——譯者）一向是在這些關係以內作用着的。這些關係就從生產力發展底形式變成它們底枷鎖。到了那時，社會革命底時代就到來了……」在另一處地方，馬克思發展着同一種思想，他寫道：「勞動過程之單純的原素是社會發展底一切形式所共同的。但是這種過程底每一歷史上一一定的形式繼續發展着它底物質的基礎和它底社會的形式。現存的歷史形式，達到了某一成熟階段時，就被消除而讓位給更高的社會形式。這樣的危機到來的時候，就是分配形式，因而亦即與此形式相適合的生產關係之歷史地一定的生產關係底形式——這是一方面，和生產力，生產能力及其諸因素底發展——這是另一方面，這兩方面底矛盾和對立性，達到特別廣大，特別深刻的時候，那時就要爆發物質生產底發展和它底社會形式之間的衝突。」（馬氏著，政治經濟學批判之序文與資本論卷三。着重點是本書編者加

上的。）

對於馬克思這些最著名的基本論綱，會不止一次地被布爾喬亞和機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批判家」所射擊過。斯特魯威會企圖用布爾喬亞的「鎚刀」，「鎚去馬克思主義之革命的鋒芒；他這樣地解釋問題：勞農馬克思所說的生產關係在這裏是指法權關係而言的。羅斯特魯威底說法，馬克思這裏並不論到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矛盾，而是講的經濟和法權底衝突。當法權標準不能滿足「經濟」底要求時，它們就必得要發生變化了。照斯特魯威底意見，從這一「衝突」中，不會產生任何社會革命底理論，因為由新的經濟要求所促成的法制底改變，並不一定要經過革命纔能達到的。實際上羅斯特魯威底理論，社會矛盾在歷史發展底進程中並不尖銳化，而是相反，——這些矛盾是滯鈍化了，減少了。

普列漢諾夫曾予斯特魯威這種觀點以嚴酷的批判。他告訴斯特魯威生產關係底概念並不同於法權關係底概念，馬克思所說的基本衝突不是經濟與法權底衝突而是生產力跟生產關係底衝突。普列漢諾夫舉了許多很顯著的例子來證明：跟着資本主義底發展，工人階級在社會生產品中所佔的份額不斷地減少，因而它底境況就日益惡化，因此我們只能說社會矛盾底尖銳化，而絕對不能說它們底「滯鈍化」。

然而普列漢諾夫本人對於這個問題的解釋，還是遠不能令人滿意的。這裏普列漢諾夫把生產力底概念解作「社會的需要」了。他認為這種社會的需要跟不復能滿足這些需要的「社會制度」發生了衝突。這裏普列漢諾夫完全忘記了社會需要本身只是跟着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跟着生產力同時發生和發展的。此外，在普列漢諾夫底解釋中，完全消去了階級矛盾底觀點，貫通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底全部衝突的階級矛盾底觀點。根據這樣的觀念，衝突本身就被了解為一種現象跟另一種現象的外部衝突，了解為「社會需要」增長和落後於此增長的「社會制度」之間的和諧性底失去，而不被了解為自始內在於現存生產方式的社會矛盾發展底結果。（參閱普列漢諾夫著駁斯特魯威的論文。）

布哈林關於這一革命的矛盾和衝突底理解，顯然帶着機械論的性質。布哈林底生產力如生產關係底矛盾觀，完全跟他底「均衡論」(Theory of Equilibrium)相適合的；他認為這種矛盾不是別的，它只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均衡底破壞，自然和社會間的均衡破壞之直接的結果。照布哈林底意見，生產力和經濟在初時互相「適應着」；在發生衝突的時候，生產力在舊的生產關係底範圍內「已經關不住了」。依布哈林底見解，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衝突就是「事物機關」跟生產過程中人底「配置」——為社會底政治和法律的組織所固定的人底配置——之間的衝突。技術工具、生產手段等等底發展，照布哈林

底說法，「有需乎人們也相應地重新組合過一度。」既然布哈林把階級的生產關係只解看作現存社會底許多生產關係之一，那末照他底意見，當然生產力並不跟一切的生產關係發生衝突了。這些生產關係底一部分，即工作人員間的勞動關係，循着「進化的」道路「適應」於變化的技術。照布哈林底意見，新的生產方式就這樣地在舊的生產方式以內成熟起來了。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內發生勞動社會化底過程即是。

由此布哈林就得出一個結論來說：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基本矛盾不在於「生產手段、事物、壓倒人們」——這樣的的思想甚至布哈林都以為是奇怪的，雖然它完全發生於他底機械論見解。布哈林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基本矛盾簡單地看成「生產上的矛盾，即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底一部分跟另一部分底矛盾。」布氏繼續發揮其意見道：「社會化的勞動表現着社會底有組織性。而這種有組織性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是不能發展到底的，特別在社會方面它不能發展到底……」（見歷史唯物論頁二八〇——二八八。）這裏很容易看出，布哈林抹煞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基本矛盾，而用生產關係底各個「部分」間的矛盾來代替它。這樣的見解又明白地指出，布哈林底機械論邏輯把他引導到了「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底懷抱中去。布哈林這裏把社會關係之社會主義的有組織性（只有在社會主義之下纔有可能

的)跟資本主義的組織混而爲一;這種資本主義組織發展底基本法則,就是社會的生產和私人的佔有間的矛盾。列寧會對布哈林著的過渡時期之經濟一書指謫道,資本主義也按照一定的方式而「有組織的」

馬克思說:「一切社會生產底過程,從它底連續的連繫上,從它底不斷的更新之流上去觀察時,同時也就是再生產過程。」然而不斷的生產過程不是原有的生產過程之單純的重復(更新)而是在擴大規模上的再生產,即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擴大再生產(亦即發展)。

斯大林在其馬克思主義農業學家大會上的演說中指出,馬克思底再生產學說是跟右傾機會主義的均衡論鬥爭中最好的武器。實際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成份底均衡理論布哈林所提出的「到社會主義之路」的理論,認定這兩種經濟成份時常保持着獨立的發展;他相信,在這種發展過程中,資本主義的富農經濟發展着它自身的生產力,只要在社會主義和商品資本主義兩種經濟間的商品交換法則底單純影響之下,就可以和平地生長成爲社會主義的經濟。這種見解是從布哈林對於生產和再生產過程的機械論觀念中產生出來的,——就因爲他把這種過程看成「純粹技術的」過程,即爲社會和外界環境底均衡狀況所支配的自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布氏認爲只有生產力(說得確當些即技術)起

着積極的作用；而且布哈林把這一過程看作「一般的」抽象的，離它底社會形式而獨立的過程了。此外，布哈林還始終保持着布爾喬亞政治經濟學所特有的商品生產底觀點。布哈林完全忘記了商品流通背後站着的階級；他忘記工農聯合底商品交換形式，對於現社會（即過渡時期中的蘇聯底社會——譯者）底階級組織並不採取「中立」態度的；他不懂得在過渡時期中，商品交換就是一種社會鬥爭底形式。

馬克思主義關於再生產的學說，給我們闡明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展底真確的辯證法。這一學說既打擊着右傾機會主義的「經濟成份均衡論」，同時又打擊着托洛茨基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積累「法則」——即托洛茨基派在經濟復興時期（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八）所提出的剝削農民底手段來達到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那個法則。

在分析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再生產的時候，馬克思指示出再生產底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起着何等積極的、決定的作用。馬克思在商品流通過程底背後，揭露出了階級間的關係。馬克思指示出：資本主義的積累，是資本家靠剝削工人階級來實現的；要了解資本主義的積累和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只要根據資本主義生產底本質，根據它底內部法則，用不着去「求教」實現生產品（實現二字，在經濟學上即賣出商品之意，亦即由商品轉變為貨幣形態之意——譯者）底外部條件，即「求

教」於所謂「第三者」像蘿沙·盧森堡女士底積累論中所解釋那樣。十分明顯的，社會主義的擴大再生產，在不容許任何階級剝削存在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之下，必須跟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底再生產作鬥爭，所以它只能依靠內部的社會主義積累，依靠勞工階級底「動員」一切內部的資源。

問題是在布哈林把社會矛盾解作幾種相反的外部勢力底衝突了。布哈林不明白，在資本主義社會底基本矛盾上，就表現着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發展底內部規律性。照馬克思說，資本主義底內部矛盾和對立性之轉變為衝突，只是當它們「具有特別的廣大大性和深刻性」的時候。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從它發生之初起，就在兩重的矛盾的形式中發展着的。內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物質生產力底發展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間的基本矛盾，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上得到它底表現——表現為社會的生產和個人的佔有間的基本矛盾。但是後面這一種矛盾並不是兩種生產關係「形態」間的矛盾——一種已經「適應」於變化了的技術的生產關係和另一種不「適應」於它的生產關係間的矛盾，像布哈林所設想一樣。在資本主義之下，「社會生產」無疑地表現着比過去更高級的形態，表現着生產發展中的更高的階段，但是這種「社會生產」並不具有新的社會主義關係底質地。它表現着矛盾的資本主義發展底對立體之一，而並不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有組織性」！

社會歷史發展底法則是這樣的：每一社會勞動發展底歷史階段使它底物質基礎和它底社會形式繼續發展下去，這樣就促成了到「更高階段」的過渡。馬克思說：「每一世代都有它前代所做到的生產力，這些生產力便是這一世代底新生產底原料物質；由於這一事實，就發生人類歷史底連繫，形成了人類底歷史……爲着要保持已獲得的結果……人們就必須改變一切遺留下來的社會形式。」

這樣看來新社會底先決條件在舊社會形態底腹內成熟起來的過程，是表現於生產力底成長，這種生產力遺留給下一世代當作「原料」之用。這樣就形成了未來生產方式底物質的和社會的前提，造成了未來生產形式底物質基礎。然而新的生產關係也不一定在舊社會底圈子內發生的。布爾喬亞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底根本區別是在於：在封建形態底腹內準備着（成熟着）資本主義底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而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卻只有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後纔會形成。前一歷史階段的人類所獲得的生產力，遺傳給新的歷史階段時，只當作「原料」當作新的生產方式底物質基礎。社會的具體歷史的質量賦予這些生產力以一定的發展形式——歷史上一定的生產關係。在社會革命以前，生產力只有一種資本主義的質地，只是在舊的社會形式被新的形式所替代之後，它們（生產力——譯者）纔具有新的社會主義的質地。因此，人類歷史中物質生產底一般發展過程和它底特殊的歷史形式之間的矛盾，就每每

表現為現存的，歷史地一定的生產方式以內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矛盾。而這種「一般」和「特殊」底辯證法，布哈林卻完全不了解！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矛盾是每一歷史的生產方式底原動力。這種矛盾存在於一切社會形態中，不僅存在於階級社會，亦且存在於無階級社會中。不過在階級社會內，這種矛盾帶着衝突的性質。(antagonistic character) 它發展成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不可調和的衝突，並促使現存的階級社會形態趨於不可避免的潰滅。在階級社會內，這個基本矛盾只是階級矛盾之另一表現，就是代表舊的生產手段分配制的統治階級和創造全部社會生產力而起來反叛舊的財產制度的革命的生產階級間的矛盾。這種基本矛盾最表現於新的技術程度在舊的財產制度之下已不能被充分利用，同時亦表現於工人階級底知力發展水平和它底貧困的生活消費水平間的矛盾。從這一階級利益底基本矛盾和不可調和性——在某一生產方式和它底物質前提底某一成熟階段上——就產生出階級底直接公開的衝突，產生出社會革命來。由革命來推翻經濟和政治上統治的階級，破壞舊的經濟組織，把一個新的社會階級推上政治舞臺，並創造各階級間生產手段分配底新形式——生產關係底新形式；革命引起了遺傳下來的生產力之質的改造。這樣看來，並不是事物「壓倒」人們，而是在這種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衝突中階級跟階級的

衝突。

馬克思說，「沒有一個社會形態會在一切生產力——它給這些生產力以充分的發展地步——未充分發展以前潰滅，同樣，新的更高級的生產關係，也從來不會在舊社會腹腔內，它們（即新的生產關係——譯者）生存底物質條件成熟以前出現的。因此人類常常只提出他們所能解決的任務，因為在仔細觀察之下我們就知道，任務本身只有當解決任務所必需的物質條件業已存在的時候，或者至少在這些條件業已處於發生過程中的時候，纔會提出來」（見馬克思致安能科夫函。）

馬克思這一個基本論綱，也被人無數次地歪曲過和給過各種荒謬的解說。社會法西主義者根據這一論綱來「證明」說：在我們目前的時期，資本主義還能給生產力發展以極寬廣的餘地，所以它不會很快地死滅。在另一方面，社會法西主義者又相信社會主義社會之物質的生存條件，在資本主義腹腔內還沒有成熟，所以布爾塞維克所主張的革命，祇是一個烏托邦而已。

可是馬克思底思想，實際上是反對一切空想主義的，它跟資本家和社會法西主義者所理解的意思完全相反，因而它跟他們底胃口是不相配合的。革命的衝突是爆發於舊的財產關係變為阻止一切生產力原素發展的「枷鎖」的時候，即阻止技術的生產能力和勞動力的底物質和精神的能力之發展的時候。

過去的財產關係使新技術底全部利用和它底繼續發展成爲不可能了。同時，同樣的生產條件使生產的階級不斷地降低他們底生活水平，促使他們覺悟到自己的利益，同時就形成了他們底階級意識。爲要在革命的工人階級面前提出它底革命的任務，必需至少那些新的物質生產力已處於「發生過程中」這些新的物質生產力是舊的社會組織所不能完全利用和繼續發展的。但是這兩個條件——阻擋技術繼續發展的歷史的限界和生產階級底階級意識底增長——是極密切地不可分割地連繫着的。爲要使革命的階級能够澈底地團結成爲一個階級，就必須在舊社會腹中造成一切物質的前提，這些物質前提是這個社會所能發展的。所以革命階級之階級的成熟——它底階級意識底發展，它底政治組織底形成，它底行動底革命性等——所有這些條件都是十分顯著的徵候，表示爲解決革命任務所必需的客觀的物質條件業已發生或正在發生的徵候。帝國主義時代給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生產力底繼續發展以重大的障礙，那時統治階級（照列寧底說法）已不能照舊生活。——這個時代同時又是勞工階級革命底時代，這時一切被壓迫階級已不願照舊生活。只有這樣，我們纔能認識物質文化底某種水平，爲被剝削階級解決革命任務所應有的那些物質條件底成熟程度。

假使以爲這個時代的資本主義尙能給生產力發展以繼續前進的「餘地」，假使用另一種觀點來

了解新社會制度底物質條件底成熟，假使用另一種方式來提出革命所必需的物質文化底「水平」的話，那末我們就鬧了抽象的、顯然機會主義的笑話，等於在那裏擁護資本主義和頌揚資本主義底「萬壽無疆」列寧關於這個問題在對蘇漢諾夫底孟塞維克「理論」作答辯時說，「這種文化水平究竟是怎樣——那是誰也說不出來的。」

第三章 資本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經

濟體系

第一節 兩個經濟體系和前資本主義諸經濟形態

現時世界經濟中存在着兩個互相對立的經濟體系——資本主義各國中的垂死的資本主義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邦內的建設中的社會主義。我們對這兩個經濟體系底研究，當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論和社會生產過程底辯證法學說為根據。

斯大林在某次報告演說中明白地揭露了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兩種經濟體系區別，揭露了資本主義世界和蘇聯底矛盾。斯大林說：「在我們蘇聯工業和農村經濟中社會主義建設底日益興隆；在他們資本家底國家內，工業和農村經濟中經濟危機底日益沉重……。」「蘇聯縱然文化落後，資本缺乏，專門的技術幹部人才也不够，可是它卻處於經濟日益興隆的狀況中，在經濟建設方面已經獲得了有決定意

義的成績，然而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雖然有很富裕的資本，有大批的技術幹部和更高的文化水平，可是它們卻處於經濟危機日趨沉重的狀況中，而在發展經濟底事業上一再而三地遭到失敗——到底這當中有甚麼原因呢？

斯大林答道：「原因在於我國和資本主義國家底經濟體系中的區別。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底腐潰。原因在於蘇維埃經濟體系超越資本主義體系的種種優點。」

馬·列主義的歷史理論和經濟理論底任務，是在於盡可能完滿，盡可能週密地說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經濟體系區別和對立，闡明它們在社會形態發展過程中的歷史的形成和這兩個經濟體系中每一個底特殊性和動力，以及指明資本主義被社會主義代替的歷史的必然性。

但是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底圈子內，我們也可以找到許多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殘餘。各種經濟組織原素底殘餘，在我國（蘇聯——譯者）過渡時期經濟底某一發展階段上也存在着的。這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現代經濟底歷史的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和它們跟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相互關係，是值得我們加以嚴密的注意的。因此，在討論現代的兩個經濟體系以前，我們應當先約略地講一講前資本主義的形態。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底序文中，馬克思寫道：「就一般的徵候上講，我們可以指出社會經濟構成之順次的時代如下：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布爾喬亞的諸生產方式。布爾喬亞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的矛盾的形式……」馬克思和恩格斯這一種關於迄今尚存在的各種社會形態底矛盾性的見解，跟他們確認一切過去社會底歷史為階級鬥爭史的定義——即在他們所著的共產主義宣言中所給的定義——完全相適應的。可是在馬恩兩氏底早期著作中已說到過私有財產制以前所存在的氏族所有權，社會的土地所有權。一些新的歷史著作底出現，特別是美·人·摩·爾根（Morgan）論古代社會的著作底出現，證實了馬恩兩氏底假定。恩格斯研究了這些著作之後，就確定所有矛盾的社會形態底存在，只是限於有記載的歷史時期。在階級社會以前，還有過更早的社會制度底形式；那種社會制度，就其存在底歷史時期而言，要比以後一切社會形態久長得很多倍——這就是原始的無階級社會。

馬克思在描寫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之特質時寫道：「這些舊的社會生產機體，在其結構上，要比布爾喬亞社會簡單而明顯得不可比較，但是它們或者建立在各個人底未成熟性上，那些個人還沒有跟別人的自然種族的連繫相脫離，或者建立在統治和服從底直接關係上。它們底生存條件是勞動生產力發展底低級階段和人們在物質生活創造過程以內的相當連繫性，同時又是人與人相互間和他們跟自然

的關係上的連繫性」(見資本論卷一)

原始社會底特徵是生產工具底公有制——它跟原始的家族生活和種族生活不可分割地連繫着——和發生於這種公有制的原始人在原始生產過程中的某種集體勞作底形式——即共同採集食物、共同狩獵等等。馬克思說過，「它們一方面建立在這麼一種情形之上：即各個人尚未脫離他跟種族和公社的連繫……正像個別的蜜蜂跟蜂族不可分離的情形一樣。」(見資本論卷一)

恩格斯在其家庭之起源一書中，關於兩性關係和家族關係對於最初階段的人類文化的影響，有過很明白的唯物論的論述。他指示出，直接的物質生活之生產和再生產「可以有二種。一種是生活資料底生產——衣、食、住和爲生產這些東西所必需的工具底生產；另一種是人本身底生產——物種底延續。一定的歷史時代和一定的國家底人羣，生活在一定的社會組織中；這種社會組織都以這兩種生產爲其存在底條件：一方面是勞動底發展程度，另一方面是家族底發展程度。人類勞動底發展愈幼穉，它底生產量愈小，因而，社會財富愈有限，那末兩性關係對於社會組織的支配作用便愈來愈大」(見恩格斯著家庭、私有財產與國家之起源)。這樣看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兩性和家族關係底作用本身，也給了經濟的說明。生產力發展底低級階段和由此產生的原始人類在物質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係，——這就是反映原

婚社會底一切社會關係所特有的「連繫性」的兩種現象。由此就發生原始的羣婚制底複雜形式，那種婚姻制爲極嚴格的風俗所節制；同時又發生長老者統治一族和一種的制度。所有這些情形，迫使原始人跟他自己的集團、氏族或種族發生有機體性的關係。

這樣看來，在人類文化發展底初期階段上兩性和家族關係底支配作用是由於當時勞動生產率不發展和它底技術基礎極不完備的緣故。照一般的情形說，原始社會的生產總是建立在個人作用之上，人類勞動力量上的。因此，在裏面進行着「人本身底生產」——即家族和種族底生產的那些社會關係，就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了。

波格唐諾夫和其他作家底機械論見解，把原始社會組織底一切特點都歸結於「社會技術」，從原始生產所發生的「技術的行動法則」——這樣的見解顯然是不正確的。在這點意思上說，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兩性和家族關係底作用所表示的意見是極有價值的。然而他們認爲兩性關係和家族關係底作用是由於原始人類勞動生產率不發展的緣故。布爾喬亞學者往往曲解恩格斯底意見；他們說，恩格斯在晚年時代承認經濟因素外，性的「因素」在歷史發展中也起着特別的作用。——這樣的曲解是十分荒謬的。恩格斯對於這個問題的唯物的解說，限今日弗萊德主翁（Friedrich）所宣揚關於原始人

底「性生活」底意義的那種唯心觀念，實在毫無相似之點。弗萊德主義解說整個原始的氏族制度時，所根據的出發點是說原始人類「天生」得有親屬間互相發生性關係的傾向，而全部原始的氏族社會底結構，就建立在這些父、母、子、女底複雜關係之上。弗萊德主義者根據現代布爾喬亞戀愛觀去觀察原始人底心理。我們只要看，在私有財產發生以後氏族生活就開始崩壞，因而這樣的心理影響（指兩性關係底心理影響——譯者）完全談不到了，——只要根據這一點事實，我們已經可以相信原始人底「兩性心理」是不能成爲原始氏族（即家族）生活之基礎的。

還有一部分布爾喬亞社會學家，也持着同樣不正確的見解，他們用原始宗教，用原始人底「前邏輯的」思維來解釋原始社會底特點。但是根據馬克思主義底立場，社會組織之真正歷史經濟的基礎是生產手段。底社會公有這種生產手段底公有制是原始人類勞動生產率不發展的結果，也可以說是原始人類沒有採集食物，獵取野獸和個人單獨生產之「技術的」可能性的結果。一切比較範圍廣大的狩獵事業，要求一大羣人底參加纔能成功；同樣的，原始的家庭經濟也應當依據類似的共產主義的原則來進行的。在這點意思上說，我們應當把原始的生產方式看成集體的共產主義勞動底原始形式。這裏還沒有社會分工底事實。這裏的分工是純自然的分工，它決定於性別和年齡底區別。譬如男子因爲體力較大，和家

族中年輕的人，自然要擔負最重要職務——狩獵、製作工具、跟外族戰鬥等等。原始人，類底全部社會組織也跟原始共產經濟相適應；那時的社會組織還沒有階級底存在，沒有貧富底區別，沒有統治和奴役，也沒有政治的組織——整個社會都建立在廣大的原始德謨克拉西原則之上。恩格斯會引舉北美洲印第安人種族，作為原始共產組織底實例。現在這一種族，由於資本主義「文化」侵入的結果，已經差不多完全淘汰掉了。在這一問題上，我們得到了一個極顯著的對照：資本主義對於原始民族的態度和蘇維埃國家對於原始民族的態度——在蘇聯北極地帶的原始民族，從前不斷地死滅，現在卻日益見其文化的繁興了！

關於原始共產主義的學說，對於馬克思主義有極重大的方法論的意義。這一學說證實了現代階級的不平等性和階級剝削之歷史的暫時性；它告訴我們說，從前早已有過沒有階級的社會組織了。布爾喬亞社會學往往用種種「理由」來駁斥馬克思主義底這一論點。布爾喬亞學者們對我們說，原始人差不多是「天生的」個人主義者，他差不多是單獨地生活着的，在許多點上，他很像一個自私自利的現代的資產者。這種布爾喬亞見解，在齊唯物論哲學家（如霍柏斯〔Hobbes〕）底思想中就早已表述出來過。霍柏斯指明，在原始的「自然」狀況中，「人對人是像狼一樣的。」他又重復了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底「魯

演進主義」底見解（意即一個人隔絕了世界而單獨勞作單獨生活——譯者）還有些布爾喬亞經濟學者，當他們拿原始社會底情形來跟現代的事情做比較時，有時竟得出非常可笑的結論來，例如他們把原始人採取野生藥物時用的那枝竹竿稱爲他底「資本」了！

有一位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卡爾·布赫爾（Karl Bucher），關於這個問題發揮了特別有系統的理論。依照他底理論說來，原始人完全相互隔離地生活着和從事他們底生產，所以這個時期，是所謂「個別覓食」底時期。其次，照布赫爾底理論，在古代社會和封建社會底封土經濟中社會的連繫是比較得鞏固起來了，可是人類底全部社會性，則只在現代布爾喬亞社會中纔完滿地開展起來！然而可惜許許多多歷史的和人種學的材料都沒有證實布赫爾底理論啊！在俄國一直保留到不遠的過去的農村公社土地所有制——關於這一點，曾經引起了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跟民粹派的劇烈的爭辯——無疑地是原始農業共產主義底殘跡。同樣，德國的「馬爾卡」也是類似的東西。固然，這些只是原始共產主義底殘跡，它們已經受了農奴制關係底影響，並且在資本主義影響之下業已開始解體。在狩獵生活上，在婚姻形式上，原始共產主義底痕跡，直到現在還在發展落後的一些游牧民族中保存着：如美洲、澳洲、和西伯利亞等地。類似的種族和氏族生活底殘餘，在今日一部分高加索民族和中亞細亞的畜牧民族中也保留着。它們跟封建

經濟底殘餘混合着，形成了種族的族長制權力底基礎。列寧曾經指出：過渡時期經濟中族長經濟形式底存在，他同時把它跟游牧生活和半游牧生活底殘餘連繫起來。爲改造這些原始民族而使之走上蘇維埃組織和社會主義經濟底軌道起見，這些經濟特點底估計是必需的。關於原始共產主義的問題，——這不僅是研究歷史的問題，而且還是實際的政治問題。

原始社會發展底結果，促成了它自身的解體。原始共產主義底高級形式就是氏族和種族的組織；在這種組織中已經有了公社式的原始人羣底結合。這種制度，在其發展底過程中，加強了族長和種族先輩作戰領袖底權力；逐漸地他們就變成社會上突出的統治的上層階級了。

促成原始社會之發展和崩潰的原因，就是勞動生產率底增長。馬克思說過：『在勞動生產率尙未達到一定的水平時，工人並沒有剩餘的勞動時間，——沒有這種勞動時間，剩餘勞動即無產生的可能，因而也沒有發生資本家的可能，而同時也沒有發生奴隸主、封建貴族的可能，一言以蔽之，即沒有形成大私有者階級的可能』（見資本論卷一）。從原始社會過渡到階級社會，只是由於勞動生產率底發展纔有可能。馬克思曾經指出，勞動生產率『不是自然底產物而是歷史底產物。』不過在勞動生產率發展中，自然條件、外界環境底條件，無疑地起着一定的作用。譬如說溫帶地域有很繁複的自然條件，這些自然條件就

成爲社會分工最初發展底自然基礎。馬克思說：「成爲社會分工之自然基礎的，不是土地底絕對肥沃性，而是它底差級性，它底自然產物底複雜性；這種土地底差級性，由於環繞人類的自然條件底複雜性，使人底要求，勞動底工具和方法，也都複雜化起來了。」

但是優良的自然條件，就其本身而言，僅僅做了勞動生產率發展底自然前提，它們只給勞動者以產生剩餘勞動的可能。有些學者，以人類自身之「天性」來解釋勞動生產率底增大和剩餘生產品底出現，這也是不正確的。例如有些學者常以人口增長來解釋這種現象。然而人口增長這回事，本身還需乎歷史的解釋，並且是依靠某種經濟組織底法則來決定的。勞動生產率底增進，其基本的前提即勞動必須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中進行的這一事實。要使勞動者替別人消費他底剩餘勞動，照馬克思底說法，「就需要外來的強迫。」

在作爲社會分工之自然前提的複雜的自然條件基礎之上，最早發展的社會分工，便是農業和畜牧兩種族間的分工。這種最初的社會分工本身又促進了勞動生產率底繼續發展。在同樣的基礎上，發生並逐漸發展着採掘和生產各種物品的種族和部落間的交換。由此所有這些條件，除了生存所必需的生產品以外，就開始發生了剩餘的生產品。在族長和領袖們手中積聚着這些剩餘生產品，它就變成私有財產。

底來源，它在發生之初，是跟原來的生產手段底社會公有制同時並存的。財產不平等底發展，又引起了榨取勞動力量底可能性，引起了爲着自私的目的而利用勞動力的那種需要：例如家庭奴役底發生，即其一證；被迫執行這種家庭奴役的，就是戰爭中的俘虜和償不清債的債務人等等——在這種情形之下，社會的不平等就此形成了。這樣也造成了產生勞動者底剩餘勞動時間和產生強迫勞動者從事剩餘勞動之可能性的那些社會條件。而階級的矛盾組織之基礎，也就這樣地建立起來了。

「新形成的諸社會階級底衝突——恩格斯說——破裂了建立在民族集團生活上的舊社會。」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社會革命是在氏族組織以內經過長期的醞釀纔完成的——新的私有財產關係侵入到原來所流行的產業社會公有制中去了。階級和階級鬥爭底發展，到最後纔促成了舊的氏族組織底破裂。恩格斯說，「表現於國家的新社會」是建築在私有財產制之上的，而這種私有財產制便是人們對於生產手段的基本關係。這個社會建立於階級的不平等和生產手段私有者對於生產階級的統治權之上。它以社會成員之地方的區域的集合爲基礎，而代替了從前的舊的氏族關係。

雖然各種階級的社會形態——古代的、封建的、資本主義的諸社會形態——之間存在着極深刻的區別，我們應當着重地指出這些爲一切階級社會底發展所共同的徵誌。首先要指出，這些都是矛盾的社

會形態，它們底經濟組織是建立於階級的矛盾性上，建立於統治階級對被奴役的生產階級所供給的剩餘勞動底剝削之上的。這種階級統治底經濟基礎即為各種形式的生產手段底私有財產制：古代的封建的、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制。階級的統治，無論在什麼地方，均由特殊的政治組織——即國家形式的組織——來保持，並由適當的法律來鞏固的。為一切階級社會所特有的另一徵號是城市與鄉村底對立形勢。城市和鄉村底劃分，乃發生於社會分工過程中；首先就是在城市中發展的手工業脫離農村經濟底活動而獨立起來。這種城村底劃分，後來又隨着交換底發展和城市中心底形成而鞏固起來。無論在什麼地方，城市總引導着落後的鄉村；它集中着政權，集中着科學和藝術底成績；它把大批的鄉村人口羣吸引到自己方面來，使這批人口脫離了健全的自然的生存條件，而留在鄉村中的人口永遠保持着落後的勞動形式和「鄉村生活底習俗」（馬克思語）。馬恩兩氏尚在其早期著作中寫道：「城市和鄉村底對立形勢，只有在私有財產制範圍以內纔能存在。這種對立是個人屈服於社會分工和強迫他做一定的活動的那種事實之極拙笨的表現」（見馬恩文存卷一）。

最後一個階級社會底特點，就是在全部階級社會底歷史中都貫穿着勞心和勞力底劃分和對立由於剩餘生產品底存在，精神勞動（即勞心的工作——譯者）就逐漸脫離物質生產而獨立，並且變成統

治階級和特統治階級服務的「思想家」底特權了。

馬克思主義在上述諸階級的社會形態底研究中的任務，不以這些形態底「歷史的」考察為限的，必須闡明使這些前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跟現代社會有連繫而對於今日勞動階層底革命鬥爭有意義的那一切重要的徵候。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切這些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形態底殘餘，它們在過渡時期經濟中的作用，前資本主義形態在布爾喬亞革命和勞工革命中的意義，保留着前資本主義關係的殖民地國家民族反帝國主義鬥爭底任務，——這些便是我們所應集中注意來研究的問題。

根據這種觀點來研究階級的社會形態，我們首先就碰着了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底問題。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底序文中一開始就歷述各種「社會經濟構成底時代」。然而在別的許多地方，不論馬克思、恩格斯也好，列寧也好，他們都指出三種階級的社會形態來：古代的、奴隸主的社會、封建社會（或農奴制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馬氏在雇用勞動與資本、恩氏在從空想到科學的社會主義、列寧在論國家的演說中都如此指明。）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底行伍中曾經發生了這麼一個問題：馬克思說到亞細亞的生產方式時，他底意思究竟是指什麼呢？照一派學者底意見，認為這裏馬克思所指的是實行土地公有的古代亞細亞洲的公社；這樣說來，亞細亞生產方式就應該與原始共產主義相符合了。這種見解恐

怕難以被認為正確的。馬克思會把亞細亞生產方式毫無聲明地列入矛盾社會形態之中。當馬克思和恩格斯講到原始時代氏族的或公社的土地公有制時，在這種公有制中他們已經發見了階級的不平等制底萌芽，——即不明顯的奴隸制等。從他們底早期著作開始，他們就指出公社的公有制不但存在於古代亞細亞的公社，而且還與古代的財產形式有聯系，與封建社會有聯系的。最後，在資本論中有好些地方，馬克思提到東亞的或東方的社會組織時，也表示這種組織中存在着封建的階級和國家。

還有一種見解，在托洛茨基主義中反映出來，亦在馬其亞爾和其他蘇聯的歷史學家底著作中反映出來的，也是完全不正確的。照這一派見解，認為應當把亞細亞生產方式看成一種完全特殊的、獨立的社會經濟形態，持這種見解的人着重地指出東亞、亞洲、國家底一些特異的特點：土地底最高權力集中於國王手中，國家經營社會的公共工作（灌溉等），國家參與經濟活動，絕對專制的統治等等。所有這些現象確實都有過的，但是它們還不能替你證明特殊的亞細亞社會形態底存在。這一派獨立的亞細亞社會形態底發明者底基本錯誤，在於他們不從基本的生產關係出發，不從階級關係出發去下生產方式底定義。而在東亞、亞洲專制國家（亞西羅、巴比倫、波斯、埃及等）中所存在的這些關係，就其基本點上講，都是封建的關係。

托洛茨基主義所特有的一些機會主義的歪曲見解，恰正產生於承認特殊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之獨立存在的這種見解。這等於承認亞細亞國家有特殊的發展道路，否認在今日中國這一類國家中有封建關係——跟帝國主義的剝削密切交融着的封建關係——底存在。由於這一種見解，托洛茨基主義者就否認東方國家中的布爾喬亞解放運動和布爾喬亞民主革命底重大意義；這種見解是跟馬、列主義完全矛盾的。我們馬、列主義者認為最正確的觀點，是應當把亞細亞生產方式看成封建制度底特殊形式，這種封建制度底形式，在東方國家底經濟條件之下，發生了某些特殊的徵號。

古代的或奴隸主的社會組織是從原始社會腹內直接發展出來而在原始民族底家庭奴役制中萌芽出來的一種最早的生產方式。最早的階級的生產關係是奴隸主和奴隸底關係。古代的希臘和羅馬，便是奴隸主社會關係之經典式的模範。奴隸制社會之極端原始的手工技術，要求大量勞動力底消費。同時，由於戰爭，由於無力償債的債務人之淪為奴隸，又由於跟四週種族做奴隸買賣的交易，就形成了廣大的便宜勞動力——奴隸勞動力——底市場。奴隸生產制底特點在於奴隸被自己的主人只看成會說話的工具，他們毫無人權，完全依靠主人生活的。在那時，體力勞動完全是奴隸階級底事情，因此對於一個自由的人，勞動變成一件不榮譽的事情了。自由的奴隸主階級，專門在政治、行政、藝術等等方面從事於精神勞

動的工作。這樣，古代社會底物質基礎就造成了精神文化（例如希臘的藝術、羅馬的法律學說）廣大發展底機會。古代奴隸制之進步的（對於當時的時代而言）歷史的作用就在於物質和精神文化之廣大的發展。

由於這些獲得便宜的剩餘勞動底條件，在古代的世界上交換就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產生了商業的、做買賣的資本，造成了到別的國家中去銷售農產品的有利的條件。所有這一切情形發展下去的結果，是鄉村中小農底土地逐漸失去，而大地產底所有權卻日益擴大起來了。在城市中，自由的手工業者也逐漸地消滅；農村經濟和城市工業都集中到大奴隸主底手裏去，這些大奴隸主，靠着奴隸底強迫勞動，在自已采地上和作坊中進行生產工作。這裏應當指明一點事實，即近代的奴隸所有制——例如美洲殖民者底經濟——也具有這些跟古代奴隸經濟相近似的諸特徵。

奴隸所有制的社會組織，消除了社會底自然發展和過渡到更高級的生產方式之可能，因為奴隸的勞動形式和奴隸底極低的生產熟練程度，使生產技術水平底提高成爲差不多不可能，而古代社會中一切自由的公民則均不參加直接的生產過程。這就是奴隸制社會形態之基本的內部矛盾，這種矛盾促成了物質生產發展底停滯。而這種停滯底狀態，在某一歷史階段上，對於社會經濟上是不利的。然而因為奴

隸不是新的、更高的生產方式底負持者，所以他們不能引導生產力去反抗束縛它們發展的生產關係。因此，生產方式之必然的革命，在多數的場合是採取較強的社會用暴力征服腐潰的社會底形式來實現了。

然而奴隸制不祇是歷史的對象。奴隸所有權底殘餘，部分地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還有保留着的。它們有的取隱蔽的形式，亦有取公開的形式而存在着，雖然形式上早被禁止，而精神上（意識上）亦被歐美「文化」所否定了的。在非洲和在許多別的國家中，迄今還存在着幾百萬奴隸呢！許多殖民地國家底「自由的」土民，現在也處於類似奴隸的地位，他們擔負着許多替帝國主義強盜們做的勞動賦役。而這種事實上的奴隸制，在帝國主義可能利用無報酬的勞動力的地方是有利的，即在掠奪式剝削殖民地 and 極原始的生產技術底條件之下是有利的。因此跟這些公開的和隱秘的奴隸所有制形式和奴隸制的強迫勞動形式作鬥爭，就成為殖民地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羈絆的解放鬥爭中的急迫任務了。

比奴隸制更高一級的生產方式便是封建社會。歐洲封建制度底發展和解體底時期，就包括所謂中世紀時期和一部分近代史。在俄國，封建的農奴制關係，一部分一直保留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時；沙俄的專制政權就建立在這些關係上面的。標本式的封建關係或封建制度底殘餘在今日的亞洲還依然保

存着，例如中國、印度、支那和非洲的尼格羅國家中都有這種殘餘。封建的剝削跟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有一個區別：即在這種剝削關係中，個人依賴底關係，直接的統治和服從，以及所謂超經濟的強迫，常起着極大的作用。然而假如以為封建的剝削沒有經濟基礎，那是不正確的。封建制度底經濟基礎就是封主和大地產主統治下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底小規模的個別生產。封建制度之特質即自然經濟，即大部分在封主自己的產業上進行生產而需要跟外面交換的那種條件。跟這種條件相適應的封建的勞動形式，馬克思曾經指明過，不外乎勞動底自然形式；在那種形式之下，勞動是直接施之於使用價值底生產，而個人的依賴關係則表現於生產階級所擔負的自然賦役，即農民替地主階級所執行的苦役。

當然我們不能把封建生產底自然性解釋為封建社會內完全沒有交換這回事。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從兩條陣線上進行堅決的鬥爭。必須反對布赫爾底機械的圖式，依照這種圖式來講，封建經濟被設想為一種閉關的采邑，裏面沒有商業，也沒有貨幣流通。這種圖式主義的見解，在俄國曾為波格唐諾夫所接受，甚至在馬克思主義者隊伍中，也有好些人，不加思索地接受這樣的觀點。但同時又必須跟現代布爾喬亞歷史家，如獨普舒、麥克司、威勃、彼特魯謝夫斯基等人底公開的唯心論作鬥爭；這派學者把商品資本主義關係看成永古長存的東西，並且誇大了封建經濟中的商業底作用和意義。

拋棄了爲封建社會所特有的階級關係——大地主階級和依賴大地主生存的小的農作家、農民階級間的關係——我們就不能正確地了解封建生產關係之性質。地主對農民的剝削表現於各種形式的地租：工役地租，物品地租，貨幣地租。同時，中世紀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照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說法，「配合着城市中手工業底集團所有制和封建組織。」這種封建組織底形式就是共同組成行會的那些手工業者自己的勞動，「這裏存在着小量的資本和行會所利用的學徒們底勞動。」由於社會分工不充分，所以造成了師傅與學徒之間的家長式的關係。當然把中世紀的學徒看成現代的無產者是不正確的。至多我們祇能說當時的學徒是現代無產者底前身。在另一方面，假若把這些關係（按係指行會中師傅與學徒底關係——譯者）——成爲封建剝削之特殊形式的這些關係——理想化起來，那也是不對的。

布爾喬亞歷史學家往往帶着現代法律家底顏色眼鏡來觀察封建制度，他們把封建制度看成純粹政治的或法律的組織。他們這樣地設想着封建的農民——特別在封建制度初期中的農民——是他自己一小塊土地底自由的獨立的所有者。在他們底觀念中，封建主底所有權僅僅是名義上的，而這些自由的農民本人自願地投入他們跟封主的法律的協同關係，自願把自己勞動底一部分供給封主，作爲後者「保護」農民土地的報酬，彷彿封主盡了保護農民抵抗外敵之責，所以應受農民底報答。依照這種觀點，

農奴制被設想成爲偶然的現象，不是一切國家中都有而只存在於俄國和十八世紀底普魯士的現象了。同時，從封建制度底經濟方面講，這些布爾喬亞歷史學家則用他們從布爾喬亞經濟學中所借來的概念，來解釋封建經濟，他們指封建經濟爲「自然經濟的」或「嗣襲制的」資本主義（參閱獨普舒、彼得魯謝夫斯基等人底著作）這種見解顯然把資本主義看成永古長存的制度，並且把中世紀的封建制度理想化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家，有時傾向於這樣的立場，這是我們深覺惋惜的。例如我們前面曾經講過的杜勃洛夫斯基，認爲封建制度初期中的農民有積累底可能，而在農奴制之下這種可能性就完全失去了。

可是封建制度之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估量，其意義之所以重要，是因爲根據這種估量可以正確地理解布爾喬亞革命底性質，特別是可以理解俄國農民的布爾喬亞革命底兩條可能的道路。我們不可以把農奴制看成跟封建制度有原則性的區別的一種特殊的生產方式。農奴制底時期，同樣地是封建關係底時期，從大體上講仍同樣地以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甚至生產力底水平還低落些；不過農奴制是封建關係底另一發展階段罷了。農民底被奴役和農奴關係之最顯著的形式表現於封建制度發展底最後時期，特別在一些個別的國家中，如俄國和德國，表現得最爲顯著。但是同樣的農奴制關係是內在一切封

種的生產方式的，不過採取比較軟和的形式罷了。正是在這點意思上講，馬克思和列寧把封建制和農奴制看成同樣的東西。

列寧會堅決地反對俄國布爾喬亞社會學家把封建農民看成獨立的土地所有者的那種見解。列寧寫道：「現實中並沒有土地屬於這樣的獨立生存的農作者的事實……這祇是當時的生產關係底環子之一，那些生產關係底表現如下：大的土地所有者，大地主們中間分配土地和地主將這種土地賜給農民，以便實行對農民的剝削，這樣，土地就成爲自然工資了。土地給與農民以必需的生產物，使得他能够替地主生產剩餘生產品；它是農民替地主執行賦役底中心對象」（見列寧全集卷一，頁一一三。）馬克思對封建關係亦作同樣的估計。他同時指出，農民積累底某種可能——爲未來農民布爾喬亞革命底必要前提——即在農奴制之下也不是完全沒有的，然而他並不用封建時期中農民之「自由的財產所有權」來解釋這種積累底可能性，而是用勞動生產力不發展這一點來解釋這種積累之原因的。馬克思說：「雖然直接生產者不是財產底所有人，而只是使用人，他底全部剩餘勞動實際上屬於土地所有者的，然而在這樣的條件之下，一般地說，還是能够使財產獨立地發展，甚至相對地說，使執行強迫賦役的農奴底財富發展起來的……因爲這種剩餘勞動底形式，賦役勞動，建立在一切社會的勞動生產力底不發展性之上，

建立在勞動方法本身底原始性之上，所以賦役勞動從直接生產者全部勞動中所掠去的一份，當然要比在發展的生產方式之下所能掠去的分類小得多……由於這種緣故，這裏就有某種經濟發展底可能性了」（見資本論卷三，下冊）。

這裏馬克思說明了封建的土地關係中所蘊藏的布爾喬亞革命發展底前提。他從經濟上打下了關於農民的布爾喬亞革命底兩條可能道路的理论底基礎，這個理論後來被列寧極完滿地發揮出來。在封建社會內農民積聚底某種可能，容許土地革命可以不一定走上普魯士式的「榮克爾」的（ Junkerlich ）發展道路；這種發展道路底情形就是保留着大批的地主的土地所有權，然而逐漸地自行轉變為資本主義的土地所有權。同時，土地革命發展底另一道路，「美國式的」發展道路也是可能的。這條道路就是藉澈底消滅地主的土地所有權的方法以達到由農民來形成一自由農業家底集團的局面。列寧在俄國布爾喬亞民主革命面前所提出的，正是這一任務。

研究封建制度不僅對於資本主義發展過程底了解有極端重大的意義，對於現今工人階級底鬥爭，對於在落後的殖民地國家如中國、印度等等所形成的局面之正確的了解，都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在那些國家中直到現在還保持着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權形式和封建關係，往往很巧妙地跟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剝削底最新方式交編着並且替這些剝削方式服役。本地的封主和外國帝國主義者之經濟的和政治的聯盟，變成這些地方廣大的農民羣衆底奴役地位繼續存在，甚至益趨鞏固的基礎了。在殖民地國家中跟一切封建殘餘作鬥爭，在某一歷史發展底階段上幫助本地民族資產階級的解放運動而同時仍保持勞工階級底獨立政策，主張實行農民底土地革命——這便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勞工政黨底極重要的策略任務之一。

但同時必須記住，民族資產階級一經獲得了政權，他們就叛變革命而跟本地封主和外國帝國主義實行妥協（中國底情形即如此），所以封建關係底徹底肅清，只有在蘇維埃條件之下纔有可能，我國沙皇時代遺留下來的封建關係底殘餘，往往跟部落（或種族）生活交編着的，蘇維埃政權就要跟這種殘餘作堅決的鬥爭，例如中亞細亞的蘇維埃共和國就須執行這種任務。

第二節 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與帝國主義

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跟以前一切社會經濟體系比較起來，是最複雜的一種了。階級社會底一切矛盾，在資本主義時代達到了最完滿的發展和表現：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矛盾，階級間的衝突和爭鬥，國家

和法律制度底上层建築，城市和鄉村底對立，勞心和勞力底分裂，——所有這一切矛盾都達到了最高的程度。

在論辯證法那一章書中，我們曾經說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如何揭露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內部辯證法。這裏我們要講到資本主義底一些基本特徵和基本矛盾以及在研究它底經濟組織特點時所發生的一些爭論問題。這一種爲資本主義形態底社會關係和發展法則所特有的特殊質地，前面所提到過的獨普舒、彼特魯謝夫斯基這一類布爾喬亞歷史家又完全沒有看見。在他們看來，封建制度既是永古不變的法律範疇，是政治協調底形式，同樣的，資本主義他們也看作全部歷史中永遠不變的經濟範疇。他們在奴隸制中，在中世紀封建時期中，都看見了「資本主義」。

然而我們認爲資本主義不是萬古長存的不變的社會形式，而且事實上亦正如是。資本主義社會是從封建社會發展出來的。在封建社會底腹胞中，在布爾喬亞革命以前，資本主義底物質基礎就開始形成起來，同時資本主義經濟底完成形式也在建立起來。促成資本主義關係之勝利的技術革命，就是因爲封建社會之特質的低級的手工業技術過渡到更高的工廠企業底技術水平，機器生產底技術水平。許多獨立的、互相隔離的手工業者底個別生產，變成了聯合許多工人底勞動於一個生產過程的集體生產。

即變成社會的生產了，提高社會勞動底生產力和這種勞動底社會化，就是資本主義底歷史任務。

然而這些社會化的生產手段底所有權，還是私人的所有權。勞動者所生產出來的物品底佔有，依然是個人的，資本家私人的佔有；他們是生產手段底私有者，他們爲了獲得資本主義的利潤而剝削無產者底雇用勞動。這種資本家對於生產手段的壟斷權和他們對於勞工者的剝削，爲資本階級掌握中的國家政權所保護。

斯大林會指明資本主義經濟之特質云：『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表示着：（一）國家的政權屬於資本家；（二）生產工具和資料集中於剝削者之手；（三）生產不根據改善勞動大眾底物質地位的原則，而按照保證資本家獲得高度利潤的原則來進行的；（四）國民收入底分配不爲着改善勞動大眾底物質地位底利益，而爲着保證剝削者底最大限度的利潤底利益而進行；（五）資本主義的合理化和生產底飛躍激增，其目的是在保證資本家底高度利潤；可是它們碰到了障礙，碰到了無數千萬勞動大眾境况底急趨貧乏化和物質地位日益惡化，這批勞動大眾連滿足最低限度的要求都不可能，這樣就替不可避免的生產品底經濟危機、失業軍底增長等等造成了基礎；（六）工人階級是被剝削的階級，他們不替自己生產，而是替別的階級、剝削者底階級生產。』（見斯氏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詞。）

社會的生產和私人的佔有之矛盾是資本主義生產底動力。它底基本法則。生產底社會性表現於每個個別的資本主義企業中的有計劃的勞動組織；佔有底私人性則表現於這些企業底所有者。資本家並不互相結合起來成爲一個統一的有計劃的組織，而在整個的資本主義生產中則統治着生產底無政府性。社會的生產和資本家的佔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爲個別的工廠中生產底有組織性和全社會中生產底無政府性。」（見恩格斯著反杜林。）

生產底無政府性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特點；它發生於互不相依的獨立的商品生產者——資本家——底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經濟並不是按照預定計劃來進行的有組織經濟。它由許多「獨立的」互不相依的資本家經營着，而這些資本家底相互關係只有經過市場纔成立起來。資本主義生產底諸法則是取自然的、自發的、規律性底形式表現出來的。它們只暴露爲對這些法則破壞的反作用。資本主義底基本矛盾表現於定期的經濟危機，後者動搖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資本主義體系底規律性底作用，依照馬克思底格言式的說法，「表現爲自然法則底暴力作用，像房屋坍下來壓破了某人頭腦時所表現的重力法則一樣。」各個資本主義生產部門間的勞動分配也帶着自發的性質。關於這一點，馬氏又說：「各個生產領域經常趨向於穩定的均衡，這種傾向只是對這一均衡狀態底經常破壞之反動底表現。」（見

資本論卷一

社會化的生產和資本主義的佔有間的矛盾，在資產階級和被他剝削的勞工階級底矛盾形式上得到它底直接的階級表現。這種階級矛盾貫徹着全部資本主義社會底組織。在生產力底領域以內，它（即上述的矛盾——譯者）表現於過去和現在的勞動底對立性，——死的和活的勞動底對立性。資本家對於生產手段的壟斷權使活的勞動脫離了它自己的生產品和實現這種勞動力的物質技術的條件而獨立起來。因為工人底勞動是經常地依靠着它是否附屬於資本家所有的生產手段這一點的，所以結果變成並非活的勞動在支配着它自己的生產品，而是相反，物品在統治生產者；人底過去的勞動，即體現於生產手段的勞動，統治着他底活的勞動（即現在的勞動——譯者）。生產手段與直接生產者分離，產生了這麼一個概念：彷彿資本家的勞動工具無需乎施以人的勞動而自身具有「生產性」的。在一般人觀念中往往以為價值底泉源是資本而不是勞動；資本主義的生產手段和資本主義關係底繼續再生產之來源，也是資本而不是勞動。這就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勞動底物質技術條件跟它們底社會形式的結合」。這種社會關係底「物品化」，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跟以前經濟組織比較更透明的前資本主義形態的區別點。

後面這種情形決定了資本主義下面的雇用勞動本身底矛盾性。它底生產性表現爲它底生產品底生產性，表現爲它所生產的生產手段底生產性。生產勞動底概念本身得着了實際的意義。看起來似乎並非工人底一切勞動——發生於物質生產底本性而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勞動——是生產的勞動。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勞動這一概念本身也包含着特殊的社會的，發生於歷史的資本主義底生產關係：只有替資本家創造剩餘價值的工人底勞動，纔是生產的勞動。這樣，工人階級本身也變成『僵死的勞動工具一樣的資本底所有物』，變成『有意識的生產工具』，變成『活的機器』了。科學和四週外界自然力量，也起着同樣的變化。科學和自然的生產力也都被資本家所壟斷，被他們利用來謀自己的利益。照馬克思底說法，『不論社會的或自然的勞動生產力，即在無機的自然界中所找到的一切事物，都成爲資本底生產力了。』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一切矛盾，在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底基本細胞——商品——中已經包含着它們底種子。資本主義的生產是商品的生產。商品底交換在一切生產品上都打上它自己的印記。除商品底直接效用性——它底使用價值——以外，它裏面所包含的社會必需勞動賦予商品以它底價值。這意思是說，在商品底概念中包含着社會關係底概念，這種關係表現於商品之物的外殼上，它表示這個商品可

能在市場上跟別種商品交換的。照馬克思底說法，商品是「感覺上超感覺的事物」。只有在商品交換中纔把商品生產者之間所存在的社會關係暴露出來；人與人的社會聯系表現為事物底運動和聯系。關於這一點馬克思發表意見如下：「人與人在他們社會生產過程中的純原子性的關係，首先促成這樣的結果：就是在他們底支配以外，在他們底有意識的個人行動以外存在着的他們中間的生產關係，是採取事物的性質的」（見資本論卷一）。勞動過程本身「採取事物運動底形式」；勞動力賣買底形式，人與人之表面上，形式上的，互不相依的獨立性，跟「各方面的事物的相依關係」底體系同時存在着。在這個經濟基礎上發生着商品拜物主義（Commodity Fetishism）；好像原始宗教中僧侶所製作的那個神物一樣，在商品資本主義社會中則人們所生產的商品也像神物一般地統治着人。

價值律成爲資本主義之下自發的商品生產之唯一的調節者了。在價值律基礎之上形成了資本主義的平均利潤率。資本家保證自己的平均利潤率的這一個傾向，建立起了各個生產部門間社會勞動分配中的相當的比例性。跟這種資本主義底經濟完全相適應的，還有它底上層建築：在國家組織方面，跟商品資本主義的「獨立的」、「平等的」私有者底生產相適應的，是布爾喬亞德謨克拉西制度；在社會意識方面，則有「法律的宇宙觀」；一切社會成員一律自由和平等底幻想，在資本家影響下的粗暴的利害

原則。

一切商品生產是創造使用價值的勞動和創造價值的勞動底過程之統一體。它包含着內部的矛盾。但是並非一切商品生產都貫穿着階級矛盾的。在這一點上馬克思主義指出了獨立生產者——農民和手工業者——底單純商品生產（這種商品生產在奴隸制和封建社會中已經開始發生而且它所生產的只是價值）和替資本家創造剩餘價值的商品資本主義生產之間的明確的區別。資本主義的生產只當勞動力量成爲買賣對象、成爲商品的時候纔發生。而勞動力量之變成商品，只是在所謂「原始積累」時代直接生產者被剝奪（意即他們底生產手段被剝奪——譯者）之後，當勞動力量和生產手段相分離的時候，纔有可能。

但是確定單純商品生產和商品資本主義生產底區別時，我們不要犯一個相反的錯誤。不看見在商品中已經種下了未來資本主義一切矛盾底胚胎，在單純商品生產發展底某一歷史階段上必然地要發生階級分化直接生產者被剝奪和勞動力轉變爲商品等等現象。因此，假如以爲單純商品生產是一種特殊的獨立的社會形態，像當初波格唐諾夫和今日杜勃洛夫斯基所設想的一樣，那是錯誤的。我們必須記住，自發地發展着的單純商品生產必然要促成資本主義關係底出現的。即如在過渡時期條件之下，列寧

曾經指出過，小的商品生產是每天每小時都在自發地分化出資本主義的原素來，產生出資本主義來。所以必需要：日益發展的社會主義工業之計劃化的領導作用，蘇維埃國立農場和集體農場底加速發展，全盤的農業集體化和在此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以便在鄉村中造成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基本矛盾又表現於國民收入底分配，即資本主義剩餘生產品底分配。剩餘生產品之主要的份額不用於可變資本，不消費於購買勞動力而消費於不變資本，消費於生產手段底繼續增長。

資本主義底發展過程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底擴大再生產過程。資本主義的生產手段底增長比較工人階級所得的份額底增加為速，這一情形產生了工人底相對過剩而容許資本主義生產底迅速擴大。這樣看來，我們必須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底內部規律性中尋找資本主義再生產底動力，即從建立在雇用勞動之階級的剝削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底本質中去尋找這種動力。

在前面所引的斯大林對於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底估計中已經指出，資本主義生產力底發展和生產底增長並不表示工人階級消費底發展，而絕對地只是促進他們底貧乏化、物質地位底惡化。然而假如以

爲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品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內不能實現（即出賣——譯者）它需要從國外市場上從「第三者」方面找尋自己的出路，也就是說，在小資產階級中，在落後國家底農民中找出路，彷彿沒有這些階級底消費，資本主義的生產就不可想像似的，——這樣的設想（譯者按：羅莎·盧森堡女士即持此種見解）是完全錯誤的。持這種觀點的，有俄國的民粹派；後者認爲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底基本原因不在社會的生產和私人的佔有之間的矛盾，而在資本主義的生產與消費之間失去了「均衡」。羅莎·盧森堡女士在她的資本積累論中，也發揮了同樣的觀點。然而列寧卻堅決地反對這種見解。列寧批判民粹派底理論時指出，在資本主義再生產存在的條件之下，所生產的商品在資本主義社會本身中可以完完全全實現出來的，因爲擴大再生產總是超過消費的；而對於國外市場的需要只是因資本主義生產底無限擴大而發生的。顯然這種情形並不是解說我們可以把「純粹」資本主義底問題跟農民商品生產底問題完全分隔開來，像布哈林在考察過渡時期之經濟時所幹的那種辦法一樣。

現在我們再要約略地講一講交換關係，商業資本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作用和馬克思底商品拜物主義論。這裏我們又可以碰到許多的錯誤和曲解。

我們已經可以知道，盧賓這一類的新康德派，把交換看成資本主義社會之基本的社會關係，他們把

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簡化為商品買賣底關係了。盧賓會舉行論戰反對斯特魯威底理論，後者完全把「經濟關係」的範疇，交換關係，跟「社會的」範疇階級關係分裂開來了，資產階級底辯護人斯特魯威需要這樣的分裂，他想藉此以「證實」經濟學者底任務在於只研究經濟間的，即交換的關係而不需要研究社會的，即階級的關係。照斯特魯威底意見，社會的範疇只能「穿上」一件交換關係底「衣服」，因而這些完全不同的範疇底「類同底外觀」就形成了。（見斯氏著經濟與價格卷一。）

但是盧賓反對斯特魯威時，他站在跟後者相反的觀點，而把資本主義底基本的生產關係看成跟交換關係相同了。盧賓視「諸獨立的經濟」底相互作用為一定的生產關係，——形成一定的社會組織的諸關係。這裏盧賓企圖拿下列馬克思底論綱作為憑藉：在資本主義之下，經濟關係不具有一階級對於另一階級的直接統治底性質，階級底關係是經過「經濟的強迫」而表現出來的。盧賓就解釋道：上面這句話底意思是說，它們（階級關係）是「經過各個獨立的經濟主體依據他們中間的合同原則而發生的相互作用」纔實現出來的。階級關係底出發點就是資本家與工人這兩個獨立的經濟主體間的關係」（盧賓著勞動價值論大綱頁六一——六二）完全不了解馬克思底辯證法的孟塞維克底盧賓，這裏完全抹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階級的本質，即階級的剝削關係；他把這種本質跟它底表現形式——它們

在市場上勞動力底買賣過程中所表現的形式——等同起來了。盧賓完全「忘記」了馬克思關於這種被迫出賣自己勞動力的工人底「獨立性」說些什麼；他們「忘記」了資本家對於工人的經濟的強迫之本質，絕對不以這一市場的「交易」爲限。在盧賓看來，階級關係之全部複雜的綜合至多只屬於「物質技術的」過程，而不屬於社會關係的。

在給某一社會組織以特殊的估計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嘗認定交換有極重大的意義；但是他們常常同時並提「生產和交換」，他們並不把交換方式跟生產方式脫離開來。他們認爲分配和交換都是廣義的生產過程底原素之一。經過事物底運動和交換而發生這一生產過程中各種活動底交換。馬克思說：「交換底一切因素，或者直接包括於生產中，或者被這後者所決定」……（見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生產品底交換方式總是跟生產方式相適應的」（見哲學之貧困）。實際上單純商品生產者社會中的商品交換，布爾喬亞社會中的商業和蘇維埃商業——這是完全不同的三種交換關係底形式，其中的一種都是由生產關係、階級底相互關係來決定的。因此，買賣關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不論如何不能成爲基本的生產關係；它們（即買賣關係——譯者）在特殊的、歷史必然的勞動力買賣形式上，顯示出了資本主義之基本的階級的生產關係，階級剝削底關係。在斯特魯威把「經濟的」交換的關係跟「社會

的「關係分裂開來的時候，他抹煞了下面一種情形：交換關係雖然是特殊的，但又只是歷史必然的形式——在商品生產條件之下表現階級間相互關係底形式。然而他底「批判者」盧賓對於生產和交換底相互關係底理解，也並不比他（斯特魯威——譯者）好些。盧賓跟一切布爾喬亞經濟學者一樣，用交換代替了生產。他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底社會內容看作了它們底特殊的表現形式，即它們在勞動力量買賣過程中所採取的形式。

有些蘇聯的歷史家也顯然走上了錯誤的道路，他們在解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歷史的發生和發展時，把商業和商業資本看成有決定意義的東西了。他們附和着獨普舒和彼特魯謝夫斯基底布爾喬亞理論，視交換底發展為由封建制度轉變為農奴制的基本原因，同時並且把這種封建關係底特殊形式（指農奴制——譯者）看成早期的資本主義形式了。這些歷史家中有一部分提出了「商業資本時代」，甚至「商業資本主義」等術語，在他們底理解中，這一術語代表着生產關係底特殊體系。例如他們在對俄國專制政體發展過程底解說中，有時把商業資本底意義估計得異常誇大。（例如波格唐諾夫和斯切班諾夫等人底著作中就有這樣的估計。）

當然，商業底發展在資本主義底歷史發展中起着不少的作用。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商業底發展，就

其本身而言。卻不能保證使單純商品生產轉變到資本主義生產。要實現這一個轉變，必需有舊的封建形式內部矛盾發展底事實，必需破壞舊的封建社會所特有的生產關係。為要轉變到資本主義，必需：農民和手藝工人底被剝奪過程，新的布爾喬亞生產關係底發展，由手藝工經過作坊到工廠的轉變。商業資本或商人資本，依照馬克思底指示，自身並不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它僅僅幫助商品底交換。而交換過程，我們已經說過，可以取各種不同的形式實現出來的。從最早的直接的掠奪形式起直到今日的狀態為止，——常常依統治的生產方式而定的。因此，一部分歷史家指認俄國的專制制度為代表商業資本利益的政權，——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列寧曾經屢次指出，應當把俄皇的專制政制看作封建階級、大地主階級底利益底保護者，這種大地主階級在俄國一直統治到一九一七年革命時為止。提出「商業資本主義」這個術語而把它看成特殊的、獨立的社會形態（像波格唐諾夫、斯切班諾夫及其他等人即作如此觀）的那種見解，更是不正確的。誇大了商業資本底作用來說明資本主義之歷史的發展，——這就是根據附帶的「外部的」因素而不從內部的矛盾（蘊藏於封建社會之階級的生產關係中的內部矛盾）去說明資本主義之發生和發展。可是我們知道，資本主義之必要的前提，正是在封建社會底腹內成熟起來的。

盧賓所發揮的那種關於馬克思底商品拜物主義的理解，其結果亦抹煞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階級的本質。我們知道，爲了解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之性質計，盧賓不從生產出發而從交換出發。生產關係被盧賓了解爲簡單的交換關係，照盧賓底意見，這種關係是每一次在市場上「形成起來」的：人與人只有經過事物——商品——底交換纔互相連繫起來。因此盧賓認爲商品拜物主義底理論是「馬克思全部經濟體系之基礎」（見勞動價值論頁一三）。然而實際上馬克思底全部經濟學說底基礎，照他自己說，是「現代布爾喬亞社會發展法則底暴露」。照馬克思底意見，這裏出發點不是商品拜物主義，而是階級的剝削，資本家底佔取剩餘價值。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以資本主義底社會的生產關係做他們研究底出發點，而不從它們底物的外殼出發的。馬克思曾指示吾人，商品拜物主義本身，只當勞動力買賣發展的時候，就是說，只在資本主義底時代，纔達到最完滿的發展；社會關係底「事物化」只是在資本上纔得到完滿的發展。說在商品中已經蘊藏着資本主義底一切矛盾底根芽，這是無疑的。然而要正確地了解這些矛盾和商品資本主義生產底發展道路，從單純商品生產底條件出發是不夠的。只有以資本主義生產底基本矛盾，做出發點，纔能完滿地了解商品拜物主義底本質和它底發展底原因；那種基本矛盾，我們已經再三指出，就是社會生產和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

這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基本矛盾——生產底社會性和資本主義的佔有方式間的矛盾——在歷次定期的經濟危機上，生產過剩底危機上表現出來。在經濟危機時期，一切矛盾都達到異常尖銳的地步，到最後它們就要破壞資本主義體系本身。

斯大林指示吾人道：「生產過剩底經濟危機之基礎，它們底原因，是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本身中。經濟危機底基礎存在於生產底社會性和資本主義的佔有形式間的矛盾。這一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底表現，就是資本主義生產能力底龐大增長（是為要提高資本家底利潤）和千百萬勞動大眾購買能力底相對縮小（因為他們底生活水平，資本家常常竭力想把它降低到極小限度）底矛盾。為想在競爭中得到勝利和榨取盡可能大的利潤，資本家就不得不發展技術，實行生產合理化，加重對工人的剝削和把自己產業中的生產能力提高到最大限度為止。因為誰也不願落後於誰，於是一切資本家都不得不這樣或那樣地走上這條狂瀉發展生產力的道路，然而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千百萬工農大眾底購買力（歸根結蒂地說，他們總是基本的購買者羣）卻停滯在很低的水準線上。因此生產過剩底危機就發生了。」（見列寧主義問題頁六〇八。）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底序文中，馬克思說：「布爾喬亞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之最後的矛盾形式。但是

在布爾喬亞社會腹胞內發展着的生產力，同時又造成了爲解決這種矛盾所必需的物質條件。社會勞動生產力底發展，使資本主義底技術基礎它底生產能力達到了那麼高的水平，並且那麼有力地加強了生產日益社會化底過程，以致使資本主義的佔有方式轉變爲阻礙生產力繼續發展的真正的枷鎖了。經濟危機就是生產力反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日益強大的「叛亂」底徵候。資本底繼續集中，生產底集積，壟斷底增長，工人階級被壓迫底發展——這些現象必定會使私有財產剝這副外殼達到不可避免的破裂底地步。

馬克思曾經估計「資本主義積聚底歷史傾向」爲一辯證過程，在這過程中完成了。會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實行的農民和手藝工人底小私產底剝奪之辯證的「否定之否定」。『現在應當遭受剝奪的，已非自己經營獨立生產的工人，而是剝削大批工人的資本家了。』這種剝奪乃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底內在法則，由於資本底集中而促成的。『跟這一集中或許多資本家被少數資本家的剝奪並進地發展着範圍日益廣大的勞動過程底合作形式……』『掠奪和壟斷這個生產過程底一切利益的資本巨頭底數目日益減少，貧乏、壓迫、奴役、頹廢、剝削等等底現象就隨之而日益增長，但同時工人階級底反抗也跟著強大起來，這一階級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底機構作用把它訓練、團結和組織起來的。資本

底壟斷變成了這一生產方式底枷鎖。生產手段底集中和勞動底社會化達到了變成跟它們底資本主義的外殼不相容的地步時，這個外殼就爆裂了。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底末日到了。那時就要剝奪剝奪者……」（見資本論卷一。）

還在工業資本底統治時代，馬克思就天才地預言到資本主義發展底這一歷史傾向。後者在我們這個時代底條件之下，在資本主義之最新的、最高的和最後的階段上——在帝國主義時代，就實現出來了。列寧繼續着馬克思底事業，他對於資本主義發展底帝國主義階段底一切基本特質和基本矛盾，給了一個極深刻的估量。

帝國主義之經濟的本質，簡單而扼要地講，可以說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資本主義。歷史地觀察起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一般基本的特質之發展和直接的繼續。」因此我們不能把帝國主義看成一種特殊的社會形態；它祇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個階段，它保持着資本主義底一切基本的特質。照列寧底指示，資本主義「祇是在一定的、很高的發展階段上，當某些資本主義底基本特質轉變為它們底反對物，當一切方面都表現和暴露着從資本主義轉變到更高級的社會經濟形態的過渡時代之特徵時，」——只有到了這樣的時候，它纔變成帝國主義。「這一過程中的經濟基礎就是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為資本主

義的壟斷所代替。同時，從自由競爭中生長出來的壟斷，並不消除這種競爭，而跟它同時並存，且存在於它之上；這樣就產生了好些特別尖銳的和重大的矛盾、抗爭和衝突。在這點意思上說，所以「壟斷是達到更高級的社會組織的過渡。」在這點意思上說，所以帝國主義是「勞工社會革命之前夜。」

這樣看來，帝國主義不祇是政治，像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和社會法西主義者所設想那樣，它同時又是資本主義最新階段底經濟。列寧所下的帝國主義底定義，它底卓越性就在它抓住了帝國主義底經濟本質，把帝國主義看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中的新階段。這時資本主義底某些基本特質轉變為它們底反對物，自由競爭為壟斷所代替等等。同時，我們應當把帝國主義看成資本主義各種基本特質底繼續和發展，它保留着資本主義底一切基本矛盾，這些矛盾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更增長而尖銳化了。這樣看來，資本主義底基本矛盾——社會化的生產和資本主義性的佔有之間的矛盾——在帝國主義時代就更形緊張。競爭跟壟斷並存着；競爭與壟斷底統一，它們底互相交纏，便是帝國主義時代上述基本矛盾底表現。

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堅持着資本主義制度永久性和不變性底辯護派的觀念，作為他們研究底出發點。所以他們中極大多數竭力企圖掩蓋資本主義經濟結構中所發生的各種變化。他們把帝國主義看成

對外政策底體系，這種政策底目的在於爭取和併吞工業落後的國家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他們對於這種政策是取同意和贊助的態度的。

社會法西主義者在其掩蔽帝國主義矛盾底嘗試中，眼光要比一部分敏銳的布爾喬亞經濟學者更淺短些。例如考茨基也把帝國主義底政治跟它底經濟分裂開來。他不視帝國主義為經濟發展底一個階段，不把它視為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個新階段，而只把它看作一種殖民地政策；照他底意見，「高度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都要實施這種政策的，而這種政策底具體表現就是帝國主義國家底侵奪落後的農業區域。考茨基這樣地理解問題，彷彿帝國主義也可能施行「比較不很帝國主義的」政策，而工人階級只應當跟這種政策底最惡劣的表現做鬥爭就行。列寧會堅決地駁斥了考茨基，這樣把帝國主義底殖民地政策和它底經濟分裂開來的辦法。列寧說：「殖民地政策和帝國主義在資本主義底最新階段以前，甚至在資本主義以前，也存在的……然而帝國主義之「一般的」推論而忘記了諸社會經濟形態底根本差別，或者把這種差別推到不重要的地位上去，——這樣的「一般的」推論必不可避免地要流為最簡單的平庸之談……」

列寧指出得很公允，他說考茨基把重心移到了政策上去，這樣他就抹煞了這一資本主義最新階段

底經濟底根本矛盾。考茨基發揮這樣的思想：「彷彿財政資本底統治削弱了世界經濟內部的不平衡性和矛盾性，然而事實上它是加強了這種不平衡性和矛盾性」（列寧全集卷十三）考茨基底超帝國主義論（theory of "Ultra-imperialism"）底真義就在於「說明」資本主義矛盾底「滯鈍化」。考茨基認為工業資本主義之新的「對外政策」能够平平安安地不經過任何革命而達到統一的全世界資本主義的托辣斯底形成；照他底意見，資本主義並不變化而且還繼續地健全化。考茨基底意思是說，這樣一來國際間的戰爭就要永遠消滅，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競爭就要削弱，而全世界就要由國際統一的財政資本集團來進行共同的剝削了。」

這裏應當指出，羅莎·盧森堡在其帝國主義底理解中也犯了類似考茨基式思想的錯誤。盧氏根據她自己的資本積聚論，認定帝國主義是「在奪取非資本主義世界底殘餘地域——在這些地域上誰也沒有染指過的——的資本積聚過程之政治的表現。」像考茨基一樣，盧女士也把帝國主義看成工業資本主義底殖民地政策，而沒有看到帝國主義底新的經濟特徵，也不了解帝國主義的鬥爭是爲着業已瓜分完盡的世界底再分割。

考茨基觀念之進一步的機會主義的發展，就產生了所謂「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這一理論得到

了社會法西主義理論家底熱烈擁護。有組織資本主義論所根據的基礎思想是說，現代資本主義已經達到了它底發展底更高形式，這時資本主義的無政府性已爲資本主義的有計劃性所代替。這樣，資本主義就被社會法西主義者轉變爲「有組織的」按照計劃進行的經濟形態了！照他們底見解，資本主義自己準備好了爲平順地、「進化式地」過渡到更高級的社會主義生產形式所必需的一切條件。

社會法西主義者指出了帝國主義戰爭時期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底各種條件；就是說，在代表全體資本家階級利益的布爾喬亞國家，爲着戰爭的需要而更加強干預國民的經濟活動並予以相當的調節。依據這些戰爭時期所實施的極不完善的暫時的「調節」辦法，社會法西主義者就得出了資本主義之下有實現計劃經濟之可能的結論來。例如希弗亭（Hilferding）聲言道：「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實際上就表明以社會主義的有計劃生產底原則代替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底原則」（見一九二七年希氏在社會民主黨大會上的演說記錄）。有組織資本主義論就是資本主義「和平生長」成爲社會主義社會底理論；而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真實的轉變，卻被社會法西主義者推到了可望而不可及的遙遠的將來。

這一標本式的改良主義理論底某幾個基本論點，在布哈林底機械論的方法論中，得到了理論的根

據布哈林極端單方面地了解帝國主義時代底資本集中和生產集積底過程。他也認爲壟斷代替了自由競爭。但是他不了解帝國主義底內部辯證法：產生壟斷的自由競爭，在帝國主義時代不但沒有消除，而且繼續跟壟斷同時並存；競爭和壟斷底交編並存更加強了資本主義底基本矛盾。照布哈林底意見，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家的競爭只存在於國際的範圍上，即存在於各個托萊斯化的國家之間；至於在一個國家以內，它卻被壟斷所代替了。不但這樣，布哈林還「抽象地、理論地」認爲有組成全世界統一的托萊斯底可能。自然，帝國主義矛盾尖銳化底原因，布哈林不從帝國主義經濟底內部矛盾中去找，而從對於每個別的國家的外部條件中去探求的。在布哈林看來，帝國主義底基本特徵不是壟斷和競爭底交編而是在國家範圍內結合起來的帝國主義托萊斯底強迫和暴力底集中，同時這些國家托萊斯之間則依然互相競爭着。

所有這些布哈林底帝國主義觀底特點，迫使他異常誇大了現代資本主義底「有計劃性」和「有組織性」，並使他在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底理解上走上了機會主義底道路。在他底過渡時期之經濟一書中，布哈林完全照波格唐諾夫底見解去理解國家資本主義之下的社會化過程，把這個過程看成和平的「有組織的」過程。他把戰爭時期底國家資本主義看成生產過程底「合理化」，照他底意見，這時資本

家底剩餘價值開始變為單純的剩餘生產品了。這裏布哈林忘記了：在布爾喬亞社會條件之下，國家資本主義依然跟資本主義有不可分裂的聯系，因而亦即跟托辣斯、股份公司、壟斷企業等有不可分裂的聯系。在布哈林最近的一些論文中，他仍舊發揮他底「資本主義計劃性增長」底思想，雖然這些論文是在今次世界經濟危機前夜寫的。

然而列寧卻認為一切關於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下有消滅經濟危機之可能的論調，都是「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底神話」。他寫道：「相反的，在個別的工業部門中所形成的壟斷，實際上加強和激化了整個資本主義生產中的無政府性；一般地為資本主義所特有的農業和工業發展中的不適應性，這時亦更形嚴重。技術加速的發展，促進了國民經濟各個部門間的不適應性底加強，增進了經濟危機底混亂性；……而這種矛盾底尖銳化，照列寧說，是過渡的歷史時期之最強大的動力」（列寧全集卷十三）。

關於資本主義之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若要得到一個完滿的認識，我們必須注意到帝國主義階段上資本主義發展底不平衡性底問題。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底法則，在列寧和斯大林底著作中有着極充分的說明。列寧同時估定了這一法則對於資本主義全部發展的一般意義和在帝國主義時期它所獲得的特殊意義。資本主義生產底無政府性本身，完全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各個企業和各個國家發展中的不

平衡性和突躍性；這些企業和國家，在它們底發展過程中，常常一個突然超過了別一個。『在各個企業、各個工業部門、各個國家底發展中的不平衡性和突躍性，在資本主義之下是不可避免的』——列寧這樣說過（見前書）。『在資本主義之下，各個企業、各個托辣斯、工業部門和各個國家底平衡發展，是不會有的事』（前書）。『經濟和政治發展底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底絕對法則』——列寧在另一處地方這樣寫道。同時，列寧又舉了許多例子來證明帝國主義時期內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性底加強，這是競爭和壟斷相交編底結果。

列寧底這一基本思想，完全被托洛茨基和季諾維夫所歪曲了。托洛茨基和季諾維夫都承認發展底不平衡性是一切資本主義發展底共同法則，因此，他們認為在壟斷資本主義時代以前，各個國家底「經濟的不平衡性」比較得大，而現在這種不平衡性卻比較得小了，在帝國主義時代，這種不平衡性是削弱的下去了。

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和季諾維夫底這種見解，使他們陷於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底泥坑中。斯氏說：「經濟和政治發展底不平衡性，現在比從前大得無比；它表現得比從前更加尖銳；同時，這種不平衡性必然不可避免地要促成發展底突躍性，即使從前工業比較落後的一些國家在較短的期間內追過了

向來比它們前進的國家；這種情勢就不會不造成產生巨大的帝國主義戰爭和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底可能的那些前提。」斯大林列舉財政資本時代底特點來說明帝國主義之下發展不平衡性底法則。他指出：帝國主義者底瓜分世界業已完竟；爭奪市場的鬥爭把「向來跑在前面的列強」從市場上排擠出來，使一些新的列強迎頭趕上去，比老的列強更快地發展它們底技術。暴力重分業已分割完畢的世界之必然性，促成了帝國主義國家間的公開的衝突，帝國主義的戰爭。在另一方面它又造成了帝國主義鎖鍊斷裂和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底可能。（參閱斯氏著列寧主義問題）

帝國主義繼續發展，促使資本主義一切基本矛盾空前地尖銳化：生產力底增長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生產底社會性和佔有底私人性之間的矛盾，以及表現這種矛盾的個別企業中生產有組織化和全社會中生產無政府性底矛盾。這樣，帝國主義就愈益加劇了資本和勞工兩大社會集團底階級衝突。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所創造的強大的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表現於資本主義腐爛性之上。帝國主義加強了資本家底壟斷組合間的競爭，這種競爭使技術得能相當地發展。但是，與這一趨勢並存，且跟它相衝突的，還有一種趨勢，——即資本主義的壟斷障礙着技術生產能力底增長。

資本家所能規定的商品底壟斷價格，使他們失去了繼續發展技術的刺激。不僅如是，它們（壟斷價格）還替資本家造成了人工阻礙技術發展之經濟的可能性。這樣就造成了趨向於技術停滯和原有的生產力腐潰的傾向。因為假使別的資本家不來跟他競爭，假使有可能用舊的生產手段和將新的發明置諸地窖而不用，那末鼓勵新的科學發明或發明新的機器對於資本家當然變成毫無意義了。

同一資本主義底腐潰性又表現於「經濟寄生制」底特殊形式。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內，存在着靠證券（例如股票——譯者）上的收入生活而完全脫離生產的一個階層，就是所謂食利階層。這種經濟的寄生性，有時為許多整個的國家所實現。例如在上次帝國主義大戰以後，好些戰勝國家在幾年以內完全靠從戰敗國家德意志和奧大利所壓榨出來的賠款來生活的。

因此，像德波林那樣跟在「有組織資本主義」底理論家之後而認定帝國主義在經濟關係上講是一個進步現象。——這樣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帝國主義之辯證的矛盾就在於雖然生產力達到了極大的社會化（它已經不適應於資本主義的私產關係），雖然生產技術有着相當的進展等等，帝國主義同時又促成了極大的經濟反動，促成了經濟的停滯和腐潰。帝國主義底這種反動的經濟傾向，完全為它底政治的和思想的上層建築所適應着，——在政治和思想底領域內，從布爾喬亞民主主義轉變為公開的

法西主義。

當然完全相反的見解也是同樣錯誤的：即假如認為現代資本主義已經絲毫不能有所前進，縱然是生產力之相對的發展亦不可能。托洛茨基主義者就持這樣的觀點。托洛茨基和他以後的普萊奧布拉仁斯基，對於帝國主義發展底突躍性和矛盾性完全缺乏辯證法的理解，他們認為在帝國主義時代，「在一個長時期（二十到二十五年）內」要發生「生產力發展絕對停止」底事實，過了這時期，纔會開始「新的資本主義的繁榮時代」（！）——（見托洛茨基著歐洲與美洲，普氏著資本主義之沒落）這種托洛茨基主義的帝國主義「停滯時期」論，是跟列寧主義完全不相容的。帝國主義底內部矛盾恰正在於它雖然表現着停滯和腐潰底傾向，而在某種限度內它仍能再生產，甚至擴大資本主義的關係，因此就造成了資本主義相對穩定底時期。

然而這種穩定卻帶着極相對的暫時的性質，因為它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總危機基礎之上的。資本主義已不能予它所造成的巨大的生產力以繼續發展底「餘地」。它底潰滅是不可避免的。在我們眼前這一次歷史上空前的世界經濟危機中，大量的生產力遭受了無意義的毀滅，這種事實就證明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生產力底廣大使用已成爲不可能。我不着銷路的消費物品底生產過剩日趨增長，迫得資本家

大批地把它們消毀掉；同時另一方面被剝削階級底貧困則日益加劇和擴大。

斯大林曾經指示我人，現代的世界經濟危機，有好些跟過去的資本主義危機不同的特點，這次危機暴露得最劇烈的，是在一個資本主義底頭腦國家——美國。工業危機跟農業國家的農業危機交編着，由於資本家力圖保持高度的壟斷價格，經濟危機就來得特別劇烈和久長了。最後一點就是這次世界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總危機基礎上開展起來的；這一總危機開始於上次帝國主義大戰，開始於戰爭和革命底時代，即在資本主義體制本身崩潰的時代。

世界經濟危機暴露和繼續加劇了世界資本主義底一切矛盾，幾個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戰勝國和戰敗國底矛盾；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國家間的矛盾；資產階級和勞工階級底矛盾。『但是除這些矛盾以外——斯大林指示道，——還存在着一個矛盾……這就是整個的資本主義世界和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間的矛盾』……『跟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並存的，有一個社會主義的體系；後者不斷地發展着，一步一步地得着成功，它跟資本主義體系對立着，而且它底存在這一事實底本身，表現着資本主義底腐潰，它底基礎底動搖。』

斯大林說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體系底矛盾，『從根本上揭露了資本主義底一切矛盾，把它

們集中在一個結子上，並把它們變為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底生死問題。」（見斯氏著列寧主義問題）

帝國主義不祇是腐爛的，亦且是垂死的。資本主義俄國的十月所開始的世界勞工革命，必能保證全世界過渡到新的更高的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

第三節 過渡時期之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組織之發展

所謂人類社會底「前史時代」，乃完成於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當勞工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迫於必然性而聯合成為一個階級，轟革命底手段而變成了統治的階級，再以統治階級底身分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係；同時，跟着這些生產關係底消滅，它又消滅階級對立底存在條件，一般地消滅階級本身，這樣也就消滅了它自身的階級統治。在舊的布爾喬亞社會，連同它底階級和階級對立一起消滅之後，代之而起的是一個社團，在這社團中，「每個人底自由發展是一切人底自由發展條件」（見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批判序文及康謬尼斯特宣言）

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新的高級社會主義社會發生底條件之後，得出了下面的結論：高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不會在勞工的社會革命之後立即發生的；「在資本主義和高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之間，存在着

由前者到後者的革命的改造時期，』在這時期內，還保持着階級和階級的社會，這就是勞工階級專政底時期。馬恩兩氏在他們底著作中說明了形成新的、更高的生產方式之諸前提底形式。同時，他們又指明高級社會主義社會（或稱社會主義之高級形態，亦稱共產主義社會——譯者）本身，在其發展過程中，首先必須經過它底低級階段（即社會主義）——（見哥特納領批判）他們又闡明了勞工的社會革命後社會主義經濟組織底發展道路，必先經過一個所謂過渡時期。

今日勝利的蘇聯勞工階級所創造的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已經跟資本主義體系對立着；它底發展和鞏固動搖着世界資本主義底基礎。斯大林說：『蘇聯的經濟體系是表示：（一）資本家底政權已被推倒而被工人階級底政權所代替；（二）生產工具和生產手段，土地，工廠，製造場等等已從資本家手上剝奪過來而轉變為工人階級和農民勞動大眾底集體所有物了；（三）生產底發展不受競爭和保障資本主義利潤底原則所支配，而是根據有計劃的領導和有系統的提高勞動大眾底物質和文化水平的原則來進行的；（四）國民收入底分配，不利於剝削階級和他們底許多寄生的食客使僕們底中飽致富，而是為着一貫的提高工農勞動大眾底物質地位和擴大城市和鄉村的社會主義生產；（五）勞動者底物質境况之一貫的改善和他們底需求（購買力）底不斷增長，是生產擴大之不斷增長的泉源，保證工人階級永遠

避免生產過剩，避免失業等等；（六）工人階級爲國家之主人，他們不再替資本家工作而替自己本階級工作。」

但是今日蘇聯所存在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並非在十月革命之後立即形成而是十八年來執掌蘇聯政權的勞工階級爲着社會主義建設的堅苦奮鬥底結果。在過渡時期中，社會主義的經濟成份戰勝其他一切經濟成份的鬥爭底性質，我人必須加以研究；明瞭了這一鬥爭底性質，我們纔能正確地理解社會主義體系發展底道路和手段。

俄國底十月革命是表示帝國主義鎖鍊底第一次斷裂。它使俄國的勞工階級取得政權並將國民經濟底主要命脈都交與勞工國家執掌了。它開闢了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列寧加深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底提示之後，即予勞工階級專政時期之經濟與政治以理論的分析。列寧指明，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是一個整個的歷史階段，這個階段底特點就是新舊經濟組織之鬥爭。列寧說：「在理論上毫無疑義的，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存在着一定的過渡時期。它不能不包含着這兩種社會經濟組織底微點或特質。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成爲死滅中的資本主義和產生中的共產主義相鬥爭的時期，換句話說，是業已被征服而尚未消滅的資本主義和業已產生而尙甚稚弱的共產主義間的鬥爭底時期。」（見

列寧全集卷十六，頁三四七。）

過渡時期包含着兩種互相鬥爭着的社會經濟成份，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種成份底特質。這句話底意思是說，我們不能把過渡時期看成特殊的、獨立的社會經濟形態，像機械論者（杜勃洛夫斯基）和孟塞維化的唯心論者（盧波爾）所設想那樣。同時，這句話又解說，我們不能把過渡時期只當作上述兩種經濟形態之一看；或者當作資本主義看，像追隨托洛茨基的季諾維夫和卡米業夫那樣，宣佈全部過渡時期經濟為「國家資本主義」；或者把過渡時期經濟底一切發展階段都看成完成的社會主義經濟組織，像右翼機會主義者所設想那樣，他們認為新經濟政策改造時期之初已經是「完滿的社會主義」了。

不論是右傾機會主義者也好，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也好，他們都沒有正確地理解我國（指蘇聯）蘇維埃經濟之特殊的過渡性。例如，照托洛茨基底意見，以為過渡時期底經濟「可以稱為國家資本主義，或則像一部分人所設想那樣，稱之為商品社會主義經濟」（見托氏全集卷二十一）。普萊奧布拉仁斯基則把過渡時期解說成「原始社會主義積累底時期」（見普氏著，新經濟），這種原始社會主義積累，照普氏底意見，是藉勞工階級對農民大眾的剝削來完成的。這樣，托洛茨基和普萊奧布拉仁斯基說到了過渡時期之似是而非的「社會主義性」，可是他們同時又把從布爾喬亞經濟和資本主義的階級剝削條

件之下所借來的一切概念，應用到這個「社會主義」上面去了。他們拿「社會主義」的一套術語聯結到不相信一個國家有建設社會主義之可能，聯結到他們底國家資本主義論，蘇聯實行「齊密多」(Thermidor)——此乃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時期所用的月份底名稱，「齊密多」即七月。一七九四年「齊密多」九日是革命獨裁政權被推倒而重新實現資產階級共和國之日。托洛茨基派拿「齊密多」一字來詛蘇聯當局採取恢復資產階級政權的路線——譯者——等等的理論上去。

布哈林則犯了抹煞過渡時期階級鬥爭的公開機會主義的傾向。他根據他底「技術的」生產關係觀，把過渡時期經濟底社會關係只看成在財政資本時代就形成的諸關係底「重新組合」。布哈林竭力反對列寧在確定蘇聯經濟各個原素底界說時所用的那個「國家資本主義」底名詞，他認為社會主義發展底基本道路就是商品流通過程（見布著過渡時期之經濟一書，及論過渡時期之規律性問題等）這樣一來，右傾機會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外表上相反的兩種見解結果是結合起來了：它們或是把屬於資本主義社會的那些概念（例如一階級對另一階級的剝削）機械地應用到過渡時期經濟上來，或是把過渡時期經濟看成單純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底發展形式而忘記了自發地發展着的商品經濟要產生資本主義的。

過渡時期經濟之特點首先在於：它在一定的時期以內，內部存在着和交編着好些不同的生產關係底形式或組織——有些是過去的社會經濟形態遺留下來的，有些是勞工專政條件之下新產生的。在一九二一年，列寧會指出「五種不同的體系，或成份，或經濟結構」是「我國現時經濟，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經濟底基本原素。」這些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底「原素，部分，塊片」有如下列五種：（一）族長制的，自然的農民經濟，（二）小的商品生產，（三）私有經濟的資本主義，（四）國家資本主義，和（五）社會主義。列寧指示道，「俄國是那麼的大而雜，它裏面編織着所有這一切社會經濟結構底形式。情形底特點就在於此」（列寧全集卷十八）。

列寧所指出的這五種經濟成份中的最後一種，社會主義，是勞工階級的革命跟勞工專政所創造出來的。這是在屬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工廠中做工的工人羣底社會主義關係。然而跟社會主義並存的，還有小農經濟，後者一部分還帶着自然經濟的性質，不過它底基本羣衆卻都從事於小規模的商品生產，在市場上出賣的農產品底生產。我們知道，小規模的商品生產，雖然不等於資本主義，但在它發展底某一階段上，一定不可避免地要產生資本主義。爲小商品生產之自然的產物的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關係，照列寧底說法，「在某種程度內是不可避免的。」有相當資財積蓄的小資產階級，是投機活動和私人資本主義。

底根源，這種私人資本主義一部分是革命前遺留下來的，一部分是革命後廣大的小商品生產新產出來的。由此就產生一個勞工政權所採取的唯一正確的政策——「不去設法禁止或阻塞資本主義底發展，而盡量引導這種發展走上國家資本主義底軌道」（列寧全集卷十八）國家資本主義底各種方式——外國租借企業，出租產業給私人經營等等形式，——照列寧底意見，在過渡時期底第一個階段上，在生產力恢復底階段上，應當把資本主義底發展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底軌道上去，創造國家調節經濟關係的機會，藉此以保證在某一階段上由國家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這就是我國經濟中另一種生產關係形態——國家資本主義——發生底條件；不過這一類生產關係底形態，在我國並沒有廣大的發展。

過渡時期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鬥爭底時期。但是假如我們只執住這兩種形態而忘記了所有實際上存在的各種社會經濟成份底綜合，那就完全錯誤了。這樣的觀點，就表示走上了無生命的抽象思想之非辯證法的道路；它沒有看見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底具體的階段，沒有看見過渡到更高形式，到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同時這樣的見解又表示沒有了解全部過渡時期是「社會鬥爭在新形式上的繼續」——為建設社會主義而進行的鬥爭。列寧估量了舊俄底一切經濟的特徵和過渡時期中五種

經濟的成份之後，他在過渡時期之初又指出了爲過渡時期經濟發展所特有的三種基本的經濟形式和三種基本的階級力量。

列寧說：「這些社會經濟底新形式就是：資本主義，小商品生產和社會主義。這些基本的社會力量就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主要的是農民）和勞工階級。在勞工專政時期，俄國底經濟是社會主義地結合着的勞動底第一步跟小的商品生產和從前保留下來和現在新產生的資本主義作鬥爭的經濟。」小商品生產底存在，在過渡時期底幾個階段上，都成爲決定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鬥爭底形式和條件的重要原素。爲爭取對小商品生產者大衆之社會主義的領導，爲爭取商品生產聯合之社會主義的道路而反對這種小商品生產受資本主義發展底力量和傾向之支配，——這種鬥爭，表現於過渡時期各個階段上勞工階級所提出的各種口號。

過渡時期經濟底特徵不僅在於它內部存在着、交編着和互相鬥爭着各種不同的經濟結構底形式。它底特點又在於這些經濟結構底相互關係，在過渡時期各個不同的階段上是在變化的。過渡時期經濟底特點是在社會爭鬥底過程中，在排擠和克服其他（社會主義以外）一切經濟成份的過程中，發生了最高級的生產方式底建設，——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底發展。勞工社會革命底特點和它跟布爾喬亞革命

的基本區別，在於前一種革命底開始，是在完全沒有，或差不多完全沒有社會主義經濟結構底完全形式底條件之下發生的。因此，勝利的勞工階級底任務應當是自己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

所以過渡時期已經不是資本主義，但同時這還不是完全開展的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時期是勞工階級繼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是整個社會之革命的社會主義改造底時期。十月革命成功之初，政權轉入勞工階級之手，取得了一切有決定意義的工業部門，實行了土地國有化；但是社會經濟之革命的改造在過渡時期底全部過程中都進行着，這種改造採取下列各種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恢復時期中社會主義經濟成份底加強，社會主義的經濟改造，農村經濟底集體化，文化革命等等。社會底革命改造時期，只是到了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建設起之後，纔告終結。

因此，過渡時期並不表示社會鬥爭底停止，不是「和平進化」，不是現存制度之「鞏固」，不是「公民和平」底時期，像右傾機會主義者所設想那樣，而是社會鬥爭在另一種形式中的繼續發展。同時，過渡時期又是社會主義建設、發展、變成底時期。社會主義的經濟結構逐漸地戰勝了一切其他的經濟結構，這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建設底各個階段上，勞工階級確立了跟代表這些經濟結構的那些階級力量之不同

的相互關係。由此就發生另一種的、不同的、完全新的社會鬥爭形式，這樣的形式是資本主義社會所絕對沒有的。在過渡時期中，統治的勞工階級對已被征服而尙圖反抗的剝削者階級的態度和對其他勞動大眾的態度完全不同，這種不同點是「左翼」機會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所不了解的。特種社會鬥爭底形式該是勞工階級跟中農大眾聯合，工人階級對廣大的勞動羣衆之有系統的領導。在現在具有特別重大意義的新的社會主義勞動紀律底創造和訓練，也成爲一種新的社會鬥爭底形式了。

假使我們抽象地「一般地」觀察過渡時期之經濟及其發展而不估計到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發展中的各個階段，拋棄了各種經濟成份間之變化着相互關係，不估計到社會主義建設每一階段上的生產力底狀況——這樣抽象地觀察，當然是不可以的。

蘇維埃國家從革命以前的舊制度方面接受下來的遺產，是比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低得不可比的生產力水平，而這一個極度低微的生產力又受了帝國主義大戰和國內戰爭底大摧殘而幾乎全部破壞無餘。勞工階級奪取政權之後，就政治組織言已經站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之前，然而「就實施社會主義的物質生產底發展程度而言，它比西歐國家中最落後的國家還要落後」（見列寧全集卷十八）技術的落後，即在社會主義工業命脈上也表現得很顯著，零散的小規模的農民經濟底原始技術當然更不用

說了。但是社會主義建設底生產力底基礎是革命的，有高度階級意識的，在波爾塞維克黨領導之下的工人階級。我人最初的任務是保持這種生產力和工人階級之政治勝利，然後是恢復和復興工業和農業底全部生產力，最後又進而實行我國經濟和技術基礎全部改造，社會主義底經濟和技術基礎建設。

其次，假使我們把過渡時期生產關係底發展看成一種類似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再生產那樣的「自發的」過程，那末我們就完全不能了解這種發展。勞工專政時代底經濟是跟它底政治、跟工人階級為解決社會主義建設之任務而做的政治鬥爭，跟社會主義的計劃化原則之實施（它逐漸地普及於全部國民經濟）有十分密切的關係的。我們着重地指出過渡時期底經濟和政治之間這種不可分離的聯系時，同時就必須進行反右傾機會主義的「客觀主義」之鬥爭，這派「客觀主義者」在確定我國經濟性質的時候完全忽略了勞工國家所實施的政策底作用；同時也必須反對「左傾的」主觀主義，後者主張用「行政手段」解決一切而完全不估計到我國經濟和政治發展底每個階段底質的特點。

只有進行了這些條件之後，我們纔能得到一個關於在過渡時期經濟中作用着的諸法則和這種經濟底關係和範疇底階級性的正確的觀念。不論是托洛茨基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都不能抓住這個時期底經濟底特點，他們不知道具體地去研究這種經濟發展底動力，他們特創了一些顯然人工的「法則」

表式機械地把蘇維埃經濟和資本主義社會底規律性類比起來。

因此，托洛茨基派理論家提出了「原始社會主義積累底法則」作爲過渡時期經濟底基本法則。他們認爲國家經濟領域內經濟生活底一切基本過程都得受這一法則支配。與這一法則並存而跟它做鬥爭的，照他們底意思，還有一種價值底法則（或價值律），它在私有經濟中起著調節作用。這一見解底創導者普萊奧布拉克仁斯基又認爲必須着重指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之類似點。

照普氏底意見，這種類點就在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底發展都從「原始積累」開始的；而且在社會主義下跟在資本主義下一樣，這種「積累」歷史地不可避免地要從小農生產中汲取物質資源並且要靠剝削這種小農生產者來實現的。普萊奧布拉克仁斯基認爲這一原理對於落後的農民國家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普氏說：「某個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生產組織的國家，經濟上愈是落後，小資產階級性、農民性的，那末社會主義的積累就愈要依靠對前社會主義（即社會主義以前的——譯者）的經濟形式的剝削。」照當時托洛茨基派理論家底意見，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應當取這一剝削底各種形式才能完成；這些形式有如徵取高度捐稅，實行工業品底高價政策或國有經濟之直接的併吞小生產等等，藉此以實行對小農生產者底剝削。只有用這樣的方法，照他們底意見，纔能保證社會主義工業化底加速發展和

實現農村經濟底合理化。普萊奧布拉仁斯基認定社會主義國家的任務「不在於取自小資產階級生產者的當少於取自資本主義的，而在於從更大的收入中徵收大量的捐稅。」被剝削的農民經濟應當保證超工業化以最大的收入。普萊奧布拉仁斯基這一見解完全跟托洛茨基主義底一個基本原理相適合的；這個基本原理說，奪取了政權的勞工階級，必定不可避免地「要跟幫助它取得政權的廣大的農民羣衆發生敵對的衝突。」

這裏所介紹的普萊奧布拉仁斯基底理論底出發點的方法論上的缺點，就在於它底機械論性和形而上性。作爲這一理論之基礎的，顯然是關於普氏所「發明」的支配蘇聯經濟的兩種規律或兩種「調節者」——價值律和社會主義積累律——的那種機械論見解。普氏和其托洛茨基主義者認爲這兩種規律代表着兩個經濟的體系——「社會主義體系」和「私有的商品經濟底體系」（這主要的是指農民生產而言）。普萊奧布拉仁斯基抽象地把社會主義積累律跟價值律對立起來，並指出這種積累律在跟價值律的鬥爭過程中「改變和局部地消滅着價值律。」社會主義體系和私有商品經濟體系之間的「均衡是不會長久存在的，因爲一個體系必定要吞滅另一體系」（見普氏著新經濟。）

這裏沒應當指出，普萊奧布拉仁斯基把單純的，商品生產（指中農經濟而言）和商品資本主義生

產都籠統地歸併到「私有商品生產」一個概念中去而完全抹煞了兩者間一切重要的區別。普氏忽視了勞工階級跟中農羣衆的聯盟和社會主義工業藉工農合作以促進農民經濟之發展的可能，他爲了追求「均衡」而把「被併吞的農民商品生產」跟併吞它的「社會主義體系」抽象地對立起來。他把「社會主義的」和「私有商品生產的」兩種體系完全隔絕起來，把兩種「調節者」完全隔絕起來，這樣他就分裂了我國經濟底實在的統一性，這種一致性實際上是社會主義建設底過程中，在勞工階級對農民大眾領導底過程中，在城市和鄉村之商業和生產聯合底過程中實現出來的。

除了把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民生產看成兩個互相隔絕的體系而以爲這兩個體系中間沒有實現「均衡」的可能——除了這一個機械論觀念以外，托洛茨基主義者對於過渡時期經濟性質的理解中還貫徹着很大的主觀主義和唯心論底成份。在過渡時期經濟恢復和發展底初期階段上，托洛茨基派會主張跳過我國經濟發展底最近的客觀階段而提出了在當時所不可能實現的「超工業化」計劃。他們認爲這種「超工業化」計劃只要靠赤露露的「行政手段」（意即向農民勒徵，提高工業品價格，以及其他強迫農民的手段——譯者）就可能實現出來，他們完全不估計到當時我國工業和農村經濟底生產力狀況。這一種主張卻不妨礙托洛茨基在以後的時期——即在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客觀條件業

已具備了的時候——唱起必需降低我國發展速度的調兒來。

在關於過渡時期基本法則底問題上，站着跟托洛茨基派相反的立場而實際上同樣地貫徹着機械論的，就是右傾機會主義底代表們所持的見解。例如布哈林君發見了過渡時期經濟底法則——「勞動消費底法則」，照布哈林底見解，這個「法則」(「或規律」)就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下被一張拜物性的、神祕的、「價值律的」外衣遮蔽着的規律性之暴露。布哈林想援引馬克思致庫格曼信中所表示的意見來替自己辯護；在那封信中馬克思認定「按照一定比例分配勞動之必要」是一種「自然法則」，這種必要性「是不會被某一種社會生產底形式所消滅的。」在同一封信中馬克思又明白指出，在商品生產條件之下，勞動分配中的某種比例性底表現形式就是交換價值(參閱馬氏一八六八年七月十一日致庫格曼函)。

布哈林就根據馬克思底這些意見而做出結論來說，彷彿馬克思在那封信裏指出了爲一切時代所共同的「有比例的勞動消費法則」，這一法則底物質的內容永遠不變而它底歷史的表現形式則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之下是各不相同的。在商品資本主義社會內，「勞動消費律」表現爲穿上拜物主義服裝的價值律。

然而在過渡時期經濟條件之下，在布哈林看來，認為隨社會主義成份底勝利而「勞動消費律」開始剝去其價值律這張表皮而實現其「非拜物主義化」底過程。這時它變成爲「單純的」勞動消費律，而我國經濟底發展即以這一勞動消費律爲其特徵。同時，布哈林把過渡時期經濟中這一法則底作用了解爲自覺地預定勞動消費分配中的比率，這種勞動消費量底分配比率在價值律調節之下是自然而然的。自發式地確定起來的，而在蘇聯經濟條件之下則須自覺地保持過渡時期經濟各種成份間之一定的比率。

這樣看來，「赤露的」勞動消費法則和穿上「價值律」服裝的那個法則底全部區別，祇在於前者自覺地確定勞動消費底比率，後者則自流地、自發地確定同一比率。布哈林就根據這一點意思來反對普萊奧布拉仁斯基底對立社會主義積累與價值律底那種見地。布哈林宣稱道：「比喻地說，即價值律我們也要迫使它供我們底目的之驅使的」（見布著論過渡時期底規律性問題）。這裏布哈林底出發點仍然是他底著名的均衡論，關於這個理論我們已經屢次介紹過了。但是布哈林跟普萊奧布拉仁斯基底觀點相反：後者看到我國經濟中有二個互相敵對而不能維持均衡的體系，而布哈林則視蘇聯經濟爲兩種成份——資本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成份——底均衡狀態。

布哈林這樣地了解兩種成份底均衡：社會主義經濟成份底計劃作用必須遵照自發的商品生產底法則，勞工階級專政底政策應當「客觀主義地」適應這種法則。斯大林很敏銳地把布哈林所說的兩種成份比作在兩條平行線上運行的兩只箱子；這種運動不能越出自發的商品生產底法則範圍以外，因此它不能促成社會主義關係底擴大再生產，不能促成社會主義經濟成份底勝利。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布哈林把他底勞動消費律解作「生產成本律」。大家知道，生產成本律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法則，在那面，勞動消費當由生產價格來調節，歸根結蒂地說，仍是靠價值來調節的。簡單地說，布哈林在其蘇維埃經濟底規律性底解說中，並沒有跳出布爾喬亞經濟概念底圈子以外。因此，布哈林以為從小商品生產過渡到社會主義之唯一可能的「康莊大道」是通過商品流通，通過商品交換而不是靠農村中高級的社會主義生產形式底發展，——布哈林持這樣的見解，當然是不足為奇的了。（可參閱布氏著論托洛茨基主義問題，經濟學者底札記等。）

布哈林底「法則」之不能說明過渡時期經濟之本性正與普萊奧布拉克底「法則」一樣的。勞動消費律是空洞的、超歷史的、抽象觀念，它完全不能夠說明過渡時期之現實的、變遷着的規律性。布哈林純粹康德主義式地把他底「法則」底不變的「物質」內容跟它底特殊的歷史的表現形式隔離開

來，把過渡時期底經濟跟勞工階級底政治隔離開來；他忘記了社會勞動分配中的不同的比率本身是依靠社會關係之不同的性質和一定的階級統治來確定的。資本主義之下按比例分配的勞動分配乃決定於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分配底關係。在社會主義經濟結構中，在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之下，這種社會勞動分配中的比率就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左傾的」普萊奧、布拉、仁斯基，在他底過渡時期經濟法則底了解中，是根據特殊的原始積累法則和對農民的階級剝削（這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發展中的特色）底理論來做出發點的；他把這些法則機械地應用對新的過渡時期的社會形式上來了。右傾的布哈林則相反，他拿某種一般的、超歷史的前提來做出發點。這兩種理論都跟唯物辯證法根本上不相容，它們都沒有正確地把握住我國經濟底統一性，這種統一性是在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底再生產、擴大和發展過程中形成起來的。

我們知道，社會主義的經濟成份並不與小的商品生產處於「均衡」底地位。但代表社會主義的勞工階級在過渡時期中亦不與小生產者處於不兩立的敵對地位；社會主義的經濟成份一開始就是勞工階級與中農底經濟聯盟中的領導成份。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它就開始改造那從以前的社會形態所遺留下來的各種生產關係底綜合。過渡時期經濟之基礎不是消極的適應商品經濟底「均衡」條件而是

社會主義關係之積極的領導作用；這種經濟（指過渡時期底經濟——譯者）跟勞工階級專政底經濟政策有着不可分離的聯系。社會主義建設底法則——亦即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之質的鞏固和量的擴大，在計劃化的調節作用日益增大之基礎上，在反對一切資本主義的殘餘和克服這些殘餘的鬥爭基礎上所實現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底擴大再生產——這就是過渡時期經濟向着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中的基本法則。

隨着我國經濟中社會主義原素之超過資本主義成份的比重底增長，社會主義計劃化原則底作用亦就日益強大。這種計劃化的原則，在過渡時期底各個階段上，表現為極不相同的各種形式，每一種形式都反映着生產力底現狀和諸種經濟成份之變動着的相互關係。

從十月革命起，蘇維埃國家就開始走上了社會主義發展底道路。在所謂「軍事共產主義」時期內，勞工國家之經濟政策底任務，必須限於鞏固社會主義工業中的基本命脈和維護最重要的生產力——工人階級。這是國內戰爭底時期，是國家四分五裂、滿目瘡痍的時期。其後，新經濟政策表示着另一個新的較長的發展階段底開始。新經濟政策底任務是在促成社會主義原素底勝利。由此而產生工人跟中農結合與聯盟底政策。在新經濟政策底經濟恢復階段上，商品交換和商業的結合是城市和鄉村（即工人和

農民)聯合底基本形式。經濟改造時期提出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底新任務：將蘇聯由農業國家轉變為生產生產工具的工業國家，實行全部國民經濟底改造，藉此以完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建設。這些任務之具體的表現便是社會主義改造之第一屆五年計劃。

但全國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對於我國底原料資源和農村經濟底發展有極密切的依賴關係。斯大林在一九二八年說過，「我們不能無止境地，即不能在太久的時期內，把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樹立在兩種不同的基礎上：在規模極大的聯合的社會主義工業底基礎和極散漫的、落後的、小商品的農民經濟底基礎上。我們應當逐漸地，但又一貫地和堅毅地把農村經濟引導到新的技術基礎之上，大生產基礎之上，使它適應着社會主義的大工業」(見斯氏著，列寧主義問題，頁五〇九)。然而農村經濟中的技術革命不可避免地連繫着農民經濟底社會關係中的全部經濟的革命：它(指技術革命——譯者)只有在徹底改造全部小農經濟的條件之下纔有實現底可能。

國家底社會主義工業化必然要求土地關係中的革命——即從小的、散漫的農民經濟轉變為集體農業形式、大規模的農村經濟。這樣就發生了工農聯合底新形式、生產的形式，亦即農村經濟集體化底形式。農業集體化就是列寧底合作計劃之高級表現和進一步的具體化。

資本主義的分子，特別是在農村經濟全盤集體化基礎上被消滅的富農階級，對於這一社會主義建設在城市和鄉村中所實行的革命，表現了極狂猛的反抗。社會鬥爭底尖銳化，引起了對於新經濟政策本性之錯誤的機會主義的理解，引起了對於一國內建設社會主義底可能性本身的不相信。發揮這些反列寧主義的見解的，首先是托洛茨基的反對派，然後是季諾維夫和卡米業夫底新反對派，最後則為右傾機會主義底代表們。他們都是潰滅中的資本主義分子和富農分子底傳聲筒。跟這一切歪曲的見解作不屈不撓的鬥爭，直到今日還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順利發展之必要的前提。

承認社會主義建設之法則為推動過渡時期經濟發展底基本規律性，必須以確信一國內有建設社會主義之可能性為前提，即確信在一個能夠早於任何國家打斷世界帝國主義底鎖鏈的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底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列寧違反了一切社會民主黨的理論而予以理論的證實，列寧從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諸國發展不平衡性底法則直接演繹出一國可能建設社會主義底結論來。社會民主派的理論家把世界革命幻想成同時爆發的，因而尚十分遙遠的一種行動。他們不會估計到帝國主義發展不平衡性底各種特殊條件而乾脆地否認在其他各國還保持着資本主義統治的時候一國內有建設社會主義底可能性。列寧當在一九〇五年就提出了布爾喬亞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底論綱。列寧這

個論綱跟孟塞維克對於帝國主義時期底布爾喬亞民主革命底理解完全相反，因為他們把這種革命了解爲只是資產階級的；同時，這個論綱又忽略社會主義革命發展底具體階段的「左」的托洛茨基的「工人政府」底空談也完全衝突的。其後，列寧又提出了「在幾個，甚至在一個單獨的資本主義國家內」有社會主義勝利之可能底論綱。

關於這個問題，列寧會說：「經濟和政治發展底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底絕對法則。由於這個法則，所以社會主義有首先在不多的幾個，甚至，在一個單獨的資本主義國家內勝利底可能。這個國家底勝利的勞工階級剝奪了資本家底財產而自行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這樣它就跟其他的資本主義世界對立起來，而把所有其他國家底被壓迫階級都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列寧全集卷十三）國家對於所有最重，要的生產手段底所有權，勞工階級手中政權底存在，勞工階級跟中農羣衆底聯合——「所有這些豈不是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條件嗎？」——列寧這樣發問道（同書，卷十八，下冊）。

列寧底這一基本論綱，後來由斯大林加以發揮，而托洛茨基主義者和以後的季諾維夫·托洛茨基的新反對派（季諾維夫，卡米業夫等爲代表）則予以極狂烈的反抗。

托洛茨基根據他自己著名的「不斷革命論」，向人論證道，沒有世界革命，沒有其他已經完成革命

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底「直接的國家的幫助」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照托洛茨基底見解說來，那末要社會主義確實能够超越於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上，至少還要等待五十或一百年；要達到這一步，照托氏底意見，社會主義底生產力應當比舊的經濟體系底生產力強大得多；而要做到這一點，沒有「世界經濟」底幫助在短期間內也是不可能的。照托洛茨基底意見，由於我國經濟落後的關係，我們「就時時要處在世界經濟底統制之下」——換句話講，我們（指蘇聯——譯者）不可避免地要變成世界資本主義底附庸。

這種托洛茨基用「左」的、抽象地唯心的、忽視事物發展之客觀進程的、主觀主義的「世界革命」底高調，掩蓋了一切孟塞維主義底特質：蘇漢諾夫式的孟塞維克的宿命論，對於勞工社會革命底生產力發展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底理解中的機械論，不相信革命底內部力量，以對於外部條件（世界環境）的依靠來代替內部條件底作用等等。斯大林回答托氏道：「管理生產的，不是寄生者而是生產者自己，——這一個事實，難道不是使社會主義經濟體系能有一切機會推動經濟邁步前進而在短期間內自己證明超越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上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嗎？」當時斯氏又指出，在世界革命發展底過程中，我們可以有相當的革命休止時期（即介乎兩次革命之間的時期——譯者），托洛茨基反對派不相

信我國革命底內部力量，工人階級和它底同盟者，農民底力量，該派爲資本主義底相對穩定所嚇壞，同時它就企圖孤注一擲，冒險主義式地跳越一切客觀事實而專唱高調，——斯大林指出了這種種以後，便發問道：「不估計到事實，不估計到事物底客觀進程，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意思就是脫離科學底立場而走上魔術家底立場」（斯氏著，再論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

其後，季諾維夫、卡米業夫、索利爾尼可夫等也持着本質上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不相信一國內有建設社會主義之可能性的立場。他們底意思認爲即使我國底國家工業也不能算爲我國社會主義成熟底證據。他們認爲新經濟政策時期底經濟體系，我們應當把它看成國家資本主義。他們認定新經濟政策只是對資本主義的讓步，而不是對資本主義分子的進攻政策。他們既不了解新經濟政策底兩重性和它當中所發生的資本主義分子和發展着的社會主義分子間的鬥爭，因而他們也就不懂得資本主義所製出而爲我們所利用的商業和幣制底方法，我們可以利用來進攻資本主義，來建築社會主義底經濟基礎的。我們認定國家資本主義只是過渡時期經濟底各種成份之一；這就是容許資本主義在國家統制之下底存在，它是取租讓企業底形式而存在的；這種經濟成份在我國卻並不充分發達。然而季諾維夫、卡米業夫和其他反對派偏偏把國家資本主義這個概念加之於全部過渡時期經濟之上，拿國家資本主義來解說

全部新經濟政策底本質：尤其令人驚異的，是他們把我國底社會主義工業亦稱爲「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了。

斯大林解說新經濟政策之真實的本質時說：「新經濟政策是勞工國家底一種特殊政策，它決定在勞工國家握有全國經濟命脈的條件之下容許資本主義底存在，它估計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成份底鬥爭，估計到迫使資本主義成分日益消衰而使社會主義成分底作用日益增長，估計到社會主義成份壓倒資本主義成份的勝利，估計到階級底消滅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底建設。誰要是了解新經濟政策底這一過渡的兩重性，誰就要脫離列寧主義底立場。」

新經濟政策底這一兩重性，右翼反對派（布哈林、李柯夫等）也沒有了解，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之初，當我們拿已達到的成績做基礎而有可能提高建設底速度，創造社會主義重工業和農村經濟集體化底任務已日益迫切的時候，他們卻起來反對我政治當局底政策了。布哈林這時竭力宣傳他底「國內和平論」主張「鞏固現存制度」，「富農和平地長成爲社會主義」等等理論，可是他在這裏「忘記」了社會鬥爭，「忘記」了資本主義成份跟社會主義成份的鬥爭，「忘記」了資本主義成份跟社會主義成份並存底事實。

形式上右傾機會主義者是承認我國有建設社會主義底可能的；然而他們向當局提議填補我國社會主義體系中的缺陷（意即使輕工業與重工業有同等速度的發展，特別主張農民經濟——富農經濟在內——與城市工業同速度的發展——譯者），主張降低社會主義工業化底速度，而認為鄉村中發展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不是農村經濟底集體化，而是商品流通過程，這樣一來，右派就把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所必需的一切真實的道路和手段都拋棄了，而實際上，正像斯大林很公允地指出，他們也走上了否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之可能的同一托洛茨基主義的道路。這裏充分地表現着布哈林底不了解社會主義建設之階級的本質。他曾拿「勞工階級底組織傾向和農民商品生產的無政府傾向底鬥爭」來代替勞工階級底社會主義傾向和農民大眾底商品資本主義傾向底鬥爭——這也不是偶然的呵！在布哈林看來，社會主義建設是一般的「組織過程」，「一般的」社會化過程；照他底意見，後者（社會化過程——譯者）只是在財政資本時代就已開始的社會化過程之直接的繼續。

托洛茨基的反對派和右傾機會主義者對第一屆社會主義五年計劃到底實現底可能問題都抱懷疑態度，這自然無足為奇的了。托洛茨基派在他們底「綱領」中斷定說，當局所決定的五年計劃到底提綱將促成「反勞工傾向底勝利」，而實際上適足以助長工業中資本主義成份底發展。右傾機會主義者（李

柯夫)則提出他們底「二年計劃」來跟五年計劃對抗。他們預測，隨着五年計劃底實現，將要發生工業中「投資曲線底下降」。托洛茨基派和右派都不擁護中央當局底農村政策。托洛茨基派斷言道，由於這一政策，「國家經濟對於農村中資本主義富農分子的依賴關係」將要增長起來。右派則認為糧食底主要來源「在長時期內將仍爲個別的農村經濟」。此外，當我國社會主義舉行勝利的進攻的時候，托洛茨基派和右派都在那裏高叫革命底潰滅？

第四節 社會主義經濟之基本特徵及社會主義底低級形

態和高級形態

布爾喬亞社會科學家和追隨他們的社會法西主義者（以及他們底應聲蟲，我國底機會主義者）都把社會主義解說成空洞的、離開現實無限遙遠的抽象概念。在社會法西主義者想起來，我們現在講到蘇聯已走入社會主義底時期，而同時還保留着階級，還有社會鬥爭底現象，我們底社會鬥爭底方法之一，是發展蘇維埃商業，我們現在還在取消工資底「平等制」和實施嚴格的「經濟實成制」（類似資本

主義下之包辦制——譯者）等——在這種情勢之下來講蘇聯已走入社會主義底時期這句話，在社會法西派聽起來，自然是不可理解的。由於上述種種現象，國際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派就高聲呼喊「共產主義底取消」，「波爾塞維克向資本主義投降」等等。可是實際上這一切現象卻表現着新經濟政策之兩重的矛盾性：走入社會主義底時期同時又是新經濟政策底最後階段，然而即在發展的社會主義時期，經濟責成制底原則、責任制等等，仍將保持其全部重大的意義，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面就要談到。

我們不要以為過渡時期跟社會主義時期之間隔着一堵萬里長城。過渡時期一經開始，同時就開始了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底演變（booming）發展——最初的時候，只有五種成份中的一種，不過是起領導作用的一種（即社會主義的成份）而已。因此，過渡時期也就是社會主義底演變時期（period of booming socialism）。社會主義經濟成份底這種領導作用，在新經濟政策下的全部生產關係底總體上都有它底痕跡，它賦予這一時期底生產力以社會主義的質地。可是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形態在其發展過程中經過了好幾個階段，這些階段反映着社會主義成份在殘酷的社會鬥爭條件之下排擠其他一切經濟成份底過程。社會主義底勝利只有在它底經濟基礎建築好之後纔有保障。

社會主義底經濟實質和經濟基礎是什麼呢？斯大林這樣發問，同時又自己回答道：「創造社會主義

底經濟基礎——這意思就是把農村經濟跟社會主義工業打成一片，結合成爲一整個的經濟，使農村經濟去受社會主義工業底領導，在農業和工業生產品直接交換底基礎上調整城市和鄉村底關係，阻塞和消滅一切足以產生階級，尤其是產生資本的「溝渠」，最後是創造那些直接促成階級消滅的生產和分配底條件」（見斯氏著，再論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

我國現在已經達到了社會主義建設底這一轉變關頭。我們「廢除了新經濟政策底初期階段，開展着下一個階段，這便是新經濟政策底最後階段。」斯大林說，克服了社會主義改造底種種困難和敵人階級底一切反抗，「這樣，我們已經走出了舊的含義上所說的過渡時期。」所以我們說：我們已經走入社會主義時期，同時又完成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建立。

走入社會主義底時期是革命的社會改造底新階段，是社會主義形態發展中的新階段。走入社會主義時期，同時又表明我們已經解決了「誰戰勝誰」底問題，解決了蒸蒸日上底社會主義和日趨衰滅的資本主義底鬥爭問題，在全部過渡時期中所存在的問題；它表明「社會主義的成份已經握住了全部國民經濟底一切經濟樞紐」（斯大林語）；它表明已經造成了包括蘇聯全部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

首先要指出，「誰戰勝誰」的問題在工業中已經完全解決。不僅一切工業底主要命脈——這是勞工革命底直接勝利品——完完全全操在勞工階級手中，而且我們現在還有社會主義工業底高度發展，它完全殲除了資本主義底殘餘，並以歷史上空前的速度超越了資本主義國家。我國已有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我們已開始逐漸地追上資本主義世界，而就我們底工業發展水平來說，好些意義最重大的部門（如石油、煤、五金）底生產已站在世界第一、二位；許多工業「巨臂」（即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工業聯合企業——譯者）已經創立起來，它們能跟資本主義所創建的最大的壟斷企業相競爭；創辦了許多強大的工業聯合企業（聯合企業譯音為「康平拿」(Kombinat)——譯者；開闢了許多新的礦坑，建樹了全世界最大的發電站；應用最新式最複雜的機器於生產過程等等——所有這些偉大的成績，證明蘇聯已變成世界上最強大的工業國之一。『但是，——斯大林說，——我們所需要的不是任何性質的工業化。我們是需要這樣的工業化，它能保證社會主義形式的工業壓倒小商品生產，特別是壓倒資本主義生產形式之日趨增長的優勢。我國工業化底特徵在於它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是保證社會化的工業成份勝利的工業化。』

一九三二年國民收入中社會主義經濟成份所佔的比重是百分之九一。這是表示隨着全盤集體化

和在此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之成功，「誰戰勝誰」底問題在農村經濟中也完全解決。小農經濟之社會主義的改造，引起了農村經濟生產力之空前的興旺。國營農場和集體農場建設中達到了稀有的成功，廣設耕種機站以實施農村經濟底機器化，對於一切重要的經營農村經濟的辦法的領導和生產底計劃化，順次地解決五穀、畜牧及其他等問題，——所有這一切事實都證明蘇聯底農業已日益密切地跟社會主義的工業結合成一個完整的經濟，日甚一日地趨入社會主義工業之有計劃的領導之下去了。蘇維埃商業底組織和合作社底日益擴大的有計劃的供給勞動大眾和勞動大眾物質和文化的條件底改善，——所有這一切事實，都在告訴我們，蘇聯已經完成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建立，我已替二屆五年計劃中所規定的消滅階級這一重大的歷史任務造成了經濟的前提。同時，走入社會主義時期又是表示社會主義建設速度底繼續增大，表示社會主義在一切陣線上的進攻。

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底建造過程中，在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底繼續發展過程中，我們會遇到而且現在還遇到不少的阻礙和困難。但是這種困難：跟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困難不同，我國底困難是「發展底困難，是向前進展底困難，這就是說，我們底困難是這樣的困難：它們自身中包含着克服困難底可能……我們底困難，發展底困難之性質本身，給我人以壓倒階級敵人所必需的機會，為要利用這些機會（可能）

而使它變為現實，為要鎮壓一切階級敵人而反抗以達到克服困難的目的，——為要做到這些，只有一種手段：在一切組織上組織對資本主義分子的進攻，同時並須使我們隊伍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孤立起來……」（斯大林語。）

在社會主義的進攻所必需克服的各種困難中，特別重大的有：保證生產企業以充分的勞動力及其有組織的挑選；生產過程底機械化；正確的工資分配制和工人生活條件底改善；正確的勞動組織和跟不負責任的現象和工作不分區別的報酬制作鬥爭；從勞動者隊伍中訓練新的技術工程人材；利用舊的專門人材使之轉向於社會主義；實現經濟責成制底原則，藉此創造工業內部積累底條件。所有這些極端重要的任務，擺在我們社會主義經濟底面前而成為這種經濟繼續向前發展底必要前提；這些任務簡括地在斯大林所提出的六大歷史的條件上表現出來（參閱斯氏底演講新環境——經濟建設底新任務。）

現在我們首先要講到生產機械化底任務和它在我國國民經濟底技術改造中的作用。勞動過程底機械化，是我們底新的、有決定作用的一種力量；沒有它，我們就不能保持現有的發展速度，不能保持新的生產規模。

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當不僅以其經濟基礎底改造，亦且以其技術基礎底全部改造為必要的前提。

列寧從前所提出的一個口號——「康謬尼士姆就是蘇維埃政權加上全國電氣化」——底意思，也正在此。列寧又說我們必須拿農民的馬變為「重的機器工業底馬」——這句話底意思，也是指上述技術改造底任務而言的。一九二一年斯大林在其致列寧的信中也鄭重指明這一點，指出全國電氣化計劃底極端重要性。當時斯大林已經認定電氣化是「真正實在的和唯一可能的技術生產基礎。以後，斯大林對「電氣化」一詞加以解釋道，列寧所說的「電氣化」一詞，意思是指將全部國民經濟移植於新的技術基礎之上，移植於這樣或那樣間接或直接跟電氣化事業有連繫的現代大生產底技術基礎之上。在論「六大條件」的那篇演說詞中，斯大林特別着重地指出了生產過程機械化底任務。

列斯兩氏底這種理想，現在已經具體地表現在把掘科學和熱技術底任務上了。但是技術改造底意思並不是簡單地指由現存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採用先進的資本主義技術而言。技術改造必須以工業和農村經濟之新的社會主義的技術經濟組合底形式（「康平拿」耕種機站等）為前提。它必須以新的大工業部門底建立和社會主義國家之完整的獨立性為前提。它必須以生產力有計劃的按區分配為前提。社會主義底經濟和技術基礎底建造，又要求新的社會主義條件之下新的技術規模底創造和發展。此外，它還要求資本主義所創造的最先進的技術與社會主義的勞動組織相結合。我國底技術改造必

須以社會主義的勞動組織爲必要的前提。

斯大林所提出的社會主義改造底「六大條件」底極端重大的意義，不僅在於這六個條件廣泛地闡明了生產機械化對於社會主義改造的意義問題和社會主義體系底生產力底最重要的原素，勞動力底問題；斯氏底六大條件之重大的理論意義又在它們對於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社會主義的勞動組織給了一個極深刻的估計。

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底特徵之一是失業底完全消滅。農民經濟之社會主義的改造剷滅了農村中的社會分化過程並且逐漸地停止了農民向城市逃逸的現象。這兩件事實所促成的結果是消滅了勞動力求「自流」的方式（即經過從前的「勞動市場」）去供給工業的那種可能性。因此，從前那種動力在市場上自由買賣底現象，現在應代之以新的，社會主義的勞動力量底分配組織——藉與集體農場訂立合同，藉職工會的動員和調派熟練工人於別的區域等方式。

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又須要完全改變勞動報酬底制度。首先應當指出，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的工人已不像資本主義之下的工人那樣地創造爲資本家所佔有的「剩餘價值」。在過渡時期底條件之下，布爾喬亞經濟中的「價值」底範疇業已失去其意義。價值，這兩個商品資本主義體系底範疇是不適用

於過渡時期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之下，剩餘價值底地位已被工人底剩餘勞動所佔有；這時的勞動所生產的是社會主義的社會生產品，它已失去從前那種矛盾的形式。勞動力已不成其為商品。工人底工資已不靠資本主義的勞動價值和價格，而依靠社會主義建設之一般的成績，後者使工資不斷地提高起來。但是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並不在一切工作者底「平等」待遇之上的。就是說，不論工作者所做的勞動底性質和熟練程度如何，他們都一樣地能夠完全滿足自己的需要——這樣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要為工業鞏固勞動力的重要條件之一，就是消滅工資底「平均制」——應當按照勞動、按照熟練程度來定工人底報酬。包工制在資本主義之下是額外榨取工人的手段，但在社會主義底條件之下，他卻成為工人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底刺激了。除此以外，勞工階級物質生活條件之一的改善（住宅的建築，公用事業，公共伙食等）亦具有極重大的意義。

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又當以生產過程本身之正確的組織，在各個企業上力量之正確的配置和每人對他所做的工作的嚴格的責任性之規定，為其必要的先決條件。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底首要條件之一，是跟不負責任的現象做鬥爭，跟生產過程中「自私自利」底現象做鬥爭。社會主義底意義是在更提高工作者對於他們所做的工作底質和量的責任性，它應當高於資本主義之下資本家對工人所要求的那

種責任性；社會主義要求工人們跟那促使他們墮落的階級異己的不負責任的心理作鬥爭。社會主義的勞動組織要求工業底工程技術人員之量的增長與質的變化。斯大林曾說過，「我們過去所認為足夠的那點點工業底工程技術人材和管理人材，現在卻感覺得太不夠了，然而我們所需要的卻不是任何的 managerial 力量 and 工程技術的力量。我們需要這樣的管理和工程技術的力量，他們要能夠了解我國工人階級底政策，能夠理會這種政策而願意誠心實現這種政策的。」除了這一重要的任務——工人階級創造自己的生產技術的知識分子羣，爲了社會主義底發展，尚必需要各方面地「利用經驗」和舊的知識分子底知識，勇敢地吸收他們來分擔社會主義建設底工作，借助於他來把全部社會主義的勞動組織置於科學基礎之上。

最後，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又須以社會主義生產基礎底加緊發展和它壓倒其他一切經濟成份的完全勝利爲其必要的前提。它要求自身的擴大再生產，社會主義生產力和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擴大再生產。馬克思主義絕對不是庸俗的「消費社會主義」所能比擬；只有托洛茨基現在還在那裏宣傳，說社會主義只是滿足一切直接的需要。社會主義並不解說「爲消費而生產」；莫洛托夫會鄭重指出，「工人從來不會否認而且永遠不會否認劃出他們底勞動生產品底一部分作爲國家公共的需要，作爲公共

財富底積蓄之必要性。對於使消費問題脫離提高生產、脫離工業化政策底實施的那種嘗試，我們必須給以極堅決的打擊。」（見莫氏在十七次全國臨時黨大會之報告。）

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建立在藉剝削工人來實現的資本積累之上，在藉可變資本（在工資上所消費的）底縮小來達到的生產手段底增長之上的。社會主義的再生產只有在社會主義的工業內部積累底條件之下纔有可能。因此，若不加強經濟實成制底原則，若不消滅不經濟性，若不為減低成本而奮鬥，若不動員國內的資源，若不嚴格地實行經濟化，若不採取各種保證社會主義積累和再生產的手段，——那末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就成爲一件不可想像的東西了。

但是社會主義底發展、社會主義關係底擴大再生產，還需要其他的條件。它需要經濟基礎統一和全部國民經濟（從前的小農經濟也在內）之統一的經濟基礎。後一條件在某個階段上就決定了我國農村集體化底政策。斯大林在農業學家大會的演詞中說：「我國巨大的、集中的社會主義工業，是按照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論發展着的，因爲它一年年地擴張它自己的規模，有它自己的積累並逐步地向前進展。然而我們底大工業並不包括我國國民經濟底全部。我國底小農經濟不但不每年大批地實現擴大再生產，相反的，它常常甚至連單純再生產都沒有實現的可能。」因此斯大林就跟布哈林底經濟成份均衡

論完全相反地做出了一個結論來：社會主義建設長久地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上是不可能的，故必須「使農村經濟成爲大規模的集中的生產，使它能夠積累，能夠擴大再生產，藉此改造整個國民經濟底農業基礎。」這樣，斯大林就提出了農村經濟發展之社會主義的道路，即在農村經濟中設置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底道路，以與資本主義的道路相對抗。斯大林說，集體農場這一種經濟底形式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之一。（參閱斯氏著蘇聯底土地政策問題。）不過當我們着重指出集體農場之社會主義的本質而反對機會主義者以集體農場爲「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形式的那種見解時，我們自然也不應當忘記下面的一點：即農民底走向社會主義是要經過特殊的，跟工人階級不同的道路的。集體農場這一種生產社會主義的合作形式，在那兒生產手段底主人是集體農員自己，因此它們跟國有的社會主義企業有別，跟屬於國家的蘇維埃國營農場有別，亦即跟更高形式底社會主義經濟有別。然而「農民經濟底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底特殊性，不但不妨礙而且能夠保證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莫洛托夫語。）

最後，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和社會主義關係底擴大再生產需要全部國民經濟之極高的、日益增長的發展速度。社會化的經濟成份底發展是表示國內市場容量之順利的擴大，工人和農民對於工業生產品需求底增加。而這就是說，國內市場底擴大要追上工業底發展而將它向前推進，使它不斷地擴大，在

這方面講，社會主義經濟就成爲跟資本主義經濟完全相反的體系，因爲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發展底速度不可避免地要碰到社會性的生產和資本主義式的佔有間的矛盾。

右傾機會主義者和托洛茨基派都會高喊我們所決定的發展速度底「誇大性和不能勝任性」，托洛茨基爲着要替他自己從前的「超工業化」底計劃辯護，就聲言道，發展底高速度只有在生產恢復時期纔有可能，到了恢復過程完成以後，發展底速率就應大大地降低。斯大林指斥托洛茨基底這一理論是資產階級的理論，它把資本主義底規律性移植到社會主義的經濟上來了。托洛茨基底這一理論沒有估計到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之質的特殊性，對於這種經濟體系，發展速度底不斷增高是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之必要的前提，同時也是它底必然的結果。

講到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和它底生產關係底特點時，我們必須比較詳細地來講一講改變了的勞動態度和訓練新的勞動紀律的任務，同時也須講到計劃化原則在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決定中的作用。

在社會主義經濟結構發生之初，它就創造了新的勞動態度——這是資本主義的舊社會中所絕無的。例如「共產主義禮拜六」的勞動服務，列寧還在「軍事共產主義」時期就已經指出它是未來共產主義勞動底萌芽。現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所實施的那些新的勞動組織底形式，社會主義競賽，突擊隊，經

濟實成制，提高的工業財政計劃等等——都是社會主義勞動形式底具體表現。在這些形式中，已經包含着真正自由的共產主義勞動底原則，這種勞動跟工人在市場上出賣自己勞動力的那種布爾喬亞式的「自由」有極深刻的區別。

社會主義底特徵之一，是人們開始逐漸地慣於遵守公共體生活底基本規則，而不用任何外力的強制。在過渡時期中，過去那種由封土制和資本主義底條件所訓練成的勞動態度，把勞動看成困苦的外力驅迫下的義務看的那種態度，就已消失下去了。列寧認為這便是康謬尼士姆之下國家消亡底基本和首要的前提。正因為這樣，所以新的勞動紀律底訓練現在已經成爲一個極重要的任務，成爲一種社會鬥爭底新形式；它要跟過去那種奴隸的勞動態度作鬥爭，這種鬥爭底目的在於完全消滅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勞動底強迫性，訓練勞動大衆，養成其勞動底習慣，使他們視勞動爲自然的要求，爲人類力量和才能之自由自然的表現——這就是「共產主義禮拜六」底勞動服務、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隊制等等底重大的任務之一。資產階級在那兒叫喊蘇聯底「強迫勞動」，然而事實上只有在社會主義建設底條件之下，勞動纔由奴役底手段轉變爲光榮的事業、名譽的事業、勇敢和英雄的事業。

社會主義勞動組織底一切形式底基本任務，是勞動生產率之極大的提高——它應當比資本主義

所創造的勞動生產率高得多。列寧說：「只是當社會主義創造了新的、更高的、勞動生產率的時候，資本主義纔有可能徹底地被克服和必將徹底地被克服。」

過渡到社會主義，照恩格斯底說法，意思就是「從必然底領域跳躍到自由底領域。」這一跳躍產生出一種新的內容，即社會主義之下的社會歷史規律性所含的新內容。所謂新內容底意思，當然不是說社會主義社會不受經濟必然性底支配，不受一定的經濟法則底支配。然而社會主義經濟底法則，已經不帶着以前的那種自發性。這些法則將由完全把握客觀必然性的人們自覺地確定和運用起來。關於這一點，恩格斯說道：「人們自己的社會活動底法則，向來跟他們對立着，爲他們所不認知，因而就統治着他們的將來。要被人們依據他們對於實情底完全了解並依據他們自己的利益來運用了。人受社會組織底支配，向來似乎是人們所擺脫不了的，自然和歷史強制他們服從的事情，這時（指在社會主義時代——譯者）卻變成他們自己的自由事情了。只是在那個時候，人類纔完全自覺地創造他自己的歷史，而他們所運用的歷史的因素，亦將愈來愈多地給予他們所願望的結果了」（見恩格斯著反杜林論頁二五二）。這種自由底雛形，在過渡時期經濟條件之下我們已經看得見了：在這種經濟中，計劃化的原則愈發展，則這種自由底雛形也隨之而發展。社會主義底設計，是過渡時期經濟底運動和發展底法則，它改變着這一

時期各種經濟成份間的相互關係，規定着這一時期的各種生產關係底統一性。計劃是我國經濟法則之決定的要素，是我國走入社會主義時期以後經濟必然性繼續發展底形式。

社會主義底開展必定要促成商品生產底消滅，同時也消滅了物品對人類底統治和社會關係底事物化，——就是說，消滅了商品拜物主義底基礎。在馬克思論到社會主義的時候說過，「人們對他們底工作和對他們勞動底生產品的那些社會關係，這裏（即在社會主義之下——譯者）不論在生產中或分配中都是很透明地表顯着的」（資本論卷一，頁四七）。然而在目前我國發展階段上，要講商品生產和商業底消滅，為時尚早。蘇維埃商業固然根本上改變了它底社會的內容，可是它對於我們是一種方法，在最近時期內它還保持着全部重要的意義。我們應當堅決地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蘇維埃商業觀，因為他們把蘇維埃商業了解為布爾喬亞·耐潑曼（即新經濟政策下的資產階級——譯者）性的東西；同時也應當反對「左」派的否認蘇維埃商業而把它跟社會主義的計劃和直接的生產品交換對立起來。但是我們知道蘇維埃商業跟計劃化並不衝突，相反的，它必須以社會主義的分配和供給底計劃化為前提並包含這種計劃化。蘇維埃商業應當替社會主義的生產品直接交換底組織造成一切必要的條件，這種直接交換底組織將在社會主義社會一貫向前發展底過程中實現出來。社會主義經濟機關之間

的市場的聯系形式，必將在社會主義分配形式底創造中盡着不小的作用。

馬恩列諸人從來不把康謬尼士姆看成空洞的抽象概念，看成一產生就「長成的」或「一下子」產生出來的東西。在他們看來，康謬尼士姆社會（社會主義底高級形態）不是永久不變的事物，而是「不斷地變化和進步」的東西。康謬尼士姆社會底低級階段底發展，換句話說，就是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底建設。關於這一低級的社會主義階段底構造問題，現在對於我們具有極大的重要性。我們把走入社會主義時期的我國經濟組織底特徵跟馬恩列關於這個問題的指示作一比較，我們就可以指出一切為今後社會主義社會底發展階段所特有的基本特徵來。

第一屆五年計劃底成功，在蘇維埃國家中創造了它自身完成全部國民經濟改造底基礎，社會主義的大規模機器工業底基礎；在農村經濟中造成了根本的轉變，並將蘇維埃國家變成一個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以集體化為基礎的農業，有規模巨大的國營農場而極普遍地應用機器技術於農村經濟的國家了。第一屆五年計劃時期中社會主義建設之勝利，是表現於「鄉村中資本主義根源底徹底剷除，因而就決定了一切資本主義分子底完全消滅和階級底徹底廢除。」

假如把第一屆五年計劃做一個總結的話，那末我們就應當指出，社會主義建設底這些勝利，是替此

後蘇聯社會主義之更強力的發展造成了很鞏固的基礎。第二屆五年計劃底政治任務是徹底消滅資本主義分子和一般地消滅階級，完全剷除所有產生階級區別和剷削的原因，克服經濟中和人們意識中的一切資本主義底殘餘，將全國勞動人民轉變為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之自覺的積極的建設者。

這裏明白地顯示了新的社會主義社會今後發展階段底全部辯證法。社會主義就是階級底消滅。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底完成，徹底地剷除了階級剷削底經濟基礎。但是它只是全部社會主義改造底開端，只是替國民經濟改造底全部完成創造了基礎；而惟有國民經濟全部改造底完成，纔能保證產生階級區別與剷削的一切原因底徹底消滅。第一屆五年計劃創造統一的社会主義經濟，保證城市和鄉村中的社會主義經濟之徹底的、一貫的勝利。然而要在經濟中和勞動大眾底意識中徹底消滅一切資本主義的殘餘，就必先完全消滅生產手段底私有權。可是私有財產——階級區別和階級剷削底基礎和泉源——底徹底消滅，只有在社會主義經濟之新的技術基礎上，在一切國民經濟部門之開展的技術改造底基礎上，纔有實現底可能，為國民經濟底一切部門創造最新的技術基礎，也就是二屆五年計劃之基本的和決定的經濟任務。這一任務實現之後，就能保證蘇聯在技術關係上完全脫離資本主義世界而獨立，保證它此時在技術經濟的關係上已能升居於資本主義歐洲底第一位了。

技術改造完成中起領導作用的，便是蘇維埃的機器工業。發展機器製造業之所以特別重要，不但是因為我國經濟建設底基礎，正跟在第一階段上一樣，應該是生產手段底生產——重工業。第二屆五年計劃中機器工業之所以具有領導作用，又因為只有這種工業基礎上纔能達到全部生產過程底完全機械化，而這樣社會主義建設底加速發展也纔有保證。機器製造業底發達和國民經濟一切部門底機械化，其結果就能完滿地保證我國日益興盛的大工業以工人底勞動力。農業生產底機械化底實現，不但能給我們所需要的多餘的勞動力，而且還能創造為消滅城市與鄉村底對立性所需要的技術前提。機器製造業底發達和生產底機械化，是表示勞動力熟練程度底提高，因而就有繼續縮短工作日（即法定之工人每日工作時間——譯者）和城市與鄉村勞動大眾文化水平極大提高底可能。當然技術改造底最重要的原素，依然是「全國底電氣化」——創造最新的動力基礎並利用新的原料富藏燃料來源、水力來源等。只有在這種基礎之上，纔有實現生產完全機械化和自動化底可能，有實現全部國民經濟底技術改造底可能。然而我們萬不能因電氣化有這樣重要的意義而忽視了現階段上蘇聯機器製造業底領導作用。要是沒有這種高度發展的機器製造業，我國底動力事業底繼續發展就成爲不可想像的事情。

技術的改造是一個決定的條件，缺少了這個條件，人們貧窮，中資本主義殘餘底完全消滅和勞動大

業文化水平底猛烈提高就沒有可能。但同時解決技術改造底任務這回事底本身，若不同時提高大眾底文化，若不實現全國人民底識字，若不使我國經濟幹部精練生產技術，若不進行技術訓練底工作和創造新的勞工階級知識分子底幹部，以及若不消滅一部分落後民族底經濟和文化的落後性，——那末技術改造這回事本身也就變成不可思議了。技術改造和文化革命底這種辯證的相互作用，必能使蘇聯底全體勞動者變為自覺的、積極的社會主義底建設者。然而技術改造和文化革命，假若社會主義積累沒有不斷的增長，勞動大眾底物質幸福沒有極大的增進，也是不可能的。商品流通底開展和經濟責成制原則底普遍施行，將刺激國民經濟中經濟積儲底形成和勞動大眾物質境况底改善。

在第一屆五年計劃中，已經開始某些基本矛盾底消滅，這些矛盾為過去一切階級社會底發展所特有而由於這種階級社會底奴役制所造成的。例如農村經濟底社會主義改造，打好了消滅城市和鄉村底對立性之基礎，把先進的工業技術施用於農村經濟，經過耕種機站（與城市工業結合着的）底廣佈使國營農場和集體農場底關係密切起來，這樣就造成了不僅在城市中亦且在鄉村中消滅私有財產之必要前提。全國生產力之正確的、勻稱的分配，工業之有計劃的配置，新的社會主義城市底建設，藉新的社會主義文化底輸入鄉村以消滅鄉村生活底保守主義。——所有這些，都能促成城市和鄉村間的對立性之

消滅的。第二屆五年計劃，應當造成「使城市與鄉村間的對立性完全消滅」的必要前提。

第一屆五年計劃應當澈底地消滅城市和鄉村間的舊的相互關係。然而這裏不應當忘記勞工階級在農村社會主義改造中的領導作用。底保持和農民經濟走向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底特殊性。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大眾是採取不同的道路走向社會主義的。工人階級底走上社會主義，是直接由於他們在社會主義的國有產業中做工，而農民大眾底走上社會主義則主要地須經過生產的合作，經過集體生產（勞動組合、公社）發展底好些階段。

階級底消滅，只有在社會主義進攻底過程中，在殘酷的社會鬥爭底過程中，纔有可能。在最近的將來，在某些個別的部門中，個別的區域中和社會主義建設底個別的領域內，社會鬥爭仍不可避免。要激烈起來。以階級底完全消滅為歸宿的社會鬥爭，不僅表現於堅決的壓制正在潰滅的資本主義分子底反抗，也表現於這種反抗的「左」右派機會主義的鬥爭，而且也表現於勞動大眾隊伍中間的布爾喬亞和小布爾喬亞偏見底克服，他們底意識之社會主義的改造。關於這些社會鬥爭底新形式和勞工階級專政底新任務，以後（在第五章中）我們將要詳細講到。

隨着各種技術知識之普遍的發展和廣大勞動羣衆之吸收到國家政權機關中去，階級社會所特有

的另一對立性也開始緩和起來——這就是勞心和勞力底對立性。可是這種對立性的澈底的消滅，必需生產力之極度強大的發展，而若說這一對立性底完全消滅是最近幾年中的事情，那便犯了「左傾」的毛病。這一對立性底消滅應當成爲社會主義發展底整個時期中的事情。

社會主義之所以被稱爲康謬尼士姆社會底低級階段，是因為它還帶着極顯明的階級社會底印記。馬克思說過，康謬尼士姆社會在這一階段上（意即在其低級階段上——譯者）在一切關係上——在經濟的、道德的、思想的種種關係上——還都帶着舊社會底斑點。從這一觀點上看來，馬克思和列寧關於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所下的界說，是極堪注意的，在開展的社會主義之下，生產手段爲全社會所公有，階級業已消滅，因而階級的剝削亦隨之而消滅。但是社會勞動底生產力底發展，卻尙不足以完全滿足社會主義社會成員底一切和任何的需要。在社會主義之下，還必須保持按照每一勞動者所執行的工作以分配社會生產品的那種制度。每一社會成員，執行了某一份社會必需的工作，他就從社會方面領到一張證明他做了這些工作的憑證，再憑這張證據他就從社會的公共儲藏所裏領得一份相當的生產品。這樣，「他以一種形式底勞動若干供給社會，就從社會方面取回另一種形式底勞動若干。」

這種社會似乎被「平等」底原則統治着，可是實際上在這種「按工作」分配的制度中依然保持

着相當的事實上的不平。等。因為這裏所採取的原則是在勞動分配和社會生產品分配中以同一標準施之於不同的人們，——人們中間可以有很大的區別，他們底能力、知力和體力互不相等，他們底需要和興趣亦不相同的。列寧指示道，「因此，康謬尼士姆底低級階段還不能有公正和平等。」這裏，每一勞動者領得一份社會生產品的那種平等權利，就本質上講還是一種布爾喬亞的平權，這就是說，它（這種平權——譯者）仍未澈底消除分配和消費中的某種限制和需要不同的各種人底某種不平等。按照等量的分配——按勞動分配——必須要保持經濟責成制，保留某些法律條文，因而在某種關係上還需要保持執行這些法律條文的國家。（參閱馬氏著，哥達綱領批判，列寧著，國家與革命。）

所有這些馬克思和列寧底意見，對於了解我國現在所處的時期和今後社會主義底發展階段，具有極重大的意義。這些意見指示我們，像從前拉薩爾在他底消費的社會主義觀中所提出的「平等」口號帶着何等濃厚的布爾喬亞和小布爾喬亞性質，而這一口號現在卻被托洛茨基和季諾維夫重復使用到過渡時期中來了。「左」派主張在發展底現階段上在工人供給方面採取「平等制」同樣的，高唱現階段上國家「消亡」底「左」的空談，這些都是絕無理論根據的。照馬列兩氏底指示，即在成長的社會主義階段上，還必然需要保持某種的不平等，保持按勞動分配底制度，實施嚴格的計算制和經濟責成制，保

持法律和國家。近年我國所實施的消滅平等報酬制，實行嚴格的經濟責成制和鞏固蘇維埃國家機關等辦法，都不是退向資本主義的步驟，像布爾喬亞和社會法西主義理論家所設想那樣，而是向着社會主義開展道路上前進的步驟。

成長的社會主義時期，將消滅人們被社會的分工條件所奴役底現象，澈底地消滅階級區別，培養成新的勞動紀律，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在社會主義底時期，生產力必然達到極強大的發展，後者將促成達到康謬尼士姆高級階段底轉變。康謬尼士姆社會底技術基礎，不僅在於完全的電氣化和以電氣化為基礎的生產過程底完全機械化和自動化，而且也在於盡量的利用新的大批的動力來源。康謬尼士姆不僅要求完全消滅社會不平等底一切殘餘及經濟中和勞動者意識中的階級區別底殘餘，而且還要求完全剷除那在社會主義時期內引起保持國家和法律條文之必要性的各種不平等底殘餘。只有在這一康謬尼士姆底最高階段上，人類受社會分工底奴役底現象纔會消滅，勞心和勞力之間的差別纔會徹底剷除，而勞動本身也就變成『首要的生活需要』了。只有在這個階段上，阻滯人類力量和能力之一般發展的狹窄的、偏面的專門化纔會消滅，而『每一個人底發展自由就變成一切人底發展自由底條件了。』只有在這裏，生產力底巨大發展，纔有可能完全滿足社會人底一切需要，而不管他們所做的工

作如何。

馬氏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文中寫道：「只有在康謬尼士姆底高級階段上，在人受社會分工底奴役底現象消滅以後，在勞心與勞力底對立性消滅時，勞動已不成爲簡單的生活手段而本身成爲生活底第一要求時；在社會生產力隨着各個人之多方面發展而發展，社會財富底一切泉源像急流般地不斷湧出來的時候，——只有到了那時，布爾喬亞法律底狹窄的圈子，纔能完全打破，而社會將在它自己的旗幟上大齊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第四章 階級與國家論

第一節 階級和社會鬥爭論

在偉大的開端一文中，列寧曾給階級下了一個極周密的定義如下：

「幾個大的人羣集團，它們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居的地位各不相同，它們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它們在社會勞動組織中的作用，因而它們取得社會財富底份額之方式和大小亦各不相同。」——這些人羣集團就稱為階級。階級就是這樣的人羣集團，在它們中間，一個可以佔有別個底勞動，因為它們在一定的社會經濟組織中的地位互不相同」（列寧全集卷十六，頁二四九。）

上面這一個列寧底定義之特色，在於它極完滿地指出了社會階級底一切特徵，同時又把它們互相聯繫起來，並且從階級社會及其經濟組織之基本的和最重要的特性中抽出一切不同的標徵來。布爾喬亞科學常常企圖完全否認現代「民主」制度（即資本主義制度）中存在階級區別底事實。在這個

問題上，布爾喬亞科學每每把一切階級的平等都看作歷史的現象，只存在於過去的現象；它或者把這種不平等解說成種族底爭鬥，或者把它解說成政治的暴力，而這種暴力又只是奴隸制和封建制所特有的現象；或者又把它解作過去歷史上所有的諸等級間之法律上的區別。然而要完全否認現代布爾喬亞社會中階級不平等性底存在，也不是常常做得到的，於是布爾喬亞理論家有時就不得不承認階級底存在，可是他們只指出階級底一些次要的、外表的和附帶的標徵來。他們想種種方法及抹煞從階級社會內部結構中發生的一切階級間的基本矛盾，或把這些矛盾解說得非常緩和。他們證明某些階級區別底不可避免，說這些區別畢竟是人們底「自然差別」所決定，「生存競爭」所決定的，在這一競爭中勝利必屬於強者；他們也有的把階級區別解作這些不同的人羣集團在「社會機體」中所執行的職務（或譯機能〔function〕）之必然的區別。照這樣解說起來，那末這些社會區別和階級底對立性便應當存在於任何社會中了。

反馬克思主義的各派階級論（其中一部分我們以後要詳加論述）所見到的階級底標徵，有的說只是政治的暴力和一個社會階級超越其他社會階級的特權，有的說只是各階級從社會收入中所獲得的份額底大小，有的說是獲得收入底方式和收入底來源，有的說是財產上的區別，也有的說是生產過程

中人們所盡的技術職能上的區別。

馬、列主義的階級觀，完全貫徹着歷史主義的。它指示出，階級並不是永久的，不變的範疇，只有在社會發展底一定的歷史階段上纔會發生階級。在另一方面，它又指出，既然階級底發生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上，是不可避免的，那末這是由於社會本身發展底內部條件，由於它底經濟的發展，而不是由於任何外部的原因；既非政治的暴力，亦非軍事的壓迫等等。

馬、列主義認定階級區別之基礎在於階級社會之經濟組織——在於社會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佔定的不同的地位，在於一定的社會經濟底結構。隨着生產方式底變化，生產關係底體系也要發生變化，這就是說，每一種新的矛盾的社會形態一發生，跟着就發生新的基本階級，後者跟這一新的社會形態有不可分裂的聯系，並將隨這一形態底死滅而死滅。每一階級在社會生產組織中所佔的地位，首先表現於這個階級對現社會底生產手段的關係。換句話說，這種階級地位是決定於各階級間生產手段之不同的分配；在這些階級中間，一個經濟上統治的階級是生產手段底佔有者，而別一個階級或是完全「解除」生產手段（例如現代的產業勞工階級，或是附屬於生產手段而成爲一個簡單的工具（如奴隸社會底奴隸））。

然而這裏所有的，不單是階級間的財產區別而已。我們已會說過，人羣間生產手段之不同的分配，是表明人們處於一定的生產關係之下。各階級對於生產手段之不同的關係，是完全從一定的生產方式中發生出來的。這種不同的關係引起了各階級在社會勞動組織中不同的作用——這便是它所產生的結果。生產方式決定着各階級間生產手段之不同的分配及由此而發生的每一階級在生產過程中不同的作用——工人底直接勞動，資本家底指揮權等等。但各階級在勞動組織中的作用，反過來又能促進現存的生產手段分配方式底鞏固。

在布爾喬亞社會中，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乃建立在資產階級佔有工人底剩餘勞動這一關係上，同時它引起了資本家在企業中的指揮權力。資本家把這些管理生產底指揮職務託付給特殊的僱用人員（工廠管理者、經理、工程師等）去執行。這裏應當指出，資本家之成為資本底所有者，並非因為他直接或經過這些代管人等來管理和指揮產業。相反的，他之成為產業底指揮者卻只是因為他是資本家，是生產手段底所有者。馬克思說：「產業中的最高權力是資本底屬性，猶如在封建時代軍事和裁判底最高權力是土地所有權底屬性一樣」（見資本論卷一）。

在歷史上一定的經濟形態中各階級底不同的地位，——它們對生產手段之不同的關係和它們在

社會勞動組織中的不同的作用——確定着一個階級佔有別個階級底勞動之可能，換言之，即確定階級的剝削和這一剝削底歷史形式。爲生產手段之獨佔者的統治階級，採取某種歷史的形式來剝削被壓迫階級爲生，把社會財富底極大部份佔爲己有了。

以上所述，就是社會階級之最要、最基本的標徵。然而列寧底定義尙不以這些基本的標徵爲限。列寧亦會指出一些階級底附帶的徵誌。這些徵誌中的每一個，在某種場合上也曾被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和社會學者注意過，可是它們實際上究竟是從那些基本徵誌中產生出來的。只有把它們跟那些基本標徵連繫起來，我們纔能正確地理解它們（即附帶的標誌——譯者）這些基本標徵——前面已經指明——就是某一階級在經濟結構中所居之地位，它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和它在社會勞動組織中的作用。這裏所說的附帶徵誌，首先就是政治的徵誌，——藉政權以鞏固和確定財產的區別，藉法律以維持此種區別。假如我們不估計到階級底這一政治標徵的話，那末我們就容易陷於純「經濟主義」底立場，我們就不會了解各種社會鬥爭形式底意義，經濟鬥爭之轉變爲政治鬥爭以及階級、國家和階級、法律在這種鬥爭中的作用。

其次，列寧又說一定的生產和分配底方式決定某個階級在社會財富中所佔有的一份額底大小和

取得收入的方式，假使我們只拿這種收入底來源和大小本身來觀察，那末我們就得不到一個關於階級的正確概念。它們很容易使我們把各種基本的階級區別混淆起來。可是假使我們把這些附帶的徵誌跟那些基本標徵連繫起來考察的話，那末我們就知道這些附帶的徵誌在階級定義底確定中也是有意義的。它們指示給我們看，階級間的基本區別採取何種形式表現出來的。在社會財富底分配方式中和在社會生產品底消滅領域內階級底基本區別如何表現出來。這些附帶的階級標徵告訴我們，生產品不同的分配如何促進現存的生產手段分配中的不平等制底再生產和鞏固化。

階級的剝削促成了階級間的爭鬥。在每一種矛盾的生產方式內部，發生出各階級爲着自己的利益而做的相互鬥爭來。統治階級底意願是要保持和鞏固自己的壟斷地位（即壟斷生產手段，因而壟斷政權的地位——譯者）。反之，在經濟結構和政治組織中處於被壓迫地位的那個階級，跟統治階級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它要想消滅現存的剝削形式和與這種剝削形式相連繫的諸生產關係之總和，並企圖用新的生產關係去代替它們。這些階級矛盾，在現存的生產方式範圍以內是解決不了的，因爲這個生產方式本身恰正建立在這種階級剝削形式之上。要解決（但不是調和）這些階級矛盾，只有消滅了舊的生產方式和舊的階級的生產關係而拿新的來替代它們之後，纔有可能。

馬列主義的階級觀和社會鬥爭觀之最要特點，可分述如下：

第一，馬列主義的階級觀跟布爾喬亞科學底抽象的、超歷史的階級觀不同；布爾喬亞科學或是否認階級的區別，或是把布爾喬亞社會底階級看成永久存在的東西，馬列主義則把階級和階級社會看成只有一定的歷史的生產方式底產物。階級只是歷史地變化着的和有歷史時間性的範疇。階級社會並非永遠存在的東西；它發生於社會生產發展底一定的歷史階段上，它將必然被沒有階級區別的社會制度所代替。

第二，馬克思主義認定社會劃分為階級之根源和階級底基本標徵是在於生產方式本身，在於各階級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佔的地位不同。某一階級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和社會勞動組織中各階級所盡的作用——這種作用是由各階級在生產手段分配中的區別和階級剝削底形式來決定的，——自身又反過來促進這種生產手段分配中的區別和現存的階級剝削形式底益趨鞏固。這些就是社會階級底基本標徵，所有它們底經濟、政治和思想上的一切徵誌都是從這些基本標徵中發生出來的。

第三，馬列主義的階級觀，必需以承認階級利益底對立、階級的剝削和社會鬥爭為歷史發展底動力。

這幾點爲前提的。布爾喬亞科學即使也承認階級底存在，但它總否認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底存在和社會爭鬥底不可避免性。資產階級在那裏宣傳階級團結，階級和平和可能調和階級利益等理論。馬列主義認定社會鬥爭是階級社會中生產底歷史發展本身之必然的內部的動力；在這種階級社會範圍以內，由一種生產方式變爲別種生產方式底轉變，是在階級的戰鬥過程中完成的。馬克思主義着重地指出階級社會中社會鬥爭之不可避免性和互相對立的諸階級底利益之不可調和性。

每一個階級社會都建築在這種階級利益底對立性和兩大基本階級底相互戰鬥之上的；在那兩大階級中，一個是被剝削階級，而另一個與它對立的階級便是剝削前一階級之剩餘勞動，取階級獨裁底形式以實現其經濟的、政治的和意識上的統治的那個階級。

被剝削階級在各種不同的社會鬥爭底形式中——在經濟的、政治的和思想的鬥爭中——來擁護它自己的階級利益。馬克思和恩格斯把這一基本原理應用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時，指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底階級利益，絕對沒有調和底可能。他們指明了勞工階級反對資產階級這一社會鬥爭之不可避免，勞工階級獲得最後勝利之歷史的必然性和經過勞工階級專政以達到無階級社會之歷史的必然性。我們若要正確地估計馬克思在階級論和社會鬥爭底學說中所添上的新的有決定意義的要素就

非把他底理論跟過去各派的階級觀作一番比較不可。布爾喬亞革命底時代使許多思想家很明白地看到了階級和階級鬥爭底存在。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有過不少的理論家；他們已經看到了歷史過程中有社會鬥爭這回事。這些理論家就是空想社會主義者，布爾喬亞歷史家和經濟學家。

例如聖西門（St. Simon）會在他底許多著作中詳細地發揮了關於階級鬥爭底思想。恩格斯稱聖西門為法蘭西革命底兒子，在聖氏底思想中，布爾喬亞的意向跟擁護勞工階級利益底主張合在一塊了。聖西門底意見，在一七八九年法蘭西大革命以前，法國社會會劃分為三大階級——貴族、城市階層和「產業家」。貴族執掌着國家底管理權，城市階層和「產業家」則從事勞作和繳納賦稅。在法國革命以後，聖西門底意思認為國家已只分為兩個階級。執掌國家管理權的已變成城市階層或資產階級，而「產業家」則仍繼續擔任繳納捐稅的義務。

聖西門稱當時全國二十五分之二十四的人口是「產業家」。因此照聖西門底了解，所有作場主、商人、運輸者、在商船上服役的水手、從事耕種的農事家、木匠、銅匠、鐵匠等等，都屬於「產業家」。這一「階級」聖西門把所有這許多不同的人羣聯合成為「產業家」底階級，他所根據的一個共同的標徵就是所有這一切人都是從事勞作的。聖西門沒有把工人階級另行劃出，作為一個獨立的階級。同時聖西門把資產

階級和「產業家」看作完全不同階級。聖西門所了解的資產階級是指非貴族出身的軍人、法律家、庶民和食利者而言。照聖西門底意見，這一階級造成了法國大革命並取得了政權。

拿聖西門底見解當作例子來看，我們就可以看出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階級理論是何等地不成熟。階級底劃分完全隨心所欲地進行着，它只根據此人是否「勞作」，此人從事生產抑或統治這一點來決定的。但是試問爲什麼一羣人只勞作而另一羣人只統治呢？爲說明這一問題計，聖西門卻提出了人類的「本性」上的特質來作原因。聖西門說：「可以相信一個事實，即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地存着一種統治其他一切人的願望」（見俄文版聖西門文集頁一七）。聖西門就把這種一個人統治別人的願望當作決定的和說明一切的原因了。照他底意見，教育也是使富者能聯合他們底力量而在他們跟貧者的鬥爭中能佔得優勢的一個原因。聖氏說：「財產所有者支配着沒有財產的人，因爲他們佔有財產，而他們之佔有財產和掌握支配他人之權，則因爲他們這一個階級在教育方面佔了優越的地位。」這裏除一個正確的論斷——富者支配着貧者——以外，同時給了一個問題之唯心的解答：認爲富者所以能支配貧者，這一事實底原因在於富者受了教育。十八世紀啟蒙派思想家底影響完全在聖西門和其他空想家——傅利埃（Fourier）歐文（Owen）等底見解上表現出來了。

這樣看來，即使空想社會主義者也看到階級存在底事實的話，他們卻不能給對分階級底原因和社會鬥爭以正確的解釋。空想社會主義者忽視了當時已經存在的工人階級而把他們改善人類生活底方案施之於一切階級。空想派沒有了解勞工階級底歷史使命，因而很自然地他們就不能覺悟到「任何剝削底消滅只有經過勞工階級專政纔有可能」這一個定則。

法國帝制復辟時期底布爾喬亞歷史家，已能說明社會鬥爭之歷史的發展，而布爾喬亞經濟學家（斯密茨、李嘉圖）則部分地實行了階級之「經濟的解剖」（馬克思語）。像基佐（Guizot）、奧格斯坦（Augustinus）、彌尼（Migne）等歷史家，在他們底歷史著作中反映着資產階級底利益，可是他們很明白地看出在幾次布爾喬亞大革命——英國的和法國的大革命——中有資產階級跟土地貴族鬥爭底事實。然而他們或是限於土地所有權形式和土地關係底研究，或是拿過去一個民族征服別個民族底事實來解釋產生階級底原因。

最後要指出，像李嘉圖這一派布爾喬亞大經濟學家，自覺地拿階級利益底對立性來做他研究底出發點；他把工資跟利潤，利潤跟地租都一一對立起來。但是李嘉圖很直率地理解着這種階級底對立性——一定的經濟形態所特有的對立性，——他以為這種對立性是一切社會生活之必然的，永久不變的。

鐵則。

從上述例證中我們可以知道，階級和階級鬥爭底事實，在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就已經發見了的。可是給我們以唯一科學的社會鬥爭觀的，卻只有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能够指明階級存在底經濟基礎和階級社會之歷史的過渡性。他們指示出了現代布爾喬亞社會中勞工階級底歷史使命；他們把承認社會鬥爭引伸到承認勞工階級專政為達到消滅一切階級之必要的過渡階段。

所以馬克思寫道：『至於講到我吧，發見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底存在這點功勞既非我有，發見階級間的互相鬥爭底功勞亦不屬於我……我們所做的新工作是在證實下列諸點：（一）階級底存在只是由以一定的歷史的鬥爭形式，這些形式是生產發展中所特有的；（二）社會鬥爭不可避免地要達到勞工階級專政底形式；（三）這一專政本身不過是達到一切階級底消滅和一個不復劃分階級的社會制度底建立之過渡階段而已』（見馬克思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致衛德味葉的信）。

列寧繼續發展着馬克思這些論點道：『關於社會鬥爭的學說，不是馬克思所首創而是馬克思以前的資產階級所創建的；一般地說，這種學說是資產階級所能接受的。誰要是只承認階級底鬥爭，他還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可能還沒有跳出布爾喬亞思想和布爾喬亞政策底圈子。把馬克思主義限於社

會鬥爭說以內，這等於割裂馬克思主義，等於曲解馬克思主義而把變成配合資產階級「口味」的東西。只有把承認社會鬥爭擴張到承認勞工階級專政的人，纔配稱為馬克思主義者。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者跟平庸的小資產者（自然還有大資產者）之深刻的區別。在這一塊「試金石」上，纔可以試驗出某人是否真了解馬克思主義和承認馬克思主義……」（見國家與革命）

「機會主義恰恰沒有把承認社會鬥爭伸展到最主要的階段，伸展到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底過渡時期，伸展到推翻資產階級和完全消滅它底一個時期」（見國家與革命）。

列寧繼承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底事業，他給予資本主義發展底現階段，帝國主義階段條件下的社會鬥爭以理論的說明。列寧闡明勞工政黨在這一社會鬥爭中的作用並替勞工革命時代這一政黨底策略和戰術奠定科學的理論基礎。在第一次勞工階級革命勝利之後，列寧說明了新的階級相互關係並指定了過渡時期中——勞工階級專政時期中——社會鬥爭底新任務。

馬列主義的階級說和社會鬥爭說是唯物史觀應用於階級社會的具體表現，是科學社會主義底理論基礎。

第二節 階級和國家

我們已經說明，統治的階級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意即壟斷生產手段——譯者）是這個階級底最重要的經濟特徵；這種特徵是大部分為法律所規定的。統治階級底不以單純的經濟的強迫為滿足，這就是說，生產手段所有者不以佔有別一個失去這些生產手段的階級底勞動為滿足。統治的階級還建立著一個特殊的組織，在這個特殊的組織內集中著這個階級對於別個階級施壓迫底全部權力。這個特殊的社會權力，統治階級底有組織的集中的力量，這個「特殊的鎮壓力量」（恩格斯語），這個統治階級底特殊的鎮壓機器，便是國家（State）。國家必然產生於階級底鬥爭；它是階級利益不可調和性底產物，是一個階級用一切工具——軍隊、警察、官僚機關、監獄、賦稅等等——來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新武器。

國家，跟階級一樣，也不是永遠存在的。它跟階級一樣，也只是在人類社會發展底一定的歷史階段上纔發生的。國家底形態隨着生產方式底發展和變遷而變遷。古代的、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國家，——這些就是歷史上最重要的國家形式，它們都適應着一定的階級社會底形式。在共產主義之下，由於社會不平等制底一切殘餘底消滅，國家也自行死滅。像階級一樣，國家也是歷史的範疇。只有替資產階級做當差的學

者們一口咬定說國家是永遠存在的，是一切社會制度之必需的形式。這些「學者」當中有一部分甚至說在動物社會中也有類似國家的組織。布爾喬亞學者底全部企圖是在「證明」給被壓迫階級看：布爾喬亞國家底存在是必要的。他們想說服工人階級，叫它不要想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治統治和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

布爾喬亞學者們又說國家並不帶着絲毫階級自利底色彩，說國家不祇維護某一個階級底利益，而是維護全體社會底共同利益的。根據布爾喬亞科學底解說，一切代表國家的機關——法庭、法律、官吏組織、軍隊等等——都以公共的「國民」幸福為目的。最後，布爾喬亞學者往往不劃分國家和社會、經濟和政治底區別。例如依照布爾喬亞的天賦人權論來說，國家是一個理想的、理性的社會，它是靠人與人相互間訂立的社會公約（即所謂「民約」——譯者）而成立的。

唯物史觀揭露了國家之真實的階級本質。國家之發生，並不因為人們依據自由訂立的條約，願意為維護公共的人權，而限制自己的利益像盧梭（*Rousseau*）、康德等人所設想那樣。同時，假使解釋國家底發生是由於一個民族征服別一個民族底結果，或者像黑格爾所說，國家是「道德觀念」底產物——這些說法都是不正確的。恩格斯說：「國家無論如何不是從外面加諸社會的一種力量。同樣地也不是什麼

「道德觀念底現實化」，「理性底範型和現實」，像黑格爾所肯定那樣，國家是社會在某一發展階級上底產物；國家底發生是證明社會處於不可解決的矛盾中，證明社會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營壘，而沒有能力避免這種對立性。爲了要不使這些對立營壘和矛盾勢力……在沒出息的鬥爭中自己互相消滅並消滅社會本身，於是就需要一種似乎站在社會之上的特殊力量，來緩和它們底衝突，使它們遵守「秩序」。這個產生於社會而站立於社會之上的力量，正就是國家」（見恩氏著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之起源。）

馬克思、列寧主義首先不把社會和國家混同起來，不把社會底經濟結構和它底政治組織混同起來；照馬克思底說法，政治組織只是社會底「正式表現」(“Official Expression”)……馬克思和恩格斯認定生產方式、階級的生產關係就是國家底階級的經濟基礎。在資本論中有下面這樣的一段話：「生產條件所有者對於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係底任何形式，總自然而然地適應着勞動方式底一定的發展階段，因而也適應着社會的勞動生產力底一定水平，——這就是我們所常常揭露的最深淵的祕密，是全部社會組織底隱祕的基礎，因而也是統治和隸屬關係底政治形式底基礎，簡言之，就是任何特殊的國家形式底基礎。」（見資本論卷三第二部。）恩格斯也說過，照一般的規例，「國家總往往是强有力的經濟上統治的那個階級底國家，這個階級靠着國家底幫助，在政治上也變成統治階級了，而且這樣它就獲得

著一副新的工具來維護它對被壓迫階級的支配和榨取了」（恩著家庭……之起源）

國家總是階級的——它是統治階級底組織。政權就是以支配別個階級為目的的那個階級底有組織的力量。布爾喬亞政治學者觀念中以為國家代表和維護「公共利益」——如國民教育、衛生設施、保衛「民族」、「防禦外侮、維持法定」秩序「底神聖性等」等；可是實際上國家底執行這一切任務，都是以統治階級底利益為依歸的。

列寧解釋道：「照馬克思底意見，國家是階級統治底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別一個階級的機關，是維護和鞏固這種壓迫以緩和社會衝突的「秩序」底建立者。依據小布爾喬亞政治家底意見，秩序正是社會矛盾底調和而不是一個階級對別個階級的壓迫；他們以為緩和衝突就是調和衝突，而不是從壓迫者羣手裏剝奪去他們用以推翻壓迫者的鬥爭手段和方法」（列寧全集卷十四，下冊）

統治階級拿國家做他們底集體的整個代表者，他們在「維護公共利益」底形態之下來滿足和維護他們本階級底私自利益。同時，國家又是取某種特殊形式的集中的階級暴力。它是「特殊的鎮壓力量」，特殊的壓榨機器，特殊的社會權力——從全體社會成員羣中產生出來而似乎站在社會之上的一種特殊權力。馬氏寫道：「所謂國家，實際上就是行政的機器或者稱它為國家，因為它藉分工而形成離社會而

獨立的特殊的機體」(見馬氏著哥特納領批判)

恩格斯曾指出了這個「特殊的鎮壓力量」底各種基本徵候。他指出國家底特徵如下：第一，人口已不按照氏族和種族來劃分，像在原始社會內那樣，而是依據領土來劃分了。國家底權力及於一定的領土範圍和居住在這領土上的公民。第二，社會權力底建立已不直接符合於自己組成爲武裝力量的人民。這種社會權力主要地是由特殊的武裝隊伍(警察、軍隊)來支持的。它還需要具備各種強迫底物質要素，如監獄等等。此外，這種社會權力又包括各種的「強制機關」——如法庭、立法和行政機關、和政府機關底各級官吏。這種社會權力底特徵又在於向人民徵收各種稅捐，作爲它底給養經費，社會的鬥爭愈趨劇烈，國家在武裝力量、法庭、監獄、官吏給養上的費用就愈浩大。後來單靠稅捐收入已經不够應付了；於是國家就開始發行公債和借外債。

官吏組織、官僚機關——這種社會權力底機關——是權力(或政權)底負持者(bearer)，它表面上是站在社會之上的。除了生產過程底管理權(統治權)——這是人管理事物的權力——以外，又發生了一種特殊的管理權，脫離直接的生產過程的管理權——即對人的統治權。列寧曾反對斯特盧威(Struve)底見解，因爲斯氏把國家只看作一種強制的力量。列寧指出，強制在無階級社會內也是可能

的。國家底最重要的特徵是有一個特殊階層的人，他們手裏操縱着政權，特殊的，跟社會分離的，與社會與社會生產過程不相符合的政權。

這樣看來，國家底概念是跟社會底概念不相符合的。國家機構之離社會而成爲「獨立的機構」，管理人的機關之離直接的生產管理而獨立，——這就是像黑格爾那些哲學家把國家看成高級的「理性機體」，看成站在社會之上和決定社會本身運動進程的主要原因。可是實際上政府機關卻總是統治階級手中的工具，「傀儡」。

列寧說：「國家是社會矛盾不可調和性底產物和表現。某地，某時社會矛盾客觀上沒有調和底可能，該地該時就因而發生國家。反之，國家底存在正足以證實社會矛盾是不可調和的」（見列寧著國家與革命）。

馬、列主義視國家爲特殊的領導力量，同時又着重地指出這個特殊力量對於一定的階級底統治有種種方面的依存關係。國家是階級社會內部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上的必然的產物。國家底形態，它底結構完全全爲階級的社會組織所決定。所以國家也是建立在社會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國家是階級關係之最確實的表現者，是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上社會矛盾不可調和之標幟。

布爾喬亞學者們把國家解作某種獨立的組織，它按照自身的法則發展着，並站立在各階級之上，或者說它是各階級合作底機關——這些說法跟馬列底國家論根本不相容而且相敵對的。恩格斯曾指出，在某一短時期內，互相爭鬥的諸階級力量底均衡，使國家政權得着某種超於爭鬥諸階級的獨立性——在這樣的時候，國家政權就成爲「似乎介於這些階級間的調解人」了。短時期內發生這樣的情形是可能的。恩格斯舉拿破崙一世和三世底帝國作爲這種政權底實例。但是我們必須認清，縱然在這些例外的場合，國家固然獲得了超乎爭鬥諸階級的相當的獨立性，然而這並不是說國家歸根結蒂已不爲社會經濟發展底性質所決定了。

在某些個別的場合所表現的國家政權底獨立性和表面上的調解地位，還不能解說國家底超階級性。列寧會舉克倫斯基（Kerensky）政府爲例，指出克倫斯基政府具有這樣的獨立性，因爲當時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所領導的蘇維埃「已經沒有力量，而資產階級卻尙無充分力量來直接驅散他們」（列寧語）。然而這絕對不是說我們應當把克倫斯基政府看作非階級或超階級的政府；也不是說它不反映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底利益。

因此，普列漢諾夫把俄國的專制政府看成一種組織國家經濟發展進程的獨立力量，看成在舊俄跟

國外敵人鬥爭中的階級合作機關——這樣的見解，從頭到底是錯誤的。普列漢諾夫解說俄國專制政府之發生是由於古代露西亞底「自然條件」由於它缺乏防禦平原游牧民族進攻的自然疆界，因而露西亞民族就需要一個組織一切社會羣來跟外敵作鬥爭的特殊機關。照普氏底意見，俄國的專制政府爲了要執行這些任務，於是就建立了農奴制等等。普列漢諾夫實質上重複了俄國歷史家如契吉林、克留切夫、斯基、索洛維夫等人底自由主義的舊理論。在普列漢諾夫底觀念中，專制政體就是黑格爾所說的站立於社會之上的「道德機體」，它底歷史是應當拿它底「地理基礎」來解釋的。可是實際上不是外部的力量，而是內部的原因——階級剝削之性質和形式——纔能說明俄國專制政體底本性。列寧從他底早期著作起，隨處都指明俄國專制政體之階級的、封建的、農奴制的性質，把它跟「封土制」聯繫起來。普列漢諾夫底俄國專制政體論（後來托洛茨基也抄襲了這種理論）是他政治上的機會主義之顯著的表現。

全部的人類歷史告訴我們，政權常常屬於經濟上統治的階級的。古代的國家，大半是奴隸制的國家，因爲奴隸主和奴隸是人類歷史上最先發生的社會羣。在中世紀時代，則有封建國家，這是封建大地主對於封建農民（農奴）的統治機關。現代的布爾喬亞國家是表示着布爾喬亞專制——是資產階級壓榨無產階級的工具。

列寧說：「誰了解一階級底專政不僅對於一切階級社會是必要，不僅對於推翻資產者羣之後的勞工階級是必要，而且對於資本主義以後和無階級社會，未來共產社會以前的整個歷史時期也是必要的——只有了解這一點的人，他纔算是理解了馬克思學說底本質。布爾喬亞國家底形式異常繁多，可是它們底實質只有一個：所有這些國家，不論是這樣或那樣的，歸根結蒂總必然是資產階級底專政。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底高級階段）底過渡時期，當然也不能不有很繁複的政治形式，然而它們底實質也必然只有一個：勞工階級底專政」（見國家與革命）。

這樣看來，國家底存在跟階級和階級社會底存在是不可分割地聯繫着的。像階級一樣，國家也不是永存的。國家隨着社會鬥爭而發生，隨着階級底消滅和社會主義高級階段底發展，國家政權就必然也逐漸地死滅下去。在自由平等的生產階級底基礎之上來重新組織生產的那個社會，要把整個的國家機關拋到最適宜於它的地方去——拋到古物陳列館中去，跟拙笨的紡紗機、黃銅斧一類的古董一塊兒陳列起來」（見恩格斯著，家庭、私有財產與國家之起源）。

第三節 階級與國家之發生及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

階級和社會鬥爭只是在人類社會底一定的發展階段上纔發生的。恩格斯在康民尼斯特宣言底註釋中指出來說，社會之劃分為各個不同而且對立的階級，是從原始公社底崩潰時期開始的。所以原始人類不知道有階級底區別，也不知道有社會鬥爭。可是在原始社會以後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就隨處看到社會底劃分為不同的等級，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社會層底階梯。」

原始人類社會底特點是在它底生產力處於極低的發展水平。極低的勞動生產率，對於當時人類跟周圍自然環境和別個原始公社的鬥爭貢獻極微。由於全部社會生產水平如此低微，因而就沒有有人剝削人的經濟基礎。所以在原始社會中，不會有過任何的階級，既沒有剝削階級，也沒有被剝削階級。

我們已經說過，由於勞動和勞動工具底生產，人類就脫離了動物底狀態。隨着勞動工具底分類，就發生同一社會內人與人之間的勞動分工。在原始公社和家庭內部，這種勞動分工是建立在純粹的生理基礎上的。在家庭和氏族內部，有長老，壯年和兒童，有男性和女人。所有他們都具有不同的體力，不同的經驗和不同的工作技能。所以在勞動過程中，他們各人都擔任着不同的職務。這種初步的分工形式是由自然

的、生理的、原因來決定的。但是每一公社都生存在不同的自然條件中。各個公社按照它們底生產方法，按照它們底生活方式和生產品底性質而互相區別。這些自然生長出來的公社底區別自身包含着社會分工（Social division of labour）底可能性。公社和氏族相互間的接觸往往帶着軍事攻擊底性質。但是軍事攻擊並不是常常有成效的。有時這種襲擊底結果是失敗或是妥協。在那種場合，結果就不是單方面的奪取，而是公社與公社間的交換底萌芽形態。

這樣看來，由分工所引起的交換，最初並不發生於一個公社內部而發生於氏族與氏族、家族與家族、公社與公社之相互接觸底邊界上。這種公社與公社間的交換建立了它們中間的某種聯系和統一性。這裏社會分工發生於各個公社底獨立的生產部門間，但是由於交換底關係，這些初初獨立的生產部門，不久就結成互相聯繫着的統一體了。這樣就造成了以剩餘勞動為有益和可能的種種條件；這種剩餘勞動是用來生產那些與別種物品交換的生產品的；這樣，隨着交換底發展，私有財產就鞏固起來了。

同時，公社本身內部的社會分工也開始發生了。好些極重要的、有一般意義的社會職能——如軍事指揮者、祀神者、教師、審判官等職務——開始跟公社成員底直接的生產職務劃分開來而交給專門負責這些義務的人去擔任了。這些操有公社全權的人，慢慢地開始獲得了相當的獨立地位（離開社會其餘部

分人而獨立起來。社會職務底某種獨立性，在原始公社中漸漸地強化起來以至達到統治社會本身的程度。這樣，社會底公僕就變成了它底主宰者了。但是社會分工底階級性，只是從生產手段底私有權出現時起纔發生的。

幾種社會職務底獨立化過程和剩餘勞動和私有財產底發展過程，互相交纏着和互相補充着，其結果就產生了階級社會。

我們可以舉古代的印度公社爲例。在那裏曾經存在着社會的分工，但是還沒有階級底存在。在那裏有過鐵匠、木匠、車匠、壺匠、牧人。那裏有過專門以劃定地界和防禦鄰族侵入邊界爲職司的人；有過專門看管水閘的人，也有過公社底首長，他手裏集中着裁判官、警察指揮官和「貢物」收集人等等底職權；同時也有過「會計員」、「僧侶」、「教師」等人。這一切人都在公社監督之下執行公社全體所必需的工作。反過來公社則須負維持這些人底生活的責任。在這樣的公社中已有分工底現象，但階級則尙未存在。只是到後來，隨着剩餘勞動之發生而發生生產手段底私有權，商品經濟底萌芽亦開始產生而勞動力已具有市場的價值。——只是到那時候，人剝削人底經濟基礎纔出現出來。握着公社全權的那個小集團底人開始佔有和積聚其他社會成員底剩餘勞動，於是社會就劃分出各個階級或社會羣來了。

這就是發生階級底兩重道路。國家亦即隨階級之發生而發生。社會公共的職務和原始公社中全權執行公共職務的集團，是表示「國家政權之萌芽」的（見家庭……之起源）。

奴隸制便是人剝削人底最早的形式。古代奴隸制的社會適應着奴隸主底國家。奴隸制經濟底低級形式就是族長制下的自然經濟。這裏生產力底主要原素還只是人類勞動力底消費。隨着勞動生產力底發展和剩餘生產品底出現，在種族戰爭中戰勝的那一族就覺得與其立即殺死被征服的敵人，倒不如強迫他們替自己做工較為合算。這樣，發展中的生產力就引起了奴隸制底發生。在生產力發展基礎上所發生的奴隸制本身，促成了進一步的，更廣大的分工——農業和工業底分工。前面我們已經提到過，希臘文化底繁榮是奴隸勞動造成的。沒有奴隸，古羅馬就沒有產生底可能。而沒有希臘和羅馬所奠下的基礎，也就不會有現代的歐洲（恩格斯語）。

奴隸制是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上發生的，它是生產力發展底必然結果。在某一歷史階段上，奴隸制底施行是經濟進步之必要的前提。甚至對於那些落入奴隸地位的人來說，這一制度底施行也是表示進步的。在過去一個階段上，戰爭中的俘虜是簡單地被殺戮的，而現在（指施行了奴隸制之後）至少他們底生命是保住了。同時，假使我們以為古代愈遠，奴隸制底剝削愈形野蠻，這樣的設想也是大錯特錯的。當經

濟大體上還是自然經濟的時候，剝削奴隸底可能，究竟還受着這種經濟底需要所限制，從生產底性質本身，並不發生對剩餘勞動之無限的需要。但是隨着生產力底發展，當各民族都被捲入到世界貿易中去的時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因為那時施用奴隸底主要目的已變成交換價值底獲得了。所以馬克思曾指出云，在南美諸州生產棉花底主要目的在於直接滿足需求的時候，尼格羅人（Negro，或譯黑人——譯者）底奴隸勞動帶着比較溫和的、族長制的性質。但是從南美洲被捲入世界貿易中去而成爲最先進的英國棉織工業之世界的棉花供給者時起，尼格羅底過度勞動就變成了一種制度，它使一個尼格羅僅僅在七年中耗盡了他底勞動力。

假若說在某時以前奴隸制是生產力發展底促進者，那末在那時以後它就變成生產力發展底障礙了。羅馬帝國底覆亡就因爲奴隸勞動業已達到它底發展底最高程度而還是不能夠促進生產力底繼續發展。當時奴隸底最低限度的生活條件都被剝奪了。在推翻羅馬奴隸主統治之嘗試（例如斯巴達人底暴動）失敗以後，奴隸制都被擊破了。但是在社會內沒有一個足以代表新的高級的生產方式的新階級，沒有一個能夠擔負起改造社會生產之領導權的新階級。舊的統治階級（貴族（Patrician）和商人）則不能亦不願改造社會。奴隸，在他們自己的鬥爭中，並不代表新的進步的生產方式底勞力。他們鬥爭底

目的僅僅在於恢復自己過去的自由而想把歷史底車輪倒扳轉來，回到自然經濟去。可是羅馬底作坊生產是比較高級的生產方式底需要底表現，所以曾經盛極一時的羅馬帝國，到後來從內部崩解起來，結果終於在日耳曼族底襲擊之下覆亡了。

繼奴隸經濟而起的，就是中世紀的封建制度。封建社會建立在封建地主對依賴他們的農奴的階級剝削之上。然而在封建制度下面，階級剝削底形式，也一樣是隨生產力之發展而變化和發展的。封建制度之下最早的剝削形式是賦役地租。在賦役地租制之下，直接生產者（農民）在一星期中有幾天在封建主底采地上勞作。同時農民工作時所用的工具（犁、耕畜等）事實上，甚至法律上是農民所有的。

農民繳給封建主的賦役地租是直接的、毫無掩飾的一種剝削形式。在這種制度之下，農民替自己做的勞動，不論在空間或時間上都跟着土地所有者（封建主）做的勞動相分離的。所以爲要使這樣一種直接的毫無掩飾的剝削成爲可能，某種補充的、超經濟的強制就成爲必要了。這種超經濟的強制就是封建主對農民的政治、法律上的駕與權。關於這一點，馬克思說過以下的話：「在直接勞作者是他自己生活資料底生產所必需的生產手段和勞動條件底『所有者』時，所有權底關係必然要採取統治和服從底直接關係底形式表現出來的；因此直接生產者是不自由的……」（資本論卷三，下冊。）可見在封建制度之下

農民是不自由的，他們取某種形式束縛在土地上並且做了土地底附庸。土地之合法的所有人，亦即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民的某種程度內的所有人，是地主，是封主。這些封建的剝削關係之最顯著的表現形式就是農奴制。

賦役地租或勞役制度是建立在生產力發展薄弱和勞動本身底原始狀態之上的。隨着生產力底發展，剝削形式本身也發生變化了。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地主就覺得向農民徵取一定數量的生產物以代替勞役地租比較得有利些。那時勞役地租就被物品地租所代替了。「物品地租當以直接生產者底較高的和較文明的生活水平爲前提，因而亦即以他們勞動和社會一般之較高的發展程度爲前提……」

（同書）

假若在賦役地租制之下農民受地主或他底監督人底直接強制而工作，那末現在農民卻受着法律上所規定的一定的社會關係底強制而工作了。現在農民替封主和地主做的勞動，在空間和時間上已經不跟着自己做的勞動相分離了。在每小時底農民勞動中，同時包含着替自己做的勞動（即所謂必需勞動），又包含着給地主的剩餘勞動。在新的剝削形式之下，農民和他底家屬有較大的可能來生產必需的和剩餘的生產品。同時這裏又存在着農民積累底可能。即獲得較多的生產手段的可能；一部分農民既有

了較多的生產手段，他們就利用這些生產手段來剝削別的農民。這樣就造成了兩重壓榨底條件：一重是地主底壓榨，另一重是有了積蓄的富農底壓榨。農民就開始分化為兩大集團：一方面是僱農和貧農，另一方面是剝削者富農。

商品和貨幣流通底發展，把封建的采地也包括到這種流通圈中去了。世界貿易底發展，產生了新的商品，同時就引起了新的需要。從前的自然經濟，從自身內部潰解起來了。這一自然經濟潰解底顯著表現就是物品地租被貨幣地租所代替。封建的剝削形式盡它自身的一切可能發展起來了。同時從這種剝削形式內部又產生了新的資本主義的剝削形式——富農對僱農的剝削。地主也開始從自然經濟過渡到資本主義的農業——在自己廣大的封土上實行爲市場而生產的農產品生產。

地主們利用自己的壟斷地位，創建了維護封建剝削之利益的國家政權，這就是封建國家。封建關係底特徵就在於政治的國家的權力還沒有跟每一封土所實施的直接的經濟強制完全分離開來。封土底私有者，同時又是政治上的統治者。封建社會底全部組織底本質也就決定於此。在封建國家中，封土享有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特權，這種特權是農民和誕生中的資產階級所輪不着的。他們和僧侶集團合併起來，就形成了封建社會底最高等級。小封土受大封土底節制，最大的封土則掌握全國的政權（即被稱

爲王或皇帝。舊俄國底專制政體，便是封建國家底範型；不過在它最後一個時期內，它同時也代表新的俄國的和國際的帝國主義底利益了。

在封建制度之下，社會矛盾和社會爭鬥主要地是在農民和地主之間存在着，發展着。農民被壓迫得沒有出路時，往往暴動起來反抗地主。可是因爲封土制下的農民大眾由於生產方式底關係而各自分散和一盤散沙似的，所以大多數的農民暴動往往帶着狹窄的地方性。一個地方底農民暴動往往沒有全國其他各地農民起來響應它和援助它。統治階級利用着這種情勢，就能够比較不費氣力地對付一個地方底農民暴動而把它鎮壓下去。一切農民暴動（即如十六世紀的德國農民戰爭）底經驗都特別明顯地證實了這一點。在西歐是這樣，在俄國（例如布迦契夫底暴動）亦是這樣。

農民運動因爲缺乏政治目的和政治立場底明確性，所以它不少次地被跟封建勢力鬥爭的資產階級利用去。今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後國家中所發生的革命的農民運動，亦多帶着類似的自發性；它是它不在勞工階級及其政黨指導之下發動的話。小資產階級（例如印度底國民會議派）亦常憑藉農民運動底力量，利用着農民之民族差異和宗教的偏見。

由於農民自身在封建制度之下所處的經濟地位的關係，它自己就沒有能力推翻剝削階級。只有勞

工階級領導之下和跟勞工階級聯合起來，農民纔能順利地進行對剝削階級的鬥爭。

第四節 資本主義社會內的基本階級及其歷史的發展

在研究奴隸制社會和封建社會底階級結構時，我們所講的是關於這兩種社會形態底基本階級；這些階級底相互關係和佔取剩餘勞動底形式，決定了奴隸制的經濟和封建經濟；奴隸主和奴隸，地主和農民，基本的階級就是這樣的階級；它們底存在為現存的生產方式所決定，而它們底相互關係決定着生產關係底性質，決定着現存社會底經濟結構。

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這樣的基本階級便是勞工階級（或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或有產階級）；沒有這兩個階級存在，沒有它們在生產過程中所發生的關係，沒有資產階級對勞工階級的剝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就成為不可想像的東西了。

這些資本主義的基本階級，在封建制度「胸腹」以內就開始發展起來了。以農業為基礎的封建制度，在自身內部已有了手工業的生產。同時，在封建制度底「胸腹」中，商業資本也隨着行會手藝業底發展而發展起來。資本家把或多或少的僱用工人聚集在一間屋子裏，這樣就創造了資本主義的合作社形

式。這樣資本主義的合作社形式跟農民經濟和獨立的手工業生產對立着發展起來的。

這樣一來，在封建制度底胸腹中，同時也就形成了僱用工人和資本家這兩個階級。資本主義大部分在城市中發展着，後者是跟落後的封建鄉村對立的。隨着大工業底發展，資產階級和它底對敵勞工階級也長大起來了。資本階級在經濟陣勢上一步進一步地取得勝利，把中世紀社會底統治階級逐漸排擠到無關重要的地位上去了。在這一歷史發展底進程中，資產階級除已取得的經濟上的勝利外，後來又取得了政治上的勝利。資產階級在其發展的最初階段上，是一個被貴族壓迫的特殊等級，他們大部分集中在城市裏。由於行會手工業底發展，自由的手藝人（例如封建時代的意大利和法蘭西）創立了城市的自治的公社。他們創立這種公社的權利，或是靠跟封建城市直接作戰而獲得，或是藉公社向封主贖買而達到的。在作坊生產時代，資產階級底身分是所謂「第三等級」（The Third Estate）底身分，它跟上面兩個等級，貴族和僧侶是大有區別的。作坊的生產愈向前發展，第三等級底分化就愈厲害。從這一等級中，日益明顯地劃分出資產階級和勞工階級這兩大階級來了。

到最後，由於大工業底發展，資產階級就起來反抗封建的貴族階級並推翻了後者底威權。業已發展的資本主義工業底生產力和跟這種生產力相適應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跟舊的封建的生產關係，跟

封建的法權和國家，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所以資產階級底任務是在奪取國家的政權而使它跟業已生產的布爾喬亞經濟相適應。

在奪取政權的時候，資產階級十分注意於防止生氣勃勃的工人階級來消毀它自己的統治。布爾喬亞革命（即資產階級革命）底結果，是舊的封建的剝削者羣被新的剝削者羣——資產階級所代替。新取得政權的統治階級所需要的壓迫是對勞工階級的壓迫。爲着這個目的，資產階級就不破壞舊的國家機體，只不過把它改組一番藉以適應自己的利益罷了。

布爾喬亞思想家常常把布爾喬亞革命解說爲爭取自由、平等和博愛的鬥爭。然而實際上資產階級所要破壞的，祇是阻礙它底統治的封建特權。資產階級把政權奪取在自己手中之後，它就要破壞一切的封建關係和族長制的關係。資產階級只承認一種特權——私有者底特權。爲要取消封建特權，資產階級就喊出了「平等」底口號。

可是資產者口中的平等是事實上的不平等；因爲在布爾喬亞平等制之下，依然存在着有產者與無產者，剝削者與被剝削者，資產者和勞動者之對立。資產階級要消滅一切箝制工商業發展的封建枷鎖。資產階級需要工商業底自由發展，於是布爾喬亞思想家就提出「自由」底口號來了。然而布爾喬亞的

「自由」是有產階級自由，而對於僱用勞動者卻是束縛。

爲了要藉助於工人和農民以推翻封建貴族底統治，資產階級就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解說成全社會底共同利益了。資產階級往往這樣向人解說：它並不以一個特殊階級底身分爲着自己的利益而出來從事革命，它是全民代表底資格來反抗統治的貴族階級的。當勞工階級尙未發展成爲一個獨立的階級，尙未長大到覺悟自身階級利益的時候，資產階級底這種欺騙是有效的。

然而實際上恰正在布爾喬亞社會內，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即僱用工人階級和貧中農大眾）底矛盾發展得特別尖銳而深刻。這種矛盾底基礎就是資本主義底基本矛盾——社會性的生產和私人的佔有間的矛盾。

生產手段底所有者僅僅是極少數的資本家。這極少數的資本家跟失去了生產手段的僱用工人底龐大的隊伍對抗着。僱用工人只有把自己的勞動力量出賣給資本家，他們纔能生存。他們被排除了一切的生產手段，他們是脫離了一切生產手段而「自由」的。由於技術不斷的改進，從生產中被排擠出來的勞動力量（即所謂「勞動後備軍」）就日益增多，失業者羣日益擴大，而資本家又經常一貫地降低工人底工資，——所有這些就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私產制和自利主義等原則所賜與工人階級的結果。

勞工階級在其跟資產階級的鬥爭中，經過了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在資本主義底初期，勞工階級雖已存在，但尚未自覺其為一個獨立的階級，在利益上跟別的階級對立的一個階級。在這個資本主義底初期，它是「自在」的和「爲他」的（即爲剝削它的資本家的）階級，而還不是一個「爲己」的（即自覺的）階級。

工人羣跟資本家的鬥爭在最初的階段上就已開始。最初工人們跟資本家的鬥爭是單獨進行的。後來纔有一廠工人，甚至整個工業部門或一處地方底工人一致行動底發生。在這個階段上，工人們鬥爭底目標，與其說是反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毋寧說是反對它底外表現象。工人們看見蒸蒸日上底資本主義底勝利是使用機器底結果；由於機器底使用，舊的生產方式就發生變化，勞動力就被排擠出來，失業羣就日益增加。於是當初的工人們就錯誤地設想：以爲一切罪惡都發生於生產中底使用機器。他們把自己的仇恨心都集中到機器身上去了。於是工人們就大舉破壞機器，焚燒工廠，消毀外國的舶來品，他們夢想着「向後轉走」，回到業已過去的中世紀作坊或手藝工場工作者底境地上去。工人們還沒有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社會本質（階級的本質）在這一個發展階段上，勞工階級在全國範圍內還是一個散沙般的羣衆。

但是跟着工業底發展，勞工階級底力量也增長和強大起來了。大工業把幾千的工人集合在一個產業裏。集體勞動底「學校」（指工廠）鍛鍊出了工人們底階級的團結力。這時工人們開始覺悟：他們是一個集體的整個，他們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跟資本家底利益相對抗的利益。鐵路、電話、電報等等底發展加速了交通底方法。由於這個緣故，全國工人底聯合就也便利得多了。在中世紀時代要百來年纔做得到的工人底聯合，現在卻只需要幾年功夫就夠了。資本主義逐漸地征服了全世界的市場。商品從一國輸到別一國，工人也接着從一國流到別國去。勞工大衆衝破了國家底界限而變成一個國際的勞工階級了。

在這個階段上，工人階級（即勞工階級）已覺悟到自己的階級利益，把自己跟別的階級對立起來，尤其是跟它底敵對階級——資產階級對立起來。它這時已成爲一個「爲己」的社會階級（社會羣），它創造了自己的政黨。

爲維護自己的階級利益計，工人又創造了職工會。由工人階級中最先進的分子組織了勞工階級底政黨，而國際範圍上的工人階級底聯合（即如過去的第一、第二國際和今日的第三國際等是）也就產生了。

第五節 資本主義下的過渡階級

在實在的現實界中，從來不會有過這樣一種「純粹的」抽象社會；它裏面只存在着兩個基本階級。譬如說在封建社會內，不僅存在着地主和農民，而且還有手工業者、商業資產者和知識階級。

同樣的，在資本主義之下不僅存在着資本家和工人，而且同時還有農民、土地所有者、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階層和失去階級性的分子（如流氓無產階級）。以下我們要分別地來考察每一個這樣的階級，和它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所起的作用。

A 大土地所有者

在封建制度之下，地主是基本的和統治的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個人底品位和價值是完全按照他所有的生產手段（即產業）底多少來決定的。由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地主，在資本主義之下他之所以有地位，是因為他是土地所有者的緣故（而不是因為他是一個封主）。換句話說，地主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所以有勢力，不是因為他佩着封建武士底「銜頭」，也不是因為他具有貴族底「骨氣」，而是因為他本身也是個產業底私有者，他跟辦工廠企業的資本家不同之點僅僅在他所收入的不是利潤而是資

本主義的地租。一部分過去的貴族，在資本主義之下被迫出讓他底土地給工廠，或是出租給租佃者；有些地主則自己也轉變為資本家了。這樣看來，大的土地所有者或農業家在資本主義之下雖然還保持着一個階級底身分，但是他們愈弄愈失去了自己的獨立作用，而轉變為資本主義化的土地所有者了。

土地所有者之所以尙保持着一個階級底地位，這是他們特殊的階級利益造成的；他們底利益跟工廠資產者底階級利益多少有些不同的。工廠主被迫制護自己的一部分剩餘價值給土地所有者，作為地租。這樣工廠主（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底階級利益就對立起來了。在這個基礎上面，就發生了這兩大剝削階級底社會矛盾。這樣矛盾底表現便是剝削階級內部有各個政黨底存在這個事實。

但是大地產主和資本家之間的一切矛盾，在布爾喬亞社會以內，已經不是基本的和決定的矛盾了。無論是資本家或資本主義化的地主，都需要保持現存的生產方式，他們中間可能發生某種意見底分歧，但是不論是資本家或是資本主義化的地主都不願意改變現制度。歷史告訴我們，廠主、商人、土地所有者中間的一切分歧，在他們遇到跟勞工階級底革命勢力發生衝突的時候，遇到勞工階級起來作推翻資本主義國家底革命嘗試的時候，就立刻烟消雲散了。在那樣的場合，一切剝削階級者都親親熱熱地團結一致，完全忘記了自己相互間的任何分歧。

資本主義愈往前發展，農·業·家·和·資·本·家·底·結·合·就·愈·密·切·。一部分過去的地主自己創辦了實業，另一部分地主則拿自己的資本去購買實業底股票，換句話說，地主也變成資本家了。從另一方面講，資本家也愈來愈多地在向破落的地主們購買大批的土地，這樣資本家也同時變成了土地底所有者和工廠底所有者。

這樣看來，在資本主義之下土地所有者是一個逐漸消失其獨立階級之作用的過渡階級（*transient class*）。布爾喬亞國家底沒收地主土地，即實行所謂土地國有——縱然它是在資本主義之下實行的——它絲毫也不觸犯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存在。土地國有只有利於工業資本家和資本主義的農民經濟底發展，因為沒收地主的土地就等於消滅了絕對地租（*Absolute rent*）列寧也不止一次地說明土地國有毫無社會主義的意味包含在內，而是布爾喬亞革命底要求。但是事實上資產階級往往沒有決心這樣激烈地破壞「神聖的」私有財產權。布爾喬亞性的農民革命底政綱和土地國有底要求，只有勞工階級積極地予以擁護；只有勞工階級的社會革命纔附帶地實現了這個要求。

B 小資產階級與農民底分化（農村資產階級和雇農階級）

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除了資產階級、勞工階級和封建貴族底殘餘以外，我們還看到有小資產階級

（小農和中農，手藝匠，手工業者）底存在。而且資產者底上層階級在鄉村中又形成了一個特殊的階級——鄉村資產階級（富農）。

小資產階級是一個數量極大的階級。就數量論，它（在資本主義發展底某一階段上）甚至超過了勞工階級，於是就發生這樣一個問題：小資產階級，特別是農民，在資本主義社會之革命的改變中不能起領導的作用呢？

馬列主義告訴我們，這樣的觀點（即認為小資產階級能够起領導作用的那種觀念——譯者）——從前俄國的民粹派特別堅持的觀點——是空想的和反動的。小資產階級主要地就是小生產者，可是小生產者在商品經濟體系中佔着中心地位的。他們是生產手段底私有者（不論他們所佔有的是一小塊土地，或是一架小小的旋盤機，或是其他任何的生產工具都好，總之他們是生產手段底私有者）。在資本主義之下小生產者是為市場而生產，換句話說，他們所生產的是商品。由此可知，小資產者跟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有着密切的關係。但是除相同點以外，小生產者和資產階級中間也有不同之點：資本家是靠榨取別人的勞動而獲得的剩餘價值來維持生活和發展生產（擴大產業）的，小生產者却必須自己和自己的家屬來共同勞動，才能生活。

資本主義不論在城市工業中或在農村經濟中都應用新式的生產技術，所以勞動生產率就提得很高。小生產者——手工業者、農民，——大多數都用拙笨的生產工具進行着工作；由於生產工具之技術的落後，小生產者就不得不增加自己工作底數量和提高自己勞動底強度。

資本主義的競爭重重地壓在小生產者底肩膀上，並在他們中間引起了經濟的分化。大部分小生產者宣告破產了。同時從小生產者隊伍中就跳出了寥寥可數的幾個資本家來。譬如在鄉村中，隨着農民底分化形成了兩個極端的階級：一端是鄉村的貧農和僱農，另一端是富農、商人、高利貸者。只有在封建社會中，農民纔是一個基本的被剝削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從農民底社會成份上講，農民已經不是一個整體了。

還在封建制度底時代，農民底分化就已隨生產力底發展而開始。到了資本主義時代，這種分化過程就異常廣大地開展起來。整個的農民階級，在資本主義之下日益加速地分解成爲兩個對立的極端。在一個極端上形成了貧農大眾和農村勞工階級，在另一個極端上則生長了富農或農村資產階級。

「以各種各樣的形式經營商業性農業的獨立業主」（列寧語）也當歸入鄉村資產階級之列。列如大的佃農，鄉村的工商企業底所有者，商店底東家，都屬於這一階級。對於農村資產階級底特徵之估計，

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商業性的農業（即爲着在市場上出賣而生產農產品的那種農業）跟營業底結合，農村經濟僱用勞動者和其他農民底僱用和剝削。列寧把農村資產者稱爲農業家或「不純潔的地主」以與過去的貴族相對抗。

農民底分化，促成另一種極端上的僱農或農村勞工階級底產生，列寧在描寫俄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時說：「另一新的形態——農村勞工階級——領有一方份地的農村僱用工人底階級。這裏包括無產的農民，完全沒有土地的人也在內；但是俄國農村勞工階級底標本代表是贊農（Zemlev）——日工、粗工、建築工人或其他領有份地的農村工人。極小一方土地上的小生產，而且這點極小的經濟還是處於凋敝狀態中的（這種小農非出賣勞動力量無以生存，這一事實即充分明顯地證明了他們底經濟底貧瘠），他們異常低劣的生活水平，甚至比沒有領地的工人底生活水平還低，——所有這些都是這一形態（即領一小方份地的贊農——譯者）底重要特徵」（見列寧全集卷三）。列寧估計革命前的俄國，不少於全部農戶底半數是屬於農村勞工階級的。

在農村資產階級和農村勞工階級（指領有份地的農村僱用工人而言）之間有一個居間階層，這就是中農階級。中農不剝削他人的勞動，一部分經營着自然經濟，但是多數都是單純的商品經濟底經營

者：他們把自己的勞動生產品底一部分拿到市場上去出賣。但是這個階級也很快地在分化着：在一個極端上分出了少數的農村資產者階級，在另一個極端上則形成了極廣大的貧農和僱農大眾。這樣看來，由於資本主義底發展，由於布爾喬亞社會不斷地排擠封建制度和封土關係底殘餘，農民也不成其爲一個整個的階級了。

列寧曾經指出說，農民底繼續成爲一整個的階級，只是因爲還保存着封土關係的緣故。列寧把革命前俄國領有土地的人分爲四個階級，第一階級是廣大的貧農羣衆，這批農民領有極小的一方份地，他們受着地主封土制底重壓，所以最貧乏的農民是主張剝奪地主底所有權的。第二類便是中產階級。這一階級底農民領有數量適中的土地，他們耕作這點土地無需乎剝削僱用勞動，可是他們底土地也是不够維持生活的。第三類是數量不多的農民資產階級，他們經營着資本主義式的農業。最後，第四類便是地主底大規模的封土采地。列寧又把這種種土地關係底形式劃分爲兩大類，然後做出下面的經濟結論來：革命以前一千萬戶的貧農和中農共領有土地七千三百萬俄畝，而二萬八千的大地產主則領有土地六千二百萬俄畝。

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除了鄉村小資產階級以外，還有城市的小資產階級，他們也是從封建制度中轉

變出來的。屬於這一階級的是藝匠和手工業者。在城市中，藝匠和手工業者這個階級也在不斷地起着分化。他們當中大部分是無產化了；失去了生產手段，只好去做僱工了。還有一小部分則爬上了資本主義企業家、剝削者底地位。

很明顯的，農民資產者絕對不會想要破壞現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富農底要求是在保持和發展鄉村中的資本主義。爲了這個目的，他們所以要跟地主底土地所有制作鬥爭。在富農們看來，消滅了封建關係殘餘就可以加強資本主義底力量。農民資產者（即富農）底主張就不能再進一步。

在這個問題上小資產者採取另一相反的態度。小生產者底分化過程是在嚴酷的鬥爭中進行着的。老在自己的小經濟上做種種幻想的小生產者，總堅持着自己的個人經濟。他們爲了自己的經濟，情願把自己的勞動時間延得極長，情願挨飢受寒和受種種物質上的苦（他們節衣節食，嘗盡辛苦，把自己這點小本經營看得比性命重要十倍）但是無情的資本主義底壓力卻偏偏不饒恕小生產者。馬克思說得好：「資本主義是否定靠自己勞動來獲得的私有財產權的」（資本論卷一）資本主義國家底各種苛捐雜稅……加重了資本主義體系底壓力。因此小生產者就也要求實現現存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底改變。但是小生產者所要求的現存生產關係底改變是以保持小商品生產者底生存爲限度的，小資產者夢想停

止歷史的運動，或者甚至夢想把歷史底車輪扳回轉去——回到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上去。唯其如此，所以小資產者改變現存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底理想是空想的和反動的。

小資產者一方面堅持着資本主義底基礎——商品經濟，另一方面卻企圖消滅資本主義發展加於小生產者之不可避免的破壞作用。列寧說：『小生產者是一個過渡的階級。』小生產者這一個過渡的階級，在它底意向上是敵視大資產階級的。可是它以生產手段所有者底身分，同時卻又跟大資產階級一致。爲了這個緣故，在跟大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在改革現存生產方式的運動中，小資產階級是擔負不起先進戰士底作用的。小資產階級在革命中也就不會起領導的作用。但是小資產階級（小生產者，如鄉村貧農和中農）卻能在勞工階級領導之下進行反封建殘餘和反資產階級之鬥爭的。

雖然小農和中農直接或間接地感受着資本主義剝削底重擔，但是由於小生產底生產方法本身底作用他們是散漫的，一整散沙的。農民底剝削往往附着中世紀的形式（封土制底殘餘，工役租佃制等等）混雜着各種政治的和法律的成份。所有這一切情形總合起來——小生產者底散漫狀態，封建殘餘底存在等等，往往妨礙農民看出資本主義的剝削本質。既然看不清楚剝削底本質，他們底鬥爭就不準對着資本主義底本質，而只對着資本主義體系底一些個別的表现。

反之，被機器工業聯合起來的，在工業中集合着的勞工階級卻能够覺悟到：剝削他們的不是個別的資本家，而是整個的資產階級，整個的資本主義底生產體系。勞工階級在自己的鬥爭中企圖消滅資本主義，同時也企圖消滅一切剝削——資本主義對貧農中農的剝削也在內。唯其如此，所以工廠工人是「一切被剝削大衆底先進的代表」(列寧語。)

農民不能改變現存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因為「他自己一隻脚恰恰也踏在那塊需要改變的地基上」(列寧語。)那末能够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顯然只有跟生產手段私有權完全斷絕了關係的(意即毫無生產手段的——譯者)那個階級——勞工階級。當那跟個人的私有權斷絕了關係的勞工階級覺悟到自己的歷史使命而不但在勞工革命中，亦且在布爾喬亞民主革命中居於領導力量底地位而起來行動的時候，「處於落後的、惡劣的條件之下的勞動農民就會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而欣然樂於跟他們底同志(指工人——譯者)去攜手了……」(列寧語。)

農民既然不能離開勞工階級底領導而獨立進行反資本主義的鬥爭，那末爲城市小資產階級之代表的藝匠和手工業者自然也同樣地不能單獨作這樣的鬥爭了。

○ 知識分子和其他社會集團

除勞工階級、城市和農村的資產階級、大地主殘餘、農民和手工業者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心力勞動者底特殊階級——知識分子集團。

我們不能把知識分子羣看成特殊的、獨立的階級。呢？有時「馬克思主義者」中間確有人持這樣的觀點的，但是我們必須堅決地反對這種觀點。要知道：知識分子羣，就其階級性來說，並不是統一的。

工程師、技術家、農學家、獸醫、醫生等等，有的服務於城市工業，有的服務於農村經濟；他們在生產體系中所佔的地位和知識分子各階層底階級作用也是完全不同的。例如替資產階級服務的律師或工程師和一個鄉村學校教師，兩者底階級性顯然是不同的。各個知識分子集團底共同點就是他們都從事於心力勞動，「精神的生產」，但雖有這種一般共同點，知識分子羣卻不是階級性統一的階級。知識分子羣在社會生產體系中並不佔據一定的地位。資本主義特別強烈地發展着勞心和勞力底對立性。我們知道勞工們被迫而終生從事體力勞動，把自己的發展知力底一切機會都埋沒了。但在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社會內又存在着一個完全或差不多完全從事心力勞動的一羣人。

所以，知識分子羣在社會分工底體系中雖不佔據一定的嚴格的位置，它卻站定了勞心和勞力底對立局勢中的兩個極端之一。這個特殊的情形決定了知識分子羣這一社會集團底特點。

讓我們來考察一下，知識分子羣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如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都不是生產手段底所有者。在這點關係上講，好像技工一類的知識分子，即跟生產過程發生直接關係的知識分子集團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所處的地位是跟勞工階級一樣的。但是知識分子（特別是技術的知識分子）在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的作用卻跟工人在生產中的作用完全對立。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是創造剩餘價值的直接生產者，而工程師、技工卻是生產中的指導者。工程師、農專家和生產底指導者同時也擔任強制和監督工人之職司的。資本家往往委託技術知識分子作為自己的代表去執行監督工人的職司。這樣看來，以資本家代表底身分，以監工底身分，知識分子跟勞工階級顯然是對立的。知識分子所處的這種特殊地位——跟勞工階級對立同時在某種關係上又跟勞工階級一致，——證明知識分子集團不是一個特殊的獨立的階級。

各種知識分子之不同的地位，決定了他們在社會財富中所佔份額之獲得方式和數量大小底互異。一部分下級知識分子是被資本所剝削的。這部分知識勞動者也跟工人一樣地替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如資本主義醫院中助理醫生，報紙托辣斯中的訪員和撰稿人，資本主義私立學校中的教員和其他訓練機關中的教導員等等，都屬於這一類。這一羣知識分子所得的工資雖然比中等工人底工錢高些，可是他

們獲得社會財富一份的方法之經濟本質是跟工人一樣的出賣自己勞動力——知識的和一部分肉體的勞動力——是他們底工資底來源。另一部分高級的知識分子，雖然也沒有生產手段底所有權，但因他們在生產中和社會生活中所處地位甚高，所以他們得着資本家底信任而代替資本家來執行職司。因此高級的知識分子不僅得到工資，而且還分潤着從工人身上所吸取的剩餘價值的。資本家直接或間接地通過社會來酬報產業中、出版界中和大學校中等的知識分子以豐厚的薪水。

最後，知識分子中間還有一個所謂「自由職業者」底階級（如醫師、律師、作家、藝人、畫家等等），他們是社會生產中的「手工業者」。他們都單獨地幹各自的行當，從他們所服務的那些人或機關方面取得報酬。在資本主義之下，這個知識分子集團所處的地位是跟小資產階級類同的。所以這個階級，正如全體小資產階級一樣，也經常地在起着分化。他們中間的一部分，逐漸地在擴大他們底行業：單獨掛牌行醫的醫師開起私人醫院來了，裏面也僱用着一些助理醫生，中下級的藥劑師和看護等；做律師和會計師的，開辦起律師和會計師底事務所來了；作家們辦起出版機關來了，諸如此類的情形是隨處可以看到的。另一部分自由職業者則愈弄愈窮，不斷地被迫走上出賣勞動力之一途。

知識分子羣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特殊狀況既如上述，那末就可以知道它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了。

列寧會指明布爾喬亞知識分子羣「不是一個獨立的經濟的階級，因此也不是一種獨立的政治力量。」但同時假如以為知識分子在階級社會中是一個超階級的或無階級性的階級，這樣的設想也是不正確的。在階級社會中，沒有一個社會階級是站在階級和社會鬥爭以外的。知識分子羣也不能例外。某一知識分子集團是隸屬於這個或那個階級，要看它在社會生產中佔着何種地位，在生產過程和社會生活中起着何種作用和它底那些階級有一致的關係等等來確定的。

知識分子底命運總是跟他所服務的那個階級底命運密切地聯繫着的。布爾喬亞和小布爾喬亞知識分子底代表們每每把知識分子了解為站在社會鬥爭之上的社會階級，因而他們認為知識分子是社會鬥爭中的「不偏私的裁判者」，持這種見解的俄國的「理論家」會舉出身於土地改良前的各個等級的俄國知識分子為例；他們確認這些知識分子是「無等級性的」，是站在狹窄的階級利益之上的。列寧為揭破這層迷網計，曾指出道：「我們應當把這種「無等級性的知識分子」底觀念，特別是他們底綱領，拿來跟俄國社會內諸階級底情況和利益作一比較纔行。」這樣我們就可以明白，俄國知識分子底見解實際上並沒有跳出他們所隸屬的那個階級底利益。列寧指示道：「無等級性絲毫也不消除知識分子底觀念底社會來歷。」

根據這種觀點，列寧就劃分知識分子爲布爾喬亞的、小布爾喬亞的和革命的社會主義的幾個階級。布爾喬亞知識分子是跟資產階級聯繫着並替資產階級服務的。列寧在何謂人民之友小冊子中寫道：「我們不能否認，俄國的大學和其他各種教育機關每年製造出大批這樣的「知識分子」來，他們只是在那裏找尋給他們飯碗的人。我們也不能否認，供養這個知識分子底所必需的經費，在現在的俄國只有布爾喬亞少數階級手裏纔有。難道因爲人民之友中說知識分子可以不替資產階級服務而俄國布爾喬亞知識分子階級就此消滅了嗎？是的，是會消滅的，假若俄國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不存在的話。」

在這段話當中，同時包含着兩個重要的論綱：第一，在資產階級專政底條件之下，知識分子底基本羣衆必然要替統治階級服務，因此它自身也是資產階級的。第二，這裏已經提出了勞工階級專政之下可能利用布爾喬亞知識分子羣的問題。

其次，社會中既存在着小資產階級，就不可避免地要形成這一社會階級底先進的思想者羣——小資產者的知識分子。例如俄國的民粹主義（*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便是小資產階級底思想。當時的知識分子比較得能够表達「廣大的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羣衆底利益」（列寧語）本身軟弱無力的小資產者的知識分子，常常以他們生存條件所繫的那個社會階級力量爲力量的。小資產階級在它底本性上常

常在資產階級和勞工階級之間動搖着，小資產階級底這一社會本質就決定了小布爾喬亞知識分子底行動綱領和方式。同時，小布爾喬亞知識分子這種居中的動搖的地位又產生了小布爾喬亞「民主派」底幻想，他們自以為站在階級和階級利益之上而以「全體社會」底名義說話的。

只有組織成爲一個獨立階級的勞工階級，創造它自己的政黨，把澈底革命的、革命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集合在自己周圍，從自己的隊伍中組成一個勞工階級的知識分子羣，這個知識分子羣底生活和行動是整個兒地跟勞工階級底利益一致的。在資本主義之下，革命社會主義的和勞工階級的知識分子底代表是職業的革命家；他們有的直接出身於勞工階級，有的是從別的社會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那裏轉過到勞工階級隊伍裏來而變成這個新社會階級底思想家了。

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直接出身於勞工階級隊伍的革命知識分子是很少的。只有極少數的工錢勞動者有受教育底機會和做勞心的工作。他們當中有一部分人把自己畢生活動都貢獻給工人運動。還有一部分被資產者收買去的，就跑到資產階級方面去而背叛本階級底利益。例如社會民主黨、底領袖們、閣員老爺們、工會官僚們等等，就屬於後一類知識分子羣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除心力勞動者外，我們還可以找到一個限布爾喬亞國家底生存相聯繫的社會

階級：如政府機關底公務員、官吏、警察等等。這些人底不同的地位，使他們有的接近小資產階級，有的接近中等資產階級，而大部分都是資本主義社會底忠僕。

除這些階級和集團外，資本主義社會中還有一些階級；從它們底經濟地位上說，它們也不是獨立的社會羣，如像流氓無產階級（乞丐、妓女、竊賊、扒竊等等）這類喪失了階級性的分子便是。這些分子也是完全失去了生產手段底私有權的。他們被迫脫離了生產的生活，脫離了勞動的關係，他們是資本主義經濟之必然的產物。他們最不能在革命中起領導的作用。這些喪失階級性的分子往往成爲被資產階級利用來破壞革命的一種盲目的力量。

最後，我們要講一講蘇維埃條件下的知識分子問題。

前面已經說到，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直接出身於勞工階級隊伍的革命知識分子是很少的。因此，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初，革命的知識分子，幫助勝利的勞工階級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知識分子集團，往往大半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乃至地主貴族商人富農出身的。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雖亦有，但不能起決定的作用。在那個時候，在蘇維埃條件下的知識分子集團中，階級異己分子乃至危害分子，是頗不乏人的。十幾年前的勞動農民黨、實業黨、各種各樣的反革命集團，以及後來的托（托洛茨基）布（布哈林）等

反革命匪徒組織，都莫不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集團；所以專政的勞工階級，對於這種知識分子必須採取監視、警戒、不信任，乃至用暴力對付（當反革命陰謀業已被揭發的時候）的態度。同時，社會主義的蘇維埃政權又不斷地努力於新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底訓練與培養。

可是隨着社會主義建設之迅速進展，五年計劃之順利完成，……特別是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事業勝利以後，當剝削制之消滅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之奠定，已造成實在的可能來給予國家以新憲法，並實施這憲法的時候，知識分子底情形就根本不同了。」（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全代大會上的報告詞。）在十月革命完成之初到新經濟政策實施之初為止，舊的知識分子曾用各種方式跟蘇維埃政權做鬥爭、怠工、破壞、逃亡等等。到後來則口頭上表示擁護蘇維埃政權，搖身一變，躲藏到一切經濟、政治和文化機關中去，實行其更大更毒辣的陰謀。這就是前面所說到的勞工農民黨和實業黨之類。那些知識分子，多半被蘇維埃國家底敵人招募去做暗殺分子和間諜，他們變成國際帝國主義者法西斯蒂底最兇惡的走狗了。以上大半都是指的高級的知識分子。還有一部分知識技能較低而人數較多的知識分子，他們曾經觀察了好一會兒，留戀和幻想着資本主義底舊日子。後來親眼看到社會主義建設底蓬勃發展，資本主義殘餘分子底急趨沒落，他們才紛紛拋棄那些念頭和幻想，決定去做各種機關裏的職員和公務人員，與蘇維埃

政權和平共處。現在那些舊的知識分子，多半都衰老的衰老了，死亡的死亡了。此外還有第三部分的知識分子，是知識技能程度更差的下層知識大眾，他們在十月革命之後，很快地站在勞動人民這方面來擁護蘇維埃政權了。

這就是蘇維埃條件下舊的知識分子底分化和瓦解過程。

可是跟這種舊知識分子底分化和瓦解過程同時並進的，是新的蘇維埃知識分子底形成和發展底過程。幾十萬工農階級出身的（和知識勞動者隊伍裏出身的）青年，蘇維埃政府都給他們受中級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機會；他們畢業之後，都補充到知識分子底隊伍裏去了。這樣就使知識分子隊伍裏不斷地增添着大批的生力軍。他們彷彿把新的血液注入到知識分子集團裏去一樣。他們都是純潔的，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他們又積極地同化了一部分舊的知識分子。這麼一來，他們是依照着自己的形像，澈底改變了蘇聯知識分子集團底整個面貌。因為舊的知識分子的殘餘，已都在新的蘇維埃的，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隊伍中溶解掉了。

這就是蘇維埃的新知識分子底形成和生長底過程。這也是今日蘇聯知識分子底新面目。

今日蘇聯的知識分子，是社會主義的、勞動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不論從他們的社會出身上，從他們

的意識形態上，從他們的政治面貌上，他們都根本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不同的。對於這種從勞動者家庭中出身，受勞工階級社會主義教育底訓練和培養，和勞動人民站在一起，以及積極貢獻其知能於社會主義事業的新知識分子羣，是受着蘇維埃國家底全體勞動人民之愛護和尊敬的。

第六節 勞工階級底社會鬥爭及其形式

這樣看來，在資本主義社會底一切社會階級中，只有勞工階級是唯一澈底革命的階級；只有它，能夠用革命的手段改變現存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

資本主義社會底其他一切階級和集團，或是直接要求保持資本主義制度的，或是因資本主義之發展而不成其為一個獨立的階級，因而他們不能夠離開了勞工階級底領導而跟資本主義作獨立的革命鬥爭。只有勞工階級隨着大工業底發展而形成為一個強大的階級，它底階級利益是跟資產者羣底階級利益有不可調和的矛盾的。

在勞工階級跟資本主義的鬥爭中，恩格斯和列寧曾指出過，有三種基本的社會鬥爭底形式：經濟的、政治的和思想的。

資本家在他們對付勞工階級的社會鬥爭中，利用着一切經濟的統治權和國家機關底工具來壓榨勞工階級；而勞工階級底力量則在於它底組織性、團結力和知道必須推翻現存生產方式的那種階級覺悟。資本家關於這些並不比工人們知道得少些。所以資本家要用種種手段不讓勞工大眾有組織和團結。爲要做到這一步，資本家不恤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直到國家的干預爲止。於是資產階級的政府禁止工人們組織工會，宣佈罷工爲非法，禁止勞工階級底政黨，把這類政黨驅迫到地下去（意即使之成爲非法的秘密組織——譯者）禁止和沒收勞工政黨底報紙等等措置都來了。

縱然用這一切手段來壓制勞工階級，可是勞工階級還是要組織工會，建立自己的政黨，創辦自己的報紙等等——在這樣的場合之下，資本家就除上述各種手段和措置外，又用一種分散工人階級力量底陰險手段，即收買一部分工人來從勞工組織內部起破壞作用。他們對於一部分熟練的高級工人付給優厚的工資，使這部分「貴族工人」替他們做走狗。資產階級此外又用政治收買底手段，就是給轉讓到它那方面去的機會主義的工會領袖和政治領袖以國會議席、市政廳議席等。

機會主義者歪曲着社會鬥爭這一概念本身。他們想把勞工階級在社會鬥爭中的活動範圍只限於經濟鬥爭一種。例如俄國十九世紀九十年以來的「經濟主義」者認爲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任何衝突

——爲一圓中的五分大洋之爭——本身就是一種政治鬥爭。「經濟主義」者只承認社會鬥爭底初級形態而不了解它跟高級形態之質的區別，這個高級形態便是政治鬥爭。同樣的，英國改良派的工聯主義者也認爲工人階級底鬥爭必須以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爲限。他們根本否認工人階級跟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鬥爭之必然性，否認工人階級組織政黨之必要性。

列寧指出，這樣的社會鬥爭觀是自由主義的而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任何自由主義的資產者都能容許工人大眾爲自己的局部要求而鬥爭，只要他們不把經濟鬥爭轉變爲政治鬥爭就行。

即使講到政治鬥爭時，機會主義者也只主張爲爭取細小的讓步而奮鬥——只主張爭取改良的鬥爭。在資本主義體系底範圍以內，社會民主派歪曲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鬥爭觀，因爲他們實際上否認革命的推翻資本底統治和破壞布爾喬亞國家機體之必要性，在勞工專政底時期，孟塞維克（或譯「少數主義者」）即俄國的機會主義者——譯者）變成了資本主義制度和布爾喬亞國家底積極的擁護者。

列寧說過：「自由主義者也願意承認政治領域內的社會鬥爭，不過附帶着一個條件，就是國家政權底制度不當包括在政治鬥爭範圍以內」（見列寧全集卷十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鬥爭觀必須包括勞工階級底政治組織（它底革命的政黨），它底革命鬥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消滅，布爾喬亞國

家庭破壞——爲勞工的社會革命而鬥爭，爲勞工階級專政和科學社會主義而鬥爭。

革命的社會鬥爭之不可分離的條件就是革命的理論。「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可能有革命的運動」(列寧語)。

馬克思·列寧主義便是這樣的一種理論。這一理論直接發生於革命鬥爭底實踐；這種理論是世界各國工人運動底經驗，是一切過去的科學知識之根據辯證法唯物論的改造底結果。沒有正確的理論，革命運動就會失去「自信心，方針底力量和對周圍所發生的事變底內部聯系底理解。」只有革命的理論能够幫助我們底實踐去「了解不僅現時各階級如何與向何處變動，而且了解它們在最近的將來要如何與向何處變動」(見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

勞工階級底社會鬥爭之必要的組成部分和形式是它在理論領域、思想領域內的鬥爭——也就是思想鬥爭。這種鬥爭是清洗勞工階級之社會意識，清洗它底階級觀念形態和免除它受布爾喬亞和小布爾喬亞意識之支配影響的一種鬥爭。諸凡革命的工人階級和政黨所做的宣傳、鼓動、報紙、理論教育等等，都屬於這一鬥爭的。

第七節 布爾喬亞國家

勞工階級在自己的鬥爭中不但應當克服統治階級之經濟的榨取，而且還要克服他們藉布爾喬亞國家機關底力量來實現的政治的壓迫。布爾喬亞國家是資產階級用來鎮壓勞工階級底反抗的特殊機關。

資產階級利用着國家機關以實行其本階級底專政——經濟的和政治的統治。在布爾喬亞社會中，革命時期的法西斯獨裁爲止。

布爾喬亞民主主義之特點就是國家對於一切公民之形式上的平等，而事實上卻是少數對多數的統治，資產者對勞工階級和一切勞動大眾的統治。議會制度、全民選舉權、集會、出版、言論等自由——所有這一切布爾喬亞民主主義底標幟，使每一個布爾喬亞社會底成員變成「自由」、「平等」的公民的各種原則，實際上都是適應資產階級之利益的。

議會制度和布爾喬亞選舉法，在布爾喬亞出版「自由」底條件之下和經過布爾喬亞學校教育和

教堂底欺騙和麻醉之後，就完全能保證資產階級選出它所需要的「國民代表」來。議會制度替資產階級所做的事情是讓勞工大眾一年一度或三年一度地表示他們底意見。關於根據全民選舉法選出來的，那一個統治階級中的人要來鎮壓和壓榨工人大眾的意見。這便是布爾喬亞議會制度底實質。

布爾喬亞民主政治底另一個特點就是把政權劃分為立法（即國會所執行之任務）、行政和司法三大部分。可是實際上國會（或議會）中僅僅作有特殊目的的空談。真實的國家大事卻都在議會幕後決定着，進行着。在閣員們底事務廳中，在參謀本部中，在銀行經理室裏，在交易所和托辣斯裏決定和執行的。而且在政府機關中資產階級底意志之直接的執行者，不一定要資本家親自出馬來擔任的。尤其是因爲在布爾喬亞國家中資本家往往用直接收買國家機關官吏和國會議員的方法，把他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給個別的政府要以企業中，銀行中和托辣斯中的收入優厚的位置，這便是直接收買底具體表現。

資產階級和社會法西主義者把布爾喬亞民主制解釋成永久的公平制度，大多數人底權利和意志底實現。列寧答復這種見解說，「一般的」民主制是沒有的，現存的民主制是布爾喬亞民主制，而布爾喬亞民主制是一種特殊的國家形式，——一階級對另一階級的壓迫形式，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壓迫形式。這便是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觀。

那末這是不是說，國家底形式是專制主義的帝制或布爾喬亞的民主共和國，對於勞工階級就沒有區別了呢？不，在社會鬥爭底某一時期存在着何種國家形式，這對於勞工階級並非無所區別的。譬如說，假若現存的國家形式是專制的帝制，那末這就表示封建集團還強有力，還握着政權。因此勞工階級就不得不跟資產階級作鬥爭，而且還得跟封建殘餘和專制制度作鬥爭。

可是假如布爾喬亞民主共和國業已鞏固的話，那末勞工和資產兩階級底矛盾就取所謂純粹的形態表現出來了。他們中間的鬥爭已不混雜着反封建和反帝制的鬥爭了。因此，在布爾喬亞民主共和國，勞工階級及其政黨應當利用布爾喬亞全民選舉制，作為動員勞動大眾底手段之一。當勞工大眾投票擁護革命的勞工政黨的時候，這就表示他們已經覺悟到推翻現存布爾喬亞國家底必要性。除此以外，勞工階級從全民選舉制中就不能多再獲得一點點。恩格斯曾公開地說過，全民選舉「祇是工人階級成熟程度底一種測驗。它不能再多給一點，而且在當今的國家中也永遠不會多給一點」（見家庭與私有財產之起源）。

然而反對勞工階級專政的社會法西主義者，卻想灌輸工人階級一種思想，他們說勞工大眾利用全民選舉制，可以藉和平投票底方法取得政權。因而社會法西主義者就肯定說，任何的暴力革命都是不需

要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它發展底早期階段上就排斥這種機會主義的見解——以為勞工階級可以用和平方式改變現存的社會關係。實踐證明了馬·列理論底正確性：只有用革命的方式纔有毀滅資本主義的可能和必然。在另一方面，我們還可以舉英國麥唐納底「工人」政府為例來作證明。這個政府實質上跟任何布爾喬亞政府都沒有區別，因為它底全部國策目的都在維護資本底利益和鎮壓勞工階級和殖民地民族，所以資本家往往容許所謂「工人」政府或社會法西主義政府底存在，他們總是願意把社會法西主義者吸收到布爾喬亞政府中去，利用他們，經過他們底手來實現自己的政策。然而假使這種的「社會主義政府」或「工人」政府或個別的社會法西派的閣員，偶然有了真真觸犯着資本底重要利益的行動的話，資產階級就馬上要驅除這個政府和請這樣的閣員滾蛋了。

資本家在布爾喬亞國家中的統治權不但由國會制來支持它，而且還有各種實力的工具——如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等——來支持它呢。所有這些組織都操在統治階級或奉承資產階級意旨的官吏們手中。

布爾喬亞國家中的出版自由，祇是對於資產階級，對於少數人的自由。勞工階級手中既無自己的印

刷所、報紙、雜誌等等，所有在布爾喬亞國家中，他們底出版自由是一張不兌現的支票。至於布爾喬亞國家（縱然掛着「出版自由」底招牌）底沒收和封禁革命出版品這種事實，更暴露了布爾喬亞國家中「出版自由」底真面目。以上所說關於出版自由的話，對於集會等「自由」也都適用的。所謂集會「自由」事實上派武裝軍警來封閉會所和解散集會的自由！

這樣看來，全民選舉制，議會制，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等等，所有這一切布爾喬亞民主主義底表現形式，都是用來支持資產階級之統治，即極少數人之統治的。由此可以明白，所謂布爾喬亞民主制也不過是資產階級專政底一種國家形式而已。

所以以推翻資本主義為己任的勞工階級，必須破壞舊的國家機體而用新的來替代它，用勞工階級專政來代替資產者底專政。

資產階級於奪取政權以後，就需要國家機關來鎮壓和壓榨勞動大眾。舊的封建的國家機關大體上對於它是適用的。資產階級只是相當地改變了它底形態，使之適應於自己的統治條件，但是國家之為鎮壓被剝削大眾的機體，其一切特質則均為資產階級所保持。

勞工階級之奪取政權，目的在消滅一切人剝削人的現象。爲了這個目的，舊的國家機體就完全不適

用了，所以勞工階級於取得國家政權之後，就不能單祇改良現存的、舊的國家機體。勞工階級必須破壞和毀滅舊的布爾喬亞國家機體，而另行創造一個新的勞工階級的國家。

因此列寧說（他只是發展馬恩兩氏底學說）一切過去的革命都只是改良國家機體，但是應當破壞它、毀滅它。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論中一個主要的、基本的結論。

「革命底任務並不在使新的階級利用舊的國家機體來實施統治和管理，而在於根本破壞這一機體而用新創的機體來實施統治和管理」（見國家與革命）。

第八節 評各派國家觀

關於對布爾喬亞國家的態度問題，馬、列主義很早就做了反社會民主派的機會主義和反無政府主義的鬥爭。社會法西主義者（即現代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底特色就是他們迷信地崇拜布爾喬亞國家。他們把國家了解為階級協作底產物，了解為懸在社會鬥爭之上的、超階級的、自由自在的組織。社會法西派孔諾夫竟重復黑格爾的國家論，把國家解作「理性的機體」。在俄國的作品中，普列漢諾夫和托洛茨基也發揮了類似的超階級的、唯心的、國家論。

社會法西斯主義者這樣地設想着，他們以爲勞工階級可以藉和平的全民投票來取得政權，使舊的布爾喬亞國家機體受勞工階級底支配，並利用它來滿足自己的利益。

社會民主派關於利用布爾喬亞國家底理論，顯然是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論底歪曲，它根本否定了馬克思的國家學說中的一個基本論綱：布爾喬亞國家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壓迫工具。

列寧在其國家與革命中指出，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尙在大戰以前對於國家問題的曲解是何等地嚴重。列寧在一部批判考茨基的專著勞工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中指出，考茨基在背棄馬克思主義這一點上，實質超過了柏恩斯坦。考茨基需要曲解馬克思底一個直白明顯的指示；照考氏底意思以爲彷彿馬克思所說的勞工階級專政不是解說「統治底形式」而是解說一種「狀態」；這種政治的「狀態」在勞工階級用和平的手段在現存布爾喬亞國家中取得政權的時候，就要實現出來。列寧指明了這種劃分勞工階級專政爲「統治形式」和「狀態的」見解底全部政治的和理論的混沌性。列寧指明第二國際一切機會主義者（連考茨基在內）一貫地忽略和抹煞馬克思底一個重要的論綱：必須破壞和毀滅布爾喬亞的國家機體。考茨基在這個問題上簡直完全暴露了他底欺詐勾當。

在考氏一部晚近的著作唯物史觀中，他企圖從他所站的一個不妥當的立場上「拔回來」在那部

實裏他向讀者「證明」彷彿馬克思所主張破壞的，不是布爾喬亞國家本身，而只是它底特殊的形式，即官僚主義軍閥制度的國家形式。考茨基寫道：「馬克思所指的不是國家而是官僚軍閥制的機體，因而只是國家底特殊形式，軍閥官僚的帝制形式」（見考氏著，唯物史觀頁五一）。

考茨基這裏堅持着國家機體底形式，跟它底階級內容相脫離的觀點。考茨基這種曲解之政治的意義是這樣：既然馬克思底意思彷彿只要破壞軍閥官僚性的國家機體，那末自然不可以破壞布爾喬亞民主共和制底國家機體了。

這裏考茨基也歪曲了馬克思底意思，考茨基以為所要「破壞」的只是軍事官僚主義的國家形式，然而馬克思在拿破崙勃魯梅爾十八日政變記裏卻明明白白指出，說要一般地破壞布爾喬亞國家機體，毀滅布爾喬亞議會主義。

無政府主義者底見解，則與社會機會主義和社會法西主義派相反。無政府主義者主張消滅一切國家，他們根本不承認在過渡時期有建立新國家底必要，建立勞工階級的國家之必要。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在國家問題上的意見底區別，略述如下。

無政府主義者所談的是國家底破裂，而且是一切國家底破裂。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則謂必須毀滅破

壤舊的布爾喬亞的國家機體。革命社會主義者跟無政府主義者不同，他們認為國家底完全消滅是可能的，但是只有在階級消滅之後，只有在建立了勞工專政底國家和建設社會主義之後，纔逐漸地會使國家自行死滅。無政府主義者不了解這一個消滅國家底實在的基本的條件。他們在自己的理論作品中主張「不在今天便在明天」馬上實現國家底破裂。可是實際上他們卻每每做了布爾喬亞制度底支柱之一（例如今日西班牙底無政府主義者）。

科學社會主義者跟無政府主義者不同，他們認為勞工階級奪取了政權和破壞了舊的布爾喬亞國家機體以後，它就應當建立新的國家機體。勞工階級必需要新的國家機體，為的是：（一）要鎮壓剝削者底反抗；（二）要抵禦國際資產階級對勞工專政國家的進攻；（三）要把貧農中農大眾在勞工階級領導之下組織起來；（四）要建設完整的社會主義，消滅階級並為國家底完全死滅創造各種經濟的前提。

這就是社會發展過程底辯證法：為着真實的消滅一切國家而需要一種新形式底國家。勞工階級專政底國家，需要鞏固勞工階級底國家；後者創造了消滅階級底各種條件，同時就造成了自身死滅底必要前提。勞工階級國家是勞工階級鎮壓剝削階級的機關，但勞工國家之政策是在於消滅一切階級。隨着一切階級底消滅，在新的社會主義的勞動紀律建立起來而勞工國家抵禦外侮的必要消失了之後，由於生

產力猛烈的發展而實現了「各取所需」底原則之後，——到了那時國家就死滅了。勞工國家跟舊的布爾喬亞國家機體不同，後者是被勞工階級所破壞或粉碎的（然後代之以新的勞工國家），前者卻是自行死滅。

但是這裏還得補充一點，上面所說「……實現了「各取所需」的原則之後，國家就死滅了」云云，是以全世界或大多數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為前提的。到那時候，實行共產主義的那個國家已不為資本主義世界所包圍，而為社會主義世界包圍着的時候，國家才會自然而然的死滅。不然的話，勝利的共產主義國家，爲了要防禦外來的資本主義國家底進攻，它的國家機體不但不能任其死滅，而且還是有加強之必要的。

無政府主義者不了解這種社會過程底辯證法，關於用什麼來代替舊的國家機體的問題，他們底觀念是極模糊的。無政府主義者否定勞工專政底國家，他們在「超革命的」語調掩蓋之下來宣揚實質上反動的觀念；他們底觀念是解除勞工階級武裝的觀念。無政府主義者既否認勞工專政國家關於消滅階級和建設社會主義底作用和意義，他們就無異企圖解除勞工階級底武裝，所以客觀上他們站在剝削階級方面了。

其次，革命的科學社會主義者又主張勞工階級利用現代布爾喬亞國家底一切措置（布爾喬亞選舉制，布爾喬亞國會等）以準備革命。所以在布爾喬亞革命階段上，他們要作反對封建國家制度殘餘的鬥爭，他們要爲民主共和國而鬥爭。無政府主義者則不承認勞工階級利用布爾喬亞國家底一切可能。

除社會法西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兩種錯誤的國家觀念外，革命社會主義者還應跟勞工階級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傾向作堅決的鬥爭。

例如布哈林還在他活動底初期中就國家問題上犯了無政府主義的錯誤。一九一六年他在青年國際雜誌上所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指出了革命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底區別。布哈林認爲兩者底區別是在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要想組織一集中的、技術上進步的、新的社會生產。而無政府主義者則企圖組織一渙散的（不集中的），因而技術上落後的生產。這樣，布哈林完全忽視了革命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底主要區別，即他們對於過渡時期國家之不同的見解。此外布哈林在那篇論文中還公然表示了「原則上仇視國家」底態度，即仇視一切國家底態度；這樣，他簡直跟無政府主義者完全同調了。他擁護無政府主義者底國家破裂論，跟馬列主義的布爾喬亞國家底毀壞論相對抗。

到一九二四年，在另外一篇論國家的文章中，布哈林又犯了同樣的無政府主義的錯誤（參閱一九

二四年的革命和法權。布哈林在給列寧底國家與革命一書所寫的書評中，也顯然沒有估計到勞工階級專政之經濟和政治的任務。在一九一九年布氏所發表的勞工專政論和國家總論等論文中，也重復了類似的見解。在那裏布哈林也沒有一個字提到過渡時期國家（即勞工專政國家）對於準備國家死滅之作用與意義。同時布哈林又確定過渡時期國家之必要性不產生於建設社會主義之內部的必要性，而由於外部敵人帝國主義國家之存在所促成的。

布哈林又「忘記」了勞工國家是蘇維埃體系中勞工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大眾底組織者這一種意義。到後來，布哈林底這些錯誤很明顯地表現着右傾機會主義的性質。在他底歷史唯物論中，他是機械地理解着國家，把國家解作階級間的均衡底補助條件，解作階級社會底「維護者」。在克服資產階級之後，照布哈林底見解，勞工國家就變成維持「公民和平」底工具，實施階級合作底工具了。

布哈林底國家論不可避免地要解除勞工階級跟富農作鬥爭的武裝，後來他又以「富農和平生長成爲社會主義分子」底理論來補充這種國家論。這樣看來，可知布哈林先前關於國家問題的無政府主義錯誤，是跟後來他在農業集體化和過渡時期內社會鬭爭等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見解密切地聯繫着的。

托洛茨基底國家觀是澈頭澈尾唯心的。托氏底國家論底要義是說國家之發生和發展並非不可調

和的社會衝突底產物，而是國家抵禦較強的隣國之自衛的必要性所促成的。在托洛茨基看來，並非社會鬥爭決定國家底發展，而國家本身就是社會之上的一個獨立存立的組織。這種觀點表現得最明顯的，便是在一九〇五年一書中托氏對於俄羅斯國家所發揮的見解（這是接近普列漢諾夫底觀點的一種見解）。在那裏，托氏跟普列漢諾夫一樣，他拿外部的地理環境底條件來解釋俄國底社會發展過程。「地理傾向」便是托洛茨基和普列漢諾夫底超階級的國家論底特點。

除地理環境外，托洛茨基認為在俄國專制制度發展中，另一種外部力量——俄國跟別的國家的國際關係，——也起着決定的作用。托氏底意思以為西歐更發展的社會關係和國家關係「壓迫着」俄國的社會生活。「在國際商業發展較弱的情形之下，國際的軍事關係就發生決定的作用了。歐洲的社會影響首先就是經過軍事技術表現出來的」（見托著，一九〇五年）。

但是爲了工業和技術底發展，就需要大宗款資。這些款資國家不但必須從農民身上去搜括，而且也得從統治階級方面去勒索。「國家用要求、恐嚇、誘惑、強迫各種手段軟硬兼施，藉此從商人和僧院方面搜括大批款資。於是農民逃跑了，商人僑居到外國去了。」（同上）

這樣看來，依托洛茨基底意見，國家是防禦外侮的一種超階級的力量，它對於被壓迫階級和統治階

級一樣地要勒索和壓榨的。

「而且國家愈是集權的和不一依賴統治階級的，它就愈快地變為站在社會之上的獨立組織」（同上）。上述托洛茨基底國家觀並不單指俄羅斯國家而言的。他認為「在相當程度內，以上所說各點當然適用於其他歐洲諸國的。」

托洛茨基之需要唯心的、超階級的國家論，是爲着要拿托洛茨基的口號——「沒有沙皇，而政府是工人的——」來對抗列寧的革命的工農民主專政底口號。實際上，托氏底這個口號和他關於國家的一般觀念（即以國家爲「超階級的獨立組織」之觀念）是跟他底忽視俄國歷史發展中的農民底作用、跟他底官僚主義和行政主義的傾向，以及跟他底不了解勞工專政爲勞工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合底形式——跟他這種種錯誤見解有密切聯繫的。

今日勞工政黨中的「左」翼機會主義者，也多少接受了托氏底這種唯心的國家觀，因爲他們也迷於官僚主義和行政主義的手段（例如主張用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強迫實行農村經濟集體化）也企圖跳越國家死滅底各個必經階段等等。

第九節 帝國主義時代底社會鬥爭

在資本主義發展底最高階級上，在工業資本主義時代過渡到現今的帝國主義階段之後，社會底劃分為兩大陣營，更其明顯地暴露出來了。在一個極端上逐漸集中着剝削者底全部財富，在另一個極端上則出現着資本主義剝削和貧困底一切慘狀。

在帝國主義時代，統治階級底一切派別日益團結起來對付進展中的勞工革命。同時勞工大眾則日趨強烈地不復反抗個別的資本家而要反抗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布爾喬亞國家本身了。而且在反帝鬥爭底總陣線中還參加了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底獨立解放運動。被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和殖民地底農民大眾底革命解放運動，把這種大眾轉變為勞工社會革命底後備隊了。

在資產階級和勞工階級間的矛盾極度尖銳化底局勢上，國家的政權就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了。國家政權日益濃厚地表現着資產階級公開專政底性質。這一專政底最標本式的表現便是法西斯制度和法西斯主義國家。

我們前面已經說明，在帝國主義時代，帝國主義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帝國主義本身底內部矛盾。

使戰爭成爲必然的事。所以在帝國主義時代，列強各國底軍備愈來愈強大，它們在軍隊上的消費也愈來愈浩大。戰爭之後的和平時期只不過是新的戰爭底準備時期而已，浩大的軍費重擔整個兒地落在勞工大衆底肩膀上，落在勞動農民和小資產雇員大衆底肩膀上。國家的捐稅一天天地加重起來，失業底救濟金則一天天地縮小下去。這樣，除勞工階級本來所受的剝削外，現在又加上了軍國主義所賜與他們的重荷。於是社會矛盾底尖銳化，就達到了極端的地步。但隨着社會矛盾底尖銳化和社會劃分爲日益明顯的兩大陣營，同時卻又在工人階級上層中造成了機會主義發展底經濟基礎。

帝國主義藉掠奪殖民地以達到壟斷的高度利潤。這樣一來，帝國主義國家底壟斷資產階級就可以利用超額利潤來收買一部分上層工人。這種靠掠奪殖民地得來的超額利潤便是產生機會主義底經濟基礎。這樣，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就在這種上層工人中造成了機會主義的階級，後者底命運是維繫在資產階級底生存上的。

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前夜第二國際底變節，便是這種機會主義底發展所促成的。當時隸屬於第二國際的西歐各國底社會民主黨人都投票贊成軍事借款，都主張爲「自己的資產階級」底勝利而奮鬥。財政資本利用着自己在經濟上的權力，不但把中小資產者羣都置諸自己的影響之下，而且連最小最起

碼的產業主和小本經營者，也都得受它底擺佈。帝國主義的思想也深入到工人階級底熟練的上層階級意識中去，深入到所謂工人貴族底意識中去。在職工運動底上層階級中，機會主義也在發展起來。在這種上層集團中，脫離了生產和受不到工人階級之苦痛的工會領袖，都變成工會官僚了。同時機會主義底思想也闖進到勞工政黨底隊伍中去；它促成了社會民主派和布爾喬亞國家底「聯姻」。社會民主黨底領導幹部和被帝國主義收買的工會官僚，都變成「把布爾喬亞影響傳給勞工階級的直接傳導者和資本主義制度之可靠的支撐者了。」

然而社會民主黨對於勞工階級的這種直接的變節，同時也促成了另一結果：就是勞工階級因而日益衆多的脫離了業已轉變為社會法西派的機會主義者底領導和影響。

帝國主義大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引起了各國生產力極度的破壞。它毀滅了巨量的生產手段和活的勞動力，促成了廣大的人民大眾底破產，把不可估計的無限重擔放到工人、農民和殖民地民族底肩膀上去。它不可避免地激化了社會鬥爭，後者往往轉變成為隱藏的大眾革命活動和國內戰爭。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十月革命奠定了國際勞工革命底基礎，揭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底整個時代底序幕。

帝國主義使社會矛盾發展到了極端尖銳的地步。上次帝國主義大戰以後，許多國家中的革命刺激着資產階級去採取暴力壓迫勞工階級底新方法。布爾喬亞專政底舊形式（議會制度）已在勞工大眾面前被揭破了。因而資產階級就採取直接專政底方法——法西斯制度。但是法西斯制度並不是什麼新的國家類型（Type）；它祇是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專政形式之一。我們不能把法西斯制和布爾喬亞民主制當作兩種原則上不同的制度對立起來。法西斯主義的布爾喬亞專政也是用「全民觀念」掩飾着的。同時，資產階級往往利用小資產者和知識分子大眾底不滿和貧乏，藉社會蠱惑（Social Demagogism）的宣傳來吸引這批大眾到法西斯主義運動和法西斯主義組織中去。有時法西斯主義也闖進工人隊伍中來，利用它裏面最落後最糊塗的那些分子。法西斯主義底基本任務是在破壞為勞工階級之先鋒隊的革命勞工政黨，亦即所以消滅進展中的革命運動。

在當今的時期，階級對抗階級底形勢已達到空前嚴重的地步。在極度深刻和劇烈的經濟危機影響之下（這種危機正在發展成爲革命的危機），全世界的社會鬥爭異常地激化起來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節節勝利給全世界被壓迫大眾以莫大的革命影響。資產階級企圖把經濟危機底一切重荷都轉嫁到勞動大眾肩膀上去，力圖加強對殖民地的掠奪和對蘇聯的戰爭準備，——想藉此來從危機中找尋自

己的出路。因此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社會鬥爭就異常地尖銳化；被壓迫的勞動大眾拚命地要從危機中爭取革命的出路，這種出路不僅在於推翻資產階級底統治，而且在於跟社會主義的蘇聯合作，共同創造一全世界社會主義的大聯邦。這兩種任務有着不可分離的密切聯繫。

世界經濟危機更加促進了工人階級底革命化，增強了廣大的手工業者、小資產知識勞動者、公私機關雇員和鄉村農民大眾對現狀的不滿情緒，在世界經濟危機不斷加深條件之下，社會鬥爭空前的尖銳化，在勞動大眾面前就提出了兩條道路，任他們自己選擇：『或者是資產階級專政，或者是勞工階級專政；或者是永遠陷於經濟和政治的奴隸地位，或者是根本剷除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或者是殖民地的壓迫和帝國主義的戰爭，或者是民族間的真正和平和友愛；或者是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和危機，或者是永遠消除無政府性和經濟危機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

第十節 反馬克思派的階級論

前面所解明的馬克思派的階級論指出：階級是歷史發展底一定階段上的產物；階級底發生是物質生產力底發展所決定的，而同一物質生產力底發展，勞工階級底革命鬥爭和由此鬥爭所建立的勞工階

級專政，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上就必然要促成階級本身底消滅。然而，我們前面也已指明，資產階級的學者卻偏要說現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階級底劃分是永久的和「自然的」現象。爲要「證實」這一點，資產階級的學者們就提出了各種理論來：社會機體中「有機的」分工論呀，特權階級底統治係由它們底「天賦才能」所造成的理論呀等等。

在各種布爾喬亞理論中，最有勢力的一種就是所謂強力論。這個理論解釋階級底發生並非由於物質生產力底發展，而由於政治的強力，由於一民族征服別一民族或一種族征服別一種族所促成的。例如杜林(Dühring)認爲「政治關係底形式構成了歷史底基礎，經濟的關係卻只是被產出的現象或個別的場合，因而它始終是次要的因素。」因此，照杜林底意見，政治的強力，一種人對別一種人的奴役是人類經濟生活中的剝削底基礎。

恩格斯反對杜林底意見，他指出只有在社會勞動生產率業已發達的時候，剩餘生產品業已存在的時候，政治的強力纔有發生的可能。沒有這種經濟的因素，光光的強力就失去了一切意味。在強佔他人底勞動和財產底可能性發生以前，必需存在着分配中的不平等。退一步說，強力所能做到重分的，只是經濟上已經存在着的東西。恩氏說：「在奴隸制底爲可能以前，必需先有生產發展底一定程度和分配中的

某種不平等情形」(見恩氏著反杜林論)

可是私有財產底出現是在生產力發展底基礎上發生的。所以階級底產生必由於生產力和私有財產底發展。由於階級的不平等底發展，就發生了政治的不平等和強權。但是布爾喬亞的「強權論」卻認定歷史發展底發動力不是物質生產力而是政治的機構。實際上這種理論僅僅是「強姦」了歷史發展底真實過程，顛倒了階級發生之實在的歷史過程，給了一個唯心的歷史觀。

然而在自命爲「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家中間，我們也可以見到許許多多歪曲馬列主義的階級論。所有這一切歪曲馬列主義的理論，不論它們底派別如何繁複，可是它們卻有一個共同的見地：它們都抹煞了勞工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社會鬥爭之不可調和性，因而就否定勞工階級底專政。

從大體的要點上講，這些理論可以約略劃分爲兩大類：(一)分配的階級論和(二)技術組織的階級論。

分配的階級論中最庸俗的一派，認定某人之隸屬於這個或那個階級，是完全看他收入底多寡來決定的。根據這一「數量觀」底解釋，那末勞工階級中也可以依其收入之多寡而劃分出幾個階級來了。同樣的，資產階級中也照樣可以分爲幾個階級。這一理論底缺乏科學性是十二分明顯的。這個理論對於勞

工階級之政治的害處就在它能夠分裂工人階級底統一而模糊勞資間的矛盾。

在階級底界說中，比較精巧的一派馬克思主義底修正學說，要算以收入來源為形成階級之基因的那派「分配論」了。著名的社會法西主義大理論家考茨基底階級論就帶着這樣的性質，尚在一九〇三年時，考茨基就認為收入來源共同和由此產生的利益和矛盾底共同，是這個或那個階級底形成基因。在考氏所著之階級利益——特殊利益——一般利益中，他解釋階級之意義如下：『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各個階級是怎樣形成的：不僅是收入來源底共同性，而且是由此產生的利益底共同性和對於別的階級的利害矛盾底共同性，諸階級中的每一個都想減少別個階級底收入來源而擴大自己的。』這樣，考茨基認定收入來源底共同性和各階級為爭奪這些來源的鬥爭是階級底形成要素，他忘記了收入來源底共同性本身是人們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和人們在一定的歷史的生產體系中所佔的一定的地位所決定的。

只要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就可以了解考茨基底見地底錯誤。工人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家，於是從資本家那裏領得了工資。可是一個替同一資本家畫廣告畫的藝術家，也可以從這個資本家方面領得工資。這樣，工人和藝術家同樣地出賣勞動力，同樣地收入工資，然而前者是屬於資本主義社會底基本

階級之一的勞工階級，後者卻屬於知識階層——中間階層。在工廠裏做工的工人和替資本家畫廣告的藝術家或在同一工廠底事務所中供職的會計員，——他們中間的共同點何在呢？他們底共同點是：兩者都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活和工作，兩者都是沒有生產手段的，兩者有着同一的收入來源——出賣勞動力（體力和知力）。那末他們中間的區別又何在呢？區別是在：工人直接在一「車間」裏從事生產工作，創造剩餘價值，在生產過程中佔據一定的位置，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執行着跟藝術家或會計員不同的任務。資本家從工人階級身上要盡一切可能地來榨取的，而對於工廠底管理人員和事務人員則往往寬容優待。

考茨基根據收入來源來給社會下界說，結果就抹煞了勞工階級和小布爾喬亞知識分子和雇員底基本區別。此外，在下階級底界說時，拋棄了它底主要特徵——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所佔的位置和對資本主義生產手段的關係，——這樣考茨基就機會主義地抹煞了工人階級底基本任務——消滅資本主義的私產制。

此外，考茨基又以爲各種不同的社會利益，並非都是階級利益。考茨基說：「任何社會中各種現存階級利益底總和還不是它裏面所有的一切社會利益底總和。藝術的、科學的利益，以及兩性的利益等等，都

往往不是階級利益」（見考氏著階級利益論）。因此，考氏認為政黨不應以維護階級利益為限。除階級利益外，照考氏底意見，黨還應當維護所謂社會的一般利益。在這一著作中，我們已可看出考茨基未來的社會帝國主義底理論根源，他在帝國主義大戰期間所發揮的保護「祖國」——「社會利益」所寄托的布爾喬亞「祖國」——的觀念。

在他最後的一部著作唯物史觀中，考茨基覺得他底分配觀的階級論有「補充」的必要。他底「補充」就是確定各階級間生產手段底分配。這一點，這是他跟布哈林相反的地方。

考茨基寫道：「社會之劃分為互相敵對的階級，不從生產者之劃分為指揮者和執行者時起，而是從社會成員之劃分為生產手段領有者與不領有者之時開始的。階級形成底問題就是生產手段底領有問題，同時也是靠這些手段生產出來的生產品底領有問題」（見考氏著唯物史觀）。

可是，着重地指出了生產手段分配底意義，考茨基只是抹煞了他自己的分配論底布爾喬亞性。他仍像從前一樣，把某一階級在社會勞動組織中的作用，跟生產手段底分配脫離開來，而我們知道某階級，在勞動組織中的作用和它對生產手段的關係是統一的，這種統一性決定了該階級在歷史地一定的生產體系中的位置。

同時，考茨基在階級和國家底發生問題上又完全跟馬克思主義斷絕了關係。恩格斯所發揮關於階級和國家之發生的科學觀念，考茨基認爲只是一種「假設」，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專門闢出一章來批判「恩格斯底假設」。這一批判底結果，考茨基竟落到資產階級的「強力論」立場上去了。根據考茨基底見解，我們不能根據公社底內部發展來解釋階級底發生或社會分化底發生。階級之發生乃由於一個公社跟另一公社底軍事衝突和軍事征服與奴役。「公社內部底分化並不發生於分工底發展而是一個公社跟另一公社底內部底分化，我們不能不找出各個單獨的公社界限以外去找尋原因。只有用這樣的方法，我們纔能找出階級劃分底根芽來」（同上）。考茨基得出結論說，階級的劃分（階級底發生）貧困、剝削等現象，在愛爾蘭和東印度，都是「由外來的征討者施之於土人的強力政策所造成的。」同樣的，在考茨基見解中，國家底發生亦是由外族底征服所促成；假如一個比較好戰鬥的種族進攻另一個種族而征服之，結果國家底萌芽就發生了。因爲戰勝的那個種族，爲鞏固它底勝利計，它就組織一種鎮壓被征服者的機關，這就是國家底起源。這樣，照考茨基底意見，國家發生底原因是在於種族底戰勝，是外來的強力。

第二國際底另一位理論家孔諾夫認爲分配觀的階級論是不正確的。但是他也一樣地企圖抹煞階

級底區別和階級互相間的矛盾。在孔諾夫底階級界說中，首要的一點是每一階級中的共同利益。但是孔諾夫底意思跟考茨基底意思一樣，所謂共同利益當然是指全社會所共同的利益而言，「因為假如社會沒有某種秩序，社會中的共同生活和行動就變成不可能，因此一切社會成員，既一般地否定一切社會組織，就都願意維護這樣的秩序」（見孔氏著馬克思的歷史過程論）。照這樣說來，維護資本主義剝削底「秩序」不但資產階級願意，而且連勞工階級都高興的！

據孔諾夫說：「馬克思並不爭議社會內部各階級利益之有機性的團結這回事」（同上）。例如，孔諾夫說，社會全體都贊成禁止和預防殺害，這便是人人共同的要求。但是這裏孔諾夫卻完全忽略了整萬在工廠裏做苦工的無產者每天每小時在那裏慢性的被殺害，忽略了失業軍中大批死於飢餓的事實，忽略了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組織便是實行大批殺害的組織或體系。關於這一切，孔諾夫一個字也沒有提到，而把讀者底注意力轉移到另一方面——「道德」領域方面去。

勞工階級願意不願意保持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和保持維護這個體系的國家呢？社會法西斯主義者孔諾夫認為「工人階級極端地願意有國家機關，願意有國家的經濟政策和國家底文化發展的」（同上）。依據孔諾夫底觀點，單靠利用議會制底方法，社會鬥爭也可以很好地進行着的，而「使用粗魯的力

量並不是社會鬥爭之必需的條件。」做資產階級代理人的孔諾夫企圖把「社會鬥爭」限制在現存的資本主義框子以內，「社會鬥爭」不要越出資本主義底界限以外，——這便是孔諾夫底學說底真諦。但是根據馬克思底理論則社會鬥爭必須越出舊的經濟形態（經濟組織）底界限以外，以創造一新社會。這便是社會鬥爭學說之革命的內容。機會主義者（即今日的社會法西主義者）竭力地想攔殘這一革命的內容而圖另創一種「社會鬥爭」底理論，說「社會鬥爭」不應當越出資本主義形態底界限以外。爲着同樣的目的，孔諾夫又把無產者羣（即產業勞工階級）跟流氓無產者羣混同起來了。可是我們知道，流氓無產者是跟小資產者一樣地缺少革命性的。孔諾夫甚至於說出無產者和工人不是相同的話來，依孔諾夫底見解，屬於無產階級的，不祇是各類各級的工人，而且還有衣不蔽體的窮貴族，一貧如洗的過去的工廠主，空無所有的起碼官吏，收入菲薄的小職員和失了業的藝術家和作家，就是所謂「知識無產階級」。但是所有這一切「無產者」照孔諾夫底意見，都不屬於工人階級的。在另一方面，孔諾夫認爲所得工資相當高的熟練工人卻不是無產者羣。

這樣，孔諾夫底意思是要劃分「工人」和「無產者」兩個階級，他這種劃分所根據的原則是有產抑無產，收入優厚抑菲薄。孔諾夫口頭上雖表示跟分配論沒有關係，實際上他卻依然站在同樣的見地上，

根據收入底大小來對分階級。

孔諾夫這種新發明理論底社會階級意義是十分明顯的：資產階級當然需要分散工人底階級團結的啊。爲着這個目的，所以資產階級竭力企圖把熟練工人跟不熟練工人和失業工人分離開來，爲着這個資產階級就設法收買工人階級底上層，付給以較高的工資（自然是靠殖民地的掠奪來償付的）藉此以造成一工人貴族階級。這便是資本主義的實踐。孔諾夫想對這一實踐打定一個理論基礎，這樣，資產者底實踐就跟社會法西主義的理論打成一片了。

分配觀的階級論只注重於階級定義底一個要素（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而且把這個要素解釋成簡單的財產多寡底區別。這派理論家拋棄了建立在階級剝削上的歷史上一一定的生產體系，拋棄了階級間的矛盾。同時他們又拋棄了階級在社會勞動組織中的作用。

站在另一錯誤的極端上的，是技術組織的階級論。這派理論完全忽略了人羣對生產手段的關係爲階級剝削之基礎這一點事實；它完全沒有確定階級界說所必需的歷史觀。這派理論根據某人在社會生產組織中所執行的技術任務（或技術作用）根據人們在技術過程中所處的地位，來確定此人所隸屬之階級。

這種理論底最標本式的表現便是波格唐諾夫和布哈林底階級論。

波格唐諾夫認為階級底發生是由於社會中的組織職能（Organizational function）和執行職能（Executive function）之日益分離。在原始共產社會內，一切公社成員都執行一樣的工作。但是由於技術底發展，分工底實現和公社底發達，就發生了比較複雜的計算和生產過程本身底組織之需要，於是除了直接的工作執行者之外，又發生了從事組織生產和戰爭的一羣人，他們是在族長指導之下進行這種工作的。波格唐諾夫底意見，這部分人逐漸地變成了一個特殊的等級，他們底任務只是領導，而其餘一切公社成員則只是工作底執行者，這樣一來，組織者的工作跟執行者的工作就分離開來，而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就此形成了。

波格唐諾夫底階級發生論雖然也提到生產力底發展，但是在波氏底理解中，階級形成底基因不在於生產力底發展和生產手段底被佔為私有，而在於組織職能跟執行職能底分離。統治階級之所以成為階級，是因為他們在生產過程中執行了領導的職能。這樣，照波格唐諾夫底意見，統治只不過是一種職能，是他在生產中的領導作用底結果。假使把這個理論應用到資本主義社會底階級上去，那末資本家之所以成為資本家，是因為他在生產中盡了領導的組織的作用（職能）。可是我們知道實際上，資本家之所

爲一個工廠底領導者、組織者，只是因爲他是他自己的生產手段底壟斷者（獨佔者）的緣故。領導職能所以屬於他，是因爲他是個資本家。資本家底領導作用本身，是發生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發生於資本家在歷史上一一定的生產體系中所佔的地位，發生於他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即佔有生產手段——譯者）。

波格唐諾夫的階級發生論是以他底唯心的人類經驗論爲基礎，而它底方法論基礎是建立在均衡上的機械的方法論。

均衡論也是布哈林底階級界說底方法論基礎。我們知道，在布哈林底意念中，社會和自然是處於均衡狀態中的。同樣，社會內各種原素也一樣地處於均衡狀態中，因爲各個階級「這樣地互相依存着，所以它們有同時生存底可能。」

布哈林在這裏所說的是階級底均衡。布哈林不以階級底鬥爭，不以它們底永久運動和變化，而以停滯的均衡做出發點。布哈林認爲階級底鬥爭是均衡底破壞。「鬥爭也就是均衡底破壞」（見布著歷史唯物論）。他底出發點是諸階級底均衡狀態，然後是這均衡底破壞，最後均衡又在新基礎上重新建立起來。在布哈林底理解中，社會鬥爭僅僅是從環境和體系底均衡中，自然和社會底均衡中產生出來的一

個原素。布哈林說階級爲生產過程中人羣之技術的配置，這樣他把生產手段底分配看成附屬原素了。照布哈林底界說，這些在生產過程中不同地配置着的人羣就成爲不同的階級。『這種劃分底根據是生產過程中的不同的職能』（同上）。

布哈林把人與人的階級的社會關係解釋成「人們在空間中的配置」了。人們在空間中的一定的配置規定了人與人的生產關係。布哈林說：『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位置，正像鐘錶機器中的一個螺釘一樣』（同上）。

只要把布哈林底階級界說跟列寧底界說作一番比較，我們就可以了解布哈林底界說底全部機械性和折衷主義性。在布哈林下階級底界說時，他把人們在生產過程中所盡的職能提到頭一位上去，當作階級底決定的和基本的特徵看了。在其歷史唯物論中，布哈林又說：『所謂階級，意思就是在生產中盡着同樣的職能，在生產過程中對於別的人處於同一關係中——而且這些關係也表現於事物（勞務）段上——的人羣底總體』（同上，第五十一節）。

布哈林看出這個和那個階級底主要的區別是在它們在生產過程中所盡的不同的職能，而列寧則把某一階級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因而亦即把它對生產手段的關係，提到頭一位上來。列寧說：『各個階

級底區別底基本特徵，是它們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們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佔有社會生產手段某部分而把它運用到自己的私人經濟，以出賣生產品爲目的的私人經濟上去，——這便是現代社會（布爾喬亞社會）底一個階級（資產階級），跟勞工階級底基本區別，後者失去了一切生產手段，因而只得靠出賣勞動力爲生」（見列寧全集卷五）。

初初一看，列寧和布哈林底兩種界說底區別，好像是不重要的，是純粹文字上的。或有人可以這樣發問：「生產中的同一職能」和「社會生產中的地位」這兩種說法有什麼不同呢？讓我們舉個例子來說吧。假如有一個發展中的富農，他僱用着一些雇農來耕種。這個富農可能同他底雇農共同勞作，甚至可能同他底雇農做得一樣多。這個富農和他底雇農底「空間的配置」他們在生產過程中的技術職能，照布哈林底界說，差不多一樣的。雖然如此，他們在社會生產組織中的地位卻不同。因爲一個是生產手段底私有者，他爲出賣而生產商品，他剝削雇用的勞動力；而另一個是毫無生產手段底所有權，他是被富農剝削的。一個是鄉村的資本家，另一個卻是農業的雇員勞動者。富農和雇農在社會生產中佔着完全不同的地位，他們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也完全不同，由此就發生他們中間的階級區別，他們所隸屬的階級是不同的。布哈林所下的階級底定義完全扶掖了階級底定義底最重要的方面，因而它就成爲右傾機會主義

底理論基礎。

除此以外，布哈林底階級論——依據它們在生產中的類同的職能來確定的階級底界說——是極端地抽象而反歷史的。列寧底界說首先着重於階級在歷史上一一定的生產體系中所佔的地位。列寧把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提到頭一位上來，這絕對不是偶然的。假如我們把古代社會內的奴隸跟現代的產業工人比較一下，那末奴隸和產業工人都沒有生產手段底所有權；他們都一樣地被人剝削；工人底勞動和奴隸底勞動都是社會物質幸福底基礎（前者是資本主義社會底物質基礎，後者是奴隸制社會底基礎。）總括說一句，我們可以指出許多共同點來，表明現代的產業工人和古代的奴隸在生產過程中盡着類同的職能。但是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根據這一點而把這兩個階級等同起來，為什麼呢？因為這兩個階級生存在兩個完全不同的歷史的生產體系中。布哈林底界說是反歷史觀的，因而也就是抽象的。

把布哈林關於階級問題的各種錯誤總結起來，我們可以指出以下幾點：

一、他底階級界說底基礎是機械的方法論，根據這種方法論的見解，階級就是在空間中以特殊的方式、技術地配置着的和互相接合着的人羣，像時鐘機器中的螺絲釘一樣。

二、反辯證法的均衡論應用於階級底理論，其結果社會鬥爭就被階級力量底均衡所代替了。由此

又產生了布哈林底另一機會主義的理論——「富農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論。

三、布哈林以多少不同的方式來抄襲波格唐諾夫底階級發生論，說階級底發生是組織職能跟執行職能相分離的結果。唯其如此，所以布哈林也把各階級在生產過程中所担负的不同的職能（任務）當作階級界說中的決定要素。布哈林在他確定階級界說的時候，忽略了一階級對另一階級的剝削關係，布哈林爲想把自己的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跟馬克思底界說調協一致起來，他就機械地和折衷主義地把互相矛盾的徽號和界說勉強結合起來。

四、列寧會着重地指出歷史上一定的生產體系和某階級在這一生產體系中所佔的地位，但是布哈林底界說卻犯着抽象性和反歷史性底錯誤。

布哈林在階級底理論中的一切錯誤，跟他在政治方面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有不可分離的連繫。布氏把工農聯合了解成勞工階級在基本立場上對農民作不斷的讓步，布氏底「自流論」（意即讓農民經濟去「自然地」發展，富農和中小農生產者「自然而然」地會「流」到社會主義中去的——譯者）富農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及階級均衡論——所有這一切政治上的錯誤，其理論根源都在於他底錯誤的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

托洛茨基底階級論又是另一個樣子，它底特點是機械論和唯心論。

誰都知道，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拋棄了農民這一個受勞工階級領導的革命力量。這一抹煞農民革命作用的見解，其理論根據是托洛茨基之機械的、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力量對比觀。托洛茨基以爲在資本主義之下，城市和鄉村的小資產者分子在數量上還佔着異常重大的地位；可是資本主義底發展，——他指示道，——促使小資產階級喪失它底生產的意義。小資產階級對於總的國民收入所供給的一份價值，要比大資本家階級所給的一份價值小得不可比較。資本主義愈往前發展，城市和鄉村小資產階級對全部國民收入所給與的份額就愈縮小。根據這一點，托洛茨基得出了完全不正確的結論：「由於這種情形，它（城市和鄉村的小資產階級——原著者）底社會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意義就降落了。」（見托氏全集，卷十二。）

托洛茨基以爲農民底社會作用是直接決定於他們給與國民收入的那份價值之大小的。這種極端自然主義的機械主義的觀念，把一個階級底經濟力量跟它在社會過程中的生產的積極性混同起來了。依照這個「理論」來說，假使把它引伸到邏輯的終點的話，那末變成鄉村中的富農或中農在政治和文化上該是比貧農和雇農更積極的了。

然而事實上在資本主義之下，社會矛盾底尖銳性和階級底政治的積極性，完全不直接依賴某一階級底經濟力量來決定的。托洛茨基，却把某一階級底「生產意義」跟它在社會生活中的社會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意義混同起來了。農民底「生產意義」既然在日益縮小，那末——照托氏底意見——農民就成爲一個完全反動的階級。這是根據托洛茨基底理論必然得出來的結論。

托氏寫道：「農民在社會和文化關係上是落後的，在政治上是無力量的，它在一切國家中往往成爲最反動的、冒險的、愚昧的和變節的黨派底支柱，而這些黨派歸根結蒂總是幫助資本來反對勞動的」（同書）。托洛茨基就由此得出唯心的結論來：「勞工階級必須『不顧小資產階級，甚至反對小資產階級』來攪住國家的政權。十月革命前夜的口號——『聯合貧農反對城市和鄉村的資本主義，中立中農而擁護勞工階級底政權』——這個口號是托洛茨基所完全不能了解的。

這樣我們看到，托洛茨基底機械唯心的階級論跟他底超階級的國家論中間存在着密切的連繫，兩者俱爲托氏底不斷革命論和勞工專政觀之理論的根據。

孟塞維化的唯心論在階級底理解中，有許多點是跟托洛茨基主義相接近的。孟塞維化唯心論底特點之一，是它對於階級問題和社會鬥爭底解釋之抽象邏輯的和形式唯心的觀點。孟塞維化的唯心論確

定了階級之抽象邏輯的定義（界說），並利用着「階級」這一概念底「自動」想從這裏面引伸出具體的內容來。所以孟塞維化唯心論底代表們不可避免地會拋棄諸階級間的具體的相互關係，拋棄對於這些相互關係發展之具體歷史的估計，因而在階級發展底理解中走上了主觀主義唯心論的道路。例如德波林固執着他底抽象邏輯的階級觀，認為階級就是發展着和鬥爭着的「集體」（見德氏著我們底分歧一文——係辯證法和自然科學文集中的論文之一。）在另一最近的作品中，德氏以「集體性」底發展來代替過渡時期中勞工階級底社會鬥爭；這就是說，他站到唯心論的波格唐諾夫、孔諾夫式的立場上去了。在卡列夫底見解中，——認為在勞工專政時期只存在着一個階級的那種見解，——也表現着主觀主義和托洛茨基式的拋棄具體階級關係的嫌疑。

孟塞維化唯心論者往往視生產手段底分配為確定階級界說之根據，可是他們又經驗主義地了解這種分配，不把階級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跟它們在勞動組織中所擔負的任務連繫起來，不把這種關係跟它們在歷史上一一定的生產方式中所站的地位和跟階級剝削底形式連繫起來，因此實際上他們無異走上了分配觀的階級論底立場，在階級底理論上，不知道應用馬克思主義底方法論，採取庸俗的經驗主義，再加上唯心論——這些缺點也表現於孟塞維化唯心論對於基本階級和知識階層問題的理解上。例

如孟塞維化唯心論底代表之一，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大批的中下層公務人員」也屬於勞工階級的知識羣，屬於勞工階級本身的。同一作者又以爲「在「勞工階級」這一概念本身中已經包含着「資產階級」底概念」——藉這種似是而非的「辯證法」的統一，抹煞了兩個基本階級底社會矛盾。這位作者又說「資產階級底階級的自覺意識高於勞工階級底階級自覺意識，因爲它（階級的自覺意識——譯者）是由經濟能力來決定的」（見哥尼克曼社會論和資本主義社會內的社會鬥爭——原文載一九三〇年第二、三合期卡爾主義旗幟之下月刊。）孟塞維化的唯心論者底這一論斷和托洛茨基底階級理論中間的聯系是非常明顯的。

孟塞維化的唯心論之錯誤的階級觀，不可避免地促使它得到錯誤的國家觀，它採取或種方式來抹煞國家之階級的本質。例如盧波爾認爲「國家在某種意義上只是統治階級手中的社會鬥爭底武器。」這樣狹窄的國家底界說——把國家解作「某種意義上」的壓迫工具，這無異於否認國家之階級的本質。因爲國家不祇是「某種意義上」而是整個地階級統治底工具。

我們必須指出，縱然是多少比較正確的階級底定義，假若它不接受列寧的階級論底全部深義的話，它也不可避免地要包藏錯誤。

這可以舉鄔達錯夫（Udakov）底觀點來做例證（見馬恩文存卷一）。鄔達錯夫批判到波格唐諾夫、桑采夫（Солтисов）等人底見解時，認為生產手段底分配既決定全部社會組織底基礎，同時也決定階級關係底實質本身。但是鄔達錯夫沒有把這種不同的生產手段底分配跟歷史上一定的勞動方式和這種勞動方式之下的社會生產力聯繫起來，因而他不充分地指出階級在社會勞動組織中的作用。

所以鄔達錯夫底階級定義跟列寧的有着極大的區別。前者是這樣下階級底定義的：『我們所稱為社會階級的，是這樣的一羣人：這羣人首先因生產體系中所處的一地位而集合着，換言之就是首先由於對生產手段的同一關係（即在生產組織中和全社會組織中造成基本矛盾的那種生產手段底分配）和發生於此基本關係的生產過程中的同一職能社會勞動過程中的同一作用而集合着的一羣人；其次是根據在社會收入分配過程中的同一地位，最後則根據跟別羣人底利益相對立而集合着的一羣人——這樣的人羣，我們就稱之為階級』（見鄔達錯夫著論馬恩底階級理論）。

這裏應當指出，在鄔達錯夫底階級定義中，失落了『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這一重要的概念。由於這一失落，階級底定義本身就變成跟一定的歷史的生產方式不相關聯了，這樣的定義就有超歷史的嫌疑。鄔達錯夫既拋棄了勞動方式和決定社會經濟結構的生產力發展底水平，拋棄了使一種經濟

形態跟另一經濟形態相區別的關鍵，他自然看不見歷史地不同的各種社會生產體系了。鄧達錯夫把「一切貓都看成灰色的」，他底階級定義恰正犯着超歷史性底毛病。

最後，跟評論反馬克思的階級論有關係的一個問題——階級和職業底相互關係問題——我們要順便提出來談一談，作為本章底結論。

不但布爾喬亞的作家（如研究員桑采夫輩）即某些孟塞維化的唯心論者，也把職業看成永久的邏輯的範疇。他們說：「勞動領域內的某種職業主義是邏輯地必然的。」（見卡爾主義旗幟之一九三〇年第二、三合期。）他把職業看成技術的勞動分工底產物了。但是這裏他們忘記，職業不祇是技術分工底產物，他們忘記只有在階級社會中技術分工纔會促成職業的分散。在階級社會以外，職業祇是一件抽象的東西，它不存在於現實的。

可是關於職業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有過很明白的指示，還在德意志的觀念形態中，恩格斯就寫道，在階級社會中分工底結果是「每一個人有他一定的獨特的活動範圍，他被強迫束縛在這個範圍中而不能跳出來：他是漁夫或是牧人……他就必須永遠做漁夫或牧人，假使他不能失去他底生存資料的話；可是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每一個人並不限定在一個獨特的活動內，各個人都可以在任何一個勞

動部門內發展他底活動；社會調劑着全部的生產；因此就讓我有可能今天做這件，明天做那件，早晨狩獵，午後捕魚，晚上從事畜牧，可以隨心所欲地幹去，然而我却不是獵夫，漁人或牧人』（見馬恩文存卷一）。分工是階級社會自發的發展底結果，可是它却成爲跟人對立和強迫他束縛於特殊的活動範圍以內的一種力量了。在共產主義之下，各個勞動部門間這樣的分裂是不可能的，因爲這裏社會自覺地調劑着全部生產。

這樣，職業、專門技能——這不祇是技術分工底產物，同時社會分工底產物。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談到分工問題時指出，說在作坊中已經有較深刻的勞動專門化底事實。每一種手藝行業（作坊時代以前）都劃分爲幾種較精細的專門工作。這裏特別重要的一點就是在作坊制之下，在每一生產機關中有一部分沒有任何專門技能的工人。這種沒有專門技能的情形就變成整羣工人底專門職務了。

資本主義愈是向前發展，這個轉變爲特殊的專門技能的過程就表現得愈強烈，這種專門技能就愈變成勞工階級中某一階層（它底上層）底專職，而大多數工人則愈沒有任何的專門技能。例如現今美國底福特制度，把生產過程弄成完全機械化了；因而它就愈來愈多地雇用少技能的工人，或者甚至完全沒有技能的工人。這對於資本主義是重要的，因爲這樣就減少了工人訓練上的消費。對於資本，重要的是

可供榨取的勞動能力本身。在共產主義之下，技術過程中的分工當然還是有的，但這並不是說人羣中間還要保存着一定的職業的獨立性。列寧曾經也表示過這點意思，他說共產主義能創造各方面都發達和各方面都有訓練的人出來。

列寧寫道：「資本主義必然要把一切舊的、幾百年前造成的工人中間的職業區別，遺留給社會主義，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又把職工會遺留給社會主義，這種職工會只是很慢地，經過許許多多年代發展成爲比較寬廣的生產聯合會（它包括着整個的生產部門而不只以一個工作部門，一種手藝和一種職業爲限了）；然後經過這類生產聯合會而達到人與人之間勞動、分工、底消滅、訓練、教育和造就出各方面都發達，都有訓練的人來，這種人是什麼都會做的，共產主義就要做到這樣的地步，不過必須經過很長久的時期纔會做到這一步」（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五章 為社會鬥爭之最高階段的勞

工專政

第一節 勞工專政——社會革命底基本問題

列寧說過：「一切革命底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國家政權底問題。」政權握在那一個社會階級手裏？那個或那些社會階級應當被推倒？那個或那些社會階級應當取得政權？——這便是一切革命之最主要的問題。」（見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

革命底法則是矛盾的社會形態之絕對的法則。酷烈的社會鬥爭在革命中達到了最高的緊張程度，結果是推翻了過去的統治階級，由革命的階級取得政權，實現這個階級底專政——為澈底鞏固它底勝利所必需的步驟。列寧又說：「誰要是不能了解任何革命的階級專政底必要，他就一點也不懂得革命底理論，一點也不願意知道這種理論」（列寧全集卷十七。）

既然專政對於任何革命階級底勝利是必需的，那末第二國際底否認勞工階級專政，不是叛變馬克思主義是什麼？不是反革命的見解是什麼？

在全部世界歷史中最劇烈的社會鬥爭無疑地是勞工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勞工階級反對最發展的階級剝削形式的革命。所謂革命就是達到最酷烈的程度的社會鬥爭。社會鬥爭是不可避免的。或者一般地否認革命，或者就應當承認跟有產階級的鬥爭是一切革命中最酷烈的。（見前書。）

以資產階級爲首的整個舊的剝削者世界，對勞動者底先鋒隊——勞工階級——作鬥爭，憑藉它底空前強大的武力，經濟和政治的強力，並依靠布爾喬亞文化和觀念形態底作用，來向勞工階級和一切勞動大衆進攻。資產階級千頭萬緒地吸引着小資產大衆，利用着他們那種私有觀念和市儈傳統習氣底巨大力量。同時資產階級底影響又侵入到勞工階級底隊伍中去；他們利用自己的社會代理人，在勞工隊伍中培養成少數的工人貴族階級，並用種種方法去利用勞工階級中某部分羣衆底政治落後性。一切經濟的勢力，一切政治的、文化的和生活上的偏見都被資產階級「動員」起來壓迫革命，進攻革命。

勞工階級應當消滅最發展和最強有力的剝削形式——資本主義的剝削形式，藉此以滅絕一切剝削。但是這種剝削形式又跟今日以前一切政治形式中最發展最有力的一種階級壓迫形式相應着。

這種壓迫形式便是布爾喬亞國家，它底「神聖」的任務是要使資本底統治和勞動底奴役永久化。

在過去一切革命中，一個剝削階級底統治地位被另一個剝削階級所取而代之；那種革命底結果是這個新起的階級攫取了舊的國家機體，它只是依據自己的利益來改良這個少數人對大多數勞動者的壓榨機關。以消滅一切剝削為使命的革命當然有它完全不同的特殊任務：革命的勞工階級應當打毀、破壞、消滅這一國家機關，因為後者是千百年來為剝削階級所運用來保障自己對於被剝削階級的統治，它只能成爲剝削和壓迫底機關的。勞工階級的社會革命底任務是要用勞工專政底國家，用新的政治形式來代替舊的國家機關；只有在勞工專政底國家機體範圍內，纔能解決社會主義革命底一切任務。

若不先破壞和毀滅布爾喬亞國家，舊的布爾喬亞國家機體，勞工階級就不能夠勝利，不能夠推翻資產階級，不能夠消滅階級和建設社會主義。否認這一任務（即毀壞布爾喬亞國家機體——譯者）就等於拋棄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東西。同時這也就等於拋棄馬克思主義關於勞工革命的全部學說。列寧說過：「革命底任務在於由勞工階級破壞「統治底機關」和全部國家機體而用新的，由工人武裝所支持的機體來代替。事情底實質是在保持舊的國家機體呢……抑是毀壞它而代之以新的」（見列寧全集卷十四。）

馬克思和恩格斯發揮了整部的理論和參加了實際的政治工作，指示着準備和實現勞工革命底諸條件，他們在爲實現勞工專政而進行的鬥爭中完成了這種理論。他們把勞工階級發展底全部過程看作「在現社會腹腔內所發生的隱藏的國內戰爭，到最後這種戰爭就轉變爲公開的革命了；勞工階級藉暴力推翻了資產階級，這樣它就替自己的統治奠定了基礎」（見共產主義宣言）。

列寧根據這一極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底原則做出發點，指示出第二國際底大理論家考茨基如何叛變馬克思主義和後來如何轉入反革命的營壘。列寧又說到，甚至在較好的時期考茨基也忽略和抹殺了革命底基本問題——關於國家，關於必須被毀布爾喬亞國家機器，關於勞工階級專政的問題。這就是說，他「抹煞了勞工革命任務問題上馬克思主義跟機會主義之最重要的區別」（列寧全集，卷十四）。

列寧說，不經過勞工階級專政，階級（社會羣或社會集團——譯者）是不會消滅的。保持勞工階級底政權——這是我們唯一的原则。勞工專政是不可避免的、必需的、爲着澈底解放資本主義是絕對必要的。假若只是籠統地承認社會鬥爭而不把這一承認伸展到承認勞工專政，承認資本主義底澈底解除，承認最主要的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以及伸展到承認掃除資產階級和澈底消滅資產階級爲止，——僅僅籠統地承認社會鬥爭是毫無意義的。

斯大林依據馬恩列諸氏底基本論綱而指示出：列寧主義——帝國主義和勞工革命時代底馬克思主義，特別地是勞工專政底理論和策略。奪取政權僅僅是勞工革命底開始。勞工階級底社會鬥爭並不以勞工專政底建立和新的勞工國家底創建爲結束。資產階級政權底推翻和勞工階級專政底建立——這只是勞工革命底任務之一。它底其次的任務是在消滅一切階級剝削底根源，澈底消滅階級和建設接替資本主義社會的新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勞工專政本身只是到達新的社會主義制度的過渡階段，它是過渡時期底政權。

所有這些任務，勞工階級只有在極酷烈的社會鬥爭底條件之下纔能實現出來。列寧指示云：「勞工階級底專政並不是社會鬥爭底結束，而是它採取新的形式的繼續。」勞工階級若不採取專政手段，就不能完全消滅舊的剝削關係。新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不在資本主義社會底腹腔中成熟起來的。必須靠勞工階級來建設這種經濟。這一極重要的任務便是勞工專政全部策略底基礎。爲着消滅資產階級，勞工專政是必須的，因爲資產階級決不肯不經過拚命的鬥爭和反抗而和順順自行退位的。勞工專政所以必要，是爲着要消滅資本主義統治之下的勞動大眾各種被壓迫方式和他們底落後性。勞工專政所以必要，又是爲着要由工人階級來訓練其他非產業工人的勞動大眾，爲要把後者底小私有經濟改造成爲大規

模的社會主義經濟。勞工專政所以必要又是爲着勞工階級本身之繼續加緊共產主義的訓練。最後，勞工專政所以必要是爲要消滅階級。『勞工的社會革命，它底運動，它底範圍，它底成績，只有經過勞工專政纔變成有血有肉的實體』（見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

所以勞工專政是一個整個的歷史時期，是世界歷史中一個極深刻的轉變時期。列寧毫不留情地揭破右傾機會主義者，因爲他不知道勞工專政是社會鬥爭底繼續；同時他又不客氣地揭破「超左傾」的小布爾喬亞的英雄們，因爲後者不估計到客觀的條件而企圖「一下子」解決革命底一切任務，可是實際上却尙須經過各種形式的長期的堅忍的鬥爭纔能完成勞工革命底一切任務。

列寧把馬克思論勞工革命的學說提到一個新的、更高的階段，發揮和充實勞工專政底學說，指明這是社會主義革命之根本的內容。關於過渡時期底社會鬥爭，關於勞工階級在這鬥爭中的同盟問題，關於勞工跟農民聯合底形式和本質等等學說，關於勞工階級專政爲勞工階級民主制底新的更高的形態的學說，關於勞工階級專政之蘇維埃的國家形式的學說，關於勞工專政底整個體系，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底可能與道路等等學說——這些便是列寧在這方面所增添和發展的最重要的新的理論寶庫。斯大林告訴我們，關於勞工專政的問題，關於爭取勞工專政和鞏固這一政權的條件問題，乃是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

題。

由於資本主義發展之不平衡的、突躍式的性質，勞工專政往往最初在個別的國家中革命勝利以後建立起來，而那時的國家中却依然保存着資產階級底統治。列寧會着重地指明：「剝削階級祇在一個國家中被推倒，——這當然是一個可作表率の場合，——因為在許許多多國家中同時掀起革命的場合是很難得的」（見全集卷十五。）

勞工級階在我們（指俄國——譯者）這個資本主義發展不及周圍鄰國的國家內奪取了政權，並且勝利地鎮壓了。現在仍繼續地鎮壓資產階級底反抗。我國底勞工階級建立了跟其他各個勞動階級之正確的相互關係，跟廣大的中農羣衆結成密切的聯合並領導他們底鬥爭，鎮壓了農村中富農上層分子底反抗而以鄉村貧農爲自己的柱石，——勞工階級就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建立了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底基礎。

列寧所給的勞工階級在一國內奪取政權之後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之理論根據，已被蘇聯勝利的勞工專政底實踐所完全證實。這裏證實了勞工專政是一種極偉大的創造力量。列寧論勞工階級對各個農民階層所採取的正確的態度，由此而產生的農民底革命可能性，利用這些可能和克服我國經濟之內

部的矛盾（按即指社會主義大工業跟私有的小農經濟之矛盾——譯者）——這些理論都是重要的，但並非基本的，而是勞工革命和勞工專政之理論和策略底枝葉部分。

假使說勞工專政國家底一切矛盾能由業已取得政權的我國勞工階級來完全解決和克服的，那末要完全避免資本主義國家底干涉，避免資本主義底復辟，亦即要達到社會主義底徹底勝利，單靠一個國家勞工階級底力量就不够保障。只有許多國家內工人階級底勝利纔能給這樣的保障，只有世界革命廣大的發展纔能給這樣的保障。同時，世界革命繼續發展之必要的條件却是勞工專政國家底存在和這一國家內社會主義之順利的建設。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之澈底的勝利和其他國家內勞工階級底勝利是極密切地和不可分離地互相聯繫着的，這樣就造成了全世界一切國家勞工大衆底國際團結和一致鬥爭之強固的基礎。

勞工專政像其他任何過程一樣，它也要經過各個不同的時期。每一個時期有它自己一定的特徵和由此發生的各種特殊的任務，這些任務勞工階級應當在一定的時期內予以解決，藉以保持自己的專政而準備踏進到共產主義革命底下一個階段上去。

以上所述，便是馬列主義論勞工專政的一般學說之最重要的論點。十月革命和蘇聯底勞工專政便

是這一學說之標本式的應用。

在勞工專政底條件之下，馬、列主義底修正表現於小布爾喬亞的自由主義和小布爾喬亞的急進主義；這些修正派學說從勞工專政底學說中間剷去了它底革命的內涵，截去了它底真正馬、列主義的解釋。機會主義底基本條件是在於對馬、列主義的專政學說的修正，——不論是公開的右傾機會主義也好，或在「左」的語調掩蓋之下的機會主義也好，他們同樣是馬、列主義的專政論之修正。

因此，要完全克服國際孟塞維克、機械論者和孟塞維化的唯心論者對於唯物史觀的各種歪曲，基本的條件之一就是明白地理解：過渡時期中唯物史觀底基本問題是勞工階級專政底問題，它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和任務底問題。

第二節 勞工專政和蘇維埃國家

勞工革命跟其他一切革命的根本區別，在於這一革命底結果是政權從剝削者的少數階級轉移到被剝削者的大多數人底手中去。這時工人階級第一次把勞動大眾和被壓迫階級吸引到政治生活中去，在那時以前，他們向來是站在政治生活以外，站在歷史圈子以外的。

「勞工專政底概念是國家的概念」——斯大林這樣說過。勞工階級底專政是解說工人階級底政治統治；這一階級能够組織對於資產階級的統治和對於剝削者底反抗的鎮壓，因為它不能跟資產階級瓜分政權的。勞工專政祇是勞工一個階級底專政，它不跟別的階級瓜分政權，——這一原則所表現的事實是勞工國家底領導者，勞工專政底掌舵者是工人階級底政黨，這個政黨不跟別的政黨瓜分領導權的。同時，勞工階級專政是第一次亦是最後一次所發生的國家，在這一國家中諸基本階級間的矛盾是關於臨時問題的矛盾，是根據它們底根本利益所能克服的那種矛盾。這些階級底基本利益就在於消滅一切的階級剝削，創造將來國家自身死滅底先決條件。這便是勞工國家之深刻的本質，這一國家實際上已經不是「這個名詞底本意上所指的」國家了（恩格斯語）。也就是說，勞工專政底國家已經不是階級壓迫和剝削底工具，不是少數人鎮壓多數人的武器了。它是一種新的國家形態，同時又是由國家到無國家的過渡形式（列寧語）。恩格斯稱勞工階級國家為「半國家」，其意亦即在此。

勞工革命底目的恰正完全適應着一切勞動階級底根本利益完全適應着勞動農民大眾底根本利益，而勞工階級專政底政府，在其本性上是跟勞工國家一致的，可是它是工農政府，因為這一政府底政策恰好完全適應着基本農民大眾底根本利益；農民根本利益之真實的實現——即藉農村經濟

之社會主義的改造來實現他們底利益——唯·一·地·只有靠勞工階級專政纔能得到保障。

在一切真正的民衆革命中，大多數的人民——工農大眾——提出他們自己的要求來；參加這種革命的工農大眾企圖是在毀壞那壓迫他們的布爾喬亞的國家機體，拿一個完全新的機體，完全新的政權組織——能保障被剝削大眾之利益的政權組織——來代替那舊的、專事壓迫和剝削大眾的政治機體。

但是好多次西歐和俄國底革命經驗教訓我們，只有在勞工階級實現了自己的領導權，它對一般勞動大眾的領導權（一般勞動大眾，即非產業工人的勞動者，主要的是農民和小生產者——譯者）的場合之下，民衆革命纔有勝利底可能，因為這批小生產者的勞動大眾是散漫而無組織，他們自己不能夠保證自身的解放。只有在民衆的布爾喬亞民主革命轉變為勞工階級的革命，只有在這一革命促成勞工專政（因為只有這個階級唯一地能夠組織非勞工羣的勞動大眾和堅定地領導着他們去實現一切剝削底消滅）底場合之下，推翻、鎮壓和完全消滅剝削階級纔有實現底可能。

勞工國家是勞工階級底統治，在它底領導之下全體被剝削的勞動大眾鎮壓着資產階級底反抗和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唯其如此，所以這個國家已經不是舊的「本來意義上」的國家。這個國家還應當

鎮壓的剝削分子底反映。但是這裏構成這個鎮壓機關的，已經是大多數人民，而不是少數階級，如在奴隸制、封建制和雇用奴隸制之下的情形一樣。而大多數人民自己既然起來鎮壓自己的壓迫者，那末壓迫底「特殊力量」就已不需要了。就這點意義上說，國家就開始死滅了。這時已用不着少數特權分子底特殊組織（享受特權的官僚、軍官、常備軍）大多數人民自己能够直接執行這種任務，而國家政權職權底執行本身愈變成全體人民底事情。這一政權底需要就愈少了。

這樣看來，勞工階級民主制之重要的徵候，跟布爾喬亞民主制有根本的區別；這種民主制是社會底大多數——勞動者大眾——底民主，而是對付少數分子，對付過去剝削分子的專政。勞工階級專政已無需乎站在大眾之上和跟大眾脫離的特殊的統治機關，特殊的鎮壓機關。首先，國家的行政不是由反對勞動大眾的少數享受特權的文武官吏或官僚來實施，它是為勞動大眾自身的，由勞動大眾自己來實施的行政，經過勞工專政這樣一種大眾組織底體系來實施這種行政。只有勞工專政這種國家，在它底階級本質上，在它底社會主義任務底本質上，在它底階級組織底本質上，是一個跟勞動大眾有密切聯系的國家，勞工國家政權底發展是吸收愈益廣大的勞動人民來參加國家政權底管理底過程，是一切勞動人民獲得各方面的訓練和發展——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訓練和發展——底過程。這是一種勞工階級的民

主制，它剝奪了資產階級底底來保障勞動人民底集會自由，剝奪了資本家底印刷所來保障他們底出版自由，藉剝奪剝削者，鎮壓完全消滅剝削者的手段，來保障勞動者底身體自由。

布爾喬亞的官僚國家機關底破壞，是建立勞工民主制底先行條件。勞工階級在頃刻間實現了這一必要的任務之後，它就用新的國家組織來代替舊的，被破壞了的國家機體。這個新的國家機體底實質何在，已由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底經驗告訴了我們。巴黎公社在歷史上第一次「採取了毀壞布爾喬亞國家機關的嘗試，同時也企圖破壞行政官、裁判官、軍事官和警察官吏等各種機關，要把它們徹底地破壞而代之以勞工自治的，不劃分立法和行政的大眾政權組織」（見列寧全集卷十六。）巴黎公社經驗和蘇聯勞工專政之理論的說明，給我人以勞動大眾真正民主底實現形式之完整的概念。

勞工階級的民主制結束了布爾喬亞的議會制，後者底任務是在藉高談闊論和漂亮奪目的立法活動來轉移勞動大眾對於布爾喬亞國家命運之實在的執行者的注意，——對於交易所、財政資本和供它們驅使的官僚們的注意。勞工階級的國家是一個勞工自治的羣衆組織，它把立法和行政兩種職能結合爲一體。組織成蘇維埃的勞動大眾，經過自己選舉出來的機關來執行立法和行政的任務；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撤換他們自己的代表，這種代表跟大眾維繫着極密切的關係，他們是代表大眾之實在的，根本的利

益的勞動大眾通過自己真實的代表來發佈和執行關於鎮壓和消滅剝削者、關於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等事情的法令。選舉出來的和任何時候都可以撤換的代表，自己決定各種法案，同時又自己執行自己的決議，而他們底行動，他們底行政設施，都是對他們底選舉者負責的。全體人民大眾都有機會參加國家管理底事務和實地學習這種事務，勞工階級的先鋒隊則領導吸收人民參加國家管理的事情，藉此亦即領導全體勞動人民一個個地受訓練的事情。

蘇維埃便是這種最適當和最完善的勞工階級國家組織底形式。這一種勞工階級羣衆運動所創造出來的勞工專政底形式之意義，已爲列寧完全理解清楚。勞工階級專政底特點，最初以未成熟的形態表現於巴黎公社，當時會爲天才的馬克思所把握；但到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和十月革命時，蘇維埃已取成熟的形態，它已充實着鬥爭底經驗了。

蘇維埃團結着一切的工人和全體的勞動大眾，它是以各種勞動大眾的組織爲依靠的國家機關。勞工階級對於農民羣衆的領導作用，勞工階級底專政，跟富有的資產階級的剝削和投機的上層農民之有系統的鬥爭——這些，只有經過爲勞工階級統治之直接的國家形式的蘇維埃和經過許多多跟蘇維埃有關係的羣衆組織，纔能實現出來。

勞工政黨底全部活動，用以鎮壓剝削者，鞏固專政和推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切措施，都是經過蘇維埃實現出來的；這一切活動和措置成爲千百萬工農大衆底事情了。勞工政黨經過蘇維埃而實現其對城市和鄉村底勞動大衆的領導，吸收他們來參加國家底管理，根據這批大衆底鬥爭經驗去教育他們，教導他們，把全體勞動人民轉變爲國家底立法者、行政者和時時準備實行自衛的武裝。人民大衆自身，大多數勞動者自身，組織蘇維埃，鎮壓剝削階級。『沒有資產階級和背反資產階級』以經營經濟，根據自己的經驗，不斷地向前進步。列寧指示說：『蘇維埃政權是一種使大衆懷慢學智、國家管理和全國規模的生產組織』（見全集卷十五）

蘇維埃底特徵在於按照生產單位（工廠、國營農場等）的選舉制，任何被選舉的工作人員得隨時由民衆撤換及立法與行政兩種職權底合併。蘇維埃的組織要保證解除資產階級底武裝而實行勞工階級底武裝，它建立了工農紅軍；這是按照階級原則組織的軍隊，是勞工階級國家底武裝力量——跟勞動民衆有密切聯繫的力量，抗禦國際資產階級進攻的戰鬥力量，鎮壓資本階級反抗的力量，保衛社會主義建設的力量。

蘇維埃政權機關是勞工階級所選定的專政底國家形式，它最適當地表現勞工階級專政底實質和

爲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建立基礎。政權過渡到勞動大衆手中，消除剝削和剷除特殊的鎮壓機關——這些特點就是蘇維埃民主之一活的精靈」（列寧語）。廣大的民衆經常和無條件地參加國家管理底事情，這就使蘇維埃政權成爲今日以前所存在的一切政權中最強有力的一種。這樣一種人民大衆經常參加政權的制度，保證澈底消滅官僚主義——資本主義國家所特有的官僚主義——底可能。這些特點替爲完全實現真正平等的奮鬥，爲完全消滅階級的奮鬥，開闢了廣闊的道路；藉此並使社會生產力大大地向前發展，結果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時，國家也就不需要了，死滅了。

照托洛茨基底見解，在勞工階級專政之下，官僚主義是不可避免的，因爲在他底意見以爲這種官僚主義是發生於勞工階級和農民階級之根本的利益衝突的。列寧完全用另一見解來觀察蘇維埃條件下的官僚主義底基礎。照列寧底意見，產生官僚主義底原因，首先在於文化程度底不夠，不知道吸收廣大的勞動民衆參加國家機關底工作，和布爾喬亞習氣底殘餘。這樣看來，蘇維埃國家底特點是在於它當中包含着一切前提和克服官僚主義底可能。然而這種官僚主義底克服，並不在「和平的」文化建設過程巾來完成，像右翼機會主義者所設想那樣，而是在酷烈的社會鬥爭過程中來達到的；在這種社會鬥爭中，如從國家機關中消除階級異己分子，發展自我批判等等，都起着決定的意義。

勞工民主制底組織，從最初起就在掘毀官僚主義底基礎本身。在蘇維埃國家，沒有特殊的官僚機關，沒有特權的官吏階層，國家是由工人和勞動者大眾自己管理的。勞工國家成立之後立即實行吸收全體工人、全體勞動者來擔負管理國家底職務——這便是清除蘇維埃機關底官僚主義的「消毒劑」。勞工民主制底發展，最後會達到這樣的地步：「在社會主義之下，一切社會成員都要輪流來執行管理國家底職務，這樣就會很快地養成習慣，以至於用不着任何人來管理國家。」（列寧語。）

但這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底結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每一個前進的步驟也就是消滅官僚主義底道路上的「一個前進步驟」——勞工階級底階級敵人手中的強有力的武器。托洛茨基派和「左傾」分子在那裏叫喊什麼「勞工國家機關之「封建官僚主義式」的蔑視勞動大眾底利益」呀，什麼「蘇維埃國家內官僚主義之不可避免性」呀——這顯然是反革命的毀謗，是不了解蘇維埃體制底本質，是在叫唱社會法西主義的「山歌」。

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們還得跟右翼機會主義者底忽視蘇維埃做鬥爭。我們應當反對階級異己分子底混入蘇維埃，應當為充實蘇維埃機關底工作而奮鬥，為鞏固蘇維埃國家而奮鬥。在蘇維埃建設事業中，絕對談不到什麼「自流」（即一切任其自然發展而不加以確定的階級政策之指導——譯者。）若不

階級敵人作戰鬥，若不跟舊世界底一切力量 and 傳統做鬥爭，若不經常作反對粗蠻的習慣的鬥爭，又假若蘇維埃沒有緊張的活動，不領導一切勞動大眾，不從各方面剷除經濟、政治和文化諸領域中的官僚主義底根源，——假若不做到這一切，專政的勞工階級就不能吸收一切勞動者來參加管理國家底事業。

勞工階級是不斷地和堅決地進行着反官僚主義的鬥爭，動員了全部可能的力量來跟這一剷削者陣營底嚴重力量做鬥爭。但是消滅勞工國家機關中的官僚主義現象和官僚主義的歪曲之主要的和本的手段却是勞動大眾自身之經濟、政治和文化水平底提高，他們底積極性底增長，他們經常地參加國家管理底事業。

所以列寧曾經說過：「跟官僚主義鬥爭到底，鬥爭到完全的勝利，只有當一切人民都參加國家管理的時候，纔可能……除了法律以外，還有文化水準，它是任何法律都不服從的……這裏，我們面前就擺着一個任務，這個任務除長期的教育大眾以外就沒有別的解決辦法。」（見全集卷十六）所以只有認識清楚了勞工專政底整個體系，各種羣衆組織底全部總和，纔能正確地了解蘇維埃國家——「由國家到無國家」底過渡形式——底一切特點。

第三節 勞工專政和勞工國家民主制底發展

馬、列主義特別澈底和顯明地揭破社會民主派底論「一般」民主、「一般」自由和平等的空談之階級的內容。馬克思揭露了這些抽象概念底物質根源。列寧一貫地應用唯物辯證法這個武器，繼續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基本論綱而使之具體化，他同時又極深刻而完滿地發展了馬恩二氏關於民主制的學說，說明了資產階級民主制和勞工階級民主制底區別。

社會法西主義的理論家說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是可以藉「民主制」來解決的。這裏所指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制（或布爾喬亞民主制），社會法西主義的理論家常常竭力企圖抹煞這種民主制底階級性。照他們底意見，政權底過渡到勞工階級手裏，勞工階級底爭取「大多數」到自己方面來，應當讓它「自動地」進行着，應當採取平順而不急的經濟進化底方式，根據布爾喬亞社會所賜與勞工階級的「自由和平等」來達到的。考茨基說：「我們要做到使這一政權根據民主制來過渡到它（勞工階級）手裏去並建立在大多數人民底擁護之上。經濟的發展，促使大生產轉變為統治的生產形式；這種經濟發展本身會使大多數人站在勞工階級這方面」（見考茨基的波爾塞維主義，頁六七）。

照考茨基說來，在這個最好的世界中，在資本主義民主制底世界中，一切都愈變愈好了，賢哲的考茨基所崇拜的神祕力量不是上帝而是「經濟的發展」，這種神祕的力量必然會自動地保證勞工階級取得大多數和勝利。然而不論社會法西主義的神祕說教和麻醉工人的神祕手法如何高妙，究竟實際的布爾喬亞民主制和現代腐化的資本主義世界中的經濟運動底現實走向那裏去，這是誰都明白的問題。關於這一問題，表現得最明顯的事實，便是直到現在依然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猖狂着的極深刻的經濟危機和資產階級借手於齊惠林（Sowering）和威爾斯（Wells）等社會民主黨人物以鎮壓勞工階級之行動的那種空前的殘酷性。

馬列主義底理論告訴我們，工人階級爭取大多數人民到自己方面來的先決條件，是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和建立勞工階級底專政，——亦即布爾喬亞民主制底破壞，而代之以新形式的勞工階級的民主制，對於極大多數人民的民主制。布爾喬亞和普羅列塔利亞的民主制底全部深刻的區別底理解是絕對必要的，當我們談到勞工階級和非勞工階級的勞動大眾間的相互關係的時候。假若沒有這種理解，勞工階級專政時期中社會鬥爭底性質，也就不能理解。所以想把勞工革命底實在內容，把勞工階級為消滅階級而作的鬥爭溶解在像「平等」和「自由」這一類形式的抽象的概念中，——這種企圖是毫無馬克

思，列寧主義氣味的。「平等」和「自由」這兩個概念，前面我們已經指出，實際上常常充滿着具體的社會內容的。做反勞工階級專政的鬥爭的資產階級，無時不企圖復辟，恢復資本底專政，使階級底劃分和真實的不平等成爲萬古不移的鐵則。布爾喬亞民主制底自由與平等是極少數剝削分子所享受的自由與平等，是資產階級對勞工階級的剝削自由。

勞工階級底社會鬥爭，它在整個過渡時期中的全部鬥爭底實在內容，便是爲消滅階級而鬥爭，亦即爲實現真實的平等而鬥爭。當階級或社會羣和社會鬥爭還存在的時候，意即社會的不平等還存在的時候，這樣的平等（即真實的平等——譯者）是不可能實現的。要實現這樣的平等就必須消滅階級。在過渡時期中勞工階級和農民階級是兩個不同的、特殊的階級。產業工人階級和集體農場農民之間的某種階級性的區別，直到現在還保存着，只有在最近的社會主義建設期間纔能隨階級本身之消滅而消滅。

所以在勞工階級和農民之間，沒有和不能有完全的平等。要求這樣的平等，等於要求勞工階級放棄對農民的領導權，放棄消滅階級的路線，亦即等於放棄爲實現真正平等而進行的鬥爭，放棄對一切企圖延長階級之生存的各種力量的鬥爭。

「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工人和農民底平等是不可能的，誰要是允許這樣的不

等，就應當承認科爾查克底政綱是發展的」（見列寧全集卷十六）。孟塞維克這樣說：「農民佔人口底大多數，我們既是純粹的民主派，那末應當讓大多數去決定。」然而我們知道農民是不可能獨立的，那末孟塞維克這樣的主張實際上就等於主張恢復資本主義。我們還應當指出，即在勞工階級底隊伍內部，雖有經濟地位底平等，但是也還沒有意識上的完全平等。這裏我們可以發見自覺性、積極性、守紀律性和有組織性底各種不同的程度。我們在勞工隊伍中可以見到他們底先鋒隊，也可以見到意識比較落後的階層。托洛茨基和季諾維夫當時提出過的「左傾」的平等要求，實際上是放棄勞工階級底領導權的要求。

形成勞工階級專政體系的各種組織，並不是在勞工階級奪取政權，破壞布爾喬亞國家機體而另行建設自己的新國家機體的時候，像開放手槍一樣地突然發生出來的。即奪取政權本身，沒有有組織的鬥爭，沒有各種形式的羣衆組織底建立（這些羣衆組織底任務是在限帝國主義作鬥爭，反對布爾喬亞國家和推翻資產階級底統治，）也是不可能的。各種勞工鬥爭形式和組織發展中的每一階段，同時也就是勞工階級準備執行其歷史使命的每一階段。「所有這一切組織，在某種條件之下，對於工人階級是絕對必要的，因為沒有這些組織，在勞工階級底各種不同的鬥爭領域內要鞏固它自己的階級地位就不可能；沒有這些組織，勞工階級就不能鍛鍊成爲一種能以社會主義制度代替布爾喬亞制度的革命力量。」

(見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

工人階級這樣地準備着完成自己的歷史任務，到最後這種準備功夫必將完成於「公開的革命」這時勞工階級就把政權奪到自己的手中來。到了那時，勞工階級底鬥爭就要採取新的形式，即藉國家政權之助來進行，而它在革命前所建立的一切組織底總體也就具有新的質地，具有勞工專政體系底質地。每個個別的組織都有它底新任務和各種新的職能。

前面已經指出，勞工階級底有組織性和有紀律性，對於勞工專政有特別的重要性。勞工階級是諸勞動階級中唯一的受過資本主義大生產訓練的，受過久長的罷工鬥爭訓練的，受過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之訓練的階級；只有它能够領悟和轉授全體勞動大眾以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文化底成績，能够堅決地跟布爾喬亞民主主義思想、跟市儈俗流之輩底習氣斷絕關係，能够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能够為實現偉大的歷史任務而在極度困難的條件之下不顧一切犧牲而作十二分堅決的革命鬥爭。勞工階級專政之主要的、基本的徵候便是革命的勞工政黨底領導。沒有這一領導，沒有黨和它底紀律，沒有一個勞工專政底基本任務是能夠為勞工階級所解決的。

沒有勞工政黨底領導，勞工階級底專政就無從保持和鞏固。勞工階級底有組織性和紀律性底保持，

黨內的統一性、和紀律性底保持，便是爲保持勞工階級專政之本質自身的鬥爭。所以黨要跟各種脫離階級路線的表現、跟別的階級加於勞工階級的影響、跟黨底隊伍中各種機會主義底表現、以及跟破壞黨底統一和紀律、因而動搖勞工階級專政之基礎的一切嘗試、作堅決的鬥爭。

黨是基本的領導力量和勞工階級專政底工具。把黨解作勞工階級專政底工具；——在這個定義中包含着它底其他一切定義。這個定義反映着黨底發展中的更高階段，它充分地揭露了它底實質、它底歷史的作用和它底歷史的布爾塞維化的意義。

黨把勞工階級中最優秀的分子都集合在自己的隊伍內，它受着革命的馬、列主義理論底領導，在勞工的社會革命期間黨是革命底先鋒隊，領導全體勞工階級奪取政權。黨是爲推翻資本主義和奪取政權所必需的戰鬥的參謀本部。黨是優秀的、先進的、跟羣衆維持密切聯繫的、領導工人階級底各種羣衆組織的有組織的隊伍，是用鐵的紀律鍛鍊出來的勞工革命家底隊伍，——這樣的隊伍便是勞工革命底組織核心、勞工政權底核心。黨是工人階級中最有階級覺悟的和有組織的先進分子底隊伍，它是勞工組織者和領導者底優良的「學校」，依靠它自己的經驗、組織性和威權，它是一個能够使許許多多勞工組織統一起來，使它們在一個共同目標之下做各種形式的鬥爭的唯一組織，這個共同目標就是打倒資本底統

治權。在勞工階級勝利之後，黨就成爲勞工國家底領導者，它領導和指揮着組成勞工專政體系的一切羣衆組織底活動，去解決擺在勞工革命面前的一切複雜的任務。

沒有黨底領導，勞工專政中的主要條件——勞工階級底有組織性和有紀律性便沒有保證，它底反資產階級的鬥爭也不會有組織化，對於小布爾喬亞的散漫性底分解影響也不能保證給予適當的打擊，又不能保證勞工階級訓導非勞工階級的勞動大衆之事業底成功，最後，沒有黨底領導，階級底消滅和社會主義底建設也不能保證成功。

要使革命的勞工政黨成爲這樣一種領導力量，黨應當具有鋼鐵般的意志和行動底統一性。勞工專政首先既然要靠黨底力量來實現，黨既然是勞工國家底領導者，那末黨底統一性就有特別的需要，黨必須有統一的意志，必須有統一的黨的核心，不容許派別、小組織、小集團底存在。波爾塞維化的自我批判，黨底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底揭露，教育和鞏固黨底隊伍，它底鐵的紀律，這樣就鞏固了勞工階級底專政。

階級敵人在勞工黨內的代理人——各色各樣的機會主義者，竭力企圖破壞黨底統一性。機會主義者戴着自我批判底面具來實行這樣的批判，不是鞏固黨而是破壞黨底統一性的批判。機會主義者企圖造成黨內的小組織，而這種小組織常常有轉變成爲反革命政黨的傾向。機會主義動搖着黨底統一，動搖着

勞工階級底專政。因此，黨底統一性和鐵的紀律底問題，在勞工專政條件之下特別成爲「勞工專政成功底基本條件」底問題了。所以爲要保持黨底統一和保證它在勞工專政體系中的領導作用，就必須肅清黨內的機會主義分子。

巴黎公社底基本弱點之一，就在沒有一個法國社會主義底團體是這樣一個明白理解它底任務和職能的政黨。革命的政黨所領導的工人階級，依據巴黎公社和以後工人運動底經驗，在全世界各地建立了黨底基礎，這個黨是能够領導自己的階級和全體勞動大衆去進行消滅帝國主義和一切奴役的鬭爭。然而把黨在勞工專政體系中所實現的領導權解說成黨底專政，那是完全不正確的。季諾維夫會持這樣的觀點；斯大林在批判這種觀點時指出勞工專政並不是黨底專政；黨底領導乃建立在工人階級和它底先鋒隊底互信之上，黨底領導只有經過勞工專政底一切羣衆組織體系，纔能正確地實現出來。

在這個勞工專政底體系中，主要的地位爲勞工階級底國家組織——蘇維埃——所佔有。列寧說：「組織成爲蘇維埃的勞工階級，在波爾塞維克黨領導之下實現它底專政」（見全集卷十七。）這一新型國家底工作開展得愈正確而愈有成效，勞工階級底影響就愈深入於非勞工階級的勞動大衆，而全體勞動民衆對於工人國家的聯系和支持也愈增強了。

然而，我們已經指出，假使我們不明白足以保證勞工階級民主制底發展的一切其他勞工組織底作用，我們就不能正確地了解蘇維埃國家底性質本身。勞工階級的先鋒隊，在它自己的工作之中又依靠着職工會，後者在勞工專政之下變成解決生產和教育任務的勞動大衆底組織了。職工會是聯合每一個工人在內的羣衆組織——從勞工階級底先鋒隊起直到階級意識最落後的工人分子爲止都聯合在內的職工會——黨就通過這種組織而跟工人階級全體發生密切的關係。

職工會是共產主義底學校。它們（職工會）首先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管理底學校；它們跟生產發生直接的聯系，組織在生產基礎之上，按照生產部門而組成各種工會。因此，組織社會主義經濟的幹部就從職工會中生長出來了。職工會維繫着勞工先鋒隊跟整個勞工階級的聯系，它們把最廣大的勞工羣衆吸收到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中去，訓練他們，促成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生產之自覺的和積極的態度，促使他們自覺地積極地參加發展和改善社會主義經濟底鬥爭。這樣，職工會就訓練出了各級管理機關中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底幹部——從低級幹部起直到全國範圍內的領導人才止。職工會底全部工作和工人階級底一切行動，都受革命的先鋒隊之指揮而運用於勞工國家政權底鞏固和社會主義底建設，工會把自己的活動都歸宿到這一基本任務上去，它進行着反對勞工國家機關底官僚主義化的鬥爭，在這一鬥爭

中起着異常重大的作用，跟國家機關底一切部門維持着一定的聯繫。職工會又深入於農村中，組織農村中的勞工分子和半勞工分子；這樣職工會又把勞工階級的影響帶到農民隊伍中去了。

以上所述各點，便是職工會在勞工專政時期底任務。從歷史的展望上去觀察，這些强有力的共產主義底學校是在各方面地培養着未來共產社會底工作人員。經過生產的聯合會將過渡到「人羣中間的分工底消滅，各方面都發展，各方面都有程度的人才底訓練、教育和培養，這種人才是什麼都會幹的。共產主義就要向着這一目的進行，不過只有經過久長的歲月，纔能達到這一步」（見列寧全集卷十七）。

在勞工階級專政底體系中，像合作社和共產主義青年團這一類羣衆組織也有極大的意義。青年團更具有特別的作用，它是工農青年底大衆組織，訓練着政治、經濟和文化鬥爭中與社會主義建設中各方面的青年幹部。

在勞工階級業已奪得政權的國家內，小農生產大衆底數量愈大，合作社底意義也愈大。合作社是農村走向社會主義的運動底基本組織形式，勞工階級底先鋒隊經過這一形式而吸收農民勞動大衆到建設社會主義底體系中來。

同時，除集體農場底生產合作社外，消費合作社也具有極大的作用，後者底任務是在改善勞動者底

供給條件。這樣看來，合作社底作用，在為開展廣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底現階段上，就變成特別重要了。

各種不同的羣衆組織底工作方式儘管複雜，所有這一切組織卻形成爲一個統一體系，勞工階級專政底體系，複雜的勞工階級機關，從許許多多方面爲同一事業而奮鬥，趨向着一個共同的目的，在勞工階級專政發展中的某一時期底特點，都在全部體系上打着一個印記，在它面前提出重新改組隊伍的要求，提出改變它底各種組織底工作方法和形式的要求來。

在為鞏固勞工階級專政的直接鬥爭底條件之下，在國內戰爭底條件之下，專政底暴力方面底意義就特別有力地增強起來了。「當戰爭已經存在的時候，那末一切都應以戰爭底利益爲依歸，全部國內生活都應受戰爭底支配」（見列寧全集卷二十）

在這種時期，戰鬥的任務超過了建設的和教育的工作（固然沒有相當的建設工作和教育工作，戰鬥的任務本身是不能解決的。）爲適應那時的鬥爭要求，一切勞工階級的組織都得把自己的主力用到底保障前線上去；爲了這個，它們又得重新整頓它們底行伍，分配它們底力量。這時革命底要求要一切組織在一切工作部門中都迅速作軍事性的行動，要求迅速地執行戰鬥的命令，要求工作方式底軍事化，因此

黨內民主底方法也要暫時相當地縮小，以及要求有組織的集權制等等。當勞工階級專政需要保證國內戰爭之勝利的結束時，就需要上述那樣的組織形式和羣衆組織底工作方法。

然而在新的條件之下，這些形式就變爲不適當的了：它們從勞工專政之發展和鞏固底形式轉變爲它底發展底障礙了。於是那些組織和工作方式就有更換底必要了。這時需要新的鬥爭形式，需要新的工作方法，因爲這時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勞工專政底另一方面任務，最重要的方面便是經濟建設，爲解決勞工階級革命所提出的經濟任務底解決而奮鬥。

斯大林說：「勞工專政是有各個時期，有各種特殊的形式和各種不同的工作方法的。在國內戰爭時期，特別觸目的是勞工專政底暴力方面。但是我們不應據此而說在國內戰爭時期沒有任何建設工作。沒有建設工作進行內戰是不可能的。反之，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特別令人注目的是勞工專政之和平組織的、文化的工作、革命的合法工作等等。然而也不能據此而說在建設時期就不需要專政底暴力方面。鎮壓機關、軍隊和其他組織現在還是必需的，在建設時期正像在國內戰爭時期一樣地必需。沒有這些機關存在，勞工專政之某種有保證的建設工作是不可能的。我們不要忘記，直到現在，革命得到勝利的，共總祇有一個國家。我們不要忘記，在資本主義的包圍還存在着的時候，進攻蘇聯的危險和由此危險所產生的一

切惡果都有隨時發生的可能」(見斯氏著列寧主義問題)

勞工專政發展到廣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底時期，就需要鞏固勞工階級底積極性、組織性和紀律性之新方法，需要對城市和鄉村資產階級的鬥爭底新形式，勞工階級和貧農大眾跟中農聯合底新形式，跟官僚主義鬥爭底新形式，蘇聯跟資本主義世界底勞工階級和其他勞苦大眾聯合底新形式，蘇聯勞動大眾物質和文化水準底提高，勞工階級底強大，黨底領導底加強，結果就加強了羣衆組織底活動，促進了勞工階級民主制底發展和大衆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底增長。

在勞工階級領導鞏固化底基礎之上，城市和鄉村的蘇維埃底生氣就蓬蓬勃勃地滋長起來了。加強蘇維埃底活氣的正確而有效的工作，爲鞏固勞工階級跟中農的聯合和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創建了穩固的基礎。資本主義分子底限制和排擠，表現於各種社會鬥爭底新形式——在賦稅政策方面，在破壞富農和私有者底投機活動方面，在開展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方面，在組織和擴大合作信貸事業方面，都表現着社會鬥爭底新形式。

鄉村中的蘇維埃民主，在新經濟政策初期所表現的是鞏固勞工階級和鄉村貧農跟中農大眾的聯合，鞏固依賴貧農爲支柱的勞工階級在這一聯合中的領導作用，勞工階級藉經濟、政治組織的手段，幫助

貧農大眾從富農支配關係之下解脫出來，組織貧農大眾去做反富農的鬥爭。這時勞工專政底一切措置——在商業政策上，賦稅政策上，合作政策上等各方面底措置——都運用於富農和資本主義分子底限制和排擠，同時也運用於勞動農民，特別是貧農大眾底物質地位底改善（例如對於貧農完全免除賦稅）。

社會主義建設日益加速地發展，資本主義分子底除滅，蘇維埃民主底發展，勞工階級領導作用底鞏固和加深，民衆對黨和勞工國家信任心底增進——這些就是勞工專政國家戰勝社會鬥爭底一切困難之基本的和決定的傾向。

最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在黨、蘇維埃、職工會、合作社等等羣衆組織面前提出了新的任務，要求着新的工作方法。職工會實行着生產工作底新形式——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隊，超額計劃底執行。經濟責成制等等。吸收優良的突擊隊員到蘇維埃中去，這樣就加強了蘇維埃民主。蘇維埃發生了新的建設任務。發生了城市經濟和居民公共事務底問題。在鄉村中，蘇維埃促進集體農業和國營農業底築設事業底發展。廣大的農民勞動大眾，一步一步地經過合作社而被吸收到社會主義建設底體系中去了。社會主義工業底力量日益強大，蘇維埃國家經濟底飛躍進展，勞工階級領導權底加強，計劃化對於農村經濟的影響底

加強，對資本主義分子的鬥爭和進攻底加強——凡此種種條件都促使廣大的農民羣衆走向更高的，生產集體經營的形式，走向農村中直接的社會主義建設。

歷史上從來沒有本質上像勞工專政那樣強有力的國家的。也從來還不會有過這樣一個直接依靠被壓迫階級底羣衆組織和表現大多數人民對於極少數人的統治權的政權。同時，勞工專政愈鞏固，勞工階級的國家愈強固，準備將來國家死滅底條件就愈發展——在社會主義澈底勝利和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完成以後，到了那時，國家就要死滅。

列寧指出國家死滅底三個順次的階段：(一)創造共產主義勞動底習慣，(二)各種強迫機關底死滅，(三)在全世界革命勝利之後，陸軍和艦隊底消滅。列寧認為國家完全死滅底經濟基礎不單單是一切生產手段底社會公有化，這在開展的社會主義社會階段上已將完全實現。爲要使國家完全消滅，必須把勞工階級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紀律轉變爲習慣，必須不加強迫地滿足一切勞動者底需求。只有在社會主義底高級階段上，國家纔會完全消滅，而民主制亦即隨之而同時消滅。

第四節 社會鬥爭底新形式及鎮壓資產階級底反抗

現在我們要來分別檢討幾種主要的社會鬥爭形式，這些鬥爭形式便是勞工階級專政時期底基本內容。

列寧說：「勞工階級奪取政權之後，並不停止社會鬥爭，而仍繼續其鬥爭直到社會階級消滅為止，不過這時進行鬥爭底環境形式和手段當然是不同了」（見列寧全集卷十六）他又說：「我們還要戰爭，這就是勞工階級專政底內容」（同上）。

尙在過渡時期之初，列寧即已指出以下五種為勞工專政時期所特有的社會鬥爭底新形式：（一）鎮壓資產階級底反抗，（二）進行革命的內戰，（三）使小資產階級，特別農民大眾中立化，（四）利用資產階級，（五）鍛鍊新的紀律。列寧所指出的這幾種社會鬥爭底形式，在以後的發展階段中——從「軍事共產主義」時期過渡到新經濟政策的階段中——發生了相當的變化。中立化中農底口號，跟奪取政權底時期相適應的，可是一過渡到新經濟政策時期，就被「與中農聯合」底口號所代替了。利用資產階級的專門家這一任務也擴大了。利用資本主義所創製的方法——商品交換和營業——之必要性，也發生了。這些

方法對於這時期的勞工專政所以必要，爲的是要藉此以提高國家底生產力，以鞏固社會主義的經濟成份，鍛鍊新的社會主義紀律，到後來變成一個更普遍的任務——國民經濟之社會主義改造底任務——底重要原素了。然而這些任務底每一種，順次地發生於勞工階級專政之前的各種任務——聯合、新經濟政策、創造社會主義的勞動形式——都依然是社會鬥爭底形式，這些鬥爭形式是勞工階級爲社會主義底建設而採取的。

我們曾經指出過，過渡時期經濟所由構成的三種基本的經濟形式，就是社會主義經濟、小規模的商晶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這些經濟形式中的每一種，都有適當的社會階級做它底代表。這幾個社會集團就是勞工階級、小資產階級（特別是農民）和資產階級。然而這幾個社會階級底處境，在勞工階級專政底條件之下卻大大地改變形相了。

勞工階級在資本主義之下是被壓迫的，失去了生產手段的一個社會階級，可是在勞工革命勝利之後卻轉變爲經濟和政治上統治的階級了。這已經不是從前的含義上所指的勞工階級，不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勞工階級了。（莫洛托夫語。）它剝奪了資本家和地主，把土地和一切重要的生產手段轉變爲勞工國家底財產了。勞工階級掌握這些國民經濟底命脈之後，就從事鎮壓資產階級，領導農民，建設社

會主義。

但是奪得政權之後，勞工階級要是不毀滅地主和資本家這些剝削階級，不毀滅資本主義社會底統治階級——資產階級，它就不能解決那樣重大的任務。必需對資產階級實行堅決的、周密的鎮壓，必需從政治上和經濟上來破壞它，必需對它實行剝奪——這是對於它底政治權威和政治統治之最深的經濟基礎之致命打擊，同時也是往後革命的經濟改造之出發點。迅速而急進地摧毀地主和資本家，把他們從他們所佔有的大生產方面割離開來，這是可能在短期間內做得到的，「社會主義底任務是要消滅階級，站在剝削階級前列的是大的土地所有者和工業資本家。這裏破壞底工作很容易，可能在幾個月之內，有時甚至在幾星期或幾天之內把他們完全破壞。」（見列寧全集卷十八。）

資產階級（資本家階級）和跟它聯合的大地主——生產手段底所有者，失去了政治的統治同時又被剝奪了所有的產業。在過渡時期中，資產階級已經不成其為基本的階級。然而資產階級統治雖被推倒而且又被鎮壓下去，可是它還沒有被消滅，它依然是工人階級底主要敵人，在勞工階級和資產階級底鬥爭中，發展着過渡時期底基本的社會矛盾。勞工階級底勝利只是加強了剝削者羣底反抗；他們在整個過渡時期中進行着對勝利的勞工階級的反抗，而勞工階級為社會主義而做的鬥爭愈有成效，他們底

反抗就愈來愈得狂暴而酷烈。

過渡時期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和誕生中的共產主義底鬥爭時期」是城市和鄉村的勞工階級和資產階級間之不可調和的鬥爭底時期。列寧曾經下過一個最一般的勞工專政底定義如下：「勞工階級專政就是業已勝利和已把政權奪到手裏的勞工階級對於已被征服而尚未消滅尚未絕跡尚未停止其反抗的資產階級的社會鬥爭。」（見列寧全集卷十七。）

考茨基在他底破壁的波爾塞維主義一書中公然擁護第二國際武裝干涉摧毀蘇聯底勞工階級專政和恢復資產階級專政底路線；在那本書中，他特別為被剝奪了的地主和資本家而痛哭。照考茨基底說法，資產階級在蘇聯變成了「第光蛋」階層，變成了「無限貧乏和極端沮喪」的階層。「藝術家」考茨基告訴我們，波爾塞維克沒有絲毫經濟的認識，所以他們拒絕「予資本家以償那從他們手上剝奪來的生產手段底代價」。波爾塞維克「簡直掠奪了地主所有的一切，他們底全部土地，全部用具；」他們剝奪貧苦的地主，「使他們簡直經營最小規模的農民生產的可能都沒有了。」資本家底境況，也使考茨基不能安慰：「資本家也像地主一樣地被剝奪了。」——他這樣浩歎地說。考茨基怎麼也不能理解：爲什麼做了破壞布爾喬亞民主制，建立勞工專政和剝奪地主和資本家這些「可怕的事」之外，還要實行

鎮壓剝削者羣底政策；既然「他們已被剝奪，那末他們這一個階級就不復存在，而個別的他們則已失去了一切足以影響人民的手段」（以上各段引句，均見考氏著碰壁的波爾塞維主義一書，頁五一、六八、九六。）在這些「不平之鳴」中，表現着社會法西主義底大理論家茨基完全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完全曲解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社會鬥爭底理論。

列寧孜孜不倦地指出，在一個國家內勞工階級勝利底場合之下——這正是標本式的場合——剝削階級憑藉着廣大的國際聯系，憑藉着他們在被剝削大眾底落後部分中的勢力，他們底力量究竟比勞工階級還強些。照列寧底說法，資產階級「異常明白地了解，」勞工階級完全能夠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除非國際資產階級底武裝干涉底企圖和陰謀能夠成功。因為了解到這一點，所以國際資產階級要竭力緩和自已陣營中的矛盾——各個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進行推翻勞工專政的陰謀，準備反勞工專政的軍事進攻，利用一切機會來引起，助長和激動蘇聯底國內戰爭。

在奪得了政權的勞工階級面前，立即發生了好些關於鎮壓資產階級反抗的急迫任務。剝削階級不祇是社會主義建設之必要的前提，而且也是對於資產階級底物質力量，對於它底影響和對於它底組織勢力的一個極有力的打擊。但是舊時的剝削者還有很多的事實上的優勢。例如，他們還佔有着大量的

動產，屬於這種動產的，主要的就是金錢——這是過去剝削底成績，是他們吮吸勞動者汗血的證據。另一種事實上的優勢是他們豐富的組織經驗、管理經驗，已獲得的布爾喬亞文化底力量。其次還有布爾喬亞知識分子，給予剝削者的幫助，這種幫助，特別在革命勝利後的最初一個時期，在勞工階級爲鞏固專政而鬥爭的時期，在資產階級底復辟希望特別大的時期，尤爲強大。資產階級所訓練和教育出來的知識分子，在這一時期幫助着他們；或者用公開的鬥爭，或者用怠工，或者靠參加陰謀和破壞工作，或者靠他們在社會生活中所盡的全部作用（這特別是指技術人才和軍事人才）來幫助資產階級。此外，屬於資本主義之內部力量的，還有資產階級底社會奴僕——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等等——他們進行着反勞工專政的狂暴煽動，積極地參加白黨底反革命陰謀和暴動。

資本主義底內部力量中有特別重大的意義，是在許多年之內還要留存着的小生產底力量，對於小生產的習慣底力量。列寧說：「當我們拋棄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時候，我們就發見另一種資本主義所保持的力量——習慣底力量。制度可能經一擊而立遭破壞，習慣卻從來不能藉一度打擊而立時毀滅的。」（見全集卷十六）爲消滅資產階級起見，勞工階級還得担負起一個更困難而在一較長時期內纔能解決的重大任務——「消滅那不可避免地產生資本主義的小生產，消滅工人和農民間的差別，使一切人

民都變成勞作者」(列寧語)爲鄉村中的布爾喬亞上層所利用的小生產者底動搖性，很容易把他們(指小生產者——譯者)丟到勞工階級底敵人陣營中去。

所有這些資本主義底內部力量迫使勞工階級不得不堅決地無情地鎮壓資產階級底反抗，而組織這種鎮壓工作的，只有勞工階級的國家——代替被破壞、被粉碎的布爾喬亞國家的勞工國家——纔能夠。因此，立即武裝工人，組織民警、紅軍和其他用以防止和鎮壓資產階級反抗的武力機關，在當時就都成爲絕對的必要了。要是不這樣的話，勞工階級專政就不能支持下去。要是不這樣，這一專政底傾覆就不可避免，城市和鄉村的勞工階級底陰謀、各種猛烈的反抗形式——直到內戰爲止——也同樣地不可避免了。

然而在勞工階級爲保持和鞏固自己的專政而做的這一切堅決和澈底鬥爭中，資產階級底力量還是比較得強大些，因爲資產階級除了國內的力量，還依賴着國際的聯系、世界資產階級底力量。全部國際帝國主義底軍事力量，布爾喬亞出所品底影響，教堂底勢力，國際社會民主派底鼓動——所有這一切力量都是準對着勞工專政底國家打來的。

勞工階級的國家在長時期間將成爲資本主義國家包圍中的唯一的國家。現在要問：在這些條件之

下，勞工階級專政怎麼能够保持，鞏固和建設社會主義呢？

問題底全部關鍵是在勝利的勞工階級不論在外面或在國內，不僅處於敵人底包圍中，而且還有自己的盟友。勞工階級在跟國際資產階級的鬥爭中，這種盟友便是國際勞工階級和全世界被剝削的勞動大眾。從一個國家內勞工專政建立時起，其餘的世界就很快地分化為兩個極端兩個基本的陣營：剝削階級底陣營——資本主義一切力量底陣營和勞工階級敵人底陣營；另一方面便是蘇聯之友底陣營——不斷增加着的無數千萬被剝削的工人和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國家底非勞工階級的被剝削勞苦大眾底陣營。在全世界被壓迫階級看起來，工人國家是一盞國際社會主義底明燈，同時又是全世界一切勞動大眾底一個榜樣，是一個最大的吸引力底中心。

鞏固一國工人階級專政的每一步驟，都足以鞏固全世界勞工階級底事業，加強勞工階級底全世界勝利底準備。組織成蘇維埃國家的武裝工人階級，就是開展國際革命的巨大力量。勞工階級專政底鞏固就是進攻國際反動陣營的偉大堡壘底鞏固，也是其他國家底工人爭取政權的偉大基礎底鞏固。

第五節 勞工階級與農民意關係

勞工階級底專政是勞工階級所組織的一種暴力，這種暴力是用來鎮壓從前的剝削者羣，當然只是剝削者羣。

但是列寧說過：「勞工階級專政底本質不在於暴力一種，而且主要的不是暴力，它底主要本質是在於勞動大衆底先鋒隊，它底唯一的領導隊伍——勞工階級——底有組織性和有紀律性。」（見全集卷十六）這裏列寧指出了表明勞工專政之本質的兩個重要的方面——勞工階級底有組織性和有紀律性和勞工階級靠這種組織性和紀律性以實行其對廣大的非勞工階級的勞動羣衆的領導。

勞工階級在實現其專政時，它吸收着極廣大的羣衆來進行社會主義底建設，而勞工階級底主要任務就在於建設，在於靠全體勞動大衆——工人和農民——來建設社會化的社會主義經濟。「主要的事業是在於重新組織千百萬人民生活底最深的經濟基礎。」

這是極大困難底一個來源，同時也是勞工階級革命底偉大力量底來源。勞工專政是工人階級爭取大多數非工人階級的勞動大衆到自己方面來的必要的條件和工具。工人階級竭力維護勞動大衆之深

切的經濟利益，他們不慎以極大的犧牲來爭取這種利益；這樣一來，他們就把最廣大的勞動人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了。列寧說：「勞工階級專政是表示勞工階級知道組織和領導全體勞動者和被剝削大眾，同時又表示它能夠爲此目的而抱最大的犧牲和它底英勇精神。」（見全集卷二十）推翻了資產階級和建立了勞工專政之後，勞工階級就應當靠犧牲剝削者的手段來實現大多數非勞工階級的勞動大眾底經濟需求，藉此以消滅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妥協派在這拼大眾中的影響。

勞工階級底長期的緊張鬥爭和巨大的犧牲，爲要使非勞工階級的勞動大眾信服是必要的；它要使他們相信勞工階級專政對於他們是有利的，同時這種專政又是他們脫離剝削和貧乏的唯一出路。列寧說過，「勞工專政是靠國家政權當作武器來進行的勞工階級底社會鬥爭；這種社會鬥爭底任務之一是拿長期的經驗，拿許許多多的事實例子，來表現給非勞工階級的各勞動階層看；他們擁護勞工專政比擁護資產者專政有利些，而第三條道路是不可能的。」（見列寧全集卷十五）

這樣看來，勞工階級專政不只是鎮壓資產者反抗的武器；它底主要的實質是吸引大多數非勞工階級的羣衆到自己方面來的工具。然而勞工階級專政底這兩個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任務並不是互相隔離的。若不限資產階級作堅決的鬥爭，若不鎮壓資產階級底反抗，勞工階級就不能把大多數被剝削的

勞動大眾吸引到自己方面來，靠犧牲剝削者羣來實現這些大眾底經濟要求，同時跟他們在一塊兒建設社會主義。從另一方面講，若不跟勞動大眾結成聯盟，若不領導這批勞動大眾，勞工階級就既不能解決鎮壓資產階級反抗底任務，又不能解決積極建設社會主義底任務。

勞工階級專政底這個主要的「本質」，很明顯地表現於過渡時期底兩個資本階級底相互關係，這兩個基本的階級就是工人和農民。這些相互關係底實質是在勞工階級領導之下實行勞工跟中農的聯合，藉此以保持勞工階級專政，而以消滅階級為最終目的。列寧說：「若不跟農民聯合，勞工階級底政權就沒有實現的可能，沒有支持下去的可能……專政底高級原則是保持工農聯合，而使勞工階級能够握有領導作用和國家政權」（同上）。同時他又指出：「從工人階級底立場上說，只有當妥協能支持勞工階級專政而成爲消滅階級的手段之一時，這種的妥協纔可容許，纔是正確而原則上也纔有可能。」勞工階級領導農民的路線是使農民大眾贊助勞工階級專政的路線，消滅階級的路線。

只有經過具體的分析——分析掌握政權的勞工階級和非勞工階級的勞苦大眾間的階級聯合底特殊形式發展着的諸條件，經過具體的說明這兩大社會階級底相互關係底各個階段和各種形式，整個過渡時期中的社會鬥爭之正確的理解，纔可能獲得。這是一種特殊形態底聯合，它形成於特殊的

環境，即狂烈的國內戰爭底環境中，這是堅定的社會主義擁護者羣跟動搖的同盟者羣底聯合，有時是跟「中立」者羣底聯合……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和精神上都不一樣的話，社會階級底聯合。

勞工階級和農民聯合底內容和形式，並不是什麼不動和不變的東西。在奪取政權、鞏固政權和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底各個發展階段上，勞工階級和農民底相互關係和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動和改變。這就要求領導農民底方法上的改變，也要求勞工階級對於各個農民階級的態度上的改變，各個農民階級底不同的社會境地在革命底各個階段上，引起了勞工階級對於他們所採取的各種不同的態度。這種不同的態度就表現於有名的、順次交替的三大口號——勞工階級對於農民的一般路線上的三大口號。

貧農、鄉村中的半勞工分子底社會境地，使勞工階級跟這一鄉村中最受剝削和最被壓迫的階層的關係特別接近。他們底社會境地使他們（貧農）成爲勞工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的最可靠的盟友，成爲農村中工人集團之最堅固的支柱。毀滅大地主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愈來愈堅決，在這種場合貧農所得到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幫助愈快而愈強大，那末他們給勞工階級的堅決的擁護就有了愈多而愈可靠的條件。

中農底社會地位造成了他在資產階級和勞工階級間的不可避免的動搖。小資產階級在過渡時期中也處於中間的地位。而農民（主要的是中農）正是小的私有者，他是一個動搖的社會階級。『他一方面是私有者，另一方面又是勞作者。他並不剝削別的勞動者。他曾在幾十年以內用極大的困難來堅持他底地位，他親身嘗過地主和資本家底剝削，他們犧牲過一切，然而他卻是私有者』（見列寧全集卷十六。）

社會主義底全部實質是在勞工階級正確地劃分勞動農民，後者傾向於勞工階級，因為勞工階級底根本利益在於解除剝削者，解除農民私有者，這種私有者很久很久就養成了保守主義底習慣，因而他們傾向於以私有財產和自由商業為基礎的經濟。這種私有者的農民是『經常地每天每小時地自發地和大量地在那生產資本主義的』（列寧語）

過渡時期中勞工階級底任務在於正確地劃清這種界限，要把它所領導的農民吸收到社會主義建設底體系中來，創造一切必要的經濟前提以消滅工人和農民底差別，消滅階級。

勞工階級底專政已造成了實現這種任務的一切可能（機會），可是要把這些可能變為現實卻不是立時做得到的。這是在許多年內纔得完成的事情，在這許多年內開展着勞工階級和資產階級為爭取農民領導權的緊張的鬥爭。假若資本主義戰勝了革命，那末它同時也就取得了農民底領導權，而且它所

以能戰勝革命是因為它利用農民底愚昧，收買了農民，引誘他們回復到商業自由底路上去。惟有建立了對農民的正確關係，勞工階級纔能保證它在這一陣線上壓倒資產階級的勝利。列寧早已預言過，勞工階級和農民底十年，二十年的正確的相互關係，纔能保證全世界範圍內革命底勝利，縱然勞工革命受到阻礙，這種勝利還是有保障的。

在為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底最初時期中，在勞工階級為奪取政權的直接鬥爭底時期中，勞工階級還不能視中農為自己在與資產階級鬥爭中的盟友。那時的任務只是不讓中農倒到資產階級方面去，就是說至少要使中農中立起來。

在反俄皇專制的鬥爭中，勞工階級是跟要求破壞封建關係的全體農民同在一塊兒的。在十月革命時期中，勞工階級就只跟貧農聯合以對抗富農而讓中農動搖着。勞工階級進行反帝國主義國家機關的鬥爭，進行反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反對剝削，反對高利貸，反對托辣斯資本底壓迫的鬥爭，奪取政權後實行對地主和資本家的剝奪，取消地租，增加耕種的地畝等等，——勞工階級藉這種種鬥爭來克服農民小私有者跟雇用工人底關係上的矛盾，同時，在這種鬥爭中它就和中農羣衆都吸引到自己方面來了，勞工階級這樣地吸引着中農，說服着中農，它同必須對中農底行動嚴格地實行政治的監察，必須嚴格地考查

他底各種意向，必須採取切實底辦法，如組織貧農委員會，不容許富農抓取中農，不讓中農跑到富農方面去等。這就是勞工階級在奪取政權的鬥爭時期內的中立中農底政策。這個政策底任務是『要使中農縱不成爲積極幫助勞工階級革命的社會階層，那末至少也要使他不能來阻礙我們底工作』（列寧語）。

富農階級、鄉村中的資產階級，是勞工革命和勞工專政之不可調協的敵人。在奪取政權底鬥爭條件之下，勞工與貧農底聯合和中立中農底政策，其必要的先決條件是跟富農做堅決的鬥爭，反對富農在勞動農民大眾中的影響，堅決地鎮壓富農分子底反抗，消滅他底剝削傾向，他底反革命陰謀和暴動。這樣就開展着勞工階級跟貧農底聯合，開展着它跟鄉村貧民底聯合以進行反城市和鄉村資產階級的鬥爭而使中農中立化。

新的條件提出了新的任務，於是舊的問題就需要重新予以估定了。勞工階級和農民大眾間的相互關係，在新階段上具有新的形式。中立中農底政策在一九一八年以後宣告廢止。一九一九年列寧就提出了跟中農大眾結成鞏固聯盟底口號。爲要使分散的小規模的農民經濟轉入大規模的社會化的農村經濟底軌道，必須首先開展大工業，因爲這是走上農村集體化道路的一個必要的關節。社會主義底建設，就它底實質上講，必須成爲全勞勞動民衆底事業，或絕對大多數人底事業，纔有完成底可能。但是要做到這

一步，就必需要羣衆的經驗，必需要從大衆底實踐上測驗社會化生產底利益，從大衆底實踐上證實社會化生產超越個人生產的優點，必需要進行長期的鬥爭和極大的文化工作來克服一切舊有的習慣、傳統和小農私有者底保守觀念，必需要由工人階級施之以文化政治的教育工作。

所以在經濟恢復時期中社會主義經濟開展底必要條件是勞工國家所有的社會主義工業跟小商品經濟底結合，而此種結合係經過國家所調節的商業而實現的。在這一基礎上，勞工階級實現了對農戶大衆之經濟和政治的領導，並準備好了小私有經濟之深切的社會主義的改造。這種改造底準備功夫就是大工業底發展和絕對大多數非勞工階級的勞動大衆底物質幸福底增進。

資產階級因爲已被打倒而一切重要的生產手段又全被剝奪，所以在過渡時期中它已變成了次要的社會階級，固然在過渡時期的社會鬥爭底發展過程中它還是勞工階級底主要敵人。過渡時期底主要的社會階級是勞工階級和小商品生產者，小私有者底社會階級——農民階級，主要的是中農階級。中等農民底數量，在恢復時期底條件之下，不但不會減少，相反的，而且增加起來了。其所以增加，是因爲剝削者羣底縮減和原有貧農經濟底發展和強大。

被剝削的農民大衆脫離了帝國主義國家機關底羈絆，脫離了帝國主義戰爭底苦厄，解除了財政資

本和苛捐雜稅等等各種形式底榨取——這樣他們就鞏固和擴大了自己的經濟而犧牲了地主和富農底經濟。在俄國絕對大部分的地主土地已被農民所分有。土地國有化，貧農生活底改善和限制富農——所有這一切辦法促成了中農羣衆飛速地擴大（雖然農村分化過程依然存在），致使中農成爲鄉村中的「中心人物。」

勞工階級爲鎮壓剝削者羣，擊破剝削者羣而做的鬥爭，工人階級政權底鞏固，有成效地調節和統制商業，勞工階級爲實現社會化經濟跟農民經濟底聯合的那種鬥爭底發展，勞動大衆物質境况底改善，勞工階級各方面反資產階級的鬥爭——所有這一切，助長了工人階級和它底政黨在廣大的勞動民衆中的威信底增進。這樣就替勞工階級跟中農羣衆底堅固聯合造成了良好的條件和根基。

列寧在第三屆勞工國際大會上說到工人階級完全跟地主和資本家底見地相反時，曾經稱農民爲「最後的資本主義的社會階級。」托洛茨基派想把列寧底這一論點解釋得這樣：彷彿列寧把農民經濟看成資本主義經濟了。右翼機會主義者則完全忽略了這一論點，他們把農民只看成勞作者而忘記了他同時又是私有者。這兩種見地都是限列寧主義根本衝突的。中農大衆底經濟，就它底方式來說並不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而是單純的商品經濟。但是單純商品經濟跟社會主義經濟相反，它建立在生產手段

底私有權之上；而在這一基礎上，它就跟資本主義經濟同其形態。因此，從這種小私有者的基礎中，就產生了「農民底商品資本主義的傾向」，這是跟「勞工階級底社會主義傾向相對抗」的傾向。唯其如此，所以列寧稱農民爲「最後的資本主義的社會階級」和「資本主義之最深的根基」。唯其如此，所以他指出小商品生產者階級從它自己的行伍中產生出富農、資本家、資產集團來。列寧說：「農民經濟仍繼續其爲小商品出產。這是異常廣大而有極深刻、極鞏固之根源的資本主義基礎。在這一基礎上，資本主義保持着自己的生命而跟共產主義作殊死的鬥爭。」（見全集卷十六。）

然而中農經濟在它底私有財產的基礎上雖跟資本主義同其形態，且不可避免地要產生出資本主義的原素來，可是它本身卻並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單純商品的小私有的、非剝削者的經濟。在中農經濟底這一特性中，包含着勞工階級和中農羣衆實行經濟的聯合之可能。

同時，勞工階級和中農羣衆在全部過渡時期中卻又是經濟、政治、社會和精神各方面都不一樣的社會階級。在這兩個基本的階級中間存在着矛盾，因而在某種意義上也存在着鬥爭。

勞工階級在生產工具和生產手段底集體所有權基礎上建設它底經濟。農民則在生產工具私有權底基礎上經營着小的商品經濟。勞工階級掌握着社會化的大工業和國家底全部經濟命脈，進行着社

會收入底分配政策、價格政策、賦稅政策等等，藉此得使在兩大階級底物質幸福日趨增進的情形之下，它們底根本利益足以保證社會主義經濟成份之勝利的發展。小生產者以其私有財產者和商人底身份，力圖達到最大量的自由，脫離調節的政策而自由提高其生產品底價格；當他處於購買者底境地時，他就只想以最低的價格購買社會主義的大工業底生產品，在賦稅政策方面，勞工國家和農民間也發生類似的矛盾。

這樣看來，勞工階級憑藉着自己的政權，依賴着社會化的生產手段佔有着所有這一切經濟命脈並實施着適應兩大階級底根本利益的經濟政策——使全部國民經濟日益社會主義計劃化的政策；可是它（勞工階級——譯者）卻碰着了散漫的小農經濟之相當地相反的保守傾向。這樣，我們看到了勞工階級和農民中間存在着相當的矛盾，和根據這些矛盾所發生的鬥爭。

然而這種鬥爭是從可克服的矛盾中，從一些關於當前的臨時問題的矛盾中所發生的鬥爭；這是勞工階級和中農底聯合範圍以內的矛盾，它倆底關係卻決定於它們底根本利益底共同性。

這個問題底全部實質是在於這兩大階級俱為勞動者底階級，它們被一切勞動者底共同的根本利益——解除剝削、壓迫和貧困——聯結着。在資本主義之下，小商品生產者面前，農民大眾面前，擺着兩條

道路；他或是變成無產者，或是變成資本家。然而由農民變成資本家的，只佔農民中的極少數。農民是這樣的一個階級，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它底大多數羣衆必然要陷於貧乏、被剝削的境地，他們必然要吃恐慌和戰爭底苦。農民是這樣的一個階級，它底基本羣衆，在資本主義發展底進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走上無產化底道路，要歸併到勞工階級底隊伍中去而變成雇用勞工。

托洛茨基派和「左傾」分子們肯定地說，過渡時期底基本階級是資產階級和勞工階級；或是勞工階級和「被它剝削的」農民；或是說過渡時期中只有一個基本的階級——勞工階級；這些說法是表示他們完全不了解農民底兩重性，同時又完全不了解勞工階級革命底道路和手段。

從另一方面講，右傾機會主義底說法，以為既然存在着勞工階級底專政，存在着勞工和農民兩個基本的社會階級，那末就可以「任其自然」地發展，用不着反資產階級的鬥爭，也用不着勞工階級對動搖的盟友——農民——之堅強的領導，社會主義亦有實現底可能。

資產階級和地主已被打倒，但是，我們前面已經指明，被打倒的剝削者羣尙不能看成已被消滅的階級。所以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之下還遺留着許多資產階級隊伍中的分子——鄉村資本家富農底階級。富農雖在數量上和農民經濟中所佔的經濟比重上都較削弱，然而他對於小生產者畢竟還保持着

很大的直接影響底力量。在新經濟政策底初期，他在私人資本底行伍中，還是主要的，很快地鞏固起來的力量，他靠着交換關係底作用而在某種程度內恢復了自己的力量，自己對於中農的影響。

不論是「左派」和右派，都抹煞了農民底兩重性。我們已經知道，就經濟的地位講，農民並不是社會主義的。只有靠勞工階級之正確的領導，纔能保證農民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發展。除非完全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階級觀和社會鬥爭底辯證法，纔能像右傾機會主義者那樣地來肯定考茨基底那種說法：彷彿社會主義是自然而然的生長起來的，是宿命式地到來的；彷彿非勞工階級（連剝削者羣在內）自己會長成爲社會主義的階級，只要有有利的「客觀條件」和「溫和的經濟發展」就行。可是實際上社會主義之勝利的建設底可能，只有在勞工階級跟資產階級爭奪霸權、爭奪非勞工階級的勞動大眾底領導權的鬥爭中纔能獲得。而要使得這一爭取農民領導權底鬥爭底勝利者不是資本家而是工人階級，要使社會主義勝利底可能變爲現實，勞工階級就應當在自己政黨底領導之下來防止和克服自己和中農底現存的矛盾和分裂底可能性。

勞工階級跟城市和鄉村資產階級的鬥爭是吸收最廣大的農民羣衆到社會主義建設底體系中來，到社會主義建設底體系中來的一種鬥爭。斯大林說過：「我們可以而應當跟基本的農民羣衆共同來建

設社會主義。」

勞工階級所以能跟中農共同來建設社會主義，因為這是唯一地適合兩大社會階級之根本利益的；它們底根本利益便是肅清剝削。資產階級憑藉着自己的政權，憑藉着大生產、資本，利用着鄉村，對於布爾喬亞城市之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依賴關係，迫使絕大多數薄弱的、分散的、經濟落後的農民大眾陷於貧乏、痛苦和文化落後底命運。勞工階級憑藉着自己的政權，社會化的大工業、國家庭一切經濟命脈和普列塔利亞城市之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領導作用，——憑藉着這一切而把中農吸收到合作社中來。這樣，農民就從破落和粗陋（文化落後）底道路轉到物質文化水平急趨增高底道路上來了。勞工階級在合作社中提出了「組織人民底新原則」，靠合作社底幫助來排擠富農底勢力（影響），靠合作社底幫助把中農吸收到社會主義建設底體系中來——從最容易被了解和接受的交換形式的合作社起，一直提高到它底最高的生產集體經濟底形式；這樣一來，合作社就開闢了一條「農村走向社會主義的光明大道。」

隨着農村經濟全盤集體化底成功，蘇聯底勞工政黨提出了關於對各個農民階級所取態度的一些新的口號——在全盤集體化基礎上消滅富農這一階級底口號，轉變集體農場農民為勞工階級在鄉村

中的主要的和最強固的支柱。

勞工階級應當跟基本的農民大眾共同來建設社會主義，領導他們底社會主義的改造，把他們轉變為社會主義建設之強固的柱石。

斯大林說：「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我們所當依靠的農村人口，不祇是幾百萬而是無數千萬人。要不然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所包括的不祇是城市。社會主義是這樣的一種經濟組織，它根據生產手段和工具底社會化底原則而把工業和農業聯合起來。若不聯合這兩大經濟部門，社會主義底實現就不可能。」

在全部過渡時期中，勞工階級底社會鬥爭和它對非勞工階級的勞動羣衆的領導底特殊形式，是利用的布爾喬亞專家。勞工階級從布爾喬亞社會方面繼承了一種特殊的「遺產」，這就是布爾喬亞專家，經濟工作人員和一切文化領域中的工作人員。這些人在過去都是役使人的人，他們在物質和其他一切條件上都處於超越勞動大眾之上的特權地位；這些役使人的人，由剝削制度教育和訓練出來的專門人才，已慣於「自上而下」地看待勞動者，不把勞動者放在自己的眼裏。勞工階級必須利用他們極大的經濟和技術的經驗，利用他們底知識，他們底文化。

然而勞工階級已奪得政權的那個國家，經濟和文化上愈是落後，國民經濟中小生產所佔的比重愈大，在帝國主義大戰和國內戰爭底過程中國民經濟所遭受的破壞愈嚴重，那末「自下層做起的全民統制和計算底那種局面底組織，這一組織必然是自己駕馭着自己並吸收着專門家的」——這樣的組織，對於工人階級就愈難實現。在勞工政權建立底頭幾年中，舊的布爾喬亞專門家會對勞工政權實行怠工，其後怠工雖已停止，但要他們立即變成社會主義建設之忠實的積極的、自覺的參加者，當然是不可能的。除了改善他們底物質地位以外，還必需經過長期的訓練功夫。新經濟政策底頭幾年底經驗已經告訴我們，勞工階級對於舊的專門技術家必須抱極大的警戒態度，同時它必須拿它自己的創造力訓練出大批新的普洛列塔利亞的專門家來。

社會主義建設底成功逐漸地促使舊的知識分子底情緒轉向於社會主義方面來。勞工階級多方面地利用舊的技術知識分子和從工人階級底行伍中創造自己的知識分子，——這在改造時期中是社會主義發展底極重要之條件之一。

第六節 勞工專政與社會主義建設

在勞工階級專政底每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上，都非常顯明地提出它底基本任務和目的來——在工人階級已取得勝利的國家中的社會主義建設和藉此消滅階級的區別及一般地消滅階級本身。然而勞工階級專政底三大任務中這個最重大的任務，並不是「自然而然的」實現出來，而是在極酷烈的社會鬥爭過程中（而這種鬥爭又反映在黨底隊伍中）在跟各種機會主義的鬥爭過程中實現出來的。

勞工革命直到現在還只在一個國家內得到勝利。這個國家所佔的陸地面積雖達到全球陸地六分之一，但是國內極大多數的人口是農民，而技術經濟的發展程度上則較別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為落後。蘇維埃制度是在仇視它的國際資本主義包圍中鞏固起來的。而且，新經濟政策底頭幾年恰恰跟資本主義國家革命潮流底平服和資本主義底暫時穩定相應合。同時，新經濟政策爲了提高國家生產力這個目的而相當地容許商業底自由，因而亦相當地容許勞工國家統制之下的資本主義。自然，在這種政策之下，內部矛盾底相當增長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主義建設底問題，在勞工階級看來就是一個「誰戰勝誰」底問題，是一個殘酷的社會鬥爭問題，是日益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其代表爲國有工業和蘇維埃政權等

等——和行將死亡而仍在繼續拚命反抗的資本主義間的鬥爭問題。

蘇維埃國家順利地克服所有這一切內部和外部的矛盾，社會主義底建設就在這種克服矛盾底過程中開展起來的。在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間，商業中和手藝工業中的私有資本主義分子已從他們底這些最後的躲匿所中被排擠出來而被逼得無路可走了。可是他們拚命的反抗，引起了勞工政黨中一些動搖分子懷疑到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之可能性本身，當世界革命尚未得到勝利的時候。這些懷疑和動搖反映着那些被排擠的私人資本主義分子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底意識，由於這些動搖和懷疑就形成一種機會主義的傾向。蘇聯底勞工政黨首先要跟這種傾向做鬥爭。這一傾向後來終於轉變成為一個顯著的反革命思潮而蛻化成爲有名的托洛茨基主義了。

斯大林指示我們說，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特別在一九一五年，列寧特別着重地闡明了「首先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是可能的」這一立論。在那個時候，托洛茨基就反對列寧底這一立論，他說：「假如以爲革命的俄國能够在保守的歐洲之前站得住，那是絕不可靠的妄想。」因此，很自然地，托洛茨基主義者要把過渡到新經濟政策的這一轉變估計成「資本主義底恢復」，估計成社會主義的建設任務底放棄了。托洛茨基曾將這種見解發揮在他底一九〇五年一書底序文（一九二二年作）

中和和平綱領底後序中他說：「在一個農民佔人口絕對大多數的落後國家中，工人政府處境底矛盾，只在國際範圍上，在世界革命底競技場上纔能得到解決。」又說：「俄國社會主義經濟之真正的繁興，只在有許多重要的歐洲國家內勞工階級勝利之後纔有可能。」

列寧彷彿預見到托洛茨基底這些見解似的，他在一九二一年就指出來說：「十年二十年跟農民的正確的相互關係——就能保證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在論合作社（一九二三年著）一文中，列寧再度指出：「凡為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蘇聯均已具備。」這裏我們看到列寧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底見地是完全相反的，這兩種完全相反的見地乃發生於對國內社會力量，對黨底作用和對勞工專政全部體系底作用之完全不同的估量。關於我國（指蘇聯——譯者）能否靠自己的力量來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斯大林曾指示我們過，這是一個勞工階級跟農民羣衆底相互關係問題，是克服過渡時期中這兩大社會階級間的某種矛盾的問題（自然是在它們根本利益底共同性底基礎之上來克服它們中間的某種矛盾）。在列寧看來，這是關於「跟農民的正確關係」底問題，托洛茨基所根據的觀點卻是「一個農民佔人口絕對大多數的落後國家中工人政府處境底矛盾」。在勞工階級和基本的農民大眾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矛盾，但是從列寧主義底觀點看來，這些矛盾是可能克服的，而照

托洛茨基主義——用「左」的辭句來掩蓋布爾喬亞意向的托洛茨基主義——底見解，那末這些矛盾是不可克服的。

在以前的講解中，我們已經詳細地說過了托洛茨基主義底基本理論，它底不斷革命論和它底新經濟政策論。托洛茨基主義者不劃分農民羣衆中各個社會階級底區別。托洛茨基派底基本觀念是不了解中農底兩重性，而把農民看成完全反動的羣衆。托洛茨基派不知道除了勞工階級和農民中間的矛盾以外，還存在關於一些根本問題上的共同利益；他們不了解農業底發展有兩條道路——資本主義的道路和社會主義的道路；前一道路是表示大多數農民亦貧化底道路，所以不論是勞工或是農民（特別是農民）都情願走上第二條發展底道路，即社會主義的道路。托洛茨基主義的政治路線是主張對於農民加以經濟的壓榨和剝削，否定勞工階級跟中農的聯盟和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底可能。托洛茨基主義的路線是「用資本主義的方法」以發展農村經濟的路線，這是托洛茨基自己說過的。這條路線底目的是在促使農民大眾底破壞和貧化；這是勞工階級跟農民分裂的路線，同時也就是破壞社會主義建設基礎的路線。

托洛茨基主義底這一種關於勞工階級和農民大眾底相互關係的歪曲觀念，往後又表現於它底不

了解勞工階級專政底社會基礎，不了解勞工階級專政底各個組成部分所構成的整個體系。照托洛茨基底意見，勞工階級專政之目的不僅爲對付資產階級，亦且爲對付農民大眾，勞工階級專政並不是工人階級和非勞工的勞動大眾爲建設社會主義而成立的聯盟底特殊形式，而是對農民進攻的一種戰鬥；這一專政不是絕對大多數的勞動者對於極少數剝削者的統治，而佔人口少數的勞工階級對於大多數勞動農民的統治。這樣，托洛茨基主義各方面地否定了勞工專政底基本內容，這是十分明顯的。托洛茨基主義之布爾喬亞的、屈服主義的本質又表現於它底完全不了解勞工的民主，不了解勞工民主所具備的那種偉大的創造力。托洛茨基的政黨論，實際上是破壞勞工政黨底理論。擁護黨內的小組織（即黨內有派之原則——譯者），否定勞工階級的紀律，視黨爲許許多多派別之混雜的集合體，民主主義底叫喊而實際上是官僚主義式地蔑視勞工階級底黨，蔑視真正的黨內民主——所有這些便是在這個問題（即關於勞工民主和勞工政黨的問題——譯者）上托洛茨基主義底一些主要的見解。

關於黨在勞工專政體系中的領導作用底觀念，被托洛茨基主義者和以後跟他們聯合的季諾維夫、卡米業夫派曲解爲黨底統治了。托洛茨基公然地說：『共產黨在蘇維埃中的統治』（見托氏文集卷十二），托洛茨基、季諾維夫等人不知道正確地確定建立在互信上的黨和勞工階級底關係，勞工階級和全

體勞動大眾底關係，不知道黨對羣衆的領導，不知道教育和說服是這種領導底基礎，——他們不了解這一切，於是提出了「黨底專政」底原則，黨對工人階級和勞動大眾實施強迫底原則，並提出了以強迫爲黨和工人階級、黨和羣衆底相互關係之基礎。

托洛茨基主義者完全不了解合作社——這一使鄉村走向於社會主義之基本之組織形式——在勞工階級專政底條件之下所起的新的創造作用。托洛茨基主義者不了解職工會底作用，不了解在勞工階級專政底體系中職工會之爲共產主義底學校底那種作用。托洛茨基主張用官僚主義式的命令來代替黨對職工會的領導。根據說服方法的對職工會領導，被托洛茨基代之以根據強迫方法的官僚主義的命令；他「只有我們開始若能以說服爲基礎，以後就能正確而順利地使用強制的方法」（見列寧全集卷十八）托洛茨基的青年聯合會，實際上變成了青年跟老年對立底觀念，而這種老年人卻是在波爾塞維克隊伍跟機會主義的戰鬥中鍛鍊出來的老戰士。這種觀念，結果必然是破壞了黨底領導作用，破壞了我黨青年之共產主義的訓練。

最後，托洛茨基主義又暴露着完全不了解蘇維埃國家爲勞工階級專政之國家形式這一性質。托洛茨基主義認爲蘇維埃只是強壓底工具而不是廣大的勞動民衆底積極性底表現形式。因此，托洛茨基

就認為蘇維埃國家底官僚主義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現象，因為勞工階級和農民之間是有矛盾的。托洛茨基曾高呼蘇維埃底「退化」，同時他又否認與發鄉村蘇維埃這一口號底意義。

這樣看來，托洛茨基主義在勞工民主底一切原則路線上都持着歪曲觀點的；它完全不了解勞工階級專政體系，完全不了解勞工階級專政這一種強大的創造力量底來源。斯大林說，「列寧估量勞工階級專政為一種最有創造性的力量，它組織着社會主義的經濟，往後必然要幫助世界勞工階級底解放，跟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作鬥爭；反之，反對派（指托洛茨基派——譯者）則視我國底勞工階級專政為一種消極的力量，這個力量「生存於保守的歐洲之前」隨時有失去政權的危險」（見斯氏著論反對派。）

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時就已指出來說：「托洛茨基之否認一國內建設社會主義底可能，不僅是表示他底不相信農民運動之革命的可能性，而且又表示他底不相信我國革命底力量和能力，不相信俄國勞工階級底力量和能力」（見斯氏著十月革命與黨底策略）。「世界革命」底空談掩蓋着托洛茨基主義之斷送革命的實質，掩蓋着它底勞工專政觀中的投降主義，在「左傾」的口號之下掩蓋着托洛茨基主義之布爾喬亞的實質。莫洛托夫曾經說過，托洛茨基派只是那些在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間很快地走向末路的私人資本主義分子底傳聲筒罷了。

蘇聯當局很堅決地排斥了「人工地激起鄉村中的社會鬥爭」這種托洛茨基的口號。托洛茨基主義底「左傾」的錯誤政策必然使中農站到富農方面去，可是當局底意見則認為這一階段（一九二五——二七年底時期——譯者）上的任務是在把中農團結在勞工階級底周圍，爭取這種廣大的中農羣衆。爲了這個目的，就得使農民經濟經過合作社而被包括到蘇維埃經濟建設底總體系中去，實行興發鄉村蘇維埃的路線，在鄉村中實行蘇維埃民主底原則，這樣纔能把日益增長的農民底積極性引導到社會主義的「河床」中去。

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以季諾維夫和卡米業夫爲首的所謂新反對派，也走了托洛茨基所開闢的道路，所以後來他們跟托洛茨基主義結成聯盟，那是很自然的。季諾維夫在其所著之列寧主義一書中，竭力要把農民問題解釋成列寧主義底「主要問題」而忘記了列寧主義底根本內容卻是勞工階級專政。同時，季諾維夫和卡米業夫又持着輕視中農意識底觀點和輕視合作社之吸引農民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那種作用底觀點。卡米業夫把中農和富農等同起來了。季諾維夫只談到中農底「中立」，這樣就回復到了黨在奪取政權時期所提出的口號而不了解新階段底特殊性。因而很自然地，季諾維夫和卡米業夫就不了解勞工階級專政底所有三大基本任務底意義和跟這意義相適應的勞工專政底三方面；不了解

羣衆組織底作用，蘇維埃在勞工專政體系中底作用。他們硬要說，勞工階級專政並不是一個社會階級跟另一個社會階級底聯盟（卡米業夫諾）。他們把勞工階級專政和黨在此專政體系中的領導作用解作黨底專政（季諾維夫底觀點）。季諾維夫和卡米業夫完全不了解新經濟政策底兩重作用，宣布新經濟政策爲「國家資本主義」，他們不了解新經濟政策是勞工國家底一種政策，其用意在使社會主義成份獲得勝利和建立社會主義經濟之基礎。季諾維夫和卡米業夫提出了「左傾」的煽惑性的「平等」口號，——而這種平等只有在階級社會消滅以後纔能實現，在過渡時期中它僅僅表現着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底「平均主義的」意向，他們企圖限制勞工階級專政的意向。同時，他們在這種口號之下還掩蓋着他們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的屈服意向。他們所承認的，只是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底可能，但同時認爲關於這種建設社會主義底可能性的思想，是帶着「民族的限制性」的。到後來，托洛茨基的反對派聯盟邏輯地必然要得出「黨和蘇維埃退化」，「蘇維埃國家機關官僚主義化」等等的結論來。

從思想上揭破了托洛茨基的和托洛茨基·季諾維夫的反對派之後，就再三地肯定了勞工階級專政底三方面底統一性，這三方面就是：勞工專政爲以鎮壓剝削者羣爲目的的社會鬥爭；勞工專政爲勞工跟農人大衆底聯盟，而勞工階級則在這一聯盟中掌握着領導權；勞工專政爲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底工具，

藉此以達到一切社會階級底消滅，一切社會不平等底消滅。這樣一來，勞工階級全部鬥爭底基本目的，它底前途，就愈見明顯了。揭破了「左派」底面目之後，我們就可以在現階段上足以加強我國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份的那些方法和手段。蘇聯當局會指示出，托洛茨基派所高喊的「必須超工業化」這種「革命的」辭句實際上是跟他們底「提高對農民的賦稅徵收」的主張，跟「提高工業品價格」的主張相結合的。可是這些辦法（即反對派所提出的這些主張——譯者）實施以後，必然要使國民經濟完全破壞，使勞工跟中農底聯盟完全瓦解；這樣看來，那些「超工業化家」實際上成爲社會主義工業化底敵人底幫手了。

在跟「左翼」反對派的鬥爭過程中已經闡明：「我國社會主義的生產已經領導着和開始支配着國內的小生產，」而「在我國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份跟資本主義成份底鬥爭中，前者比較後者顯然佔着絕對的優勢，並且還在一步一步地向前進展，克服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見斯大林著再論社會民主主義傾向。）到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情勢已經非常明白：我國底國民經濟以極大的速度發展着，我們底國家已經變成了工業國家，而且這種發展是朝着社會主義底方向進行的。同時還有一點也已大衆明白，即就發展底速度論，我國社會主義的工業業已超過了資本主義的國家，可是我國農村經濟底發

展速度卻尚不能令人滿意，這時農村經濟就落在城市工業之後；這樣一來，就使後者喪失了可靠的原料基礎，因而也就造成了對城市工業繼續發展的一個極大的威脅。可是這種農村經濟落後底原因是存在於工業生產底零散性和由此促成的農業技術底異常落後性。因此就發生了建設農村，改造農村底當前急迫的實際任務：『把零散的農民經濟逐漸地移上聯合的大規模生產底軌道，移上以深耕和機械化爲基礎的社會化的集體耕作底軌道……』（斯大林在十五次全國大會上的報告演說詞。）

我們底國家已經決然地跨進了全部國民經濟底社會主義改造底道路。但是隨着社會主義建設底進步，由於新經濟政策底矛盾的兩重性，在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即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夜）已經暴露着鄉村中富農經濟底相當增長，於是加強對富農的壓迫就成爲當時的急務了。社會主義建設底繼續發展很顯明地表示出來，社會鬥爭並不因這種進展而消滅，相反的，它反而更加尖銳化了。城市和鄉村的資本主義分子對於社會主義的進攻表示着極猛烈的反抗。（例如布爾喬亞技術專家底破壞活動，富農階級對於國家糧食收買的反抗，國家機關中官僚主義分子底機會主義等等。）富農階級對於社會主義進攻的反抗底強化，又表現於勞工黨內右翼機會主義底形成。社會主義底進攻也表現在這一鬥爭中，勞工政黨把右翼機會主義當作社會主義建設底新階段上的主要危險來跟它作鬥爭的。

斯大林估量右翼機會主義錯誤之本質時，指出右派首先就是鄉村富農階級、地意、向和城市資本主義殘餘分子、地意、向、底表達者——這些殘餘分子底企圖是想保持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成份和資本主義成份底「均衡」，他們企圖把市場的自發性和個人的農民經濟跟排擠它們的社會主義經濟對立起來，布哈林底機械主義的方法論，特別是他底「赫赫有名的」均衡論（Theory of Equilibrium）被布氏本人運用到過渡時期的經濟，運用到這時期中的階級相互關係，運用到蘇維埃國家以及勞工階級專政底全部體系底解說上去了。它——機械的均衡論——變成了右翼機會主義者最適當的方法論基礎。

以前我們已經詳細地闡明了右翼機會主義觀念底一些要點。不了解社會鬥爭底辯證法和勞工國家在過渡時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這便是在階級和國家底問題上右翼機會主義的見解底重要特點。右派（布哈林、李可夫、湯姆斯基）不說社會鬥爭底加強和激化，而反說這種鬥爭底消失和「公民的和平」。

右翼機會主義者首先沒有看到新經濟政策底兩重性，也沒有懂得某種商業自由，在新經濟政策之下，在蘇維埃國家保持對市場的調節作用和壟斷對外貿易底條件之下，尚不能視為完全的商業自由，因而也就不能視為富農和「耐潑曼」（即新經濟政策下的資產者——譯者）底自由。列寧曾經指出過：

「在蘇維埃共和國，社會組織乃建立兩個階級底合作之上，這兩個階級就是工人和農民，現在在某種條件之下也容許「耐潑曼」——資產者羣——來參加這種合作。」（見列寧全集卷十八）列寧這句話底真實意思是說：在某一時期內容許資產階級底存在，並容許它在某種條件之下參加國民經濟底生活，即在絕對服從勞工專政底各種法律底條件之下容許它參加這種生活。然而右派卻不按照列寧底真實意思來解釋列寧底話。右派視資產階級，尤其視富農階級為社會主義建設之必要的參加者，為勞工階級之和平的合作者；這些資產者或富農分子雖「在某種程度內」是「異種之軀」，可是他們究竟要逐漸地和平地「轉變」到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中來的。例如布哈林說：「富農型的農民羣將成為社會主義經濟底統一鎖鏈中的一環，在另一方面，富農的合作社也將通過銀行等等而轉變到同一體系中來，但是他們在某種程度內還是異種之軀，正像那些租借企業一樣的。」（見布氏著到社會主義之路與農聯盟）

「藉勞工階級底酷烈的社會鬥爭以消滅階級，——這便是列寧底公式。藉社會鬥爭底熄滅和資本家底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以消滅階級，——這是布哈林底公式。」（見斯大林著論右傾）右派所持的這種公式是跟他們抽象的農民觀相聯繫的，依照他們底農民觀，根本看不見農民中有社會的分化，根本

看不見農民之商品資本主義的傾向。右派忘記了中農底兩重性。他們主張無條件地與農民聯合，主張跟農民跟全體農民作任何聯合，而不是那足以鞏固勞工階級專政的跟中農的聯合形式，也不是鄉村底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因此右派就得出結論來說，必須發展私人的農民經濟以與蘇維埃國營農場和集體農場相抗衡；在集體農場建設中則主張採取「自流」底政策。布哈林說過，國營農場和集體農場「並不是走向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

跟右傾機會主義的這種社會鬥爭熄滅論完全相適應的，還有他們在蘇維埃國家在過渡時期經濟發展中底作用問題上所犯的半無政府主義的錯誤。「照哈布林底意見，工人階級應當原則上仇視一切國家，連工人階級底國家在內。」（同前。）還在布哈林給列寧著的國家與革命一書做書評時，布氏就站上了小資產者底立場，沒有估量到勞工階級專政底積極任務。在過渡時期之經濟一書中，布哈林發表了這樣一種預見，以為勞工國家底強制職能（Compulsory function）底消亡將較共產主義的勞動習慣底養成爲早。布哈林完全沒有估量到勞工階級專政在新的生產紀律訓練中底作用；他不了解新的社會主義紀律底訓練本身就是一種社會鬥爭底新形式。布哈林在職工會問題中所持的折衷主義立場，也是人所共知的。他底折衷立場是表現於他底企圖擔任列寧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之間的「緩衝者」。布哈

林底這些錯誤往後又表現於他和李可夫反對富農採取國家行政手段的抗議中，表現於湯姆斯基主張職工會隔絕黨底一切影響的意向中，也表現於右傾機會主義者對於波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任務底不了解中。這樣看來，正像托洛茨基派一樣，右傾機會主義者也完全不了解勞工階級專政體系底一切組成部分底作用和意義。

由於右派底不了解和抹煞勞工階級專政底階級性和作用，所以結果他們也認為建設社會主義底可能性是純粹抽象的可能性，而不承認那些能夠轉變此種可能為現實的真實的方法 and 手段。因此這樣的「承認」實際上等於否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底可能。

應當指出，托洛茨基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是勞工階級先鋒隊伍中敵對地反抗社會主義進攻的那些社會羣底代理人理論。所以跟托洛茨基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內的國家和社會羣底理論作鬥爭，是社會主義建設底不斷勝利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底建設之必要的條件。

第七節 階級消滅底問題

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建設底完成和蘇維埃國家底跨進社會主義時期，這並不是表示蘇聯社會中的

階級已經消滅，也不是表示勞工階級底社會鬥爭已經終止。只是在第二屆五年計劃勝利地完成以後，纔能完全消滅資本主義的分子和一般地消滅階級，完全消滅那些產生階級區別和剝削的原因。

在新階段上社會鬥爭並不消沉下去：在個別的領域內，特別是在以後的時期中，這種鬥爭可能而且將要尖銳起來，但是它所採取的形式卻不同了。這時我們要重新來估量階級底問題和諸階級中間底相互關係問題，要重新來估量勞工階級底社會鬥爭底任務問題。

社會主義在全線上進攻底時期，在勞工專政底全部體系面前提出了新的任務，提出了社會鬥爭底新形式。只有這一勞工階級底殘酷的社會鬥爭，到最後纔會促成階級底消滅。列寧說：『爲完全消滅階級計，不僅要推翻剝削者羣——地主和資本家，——不僅要取消他們底所有權，而且還要取消對於生產手段的任何私有財產權，還要消滅城市和鄉村底區別，也要消滅勞力的人和勞心的人之間的區別。這是一件很久長的事情。要完成這件事情，就需要在生產力發展中有一個極大的進步，需要克服數量很大的小生產殘餘底反抗，又需要克服跟這些殘餘密切聯繫着的一切舊習慣底巨大力量。』（見列寧全集卷十六。）

蘇聯當局完全適應着列寧底這些指示而擬定了第二屆五年計劃底草案；在該草案中特別着重地

指明國民經濟底技術改造。對於消滅生產手段底一切私有權之極重大的意義。同時，在當局底指示中，又提出了消滅城市和鄉村之對立底任務，指出了不僅在經濟中，亦且在人們底意識中，滅絕一切資本主義殘餘之必要性。至於講到消滅勞心和勞力底對立底消滅，那是更久長的時期內的任務了。

現在我們要把勞工階級專政底這些新任務——同時又是社會鬥爭底新形式——簡單地加以說明。第一，要講到農民底社會主義的改造，消滅富農這個階級和消滅城市和鄉村底區別；第二，要講到從勞工階級中創造生產技術的知識分子，藉此以準備將來消滅勞心和勞力底對立之任務；第三是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隊這兩種工人階級底新的社會主義紀律底訓練方式。

當我們談到走進社會主義時期引起了諸社會階級底相互關係底重新改變時，我們所指的首先就是勞工階級跟各個農民集團底關係上的變動。假如說在布爾喬亞革命時期勞工階級是跟全體農民在一塊兒去反抗地主的，假如說在十月革命中勞工階級跟鄉村的貧農在一塊兒去反對城市和鄉村的資產階級，同時使中農「中立」起來，最後，假如說到一九一八年以後和在新經濟政策底整個前期以內，對農民的政策是聯合中農，以貧農爲柱石與富農作鬥爭——那末走進社會主義底時期就提出了新的相互關係和新的口號：使集體經濟變爲農業底中心形態，變爲工人階級在鄉村中之主要的和最有力的柱

石，並在全盤集體化基礎之上實行消滅富農這一階級。

階級或社會階級底消滅當以勞工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大眾底社會主義改造為前提。列寧說過，為要消滅階級，單單推翻地主和資本家底羈絆是不夠的。『為要消滅階級，必須消滅工人和農民中間的差別，把一切都變成一樣的勞作者。這個任務是十分困難的，依照它底必然性，它是一個長時期內纔能完成的任務。要完成這個任務，只有靠全部社會經濟之組織上的改造，只有靠個別的零散的小商品經濟之轉變為社會化的大生產這一改造……』（見列寧著勞工專政時期底經濟和政治）新階段上農民中所發生的變化底本質，主要的就在於農村經濟底改造，造成了消滅工農差別之前提，大部分農民羣衆走上了大規模的社會化經濟底道路，集體經濟底道路。

集體農場已經變成爲不祇是穀物底主要生產者，而且是農村經濟的原料底主要生產者，而在畜牧業中，它也日益佔據主要的地位。集體農場底勞動生產率要比個別經濟底生產率高得多，這樣一來，集體農場就變成蘇聯農業底中心形態；同時個別的私人農場底作用就變成次要了。

這樣看來，大部分中農羣衆加入集體農場以後，中農之經濟的社會的本質就起了變化；集體經營的農民在生產過程中和生產關係中所處地位起了變化；這批過去的中農，現在的集體經濟農民對於生產

手段的關係起了變化；他在社會勞動組織中的作用也都起了變化。這種變化是在消滅工農間的階級區別的路線上進行的。我們既視農民底生產合作社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形態之一，那末集體經濟的農民自然也就失去了從前的兩重性——勞動者和私有者——而頗接近於勞工階級了。

我國（指蘇聯——譯者）發展中的偉大轉變就在於集體經濟中的農民已經不是農民這個名辭底意義上所指的農民了。在這大轉變以前，農民大眾底一些重要的特徵，即吾人根據以糧之為中農這一社會階級的那些特徵——就是依照他們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佔的位置，依照他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大部分規定在法律上的），按照他們在社會勞動組織中的作用，因而亦即按照他們收入社會財富方式和大小等等來確定的那些特徵，到現在都已發生重大的變化了。

在從前，貧農和中農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就這裏的場合來講，即是說在過渡時期和勞工階級專政底條件之下所處的地位是小商品經濟代表底地位，是生產手段和工具底私有財產權底負持者底地位。他們跟勞工階級有重大的區別，因為勞工階級是在生產手段和工具底集體所有財產權基礎上建設經濟的。現在集體農場農民這一階級在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卻大大地改變了，因為他現在也是社會主義經濟形式之一底負持者，即在生產手段和工具底集體所有權基礎上

的經濟形式（指集體農場——譯者）底負持者了。

在從前，基本的農民羣衆，由於他們對生產手段的一定關係，由於他們在社會勞動組織中底作用以及發生於此種關係的社會財富之一份底收入方式和大小，他們跟勞工階級便處於這麼一種關係中，——在這裏面表現着勞工階級和農民底某種矛盾（如在商品價格問題上。）隨中農之轉變爲集體農民，這些矛盾就大體上全被消滅，而集體農民就變爲蘇維埃政權在鄉村中的強固的柱石了。

集體農場農民之轉變爲農業底中心人物，日益廣大地把基本的農民羣衆引導到國民經濟計劃組織「河道」中去，使它跟徹底社會主義的大工業發生密切的聯系。這是表明蘇聯在全部國民經濟之社會主義計劃化底道路上達到了一大進步。所有這些事業又告訴我們，千百萬商品小生產者（指貧農中農）之加入集體農場，是表示他們丟棄了他們從前的階級性底許多重要的特徵。這表示着集體農場出現以前的中農和貧農與集體農場中的農民之間，就階級性上講，已經存在着根本的區別。現在，在農村經濟集體化成功之後，已經爲未來共產主義造成了比較強固的經濟基礎，我國社會主義底勝利。從它底內部力量上說，已經完全有了保證。在最近五年中農村經濟底機械化過程，能够使農村經濟跟城市工業底一切區別完全消滅，使農民勞動轉變爲產業勞動底形式之一，並藉此以消滅從來城市和鄉村之對立。

局面。

因此，現在有一部分人完全忽視了階級消滅底過程而以爲集體農場底農民是一種新的階級，範疇底形成——這樣的見解顯然是不對的。然而假使我們把集體農場底農民跟產業工人完全等同起來假使在現階段上我們不了解尚存在於勞工階級和集體農場農民之間的重大差別，不了解集體農場農民是一個跟勞工階級有別的階級，那末我們就脫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底立場。假如這樣的話，就等於放棄了對農民羣衆之社會主義改造底領導任務。集體農場這一種社會主義經濟底低級形態，跟澈底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是有區別的。集體農場底社會主義性質並不是解說它們裏面已無社會鬥爭底成份。既然在集體農村經濟中有某種經濟的不平等存在着，既然集體農場農民那裏還遺留着某些非社會化的經濟，既然農民並不是在加入集體農場之後的第一天就能完全解除個人主義的習慣和私有經濟觀念的，所以在集體化運動內部社會鬥爭底成份仍舊存在着的。假如否認集體農場內的某些布爾喬亞和小布爾喬亞的個人主義傾向（表現於它們對國家收買糧食的態度等），否認跟這些傾向鬥爭底必要性，那是很錯誤的。但是談到集體農場中社會鬥爭時，我們必須了解集體農場以外和集體農場內部的社會鬥爭之質的區別；我們必須把當富農這一階級尚未消滅時的那種局面和這一階級底消滅業已達到極大

成功時的局面區別開來。根據於一個階級佔有別個階級底勞動的那種社會鬥爭是一件事；在剝削基礎本身消滅以後由於舊關係底殘餘而發生的社會鬥爭底成份，那又是一件事。

由此可以明白，我們已經不能再把貧農看作勞工階級在鄉村中的唯一柱石。在全盤集體化區域以外，貧農依然是勞工階級底柱石，但是當集體農業成爲鄉村中社會主義建設底經濟基礎時，集體經營的農民就變成勞工階級在農村中之主要的和最強固的柱石了。在全盤集體化底區域內，貧農面前應該提出這樣的問題來：「擁護抑反對集體農業。」而跟集體運動做鬥爭的貧農，就不成其爲勞工階級在農村中的柱石了。

「以集體農場的農民爲柱石」這一口號並不沖消「跟中農聯合」的那個舊口號。個人的農民經濟在農村經濟中依然起着相當的作用，固然祇是次等的作用。個別的中農依然是勞工階級底聯盟者。假如根據個別經營的中農底動搖性和他們底缺乏立即加入集體農場的堅決性，就主張工人階級不跟他們聯合，這樣的見解又是不對的。相反的，我們把尚未加入集體農場的中農個別經營者和貧農當作未來的集體農場農民來看待。我們應當用事實來證明給他們看，集體經營的農業超越於個別經濟的種種優點，而循循善誘地把他們導入集體經濟中來。莫洛托夫說過，在第二屆五年計劃完成時，——我們最確信

無疑地說，——全部勞動農民羣衆將都組織在集體農場中去，這樣一來，千百年來盛行於農村的小私有產棄從此就將告終。莫氏底這種說法，絕對不能曲解爲集體經濟建設中的「自流論」。因爲農村經濟底集體化過程就是一個社會鬥爭底過程，是勞工階級和集體農民積極分子跟富農勢力的鬥爭。跟富農對於集體化運動之狂猛反抗的鬥爭，同時也是跟中農底動搖性的鬥爭。在集體化運動中，當局所採取的總路線既不類似右傾機會主義的「自流論」，亦不類似「左」傾機會主義的超時機的主張和用行政手段實行強迫組織的那種路線。

有些人（如拉林）把集體農場看成布爾喬亞而非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這種觀點顯然是完全不對的。還有些人根據集體農場中存在着一些私人的，甚至富農的殘餘和勢力，根據它們裏面還存在着財產的不平等，因而又根據集體農場內部社會鬥爭底成份和某些社會矛盾底存在，——根據這些事實，就否認集體農場底社會主義性，這也是不正確的。斯大林會起來反對這種理論，他說：「在集體農場中當然是有矛盾的。但是假如我們把集體農場整個兒地，連它們底矛盾和缺點在內來觀察時，集體農場這一樣經濟的事實，從大體上講是表現鄉村發展底新道路，表現鄉村發展之社會主義的道路，它是跟富農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相對抗的，——這難道還能夠否認嗎？」……又說：「只有瞎子會看不見集體農場基

礎上的社會鬥爭和集體農場以外的社會鬥爭之差別，——這難道還不明顯嗎？」（見斯氏著論蘇聯底土地政策問題）

然而當我們說到集體農場爲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之一，爲高級的社會主義的生產合作社之一時，我們不要忘記合作社的所有權形式下的集體農場和以勞工國家爲全權所有者的國營產業（例如國營農場）——徹底社會主義形式底產業——間迄今尙保存着的那種區別。我們應當着重地指出農民走向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底一切特點。莫洛托夫說過：「由於勞動農民大衆過去所處境地底特殊性，就產生他們走向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底道路之特殊性。」吾人必須跟右傾機會主義在集體農場建設問題上的「自流論」和跟「左傾」機會主義之破壞自願原則和作時機未熟的建議——即跳過生產協作社底階段而主張直接組織共產主義的農村公社，或主張立即變一切集體農場爲國營農場——作堅決的鬥爭。只有逐漸地把集體農場一齊置於國營耕種機站工作之下，纔能造成使集體農場發展到更高階級，使它們轉變爲徹底社會主義形式之企業的必要前提。

但是農民經濟底全盤集體化過程，還替社會鬥爭底另一重要任務底解決造成了前提，——這個任務是關於最後一個資本主義的農民集團，關於農村資產階級，關於一個在城市資產階級被推翻後還保

存着和鞏固着的鄉村社會羣——富農。

在全盤集體化時期以前，勞工階級對於富農的政策是限制富農底剝削和排擠富農。然而曾經估量富農這一個階級尙將保存着某一段時期，因此國家就規定關於鄉村雇用勞動的法律，關於禁止剝奪富農的法律等。勞工階級專政當時在鄉村中還沒有像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這一類可以依靠的柱石，還沒有力量對富農舉行堅決的進攻。除此以外，社會主義的穀物生產還不能代替資本主義的穀物生產。所以在那時候托洛茨基、季諾維夫的反對派底「向富農進攻」底號召，羅斯大林底說法，只能把它當作一紙「對富農的宣言」看，或把它當作「在富農頭上搔癢底政策」看而不是真實的革命的進攻政策。

全盤集體化底成功引起了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的政策底根本改變。這時農村中社會鬥爭底迫切任務已變成消滅富農這一個階級。爲克服富農的影響和他對集體化運動的反抗計，就必須在公開的戰鬥中打破這一階級底反抗，剝奪它底生存和發展之生產的來源；這樣的對付方法是必要的，而且——由於集體化運動地穀物生產上的勝利——已成爲完全可能做到的了。這就是由舊的鄉村資本主義分子底限制政策（和排擠政策）過渡到消滅富農階級這個新政策的一大轉變。在這個轉變中，蘇聯當局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的「壓榨富農」底空談，同時又打破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富農和平生產讓社會

主義分子」底夢想。

列寧指示云：「爲完全消滅階級計，必須不僅消滅城市和鄉村底區別，亦且應消滅勞力和勞心底區別。我們在最近的階段上，尙不能提出這個任務，因爲要完全達到勞心和勞力間的區別底消滅，大概還要幾個五年計劃吧。然而即在這個問題上，社會主義建設底新階段也引起了一些新的特徵。我國當局提出了不僅在經濟中，亦且在人底意識中消滅資本主義殘餘的任務，這樣它就造成了爲一切階級社會所具備的千百年來的分裂（指勞力與勞心底分裂——譯者）之消滅底前提。這裏消滅階級社會底舊矛盾之準備是跟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底新階段底任務和要求密切相聯繫的一般地培養幹部底問題，國民教育中的技術訓練問題，也成爲社會鬥爭底一種特殊形式了。在酷烈的政治和思想的社會鬥爭過程中，解決着創造工人階級底生產技術的知識分子底任務。

社會主義工業化底過程，只有依靠工人階級之一定的熟練幹部纔能不斷地推進；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發展道路上的每一新階段，對於這種熟練的技術幹部的需要，總是愈見迫切的。這種幹部必須是技術的熟練幹部，一般的科學知識都充分發展，他諳熟最先進的技術。這種幹部又必須是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技術幹部，他能够自覺地爲勞工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底利益而奮鬥的。列寧所提出的普遍的技

術教育底原則，便能完全解決訓練這類工人幹部底任務。在這種普遍的技術教育條件之下，工人階級底新生長的一代就能獲得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和一般的技術知識，同時還能從需要的勞作者中間進行專門化的訓練工作。學校與生產維持不可分離的密切聯系，這種正確的原則又是在跟「左」右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進行着的。右派底意見是主張保持舊式的學校獨立，「左」派底見解則根本否認學校教育底意義，他們提倡什麼「學校消亡論」等等。跟這兩派底錯誤見解，蘇聯當局都進行了不妥協的鬥爭。

但是除這些學校教育底條件以外，其他一切勞工專政體系底條件也保證工人階級能够把純粹的體力勞動跟心力勞動底工作密切地結合起來。這些條件有如：義務的團體工作，自習會社，科學小組，工人發明網，工人通訊網，提拔制和國家機關中的社會主義的工作互助制等等。在所有這一切作活組織，社會工作組織和合理的休養組織底條件當中，已經蘊藏着將來消滅勞力和勞心之分裂——這一千年來存在着分裂——底前提。但是這一任務之完全和直接的解決，却只有在階級生存底技術經濟基礎消滅之後纔有可能。

在社會主義建設底現階段上，從工人階級隊伍中訓練新的技術專家幹部底任務，創造工人階級底生產技術的知識分子底任務，已具有特別的重要性。斯大林以十分堅決的態度提出這個任務來，認定

這個任務是社會主義經濟繼續向前進展底必需條件之一。斯大林指示說，我們單靠過去的舊專門家來應付建設工作不但已嫌不夠，而且「我們所需要的不是任何生產指揮的和工程技術的力量……我們底國家已經跨進了這樣一個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工人階級應當創造自己的生產技術的知識分子，能夠爲工人階級——這個統治階級——底利益而奮鬥的知識分子。」（見斯氏著新環境和經濟建設底新任務）

可是在現階段上，正確地利用舊的專門家舊的知識分子之任務，依然有重大的意義，不過這裏存在着一個關於這些專門家底數量和他們工作底質地的問題。少數的舊知識分子已經不能滿足社會主義建設底需要，由社會主義的進攻所引起的社會鬥爭底尖銳化，在舊的知識分子行伍中暴露了敵視勞工階級、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陰謀集團。這些反革命的姦賊組織底破壞和社會主義建設底巨大成功，引起了舊知識分子之轉向於社會主義底徵號，而利用這一轉變便是社會主義發展底重要條件之一。經驗告訴我們，正確地利用舊的研究士、大學教授、工程師和許許多多在我國服務的外國專門家底知識和經驗，在社會主義建設底發展上是有極大裨益的。但是這裏必需對舊的專門家大做一番社會主義的教育工作，把他們吸收到社會主義的建設運動中來，把他們改造成爲工人階級底忠實盟友。

發展底新階段要求工業底指揮幹部和技術建設的幹部能够在生產過程中實行社會鬥爭底路線，並要求他們能够在這一社會鬥爭中，在生產技術過程底領域內爲工人階級底利益而奮鬥。只有在新的專門家幹部是從勞工階級自己隊伍中訓練出來的場合，纔能完全做到這個地步。這一個任務和跟舊專門家隊伍中的仇敵階級影響做鬥爭底任務一樣地是與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底見解完全相對抗。同時也與布哈林底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完全相衝突的。因爲托洛茨基主義者把全部信任心完全寄託於工人階級之布爾喬亞「同路人」，布哈林則視知識分子爲「居中的」超階級的階級。

斯大林特別着重地指出，新的勞工階級的生產技術的知識分子，不僅應由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來充任，而且也應從產業中實地參加生產的工作中，從熟練工人中，從各工廠製造場和礦坑中有知識程度的工人集團中提拔出來充任。社會主義競賽底倡導者，突擊隊底首腦們，提高勞動效率的實際的推動者，各個建設部門工作底組織者——這一羣工人階級中的新人物，跟那些受過高等教育而同志們在一塊，就形成爲工人階級底知識分子底核心。

莫洛托夫在十七次代表大會上說：『隨着資本主義分子底消滅，社會中一切階級區別底根源就被毀掘了，因而也就準備好了一切階級底消滅，同時亦即工人階級自身底消滅。』

看了以上所述的一切已經可以明白，消滅階級這一任務也必須以改造和訓練勞工階級本身爲前提的。工人階級自身也，在這門爭和社會主義建設底過程中訓練它自己，從它自己的行伍中提拔出積極的、覺悟的社會主義建設者來，在自己的基本隊伍中和在全體勞動大眾中努力克服布爾喬亞和小布爾喬亞的意識，同時在這種奮鬥中鍛煉着它自己」（莫洛托夫語）。這個任務是特別地重要，因爲勞工階級底隊伍是不斷地在增擴起來，不斷地有從鄉村中跑出來的大衆——昨日的小私有者羣——去補充它。從這點上講，工人階級中培養和訓練「共產主義的模範勞動」底習慣之意義，也特別地重要了。而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隊底作用——它們跟被動態度、不負責任等等的舊習慣作鬥爭的作用——也同時加倍地重要起來了。

前面我們已經講過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運動是過渡時期所發生的生產關係底新形式。我們不難相信，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運動從頭到底包藏着一定的社會內容，它們是勞工階級社會鬥爭底特殊形式。在這些勞動組織底形式中，我們看到了一種新的社會鬥爭底特殊形式，這種社會鬥爭底特殊形式，列寧在一九一九年所著的論勞工階級專政底小冊子中，稱之爲新紀律底訓練，同時它又是走向一切階級消滅底道路。

馬克思和恩格斯還是在德意志的意識形態一書中就已寫道，社會主義的革命是要一般地反對過去的一切活動，消滅一切階級的統治，同時也就是消滅階級本身。「爲要做到這一步，必需改變人羣大衆，而這種改變則只有在實踐的運動中，只有在革命中才有可能」……「革命的社會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肅清舊社會底全部污垢，而能夠創造一個新的社會」（見馬恩兩氏著論費爾巴赫、反杜林等）馬恩兩氏曾經談到「消除勞動」一語，他們底意思是說，把勞動由一種艱苦的職務轉變爲一件快意的事，轉變爲人生「第一種急迫的需求」。

在勞動組織中跟不負責任、玩忽公務的現象作鬥爭；在工資制度方面，跟平均主義的傾向作鬥爭；個人的負責制和經濟責成制底嚴格執行，——這些便是勞工政權藉以促進勞動生產率之提高和促進新的社會主義勞動紀律之培養的那些社會鬥爭底新形式。這便是社會鬥爭發展到階級消滅之路底辯證法則。右派和「左」派對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運動底意義估計不足，他們不把這兩種運動看作動員工人階級積極性和訓練工人集團之奮鬥精神底兩種運動形式；因而他們就不了解爲經濟責成制奮鬥底重要性，不了解跟不負責任的玩忽態度和工資平均主義作鬥爭底重要性。

勞工階級專政體系底一切組成部分，都在促進這些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所提出的極重要的社會鬥

爭底任務和社會主義建設底任務，我們可以相信，在這些任務底實現進程中，蘇維埃國家實盡着異常重大的作用。莫洛托夫氏說：當我們提消滅階級這個任務時，我們還絕對不能，而且不應提到不要國家或國家死滅底問題。相反的，在現階段上，我人之任務尙在於鞏固勞工階級的國家，加強它底力量。右傾機會主義的估低勞工國家對於城市和鄉村底對立底消滅和社會主義紀律底訓練所起的積極作用和意義，「左傾」機會主義的集體化區域中蘇維埃政權「死滅」的理論——所有這些見解，都足以直接損害勞工專政體系這一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之極偉大的最有創造性的力量。

世界學術名著譯叢

由於我國學術的落後於世界水準，介紹歐美各國的有價值的著作是一件迫切需要，而異常繁重的工作，我們發行這部「世界學術名著譯叢」，想在這方面盡點棉薄的力量，譯叢範圍包括哲學，歷史，政治，經濟，教育，自然科學各部門，不以一種學派或一家學說為限，譯者則均請各科專家担任。

反杜林論	恩格斯著 吳黎平譯
種的起源(上)	達爾文著 周建人譯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恩格斯著 吳黎平譯
價值價格與利潤	馬克思著 王學文等譯
僱傭勞動與資本	馬克思著 沈志遠譯
法蘭西內戰	馬克思著 吳黎平等譯
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	恩格斯著 張仲實譯
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	普列哈諾夫著 張仲實譯

生活書店發行

研究哲學的參攷書籍

辯證法唯物論

米丁著

王劍秋譯

歷史唯物論

米丁著

沈志遠譯

現代哲學的基本問題

沈志遠著

新人生觀講話

沈志遠著

反杜林論

恩格斯著

吳黎平譯

辯證認識論

羅遜達爾著

張仲質譯

思想方法論

艾思奇著

孔墨的思想

楊榮國著

先秦諸子思想

杜守素著

唯物戀愛觀

伏爾佛遜著

執之譯

生活書店發行

4

1947
2
7520

活生

